

“肌肤之亲”。

忽然向你提及这一词汇的话，最先映入你脑海的会是什么画面？

不会真的是何等不可描述的限制级场景吧。如果只是在公共场合与谁相撞的话，又何尝不是一种肌肤之亲？字面上的涵义，本就是有两个人类的皮肤相互触碰。甚至大概可以完全不是人类，只要是皮肤与皮肤之间的接触都能算作同等。

那么，自己与自己的皮肤……不，这倒反而不是自己需要考虑的范畴了。

就算是讨论到“亲近的动作”，究竟什么才算得上亲近的动作？端庄正式且彬彬有礼的举手投足显然因过分的拘谨而难登正确答案的宝座，那又该是什么？非得是某种肌肤之亲（甚至我指的是以性行为的角度为起点）吗？若是发展到了极端亲近的下一阶段，是不是最信任的人之间反而可以做某些无法与旁人进行的奇怪的举动？譬如说，推心置腹的交情，甚至可以向你坦白谎言，甚至可以对你展露出自己的缺点、弱点，那些就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自身瑕疵。

我究竟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拜托，真的会有完美的人存在吗？

那我究竟是不是一个完全不完美的人？真的会有比我还要废物的废物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吗？如果我便是不纯不洁且全身上下不存在一点优点的社会底层垃圾之典范，究竟会不会有谁持资格与我一较低下，争夺倒数第一的宝座？

“我说了放手……拜托你、”

这女生显然在与白夜进行某种皮肤接触层面的亲近行为。

她明摆着已向白夜阐释了真心实意。

白夜也自甘向对方显露出自己最狼狈不堪——不、次数已经严重超出界限，直到就连处于弱势、正被欺凌的她也能如同经验老到的过来人一样演戏般展现自己“受害”的模样，好似自己在这种场合下唯一能做的便是满足对方的优越感，尽可能迎合对方，做一个最专业的被欺凌者，最职业的被欺凌者。

所以白夜与她互相则为披心相付的交情，不然还能是怎么？

……啊、你说我演戏给她们看，刻意表现得好像我很不安、很惶恐，这也算是一种谎言？

那她们找那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因为我没有借给她们连我自己也没有的水笔，将我堵在这里，又算几种意思？这样的话，我与对面这几人果然也算不上朋友吧。就算她们都在冲着我笑。

我也挺想自己给自己的脸挂上微笑的。但首先，我并没有那样的情绪。

其次，我并没有那样的胆量。你说我胆怯？我根本没必要胆怯，我早就学会了太多了，我知道就算你畏惧什么事，那件事也不会因此转向好的一面。你永远、永远都终究要正面迎接它的到来。

而事情的走向，几乎永远、永远不回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发展，直到某一天的某一刻起，你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究竟期望什么，到底渴求着什么样的展开、什么样的结局。你已经不确定是否自己仍旧期盼结局的到来，渴望着结局之前的过程早些结束，越早越好。

你会逐渐麻木。“放弃挣扎”一词仅适用于你处于困境之中。显然这并不通用，因为对我来说，

“困境”与现实生活作整体完全都找不出像样的区别。我自懂事以来又经历过什么困境？你是说我经历“过”困境？我自从走入困境以来，不记得自己又在何时踏了出去。

困境是恒久长存的，就如同现在我也仍身处困境一样。大概，我的人生就是差不多这个道理：你无法获得你想要的，你无法避开你不想要的。

所以，你不再想要获得什么，也不再尝试避开什么。

“向濂同学，连你自己也没有水笔用真的很可怜啊，我们也感同身受。但为什么不再去买几支呢？上课的话没有带笔该怎么记笔记啊？”

“我全都记在脑子里了，不用记笔记也没问题。请你放手……”

面前的女生抓住她手腕的那只手掌施了使她感到更为胀痛的力。

“既然如此，我们说好的你要请我们吃午饭这件事，又怎么会忘记了呢？就这样的脑瓜，你真的会记得午休是几点开始吗？你该不会其实上课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吧。”

“水笔……我之前的三支水笔，明明都是被你们给拿走的。”试图坚定而清晰地说清这句话。清晰是清晰了，但是坚定个屁啊，抖成这样的嗓音表现出你很好欺负吗？白夜，你是不是根本不打算反抗了，你只是迫切地盼着给对面的施暴行为火上浇油吧，你这样毫无底气毫无用意的冲撞到底有什么意义，到底存在任何意义吗？

后面围着的几个看戏的女生也好似憋不住嗤笑般发出讥讽声。

“能 tan，哪有染头发的小太妹学习好的，她就是不想请我们吃饭这点其实谁都清楚吧？”

“是啊，我们也是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很可怜，才要好心好意过来和你做朋友的。你这么不近人情，连这点感激都没有，到头来这么回报我们吗？”

“走开……”

“但我们都是善良的人啊，就算向濂同学你这样我们也不会离开你的。机会多少次都是会给你的，今天的话就先让我们好好地相处一下吧。”

自己的手腕被朝着与自己回家方向相反的方向使劲扯去。

白夜紧咬着牙。“放手，不要再惹我了，滚”——虽然很想这么喊出口，但果然自己还是没有那样的胆量吗。

接下来该发生的，就是所谓“肌肤之亲”了吧。

哪怕自己反应再快一点、逃跑的速度再快一点，至少……至少不会在今天放学被她们给堵住吧。

但上次因为逃离得太过仓促，左脚的扭伤到现在都还没痊愈。

白夜知道接下来她们会对自己做什么。还不至于进行留下明显外伤痕迹的举动，现在的教育机构对霸凌一事严查严管，若是留下伤口的话她们很快便会暴露。比较流行的方式是电击枪，更甚还有逼迫吃下恶心的无法描述也不愿回忆起的那些自己切实生咽下去过的并非食物的东西。偶尔还有将你丢进装满冷水的浴缸里，把你牢牢地踩在脚下，就这样维持两分钟、三分钟……窒息？如果你呛水了，就会给你三秒或者两秒的喘息机会，再将你踩回浴缸的水中。你忙着咳嗽没有真的呼吸到什么？她们可不会管你的体验怎样，反正就算是在水里窒息呛晕了，又不会真的就这样死了。你自己跳河都不一定淹死呢，搞不好几分钟后就被人拖上来强行又把你搞活了，那这种几秒十几秒的缺氧晕厥又怎么会要了你的命？

就算真的快要闹出人命了，直接换下一种方式便可。我可以给你列出不下 20 种不重样的霸凌

手法，全部都是不留下肉体外伤却远比刀划针刺烟头烫要痛苦无数倍的虐待方法。这样，还有什么办法说服相对而言还比较有权有势的人，让他们相信自己确实是遭到霸凌了？没有任何办法吗，就让他们这么继续猖狂下去吗？

唯一的令老师有理由相信自己遭遇属实而并非捏造的方法，是自残。虽然并不会次次有用。说难听点，就算是看到你手上布满伤痕，那些年长者首先想到的却真的是你有过自残行为。

他们想错了吗？他们并没有想错啊，这你又能怨什么？你身上的伤确实是你自残导致的，那你又指望其他人该有什么不同的想法？让他们自欺欺人还是怎样，还不如模拟掐伤把自己给掐晕过去，再自己找个什么热源将自己烫伤，然后再有意无意让对方注意到。他们因为嫌麻烦不想管怎么办？

你问我这些，我该怎么回答？我该向你回答若是到了这一步，就真的不存在任何办法了吗？就这么简单的答案，你听了有没有满意？

但是一批人就算是被带走教育，也会用更加难以被发现的、更加残忍的手段施行报复。就算鲜有在被一通严厉的说教后打退了堂鼓的，也很快便会有下一波人注意到她，赶上来成为新的施害者。

这就是她们常形容为“受害者光环”的奇妙气场吧。经由一个人言行举止中流露而出的气质便可说明她的性格与经历，而自己这种早已不会再微笑、总是耷拉着肩半睁开眼的无精打采的模样，那种一与人谈话便会口吃说错日常用语的人，那种无依无靠根本没有朋友、整天放学后便只能径直赶回家，也不会享受生活也不会驻足观察周遭人事的人，真的需要被询问吗？“喂，你是不是经常受欺负啊。”

是的，我经常受欺负。小学以来便是。因恐惧与孤独而被迫留级上了四年的初中也是。现在高中，自然也是。

“那我也能欺负你吗？反正你已经被欺负了那么久了，再被欺负没有任何区别吧。”他们的心中定是如此为他们自己辩解开脱的，“但我们不一样啊。通过你满足了我们的需求之后，我们便有更多的精力去走上更好的人生啊。你可是大英雄，你牺牲了自己，让我们多少人获得了快乐，满足了欲望。我们也应该感谢你啊，要让你发挥出‘被欺凌者’最大也是最标志性的价值。所以，为什么不快点感谢我们啊，我们可是尊敬了你最适合的活着的方式啊。”

“求求你、我今天……真的得立刻回家，我有很重要的事得做……”

这样乞求。乞求啊……乞求的话，也不至于使用这么不堪的哭腔吧。掉眼泪？哭能解决什么啊，我真的是服了，一路走到现在，真的相信眼泪能解决任何问题吗？哭哭啼啼只能激化困境，让自己更加痛苦，自己应该做的是全力反抗，哪怕因此受伤，至少让对方知道自己不是好惹的，至少让自己这条本就没有活着的意义的生命以自己的选择进行下去。

那为什么不会这么做？

“重要的事情？你每天都有重要的事情吧。这样总是沉迷于自己的小世界，向濂同学，你可是永远都不会交到朋友了！”

“哎但我们还是可以勉为其难做你的朋友，不管什么重要的事情至少先放下自己的私事和我们去建交吧。唉，担心什么呢，我们可不会对你拳打脚踢的，朋友之间怎么能留下伤口呢，那样的友谊也太脆弱了吧。”

该向何处求救，自己还逃得开吗？自己有希望回避接下来已经被自己所预知到的那些展开吗，如果预知的是确切的未来，人真的能改变确切的未来吗？不求神、求了神又会有什么作用？

周围没有能帮助自己的人。

事实上，眼见这一幕的人已经够多了。

但绝不会有人因此驻足，尝试帮助自己。

那样的行为也没有好处，现在她们因为一个暂时路过的行人见义勇为而退却，未来她们便会以更加暴力的方式在对自己更加不利的场合做出更为恶劣的行径。你以为你帮助了我，其实我也只会因此伤得更重，只不过是在你无法亲眼目睹的未来。而你，还沉浸在“我帮了一个女孩子啊”这种不实而个人英雄主义的自我感动里，不知道你的一时见义勇为会对我带来多么黑暗的未来。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救世主吗，就想着要来帮我吗，你真的是来帮我的吗？

……不，我不应该这么恶意地揣测他人。

毕竟也没有任何人真的来帮助自己，不是吗？

那这样……真是太好了啊。大家都能心意相通，清楚一时的插手只会让后面的事态更加糟糕。

对，正是因此，才不会有人来帮助自己。

目击到这一切却毫不犹豫直接走开的路人也好，同班明明一天醒着的大部分内容都在一同度过却只会远远地看着探讨状况甚至聊起风凉话的同学也罢，她们其实都是在内心深处真切地为我着想的。大家都是好人，大家对我而言都是好人，都不想让我因此受更重的伤。

这样的话，我应该感谢大家才对。我不应该在想到这种“真相”后还含着泪摆着副受委屈的表情才对。反正笑一笑的话，对现状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大概是如此。

“行了啊，向濂同学今天说的有重要的事，是来找我一起去办件事情。”

白夜听清了这是谁的声音。这来自于自己的后方，同时也是先前其他女生的后方。十几步远的地方，一个女生的坚硬且冷淡的语声。

“黑羽同学？哎呀，今天向濂同学不方便与你办事了。如你所见，她可是改变心意打算与我們一起去玩，再怎么也比跟你去处理乱七八糟的琐碎事要高兴得多。你是不是更想和我们一起去玩啊，向濂同学？”

白夜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点头。

“那就对了嘛。黑羽同学，你看向濂同学的意愿也表明了，你真的还要来叨扰我们的惬意时光吗？可不要不识好歹了。”

“噢，这样啊。”被称黑羽的女生掏出手机，“她们拒绝妥协。你们来吧。”挂断电话，“你们没什么时间了，我有几个体育部的男生朋友，他们一分钟内就会赶到现场。我只想要向濂，没心情找你们麻烦。”

显然，团体为首的女生没把黑羽的威胁当做随口而来的胡话。她皱紧眉头，松开已经持续数分钟紧紧抓住白夜右腕的手，放走她的顺便还用脚尖狠狠地踢了一下白夜的左脚。

“唔呃……！！”

好痛、钻心的疼痛。偏偏是被她们看出来扭伤了的部位。她们为了给这一刻做准备，究竟偷偷观察了自己平常的动作多久？原本是打算在高抬贵手放走自己的时候做出这一动作的吧，现在只是相对提前。反正，未来不会因此更改。

先前便已经阐明的事实：我没有朋友。

因此，这个姓氏黑羽的人不可能是自己的朋友。

她只是从小学三年级转校进自己的班级以来，一路都像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般跟着自己，最终进了同一所初中、同一所高中的人。原本因为自己初二结束后选择了休学一年而误以为终于能够甩掉这个阴魂不散的女生，没想到她居然故意期末考交白卷因而顺理成章地留了一级，最后依然与自己同届毕业。

高中因为分班的不可抗力而不再有那么多的见面机会，但只要逮到机会便绝无可能放过自己。

没错，要说那群人只是一时兴起的霸凌者的话……这个黑羽谅解，才是真正的一辈子都可能要缠着自己的，真正以欺凌白夜为取悦途径的混蛋。

“向濂同学，那么跟我走吧。请问诸位同学还在瞧什么呢？你们好像还有自己的乐子要去享呢，难道是我猜错了？”

“那我们也就先走了。向濂同学，下次见了，明天中午需要做什么不需要我来提醒了吧？”

“就她那脑瓜子能记住就有鬼了啦，能 tan。”旁边一女生刻意挑衅道，“纯粹的傻子，也就配被我们关注了。”

“也是，不过提醒到这个份上了，再会忘就该放弃治疗了吧。惩罚游戏？”她们几个女生扭头离开了。

黑羽抱着胸，目送那几个女生远离，然后头也不低地问仍跪坐在石砖地上的白夜：“还不站起身，很喜欢躺在地板上吗？”

白夜并未苦恼，只是静静地放任眼泪流淌，手掌捂住了自己因跌倒而擦破的膝盖。

道谢。“你……又想干什么？”道谢完毕。

“我想干什么，还由得到你来问吗？”谅解冷笑，“快站起来啊，我可没多少耐心。”

白夜好似从谅解身上瞧见了曾经自己的模样。

曾经的……自己？是为什么会这么想，究竟哪里相像了？自己与谅解，本就是……绝对不可能友好相处的……

“……”

但现在，必须听从谅解的命令，这是夜白的条件反射行为。

因此她颤颤巍巍地站起身，尽管口中仍旧重复着刚才面对那几个女生时的说辞：“我今天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我……”

（明明是在说实话。）

时间短暂地静止了一刹。只感到脸上一凉，伴随着酥麻而整个人再度跌坐到人行路面上。

“这一巴掌让你记住，你只能被我一人欺负。再记不住的话，我不介意用一张记过去换你几块淤青。”

（明明都是你们在针对我。）

白夜伸手捂住自己的左脸颊。冰凉的瞬间逐渐化作火辣辣的疼痛。再次艰难地起身，保持不断摇晃的身体的平衡。

（可是……为什么却好像，错的永远都是我？）

啪——相较之下不输前一次的声响，于夜白的另一半脸颊炸响。

“说了多少次扇完你之后要说谢谢，这是教训。”

白夜喉咙里不受控制地爆出哭声，却又被她全力抑制而住。

（就好像，错的真的始终都是我自己一样。）

“该说什么？”

“谢谢……谢谢黑羽同学……”

（就好像，我拒绝承认这种简单易懂的道理，尽管我并不清楚，其中何物算作“道理”。）

“再见。去做你要做的事吧，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处理，你耽搁我够久了。”说罢，黑羽转身便走。

空无一人，仅剩自己的街道。连店家都没几处，完全是先前那帮人为了堵截自己而专门做好准备要将白夜引到这条路上来。

（就好像，我真的那么愚笨、无知啊。）

现在，这里也只剩下白夜一人了。

又是这样孤立无援的场合。已经彻底习惯了，已经不会去难过了。大概如此。

为什么偏偏是自己。

这种屎一样的人生，能尽早结束吗？

白夜双手紧紧捂住被扇得通红的脸，低着头，蹲坐下去。浑身颤抖、浑身发冷。

她也未做任何其他举动，仅仅是低声地抽泣着。

许久。

『妄想限界：白夜今明』

2032 年 2 月 3 日，距离《月星-Online-》（TBO）公测开服已经过了三天。

运营商在宣发之时的承诺震惊了整个当代游戏界甚至一般社会。虽然这样的未来本就指日可待，但谁也未曾料到人类史上第一款脑机接口的 Virtual Reality 游戏会在 2032 年初开放公测。要知道就算说法上是公测，这种新闻也不是开玩笑的。如果在游戏技术方面实现了直接通过脑部进入数据世界与全世界进行联网，用不了多久相同的技术便会运用到各行各业相对的领域。

这几天电视上的新闻几乎是滚动播出与“脑机接口技术成真？！VR 游戏未来 5 年走向预测”、“游戏已经实现虚拟化，商界办公是否终将移至云端”、“媲美真实世界的游戏体验真的会和当今电子游戏一样好玩吗？”、“虚拟世界的成功或将引起新的行业危机”此类题语引人注目乃至危言耸听的话题。

月星开发公司给予了玩家三项不论怎么听都像是夸下海口的无真实性承诺：

1.游戏体验将与现实近乎一致。

仅仅是三条内最容易达成的这一条，也令人感到惊奇不已，新鲜感爆棚。

（有人专门采访过如果是游戏内受伤的话是否会与现实一样疼痛，开发部门则表明将视情况而变，绝大多数情景下将会是现实痛感的四分之一。一开始猜想玩家的受伤种类会有多么丰富，就开始担忧会不会出现严重的使人莫名受伤的 Bug 出现。）

2.游戏有超过一半的元素不由制作组决定，而是由一位极其完善的量子算力 AI（人工智能）系统掌舵推进。

游戏现在的题材是在电子游戏界极其复古（也可以说是老掉牙）的剑与魔法，但一联想到这回会是玩家亲自成为角色进行自由度极其丰富的打斗，就会令人莫名地热血重燃。加上由于是 AI 进行游戏设计与更新，游戏系统本质上的潜力是无限的。

这不光是说玩家可掌握的技能有无限的可能性，就连系统既定的限制都不会毫无在日后突破的可能，而 AI 自行创造出的地图则可以在服务器存储容量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扩展。比起游戏世界，月星更像是另一个宇宙——被神明所创造并长久眷顾的与人类所处的世界截然不同，却近乎完全相似的，这般奇妙的宇宙。

那么，玩家可以通过想象力改变游戏的系统吗？制作组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但又跟进了一条发言：游戏的 AI 绝对公平，因此会将所有通过想象力达成的元素趋向平衡。这一点究竟将如何达成，以及通过什么形式达成？记者们没有获得明确的答案。

那么，AI 是否知晓何为绝对公平？想象力之间是否有优劣强弱之分？虽说这两条也不存在确切的答复，但联想到再强大完善的 AI 总建立在人类编写开发的基础之上，前者的答案大家也猜得十之八九。

至于想象力是否有强弱之分……

在白夜看来，这是肯定的。但若是在网上发表类似的言论，会被热心的网友们指责得无地自容的吧。虽然这对白夜而言已经造成不了任何额外的伤害，但她更是对惹是生非没有特殊的兴趣。

3.这条是令人感到最为不可思议且细思极恐的地方：在月星内游玩时，游戏世界的流动速度会是现实世界的 144 倍，且玩家不会在游戏内感到时间流动的异样。

这是什么概念？在游戏内游玩了一整天后，回到现实，你会发现时间只过去了 10 分钟。

现实里不间断连续游玩一小时，你可以在游戏里体验到整整六天，将近一周的时间跨度，且周

遭的画面、你所感知触碰的一切都与现实极为接近。

制作方使用了何样的黑科技将人脑的最快反应速度最大化利用，什么诱导睡眠、激化潜意识的猜想似乎都饱含漏洞，但……如果这条承诺是真的，整个世界的运行方式都可能改变。

这指的不是月星的游戏世界。

被改变运行方式的会是现实世界。

如果你遇到了做不会的题目，你可以将原本一小时的做题时间花在游戏内。于月星世界中，你拥有整整 144 小时的时间去做你的作业，顺便再吃一吃平时根本没钱吃到的美食，看一看完全不会有机会出门因而本该永久错过的美景，甚至再去打几只怪升几个级，这还担心什么游戏沉迷？现实生活不就完全与游戏结合起来了么？

倒不如说，这游戏内部的体验几乎就是现实生活的升级版。难怪有社会学家已经开始讨论虚拟世界的成功会对社会的运作方式产生何样不可逆的负面影响，这不是废话吗，游戏世界比现实强多了啊，现实世界最后会沦为一个只是用来短暂地进食、饮水、排泄洗澡（真的需要洗澡吗？）的替代场所。人类将不必再把大部分精力耗费在现实世界，再在空闲之余去玩自己想玩的游戏——月星或类似的系统若能广泛普及，游戏与现实对人类的重要性不就要完全反转了吗？

而且人类对于金钱的渴求也会急剧减少。如果在游戏内可以只花虚拟货币体验到可口的美食、舒适的体感、恰到好处的温暖的阳光甚至没有淤泥与虫豸的青草……

但、人类总会想方设法地将这种地方也化作下一个令人痛苦不堪且毫无自由可言的人间地狱吧。

因为，想到会让时间加快（倒不如说减缓）的游戏世界，白夜首先想到的甚至是进去做作业，这是何等悲哀的人生？

甚至……或者说，那样完美的地方，自己若是想逃避这个污秽不堪的世界，但求一方清净……要是真的能够进入这样的游戏世界，体验与直至今日天渊之别的生活（生命），那该多么梦幻啊。

这三天内，运营商将会每天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放 1000 位测试名额。

总共将会有 3000 人幸运地获得参与公测的机会。

公测将持续四天。也就是说……从公测开始到游戏正式发布，其实只是相隔了一周时间。

白夜一天都不想等。

今天是参与公测最后的机会。

若是无法获得公测名额，日后游戏高昂的费用自己无论如何也高攀不起。这已经不是 53,000 日元的本体价格的问题了，还要考虑到公测附送的脑机仪器是她绝对不可能负担得了的超过 640,000 日元的天价。

“不，你们的思路其实都偏离了最关键的点。花这价钱，是因为一旦获得了这台仪器与这款游戏，就相当于获得了 144 倍的寿命，去体验比现在要好了不知道多少倍的生活。”

论坛上目前最高赞数的评论如此说到。

那篇帖子是在讨论是否会有人甘愿花费如此高昂的价格去买回一台游戏机玩 MMORPG（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然而网友的普遍结论为 TBO 已经不是一款游戏了：这是改变世界运行法则的钥匙，是通往人类未知未踏的新世界的入口。

白夜完全不敢去想象此类发言意味着什么。

幻想一下，若是自己受够了现实世界的一切痛苦，往月星里躲一个月，躲到直至自己体感已经过了 30 天，终于重拾了活下去的动力，回到真实世界，结果现实里仅仅过去了……多久？

现实 10 分钟的 144 倍相当于月星 1 天，月星的 30 天便是现实 300 分钟……

才过去了，五个小时？

那样的话自己已经不是逃避现实了，她将等同于成为月星世界的住民。

她将不是通过游玩 TBO 重拾活下去的动力。她将是在月星转世。

“一旦获得了这台仪器与这款游戏，就相当于获得了 144 倍的寿命。”

目前的赞数已经超越一百万。要知道这可是日本人才常用的论坛，全世界范围内究竟已经有多少人联想到这一方面？若真的会给世界以及人类带来此般巨大的变化，不说是现实，大量机构会因此极度不满的吧，制作组的成员不担心自己小命不保吗？再不济游戏服务器也会被攻破的吧。

公测第一天才过了几小时，服务器就先后崩溃了 4 次、被尝试入侵了 9,548,718 次（关于这里面有多少次是成功的，运营并未公开，但业界推测至少也有小几百），但之后入侵成功的次数就急剧减少，直至近乎没有任何人类黑客依然有能力攻破程序的哪怕一道防线。

虽然没有人知道这家游戏公司是如何迅速地解决入侵问题并顺带修复了一切安全漏洞甚至未来可能遭遇难题的安全隐患……有某些人推测，一切防御机制都是控制游戏本体与程序迭代的那个 AI 系统所改造的。现在那 AI 已经学习了足够丰富的入侵手段与惯用方式，常规甚至绝大多数非常规的入侵途径已经不可能再起效了，此刻那个 AI 建立网络防御的速度比人类研发新黑客手法还要快得多，甚至会越来越快。

要想阻止这家公司继续推进这款游戏的发售，最佳手段可能是暗杀成员并定点爆破他们的服务器。但他们的服务器坐标在哪？是否有备份服务器？没人知道啊，不知道的话怎么去阻止他们？还不如敞开双臂迎接崭新世界的降临。

真的骂娘中二。但 TBO 的到来已经势不可挡了。

人类的未来将被一款 MMORPG 所改变，这便是客观事实。

白夜想要进入月星世界。

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公测入选。由于近乎完全随机的概率，知晓究竟有多少人参与了结果如同抽奖般的公测报名的白夜对此已经不再抱有希望了。

……但至少，让我幸运一回吧。

我的这一生，已经足够不幸了。至少，神明若是真的存在的话，眷顾我这单单一回……真的也可以吗？

施舍给我吧，不管是神明也好，哪个人类也好。

她闭起双眼，默默祈祷，默默向着自己曾经并未相信过的神虔诚地祈祷。

因为，与月星无关的、自己于现实世界的未来……那肮脏而不堪模样，已经快模糊得彻底望不见任何事物了。

若是真的抽到内测资格的话，白夜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将这款游戏玩到极致、玩到弥补一切不甘，发挥这款游戏最大的价值。虽然这也只是随口说说，但白夜的愿望至少在此刻是无比坚定的。仅此而已。

若是抽不到内测资格的话，白夜将会无缘 TBO，就此错过月星世界。

那样的话，……她也会献出自己的生命。

不是为了别的。她只是终将决意自杀。

毕竟这样的人生，换做其他人来过，他们真的不会也选择自杀吗？

但如今……月星世界的诞生，仿佛是显现于自己这段不堪回顾的人生中最耀眼的光芒。是希望？才不会是那么毫无实质意义的东西。对白夜而言，那是新生。

没错，那会是自己所追求的生命。

除此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今天是最后 1000 位名额的发放日。

结果其实在两小时前就已经公布了。

只需要再点一下鼠标的左键，就可以查询到公测资格的入选名单。

两小时了，她始终未能鼓起勇气，按下那按钮。

大概猜得到结果会是什么。

在按下鼠标，进入下一个页面的瞬间……自己的死期就已确切敲定了。比起最后的希望，这名单或许更可能是死亡宣判。大约是 1 比三百万的可能性吧，也许更低，但永远都是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概率。命运永远能以看似忽略不计的概率将自己的生命推向更悲苦的那一侧，这就是自己的一生。

好事是轮不到自己的。

自己生来便是为了其他人的快乐而存在的，专为他人垫脚的被伤害者。那些施暴之人怎么可能会被谴责呢？他们也没做错什么啊，社会永远都需要像白夜这样的人被踩在最底下羞辱、蔑视。只不过好巧不巧，人选是白夜。

无法抗拒，因为这是命运。

至少，让我幸运一回吧。

我都已经……将这种路给走过来了啊。

神明，让我获得资格。让我能够……活下去。

仅此一回，请让奇迹于我的生命中发生吧。

该前进了。

不然，永远都不会知道结果啊。

“《月星-Online-》公开测试成员入选名单”。

点下鼠标，这行早已预加载完毕的字便弹射式映入白夜的视界。

下面都是按照首字母排列的姓氏，而姓氏后方并非名称，而是对应的居住国家/城市……以及一串自己申请时填下的，只有填写人才会知晓的字母/数字文字串。

白夜的号码为 904b547d，这是“運命”（命运）的 unicode 编码。之后也会成为自己用来激活游戏的身份标识码。你说被人盗用怎么办？那不会，因为填写时会用到两串字符，后者将会成为激活码的后半段，进入游戏时只要输错 5 次或者同时输错 3 个以上字符就会将这条激活码永久销毁。

说实话，到这种时候还依赖命运的安排不会令人感到很可笑吗？如果命运真的偏袒自己，甚至哪怕在某一时刻偏袒了自己，她还至于会像今天一样，将一切都寄托在一款游戏上面？

而且说到底，就算是 144 倍的寿命，活得多姿多彩的某些衣食无忧的人真的会去管吗？他们都不会想去承担可能存在的隐患或者那些阴谋论里提到的风险吧。

究竟什么人会把自己的信念全都抛到虚拟的事物上啊，究竟什么人会啊？

我自己吗，我自己？

是啊，我自己就会啊。

不需要专门找什么 904b547d，哪怕 Ctrl+F 全局搜索便行，要不了三五秒钟。但自己更想亲手划动页面，寻找自己的姓氏。

要找的是，“向濂”。M 列应该会有。

全名是向濂白夜，只可惜这页上仅会对你的姓氏作公开。或许这也是为了保护被选中的用户不遭受非必要的骚扰吧。他们的用户数据库真的还没被入侵过吗……？

一千人的话，M 列会这么靠后啊。翻了那么久，都已经到 N 列了，还没找到 M 列。

……N 列？

N 应该排在 M 后面才对。

那、……自己的姓氏？

白夜心中一沉。她缓慢地朝着上方原路翻去。M 列总共并没有多少姓名，其中主要为日文与英文姓氏。没错，大约二十几人的 M 姓中，并未出现“向濂”这一姓。她多次反覆，尽管知道想要见到却并不存在的事物并不会突然蹦出来与自己打个照面。

没有“向濂”。全世界都没有姓“向濂”的人获选。

自己没有入选。

不可能。

明明都已经祈祷了仅此一次的奇迹了，怎么可能没有入选？！

Ctrl+F，输入“向濂”，没有任何结果。那“白夜”呢？没有任何结果。“904b5”，没有结果。全都
没有结果，无论输入什么都没有结果。

于数千万人中挑选三千名幸运者颁发公测资格。

白夜……没被选上。

哈哈……

自己，果然还是没被选上啊。

最后一次从头到尾地读了一遍获选名单。

肯定了自己的姓氏未曾出现。就连与“Mukase”近似读音的字形都不存在。

这是冷冰冰的事实，接受吧，你没被选中。

你不是那一千个幸运的玩家。

那么该提问了：你想在哪一天，通过什么方式死去？

“要是真的尚且还有自己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我希望沉入深海。”

因为那里是自己所能触及的，离天空最为遥远的场所了。

白夜恨神，假设神明切实存在的话。现在的她才意识到，自己宁可轻信此世有神，不然她将失去唯一能够被自己所怪罪、谴责、憎恶的对象。

甚至已经无力去恨那些欺凌自己的人了。

无力去恨并不足以帮到自己的那些无能的老师、袖手旁观的同班同学、除了维持温饱的钱什么都给不了自己的父母。

只得去恨神明。

所以，她绝对会选择……离神远去。沉没于黑暗而寂静的深海，孤独而绝望地一个人死去。

但自己并没有轻而易举如此实现目标的途径。她知道横滨的游览船是一个自己能够负担得起的选项。毕竟都要死了，余下的钱没有任何用处了，买张单程船票也不用担心负面经济后果。

船票剩下的钱就不拿去挥霍了。虽说父母真的没有帮上自己任何忙，甚至是将自己往死亡的悬崖边沿狠狠推了一把，但……留下这些自己尚未花完的钱，他们至少也能去干点有用的吧。

……哪怕饱餐一顿也好啊，他们很久没享受过像样的晚餐了。至于我？我都要死了，管那些虚假的满足感做什么？美食……美食也无法满足我。

我所要的，这个世界给不了我。这个世界无能为力。这个世界从始至终都是完全不公平的。

包括她没有获得月星的公测名额也是。随机抽选？随机抽选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凭什么自己要 and 那群随便怎么都好的人以同样的权重去抽这个对她而言能救命的机会，制作组知道这款游戏对极小部分人意味着什么吗，尽管这样也选择随机抽选吗……？

都说了，世界是不公平的。

人生来便是不公平的。

她的人生，尤其为此。没有人曾来拯救自己，没有人会来拯救自己。

只会有愈渐增多的痛苦，相互累积、重复叠加。要终结这样的痛苦，就只有早点死去才行啊。

想到这里，便不会再对这世界有半分的留恋。

白夜颤颤巍巍地从椅子上站起身。不知为何，感到有些无力。全身精力涣散的虚弱。再次坐回了椅子上。双臂撑在桌面上，捂住脸庞，想要痛哭一场，却连一滴眼泪都流淌不出来。

翌日，傍晚时分。

白夜翘了一整天的课。但老师不用担心，这会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次翘课了。

以后，她将再也没有能力翘课。

同时……也不会有能力再去上课。

自己终于要离开这肮脏不堪的世界，远离那些披着人脸的恶魔了。

好似早早猜到白夜打算做什么般（不过，怎么可能会提前预料到啊），黑羽凉璃在今天中午的时候试图向自己打过好几通电话，但白夜一次都未选择接听。

最终，“你该不会不敢来学校了吧？”几秒过后，“还得劳烦我亲自到你家找你？”收到了这样两条消息。

白夜没有回信。她相信对方知晓自己会怎样去回复，倒是省去她打字发送的功夫。

自己没被月星选中，所以自己的死期早已敲定。

所以……

她望向身前的大海。游轮航行时带动的波纹，朝着船尾的两侧掀起染上霓虹色彩的黄昏水色，夜风湿润，带起海水那代表性的腥味，持续提醒着她的鼻腔：自己正身处轮船露天甲板。

有些晕船，所以目光不由自主飘向更远方被灰尘所微微遮掩的城市景象。偶尔由海水折返的黄昏光线总会使她短暂一阵眼花。

从这里跳下去的话，会被立刻救上来的吧。

但如果是在船尾，趁着周围人不注意，果断立刻纵身一跃的话……这样的概率，便会缩小。

只要在自己淹死之前，他们未能将自己营救上来的话——

虽然那样，就失去了跳海自杀的意义了。说到底，尸体被炮烂之后，也会浮上水面的吧。河道且是如此，含盐的海水就更不用说了。

真是麻烦。

还有那群可能会将自己救上来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的人，他们也真的很麻烦。

在我还未想过自杀，还希望坚持活下去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来救我，一个个的都将我推向今日今时的田地？为什么都不能让我安详地死去，为什么连自杀的自由都不能给我？

“准备跳吧。”

最后看一眼这个世界。

不知为何，脑海忽然浮现小学四年级时的一幕。放学后，凉璃被三个隔壁班的男孩子（记得非常清楚是三个）围在墙角。

他们指着她大笑。

他们在用皮球砸她的后背，他们在用脚踹她的屁股、小腿，甚至仅仅护住脑袋的小手。

白夜能在远处瞧见凉璃身上的伤口，红得滴血的擦伤，不论是谁看了都会心疼吧。这使得白夜不忍直视。

但她……还是站得远远的，目睹了这一切。站在原地，静静地，仅仅是挂着担忧与害怕的神情，却未曾寻求他人帮助，也未挺身而出，就是那样——站在原地。

白夜与谅璃的视线短暂地相撞。下一秒的记事，白夜只能回想起自己狂奔逃离了现场。

事实便是如此。

白夜与谅璃二人之间的友谊，在那一个傍晚结束了。

那天黄昏的阳光非常灿烂，云彩被染成橙红，微风中的晚霞令人无比惬意。白夜并未享受那任何一切，而是逃回了家中，用被子罩起了全身，哭了整整一晚。

在谅璃成为第一个霸凌自己的施暴者前，二人经历的先是互相间整整两个月的窒息至死一般的沉默。

所以，谅璃对自己的霸凌，白夜选择了放任。

直至情况失控。

白夜更恨的，是那天无耻地选择了静静观望，没有对那几个男生进行任何阻拦的自己。

至少不要让谅璃知道你瞧见了那一幕啊。要看的话，要冷血的话，不要明着让谅璃知晓她所珍视的友谊却在她真正遭遇苦境时一文不值啊，不要摧残谅璃的心啊。

——我因此，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也不会憎恨任何霸凌过我的人。

“但，我罪不至此吧。要说是惩罚、报应的话，再怎么……也该够了吧。”

白夜的双手，搭上了船沿的金属栏杆。夕阳沉入西面天际，晚霞的赤红终归粉紫，梦幻而又恍惚。

现在起便是黑夜，不再有阳光的眷顾。很早就不再有了。

真的，不向谅璃道歉吗？那句欠了她这么多年的道歉。

反正已经要死了，多说一句话也无所谓吧。

“谅璃……”

举起手机的同时，正好打进来一通电话，而屏幕上显示的名称为“黑羽谅璃”。

鬼使神差？偏偏、在这种时候……

若神明真的存在的话，这便是给自己的，最后弥补一切的机会吧。尽管，一切早就弥补不了了。

但……既然如此，我绝不能再次冷眼旁观。

我绝不能让谅璃，这辈子都活在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的阴影之中。

紧盯着来电姓名的白夜情绪愈渐激动，大脑像是剧烈发热。终于，她猛吸一口气并接起了电话，而后立即冲着话筒吼道：

“谅璃!! 对不起，原谅我!! ”

.....

电话的那一头，数秒、数十秒没有响起声音。

“谅璃……？说话、说话啊……”

“……是向濂酱吗？”

陌生的话语声。

或者说，不知为何……感到有几分耳熟，是很久都未曾听到过的声音，还是与过去、不知多少年前的过去一样的口吻、语调。

不、不是什么曾经的谅璃，这不是谅璃的话语声。这语气乍一听比谅璃的年纪要大上数十岁。

“向濂酱，我是黑羽谅璃的母亲。”

“黑羽阿姨？！怎、怎么……突然为什么要……”

“其实，我必须要转达给你一件坏消息。这是我女儿临终时的心意。她告诉我，一定要将这些转述给你听。”

“阿姨……？不、谅璃……谅璃她怎么了、？”

电话那头的谅璃妈妈控制不住地哭泣起来。白夜的心中死灰般冷寂。

“我的女儿谅璃……已经去世了。”

■ ■ ■ ■ ■ ■ ■

黑羽谅璃是在一场车祸中身受重伤，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失血过多而死的。听说是金属的车框断裂并直接刺入了她的腹部，现场急救人员对那般的内脏撕裂根本无计可施。

失去意识前，她交付给自己心急如焚的母亲最后的几件遗愿。其中耗费了最长时间的最后一件……与白夜有关。

因此，两天后的 2 月 6 日，白夜收到了快递。其内是 NeuralLinker:《月星-Online-》所需要的脑机信号接收传送联网设备。

以及一旁的全球当今仅三千份的游戏系统本地储存卡。包装盒已被拆封，NeuralLinker 的接线虽然被整齐地缠好了，却也未见封带。全部迹象都表明，这是一台安装了二手 TBO 的二手脑机设备。

这台脑机设备的原主，是黑羽谅璃。

没错，昨天的名单中实际上出现了“黑羽”这一姓氏，可过于在意自己未被选中这一事实的白夜根本没有心思去在意其他人的信息。

“我的女儿执意要将这台设备转手给你。我和我丈夫不玩电子游戏，与其留着这台游戏机放到坏掉为止，不如交给我女儿最珍视的朋友。”

阿姨，其实我们根本不是朋友，多久以来都不是朋友——想要将如此解释道出口，却偏偏知晓空气的阅读方式。既然谅璃已经不在，那继续将这个谎言给营建下去，又有什么不好？

所以，“抱歉，这种时候了我却什么都做不了……”给予了这样的答复，“我会永远记得谅璃。”

“我的女儿还向我道出了一段信息，可惜我未能理解。她说：‘向濂的生年月日，以及我的生年月日，这就是钥匙’。向濂酱，你能明白谅璃她最后的话语包含什么涵义吗？”

“啊、阿姨您说的这串数字，难不成……”

“向濂酱能理解它是什么含义吗？”

“……嗯。”

游戏账号的注册验证码。

谅解用了白夜的生成年月。

为什么。

“所以……最后你成为了那三千名幸运者之一啊。”

一想到黑羽代替自己获得了公测的资格，不知为何……心中反倒好受了许多。

但现在，也不用去纠结那些不再有意义的事物了。

因为——现在的白夜，终于能进入月星世界了。

“到头来……结局，是这样啊。”喃喃自语着，将脑机设备头盔抱在怀中。自己想起了谁吗？那仍旧留存在记忆中的，来自久远的过去的某人？谁会清楚呢。

因为未来，本就是无法预测的。这一环，必然也属于命运。

白夜不想再等。她要立刻进入月星世界。

虽然……她几乎可以肯定，谅解已经游玩过 TBO，并且拿那行激活码注册完了账号。这令她开始担心起下一件事：

月星系统有一个特殊的游戏规则，即进入游戏的人将会被系统自动读取真名并作为游戏 ID 使用。假如你的名字叫佐仓樱，你在 TBO 内的游戏 ID（公开显示的名称）也会是佐仓樱。

与之相同的，人物外貌在基础方面也无法自由拟定，除了可以更换的装备、时装、饰品等（也就是说，你现实中的模样会很大程度决定你在游戏内的样貌，完全没有作假的可能性）。说到底，为什么要设计这种毫无隐私性的机制啊，就是为了以后将类似的技术投入工作领域而做准备吗？那也不用在一款 MMORPG 里测试这样的功能才对。

白夜担心的是什么？

白夜担心的是，如果谅解已经注册了账号，既然这个账号的 ID 与外貌没有被更改的可能，那白夜有很大概率在进入游戏时获得谅解的真实外貌体型，并且顶上“黑羽谅解”的 ID。

完全是要活成自己最讨厌的人啊，这是从各种意义上而言。

这句犀利的评价……唉，搞不好对这两人恐怕都适用呢。

白夜将脑机头盔穿戴上，正好套住了自己的头型，算不上难受。新奇的体验——接下来只需要接通有线电源，然后再平躺于床上，按下开启游戏的按钮或大声道出命令即可。

勉强还算清晰而帅气地喊道：“Link-Start”。

……没有任何反应。

啊？那该是什么？Burst-Link 吗？总不会用到这种与月星毫不相干的指令吧。

白夜满脸无奈地戴着头盔侧过身，探手在床边快递箱内掏了半天说明书，提过来在手中翻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首页的“Dive-Start”就是自己在寻找的指令。

那么，现在自己需要知晓的情报已经足够多了。

此刻，她便要前往崭新的世界。

“Dive-Start”。

『第零章：无法抗拒，因为这是命运』

白夜不会主动向任何人倾诉甚至提起有关她的过去。

毕竟……若不是某些无聊的理由作祟，这些都本该是陈年旧谈了。

自遥远的过去，由那段此刻已显得模糊不堪的记忆为伊始，她便已经是标准的被欺凌者。甚至由于她所遭遇的处境都从未有过什么质地变化，过去究竟是何样，具体发生了什么悲剧……根本就显得无足轻重。

谁会关心从未产生过变化的历史？历史不正是因为拥有进步、产生改变，才被称为有价值的事物吗？既然不会发生任何改变，那它便称不上所谓的历史。

反正白夜的故事，虽说横跨如此多的年月，却也只是接连重复、周而复始的相同类型经历。

不论何人都能轻易瞧出一件毋庸置疑的现象：她是受人无故厌恶的存在。或许有人会质疑，无故？自始至终不论跑到哪里都会被厌恶的人，哪来什么毫无过错的说法？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那这句话转变一下前后顺序，不也照样成立吗？

白夜并没有资格反对这类质疑。虽说这就好像有人真的对她提出过类似的想法一般。实际上，根本不会有人关心她的处境，更别谈是设身处地地尝试解明她始终会被欺凌的根本原因。

因此，不会有人知道最根本的真相。只有白夜本人对此有过无数夜、无数月的自我质疑，乃至自我检讨……乃至自我怨恨；到那最后，她所寻得的从不是最根本的真相，却必然是最根本的自暴自弃。

所以？延续先前的问题：她究竟有做过令自己后悔至今的事吗？始终追悔莫及，以至于能让她坚信，这便是自己屡屡遭受欺凌的理由（哪怕她所臆想到的这一事恐怕并非真相）？

不论到何种场所，都会被自然而然地当做天生的受害者对待——这是白夜解释为何自己会被霸凌的惯用借口。

她分明知晓真相究竟为何。

她清楚这一切都是对她曾经所作所为的惩罚，这一切实为名副其实的报应。

毕竟，自从那一天起……她失去了面对那位女孩的所有勇气。

因为，她纵容了在那之后不断发生在她本人生命中的一系列悲惨经历。

她一开始便是施暴者，是在那之后才成为了受害者。

这便是白夜所臆想，并逐渐坚信不疑的推论。虚假的真相。

自己必定是因犯下无可弥补之错而遭受报应。

既然她深信于此，那推论的真假，以及成为受害者的根本原因……也许对她而言，都不再重要了吧。

毕竟，这便是白夜潜意识中为自己所苦心营造的受害者暗示。

她从来都没有必要成为受害者。

但她……自主选择并接受了这条最坏的道路。就好似她期望自己便是这般存在一样。

她简直像是早就知道自己是在自我欺骗，陶醉在这系列根本没有意义的自我悲情戏码。

也正因如此……没有人能够阻止她。

就连她自己也完全没有可能阻止自己。

因为，包括她自己在内……从未有人意识到，她屡屡受害的真相，居然如此愚蠢。

这条虚伪的自我暗示之路，本该如此不明不白地永远延续下去，直到尽头。

没有必要走向支路，没有必要迎来转变。今时的白夜，早就不再期盼着这种并无实质的事情了。
……一切本该是如上所述才对。

或许，正是“那个人”的意外身亡，才会令白夜的内心第一次对她所强行相信的真相……产生动摇吧。

白夜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否做足准备踏上这段未知的未来，前往眼前这个万物都将被颠覆重启的新世界。

但现在……命运的指针已再度走动。

未来——早已注定，却无人知晓。

亘古至今，向来如此。

- 向濂 白夜 -

“呜呃、”

发、发生什么了？自己此刻已经进入游戏了吗？

方才自己确实是念出了“Dive-Start”这一官方指定的游戏启动口令，但类似动漫中那种进入沉浸式 VR 游戏的彩色光条视效或身份验证动画却并未出现。可以说，白夜的眼前完全只是瞬间变得一片漆黑，接着中央跳出一行小字，写的“NeuralLinker”以及开发公司、注册版权之类的更小的字型。在这之后则是一个静止的 TBO 游戏海报。也没加载条，响起一声 PSVita 般的系统提示音后，画面就被扭曲着拖进了一片纯粹至极的白色光域。

所以，自己目前用双眼瞧见的便是……《月星-Online-》的游戏内部吗？——说是“双眼”却也不够严谨。进入游戏时的自己其实闭着眼睛，但刚才那些画面就像是直接在眼皮内部显现出来一般毫无阻碍地进入了白夜的视线。虽说早有预想，但初次体验沉浸式软件的感觉还是过于新异了，过于陌生，乃至她不知此刻算是头疼还是头晕。这种直觉、经验与现实感官的强烈冲突甚至令她想当场呕出来。

排除感官上的异常体验——

面前的这干净到空无一物的画面……呃、这真的是 TBO 的游戏画面吗？白夜的词汇库存无法将眼前这光芒形容为其他事物，只得描述成整个世界化作一片炫目的纯白。体感真实，却并未传来触觉。单是自己的大脑认为这一切都非常“真实”，且并无实证。

还未等自己有时间赞叹几秒，忽觉大脑霎时天旋地转，就好像整个灵魂被从身体抽取出来搅成

了一团，撕碎又强行粘合在一起的体感一般。

这股眩晕感直令人更加想要作呕。头昏脑涨，大脑的最深处好似都在剧烈疼痛。简直想死的痛楚——近似的体感只在先前在水下濒临窒息几近昏厥时才有过。

不行、无法忍受……

这时，仿佛来自神明的话语声，不以空气为媒介传播，而是直入白夜的脑中：

◇ 系统检测到你的生命体征数据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是否重新进行用户生理数据适配？

“好……好的。”

自己……成功说话了。

尽管根本没有张嘴。

◇ 进度 0%、进度 3%、进度 91%……

“啊？”这才过了两秒，加载速度也太……

◇ 生理数据已重新适配。欢迎回到月星-Online-，玩家黑羽谅解。

眼前的纯白，逐渐朝着上下两个方向分离为暗蓝与暗蓝。她可辨识出这两种不同的暗蓝。夜间？夜晚的天空？但过于幽蓝了。那自己下方是什么……荧光、这是蓝色的荧光，这是什么地方？

自己……自己在哪里？自己在、为什么看不见地面？仅有蓝色……

自己在……呃？呃啊、？

我、糟糕了、我这是在哪处悬崖的……!!

往前不由自主地踏出了一步（白夜根本没料到自己真的会踏出这一步，她还误认为只在脑海里想象一下这番操作并不会有什么作用），但想要收回脚的时候却发现方才的想象已经不能再化作真实的动作，白夜就这样一脚走出了崖边，开始自由落体。

她免费了。

这下糟糕了，以后该怎么跟人解释啊？前脚刚踏进月星世界，自己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完成之前未遂的自杀。——话说回来，我的视力是不是变好了？！

白夜朝着下方那片漆黑飞速坠去。

“唔哦哦——啊、!!! ”

倒不如说这是地面被自己的身躯重重砸到而发出的惨叫声。白夜本人已经摔懵了，这种进入新世界的开场方式可真的是过于新奇，过于出戏。

所幸十米高的小悬崖不至于让早已成为虚拟角色的白夜摔得半身不遂。伴随着就算消减掉 3/4 也疼痛无比的剧烈撞击，顶着小腿直接承受落地全部冲力的极致痛楚，白夜眯起眼睛看向了屏幕——或者说是，视线的左上角。

生命值。现在还剩下大约一半。还真运气好，自己还以为既然那么痛，再怎么也该直接摔死了。

既然血量还算厚实……不、为什么自己的出生点会是这种鬼地方？要人人都会在这里出现的话那不是要摔傻一大半的新玩家啊，而且……而且十米高才摔掉一半血？再怎么虚拟游戏这也超过现实的范围了，说到底一级玩家被低级怪物蹭几下就会死这种事不该是司空见惯的吗？真的

就模仿怪物猎人的话也就不该扣半滴血了啊。

“怎么……怎么开启菜单？”她抬头向着空气问道。没有任何声音搭理她。

……暂时性的。

“我去，你没事吧？！”

是背后传来的一个女生的声音。

白夜艰难地控制自己的头颅转过去 90 度，勉强瞧见了背后的身影。

凝神注视可以瞧见那女生头上悬浮的棕色的三角光标，“和歌森勿栖”，这是上面的 ID。

想必是真名。真实样貌。长相普通，但却真实得令白夜放松了警惕。无端地放松了警惕——反正如果对方抱有恶意的话，现在的白夜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如何战斗吧。

“我看你咣当！就从我头顶上掉下来了，你看你吓得我……”白夜未去细听，摇摇晃晃地艰苦起身，转过去扫视地面，满满的都是水晶矿一样的蓝色宝石，“东西撒了一地。话说你、嗯？黑羽谅璃……桑？谅璃是名字对吗，可以称呼你的名字嘛？”

好直接……这就是社交牛逼症吧。

白夜摇了摇头，却不是回答她的疑问。她尝试深呼吸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类似停车场沼气的的气味，却更加刺鼻、更加清凉。香味剂？直接输送到脑内的信号？这也太神奇了，居然真的连嗅觉都能模拟啊。

周围好黑，完全是靠着蓝色的荧光辨认景象。除了用户界面无法用来照明的发光图像保持着原有色彩，其他所有的物体几乎都只残余其中深蓝色泽。自己的视力确实变得更清晰了。

啊、……

她抬起双手。这不是属于自己的双手，这太陌生了。自己真的……进入了“谅璃”的身体？

或者说，不算进入她的身体……而是“盗用”了她的身体。但这只是个猜想：手头没有反光物件，白夜完全无法确认自己如今的样貌是否与谅璃相同。

全身镜、不……现在更重要的是搞清楚当前这个账号的玩家数据长什么样，不然这地方怎么看都不像是城镇安全区，万一就有野怪冲出来的话……

首先是菜单的开启方式。

“你知道怎么开启玩家菜单吗？”白夜注视着远处空无一人也无特征的景观，这样问道。

“开启菜单？你是新玩家？不对啊，新玩家的话你是怎么跑到毒沼矿谷来的？还有、为什么你会从悬崖上掉下来、难道是自杀吗？！”和歌森勿栖满头的问号，完全没领会白夜此刻的真实状况，“而且……喂，你、你都一路从主城走到这个矿区底下来还没死，难道居然从来都没有开过菜单？！我靠，真的是碰到高玩了，某种意义上你也真的是不得了的高手啊、……”

“不、不是……”白夜极为迟缓地摇着手，苦着脸解释，“这是我朋友的账号，她将账号送给我了。”

“啊？！！送、送给你？送你 TBO？！我的……我的天哪，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种好人……”

“她去世了。”白夜平淡地阐明了缘由。勿栖听了之后“哇，原来如此”了一句，就卡壳在了原地，半晌没能说出下句话来。

“总之就是差不多这么一回事。那个、请问究竟该如何开启菜单？我有一些想要确认的信息。”

“啊、啊？啊啊、啊！啊啊，对，只要用心声默念 Menu 就可以。”

“心声……？”白夜闭起眼于心中念道 Menu，眼前出现了一列日文行项。

◇ <开启菜单>

“就是，类似在心中想事情一样的——”

“没关系的，已经跳出来了。”

“噢噢、哦，好，没问题的。用得开心！”

这个人……叫“和歌森勿栖”吧，短发的男孩子气少女，虽然乍一听话很多很健谈开朗的样子，但该不会心中是个社交恐惧症患者吧。

至少白夜就不需要担心这种事。白夜根本懒得去在意社交方面的条条框框，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自己根本就不关心，只要做完了自己想做的就足矣。——故而，不会社恐。

“然后菜单应该会是英文的、就你可以那个、那个……好像是叫 Aupsion 之类的，进去可以改语言设置。改成日文。”

白夜视线上下扫过所有行项，没有英文字符。“我这里好像已经是日文了。”

“已经是日文了？！游戏应该在注册时没有给予选择语言功能而是完全默认为英文才对，不过注册问话确实会根据你申请公测名额时的填写地址提供日文字幕、英文语音……”

“那些、好像我都没有经历过。”白夜碎碎念。游戏体验大打折扣了，甚至没有最激动人心的填名字捏脸环节——呃、……但这些环节，好像本来就不会存在，至少在 TBO 会是如此。

菜单。菜单的话……

◇ ID：黑羽凉璃#001

角色等级：12 级（481/1687）

当前所在区域：佩蒂利亚大陆·艾兹维哲区域·毒沼矿谷·峡谷主矿区·东南·A

- 状态 -
- 技能 -
- 装备 -
- 背包 -
- 地图 -
- 邮件 -
- 笔记 -
- 设置 -
- 登出 -

<选择：状态>

当前角色等级：12 级

经验值：481/1687

「基础数据」

生命：1200+500

魔法：200+0

力量：40

坚韧：20

智慧：10

敏捷：26

凝神：24

（怎么又是这种猜哑谜数据体系……不过一想到是 TBO 这样复杂的 MMORPG，设定又好像合理了起来。这个看上去像点数分配，生命值魔法值后面出现了加号应该是后天装备的影响，可其他五项像是基础值点数分配，也就是无法被装备加成。为什么要把这两种数据上下连在一起？是设计缺陷吧。）

攻击力……攻击力具体数值在哪里有显示？底下还有个“详细信息”的按钮，里面的话……

“凉璃凉璃，小心，有怪来了！”勿栖在白夜背后说道。

“那个、其实我叫……”

心中念道 Close，菜单果然立刻关闭。白夜不知为何便想到伸手朝背后抓去，似是摸到剑柄一样的物体，提出来一把双刃长剑。

剑……啊，能不能换武器？现在去翻装备栏的话肯定来不及了。

来着为飘浮在空中的紫色水晶块，周围环绕着小得多的水晶粒缓慢绕本体公转。

“这个是……”

“你仔细看，是不是有‘紫色诅咒水晶’的名字？”

“这名字怎么这么老掉牙……”

水晶“怪物”的身前逐渐显现出一环光圈，其中心窜出一道紫色射线，朝白夜刺来。白夜举剑一挡，射线却直接穿透剑身直击她腹部。“呃咳、！”第二道射线由另一只水晶怪物处射来，她在关键时刻反应过来这属于魔法攻击无法被物理武器阻挡，朝着侧边一闪，躲过一击。

“这种怪物防巨高，你用魔法攻击……不对，你是不是不会施放魔法？”勿栖自白夜后方几步上前，抄出两把看上去根本没有剑刃的长剑，挡在白夜身前，“你看看有没有办法随便轰个魔法出来。”

“火元素、我……对了这个游戏有元素限制吗？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元素啊。”

“啊、低阶魔法照理说应该是会学几个的吧？只要不是地元素魔法的话……”

“地元素？”

勿栖双剑向两侧甩去，朝前猛冲，在抵达水晶怪跟前半步时于身前交叠双剑，剑身相互撞击，往前边轰出一道肉眼可见的冲击波。

这属于什么派别什么武器……白夜略为惊奇。依靠剑身撞击产生冲击波？冲击波的方向是凭借什么控制的？

“喝啊、！”勿栖将右剑猛击向未被击退的第二只水晶怪物，略砍入其石制表面，再由左剑朝右剑剑身斩去，但听“当”响一声，水晶怪的表面炸散出碎石粉末。白夜凝神一看，方才那一剑冲击便已斩去它 $\frac{1}{3}$ 的血量。

“如果可以帮我下的话……！”勿栖挥剑挡开先前那只水晶怪的撞击，又被另一只击中。不过她看上去只是游刃有余地站稳，双剑交叉反冲而去。又是“咣”的一声，“当”的一撞，两只水晶怪都已残血。

或是被金属撞击的响声吸引而来，一只全身散发着与周遭矿石如出一辙之幽蓝荧光的蝙蝠形态怪物朝着二人二怪飞来。白夜见状，举剑便朝蝙蝠斩去，但不知是慢了半拍还是怎么，被怪物顺利避开。她赶紧斜着再接第二剑，却因为挥动幅度过小而只是削去了蝙蝠一丁点生命值。

“荧、荧石矿蝠！”

“那个超好打，中一剑就砍死了，就是速度高！”勿栖对付起仅剩的一只水晶怪。

“我没能砍死、——”这回，趁着蝙蝠朝自己咬过来的那决定时刻凝神朝其一劈，蝙蝠被斩断成两半，爆出蓝色的血浆摔落在地上。

好血腥的特效、完全是按照真正的生物在做吗……

“啊、你也干掉了，恭喜！”

白夜缓慢两步走到蝙蝠尸体旁，俯下身。尸体涣散出五彩的光芒，爆散于空气之中消失无影。一个手掌大小的宝匣出现在白夜的视野内。

她意图去取，却听勿栖在她背后提醒道：“如果你是在捡掉落物的话，会自动进你的背包。你直接去拿是摸不到的，我前期试过。”

果然——手直接穿过了宝箱的模型，好似那里什么都不存在。

“喔噢。”白夜傻傻地应道，“你来这里是刷级的吗？我不知道去哪里刷级。”

“哇、琼璃你是应该才刚进月星世界吧，这、就想着刷级？”勿栖口吻复杂，“应该好好地体验一下呃、……系统、怎么说，就、环境，比拟真实的环境……”

“我刚进这游戏的第一秒就从悬崖上摔下来了。完全没有进新游戏的体验……可能是这个账号的原主原本是在那悬崖附近登出的，然后我登录后就是出现在那里。我现在对这个游戏什么都不清楚，包括基本系统、数据计算方式之类的……一概不知。”

白夜在句末稍微顿了一下。此时是系统跳出半透明弹窗显示怪物掉落了“蝙蝠血液×1”、“荧结黑翅×1”、“锡安×24”

“你那里的情况还真的是非常难懂呢……”勿栖不自觉点了点头，“干脆就由我来跟你讲解一番？还是你想自己尝试弄懂，保持自我摸索的成就感。”

“后者吧。”白夜不想和刚刚认识没多久的人过多交际。此刻虽然未对勿栖坦白，但她只是想在问清楚如何保命后立刻开溜。

“没关系吗？我看你对系统特别陌生。我只给你讲一下注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也行，这样可以

多少弥补你没法再遇到一遍的流程。”

“可以吧。嗯。”白夜含糊地答道。

真是无奈……好像要问清楚游戏系统是怎么一回事的话，确实有必要进行最低限度的交际行为。直接上去倒出自己心中的疑问，对面也会因为她语出突然而卡壳的吧。之后，自己也会被当成伸手党之类……

尔后就更难问出答案了。

“我确实错过了注册的……”“先等等、……！”她的套话被勿栖竖起的一根手指给打断：“先别出声——嗯，好像是对的。脚步靠近的回应，你听到了吗？”

白夜疑惑：“有什么声音吗？”

“嗯、……是、我猜是‘那个家伙’要来了……”勿栖放低嗓门，轻轻讲道，“谅解，我能问一下你现在几级吗？”

“12 级。”

“啊、那就糟糕了……”

“你说‘那个家伙’？”联想到这片矿区幽深昏暗的环境，白夜的第一反应是循声守卫，“是什么很棘手的怪物吗？”

“没错……巡逻巨人，推荐等级是 20 级，看来我们两个叠在一起都没有胜算。”

白夜思考两秒，询问：“20 级……是完全无法造成有效伤害？因为如果只是攻击力高的话如果我们完全不被打中……”

“是那样，那东西的防御力比我的攻击力要高出太多。我全走的血量和击退能力，要跟那东西硬碰硬只会被打回复活点。”

“但那样的话可以迅速回城……”

“从复活点确实可以迅速回城，但被打死真的很痛啊，虽然疼痛只有现实的四分之一，但如果死亡是无限痛苦的话，再怎么砍也会极其难受。提前听我句忠告，你不会想在 TBO 随心所欲死的。”

“只是死亡的痛苦的话，我觉得我是无所谓。”白夜嘀咕道。

“啊？！可真的别，我新手期独行死了不知道多少次，每次都想着这回总该最后一次死了，结果但凡我没成功盾反回去的攻击都能砍掉我一大茬血，怪我真没点多少防御力。”

脚步声愈渐接近，这会儿白夜也能清晰地听出声音来源的方向了。

两人没敢出一口大气，屏息凝神思考对策。白夜见勿栖朝着岩壁方向稍作挪步，也踮起脚尖跟了过去。

“我不确定那家伙是不是靠声音辨位的。”

“啊、？”白夜无语，“所以为什么要……”

“只是因为那个巨人每次都能在我战斗之后精准朝我这过来啊，导致我都没法在同一个地方逗留超过三分钟。”

“会不会是靠地面的震动……”白夜说出半句话。

那巨人已经从远处的一根大型石柱后显形。虽然步伐缓慢，却已经露出警示光标。悬浮着两行生命值，以及“危险敌人”的橙色标识。凝神注视，其顶端又跳出“荧光巡逻巨像”的字样。

这种毫无新意的名字，制作组需不需要谁帮忙给怪物起名啊？

“这我倒是没想到。总之……呃、”勿栖拿剑的手一抖。

“所以现在的话……”

“完全打不了。我们先撤吧。”

两人撒腿狂奔。白夜只听到后方传来像是光线炮聚能一样的声效，赶忙问勿栖道：“这个怪能远程攻击吗？！”

“可以！！”勿栖边疾跑边头都不回地应道。

怎么不早告诉我……！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朝着右边一个闪身，不知道怎么就成了控制着角色朝右前方翻滚过去。与此同时，一道蓝白色的光柱与她的左臂极近距离擦过，末端打在前方岩障上，碎石伴着红黑色的火光破散而开。

同时，自己眼中所见的一切影像，甚至自己的行动本身，都慢了五倍。眼前是系统提示窗跳脸：

◇ 成就达成：光线追踪失败！

达成条件：在快被光柱击中的前 1/8 秒闪避攻击 1/1

奖励：物理闪避率+0.1%（永久）

“谅解！！你没事吧？！”

周遭速度恢复平常的瞬间，脑中已经飞过无数古怪念头的白夜这才连忙自地上起身又跑。

勿栖一个急刹转身，两把剑手中紧握就位。

“躲开了！”

“太好了、！”她一见白夜没事，上前要拉白夜的手一齐跑走。

“你、你先走！”

“什么？！别啊，现在不需要谁帮忙殿后！地图前面有个弯道，从那里走两个人是可以一起逃走的！！”

“你听我的、你先跑！我待会跟上来！”白夜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后退几步，双眼直瞪那不断朝自己缓慢迈步的巡逻巨像，“快点，你这样站我后面会影响到我！！”

勿栖一愣，三四秒没能憋出一句自认为合适的回应。

白夜微俯下身，两腿作势弯曲绷紧随时朝身体右侧猛冲。见巨像在与自己仍旧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又一次决定使用光柱攻击，她立刻心中叫好，随时准备进行闪避。

如果闪避能够获得成就，成就则能带来永久数值加成……

那么只要通过不断闪避敌人的攻击，说不定就能获得更多的加成。成就名称后面有着罗马数字的 1，那就是代表还有更加高阶的版本。可能是更小的躲避区间，可能是更高的成功数需求量。不管如何，白夜想要一试。

“谅解你到底想做什么啊！！你不是我这种血牛加点，你真的会被一炮直接轰死的！！”

可恶，不要吵我……！白夜脑中念道，却未直言不讳。

——只要这次也成功闪避那个光线攻击的话，想必十有六七会对下一项成就的获取进程造成影响。

汇聚能量般的音效再次响起。这回的来源，是于白夜的正前方。

来吧，我会如同方才那次一样及时闪开。用你的攻击，为我贡献游戏进程的数值。

光线自石像胸前逐渐转为暗红色的开口直射而出，见此白夜双脚立刻猛劲蹬地，顺带上半身同时向右侧扭去。伴随着光线的灼热破空声，仍位于半空的白夜只觉得腰侧冰凉，整片酥麻。尚未两脚落地，这冰凉感便化作了滚烫的强烈灼烧感。

“呃、……!!!! 呜呃，疼、好疼……！”

无法着地。脚在触碰到地面的那瞬间就像被抽掉了骨骼一般，整个人重重摔倒在石制的地面。

眩晕、疼痛。左侧腰部被严重烧伤的灼痛，以及右半身着地摩擦造成的擦伤。虽然感觉确实不如在现实中受伤般剧痛难忍，但还是痛得令她眉头紧皱。

视线左上角产生了变化。不、整个视界的边沿都缓慢闪起了红光。自己的生命槽出现一道长长的红条，直接吞噬了所有的绿色部分，以每半秒丢失上限值 12.5% 的速度向左端缩窄。

自己……可能是要死了。

仅仅是一击未躲开，居然直接被打光了生命值。勿栖说得没错，连游戏基础操作都尚未熟练的自己根本不可能是这个高危险度怪物的对手。

“回复……!!”

“哎、？”生命槽的最左端，忽然一道绿光闪出，将红条仅剩的部分全部覆盖回了绿色。方才经历的灼烧感与擦伤……也只剩下脑海中对应的印象，原先受伤的部位已不再持续产生实际疼痛。抬起视线一看，勿栖正将一块已经消失大半的红色方晶悬举于自己身上。这是……恢复用的道具？

“你到底在干什么！快跑!!”她丢掉快要完全消散的方晶，向白夜伸出一只手。

“啊、”

白夜在短暂的犹豫后，还是将手搭在了勿栖伸给自己的那只手上，自己随即被她一把拉起。

趁着巨像还与她们保持着一定距离，两人迅速绕到岩障后方，沿着一条窄道匆匆逃跑。

“确实好危险，那就是 20 级的高级怪物……攻击力真高。”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啊刚才？！我都说了不需要你殿后，不要牺牲自己啊!!”

白夜咬了咬嘴唇，也没遮掩，直接向勿栖坦白道：“我才没打算牺牲自己。成功躲开攻击的话，会得到数值加成。”

“是为了刷成就吗……但、总之，就算你想刷成就，现在你的等级也绝对达成不了绝大多数成就的要求。像那种闪避成功类的成就几乎没有人会去主动尝试，因为实在是试过的人太多了，失败率也太高了！完全只能靠运气，不要去主动刷那些东西啊笨蛋！”

“抱歉……下次我会在安全点的环境下试试的。”

“你、哎哟，唉……你是真的不理解我想要表达什么……”勿栖叹了口气，抬头向着峡谷灰黑色调的上方望了一眼，“不纠结那些东西了，总之再怎么我也该返程了。谅解你打算回城吗？”

“嗯。显然。”

显然，刚进入月星世界后的最佳落地场所，并不是这种游荡着能将自己一击毙命的高危怪物的昏黑峡谷最底端。新手体验近乎全无。

干脆点：全无。

想必只要这个短发女生还反应得过来，白夜实际为刚进游戏的新玩家，就也能推想到这一环逻辑。

勿栖思索两秒，询问道：“那么不介意的话，谅解想要和我一起回城吗？我觉得你一个人回去的话可能要被这些十几级的怪折磨得够呛。”

“是的。可以一起回去。”白夜生硬地给予了答复。

“那么我们也该动身了。这里太不安全，那家伙还没被干掉，迟早还会找上我们。”勿栖左右张望，随即道：“你跟我来吧，我记着回去的路线。”

白夜跟上开始行走的武器，直截了当地询问：“既然有 20 级的危险怪物，这片区域究竟是几级的野区？”

“推荐等级 14，你才 12 级。”

“推荐 14，但却会刷出 20 级的怪物……”白夜若有所思，“那你现在是……几级？”

“12 级。”

“这不是和我一样吗。也是比推荐等级低了 2 级。”

“所以我之前才跟你讲，我们两个合力也打不过那个巡逻巨人。”勿栖摇摇头，“但是，至少我懂游戏机制大致是怎么回事，谅解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忽然出现在这种地方跟 1 级新玩家没有任何区别。之后你在进入 10 级以上的区域前，还是得先熟悉基本游玩方式才行。”

“嗯，我会的。但我想要知道，你的那对武器是……”

“你这么关心我的事情呀。明明你都差点死了。”

“并没有很关心。”白夜不再说话了。

二人沉默着走了几十来步。

勿栖回头：“我的这对武器，谅解很感兴趣？”

“嗯。想知道。”干巴巴的应声。

跟前的勿栖随即答道：“我这对武器的学名应该是：反冲双刃剑。哼哼。”

“啊，没有听说过这种武器。”

“那是当然，因为这是我想象出来的武器！”勿栖的语气，听上去有些小骄傲，“不过，谅解的长剑很帅啊！是较为稀有的素材打造的吧？不过、该说因为这是……呃、谅解过世的那位朋友打造的，所以你也太清楚实情……嗯……”

白夜开始对 TBO 的装备打造机制有些眉目了。

可以依靠想象力自己设计出曾经并不存在于任何游戏的武器类型并使其出现于游戏内部正常使用，甚至保证强度的同时被强行维持了平衡性——

TBO 内的玩家自由度难以想象地高……却又被主控 AI 所精心管控，这般自我发展、自我平衡的游戏系统就算放眼先前所有 3A 大作都绝无他例。

“噢噢对对对对对，游戏注册时其实也没那么复杂，TBO 给你自由设置的东西其实少得可怜，完全是让你在进入游戏后自行发展自行决定的。新手进了游戏大都云里雾里不知去哪里干什么好，过来人试探了机制好久才总结出最初的角色自定义与后期角色发展间非常有限的关联。”

勿栖的语气，包括她所叙说的内容，让白夜怎么听都觉得她已经算是个老玩家了。但……对方也只有 12 级，而且 TBO 自公测开始也只到第六天。算上对比现实世界时间流动的减缓，或许

面前这短发女生的真实游玩时长委实不可估量。

“那个……”为了确认勿栖的个人经验是否真的值得听信，白夜还是打算提前核实一下勿栖的资质，“能再告诉我一件关于你的事情吗？”

“嗯？什么呀，注册的事我会慢慢告诉你的。”

“其实是关于另一个话题……勿栖的话，玩月星已经多久了？”

“我是公测第二批入选的玩家。现实时间的话……每天都在玩，今天算是第五天吧。”勿栖减缓脚步，脑中边做着计算边言道。

“那……不是现实时间的话呢？”

“哼哼，你猜。”

“就是猜不到才问。”

勿栖神秘地笑了笑，转过头说悄悄话般轻轻答道：“两千三百多小时，这是我的真实游玩时长。”

这片世界由四大元素组成，分别为风、地、水、火。

游戏之初，唯一能够自主设定的选项便是与此息息相关的角色元素：在四者中挑选一者，使你的角色元素归为其类。只可惜，注册时没有人知道这些元素都对应了什么特点，完全只能凭借猜想、见解、喜好去决定自己想要获得的元素。

除此之外，游戏在注册时没有起名、没有捏脸，仅仅只给了你 10 个技能点数，去按你的喜好分配给力量、坚韧、智慧、敏捷、凝神。

目前这五大属性与具体角色数值的关联尚不明朗，只知晓力量会影响物理攻击；坚韧会影响物理防御甚至魔法防御；智慧则能影响更多的魔法防御与一定程度的魔法攻击；凝神则也会加强魔法攻击，却同时影响暴击率、命中率、闪避率等一系列副数据；随后你会发现，敏捷也会影响命中率与闪避率，顺便提高你的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转了一圈，力量居然也能提高攻击速度，而坚韧也能提高移动速度，看似只与魔力挂钩的智慧居然也能提高暴击率。这般复杂的关联很难令人不怀疑五种属性会相互纠缠影响，再一齐使你的角色数据产生变化。

角色每升一级，便会获得 10 个额外的点数。此后，最大生命值会相对地增加 100 点。而升级所带来的提升截止于此。

与之相应，虽然生命值可以被角色的装备所影响，五大属性却只能通过升级并分配点数增强，无法被装备后天影响。装备能改变的只有你的具体角色数据。

（说到底，比起谜语一般的五大属性，玩家的角色具体数据才更有意义吧。而且勿栖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白夜心中问道，这个游戏练级会有多难？

虽然听了勿栖所述说的就明白了。2000 多个小时的游玩时间，尔后才升到 12 级。据说这游戏满级是 300 级，不知道要玩几万还是几十万个小时方能抵达这远在天边的百位数。

已经顺着开凿在崖面的坡道走了不知是否有满一小时。途中已经干掉了七八只蝙蝠、十几只水

晶怪物和五六个端着矿镐的矮人魔物。随着海拔逐渐朝 0 攀升，身上散发荧光的怪物逐渐不再常见，取而代之的都是些洞穴蝙蝠、毒蜘蛛类的普通怪物。

三光派的勿栖双剑齐出，没放过那些魔物几次活路，一路上白夜跟在后面补刀捡了将近半数掉落物，光作为游戏货币的锡安就捡了小五百。一看角色经验条却没怎么动，496/1687。按理说就算一只怪只掉一滴经验，也该不止 15 点经验值了吧……

瞥了一眼所在区域的信息。

当前所在区域：佩蒂利亚大陆·艾兹维哲区域·毒沼矿谷·峡谷岩壁·上段·A

事实上……一路走过来，还没见过有哪个地方存在 B 区，白夜都怀疑是不是制作组压根就还没来得及分区。两人正在向着地表行进——这也显而易见。

“不用传送水晶吗？”白夜曾问。

“我也想啊……我们两个的传送水晶比较基础款，必须要到 Y 轴坐标高于 0 的地方才能使用。”

就在头顶上方不远的高度被紫黑色的雾层遮罩，虽已接近地表 Y=0 处，却仍不见正午天日。正因光线无法穿透浓雾，崖边坡道一片昏黑，所幸墙侧悬挂的矿井金属灯内那橙黄色的昏暗火光照明清楚了石头坡道大致的轮廓，勉强不至于令人步子踩空。

“高级的非常稀有吗？难不成是什么怪物的掉落物？”白夜是指传送水晶。既然有基础款，那也该有更高级的版本吧。

“非常贵，你可以理解为要出来打一天材料的话可能捡到的钱 80%都贴给地下传送水晶了。”

“这样啊……”

白夜抽出长剑，斩落一只寻常种蝙蝠。

果然，自己还是不喜欢近战武器。

如果有一把弓的话……就好了。不需要花里胡哨的特殊武器，一把能射出箭的普通的弓便足矣。

不知道在 TBO 里要切换武器流派会有多复杂。毕竟前十级重要的点数分配阶段不可逆，后期要升级也会变得困难数倍。更别提若是要从近战转职到远程系，前期点数的分配可能完全就该是另一个大方向。要是洗点用的道具就好了——但在这种自由度过高的模拟真实世界，“反悔”也会相对地极其昂贵吧。

对了，自从上次检查经验值以来，这还是自己砍死的第一只怪来着。

趁此机会查看一下经验值的变化吧？

◇ 经验值：496/1687

“……呃，没变。”白夜忍不住发出抱怨的声音。幸好走在前面的勿栖与自己保持了几步远的距离，应该是没听见自己的嘟哝声。

不然又要被她问“怎么啦”了，自己现在不是很想与人交流。

方才勿栖已经将自己想知道的事情大致讲述了一遍。白夜成功将绝大多数都记在了心中。

简单点来说，五大属性影响角色数据，但方式不明。

装备可以影响角色数据，但不能直接改变属性。那么属性就相当于白值，装备是第三方加成。

再者，玩家可以选择四大元素风地水火中的其中一种元素，并以此改变自己的游玩方向（比方

说，修炼对应元素的魔法)。

“话说……你的元素、我看不太明白。”

“嗯？是什么意思？”

“因为，玩家名称的光标应该染上的是与元素相关的颜色，红色对应的火、绿色对应的风、棕色对应的地，以及蓝色对应的水。比如，你看我的是不是象征地元素的棕色？”

“是这样。”

“但我看谅璃你的光标是灰色，而且注意了好几回都是一样程度的灰色。不可能是光线原因吧。”勿栖饶有兴致地盯着白夜头上的玩家姓名光标看了半天，好像这颜色会因她直勾勾的视线而突然转变为红蓝绿棕的其中一者似的。

“啊、”白夜显然更不可能知道这是为什么。她到现在还没能从自己的状态栏中找到“风、地、水、火”中的任何一个字。她的打算是到安全一点的地方后于角色详细数据界面仔细查询。

……总之，搞清楚角色数据与元素选择后，话题回到了有趣但自由度极低的游戏注册环节。

注册玩家账号之际，游戏会自动读取玩家的真实姓名与生理数据，并以此作为玩家的 ID 与游戏中使用的样貌模型。有关自己的样貌究竟是如何被程序读取的，目前最老的一批玩家间流行的猜想是，仪器通过某种方式读取了你脑中的记忆，包括但不限于：你照镜子时所见到的你的长相，以及你對自己本人的整体个人印象。

这猜想乍一听还挺有道理，但仔细想想就明白其并无说服力，因为再强大的仪器也无法辨识出自我欺骗的产物或从根本上错误的认知，可月星读取外貌的方式准确细致到令人叹为观止；目前玩家圈内还没有遭遇过角色样貌与真人样貌间出现显著差距的错误。

“但我只在月星世界内才留了短发哟。”勿栖摆摆手插道。

“是因为……不希望家里人看到吗？”

“家里人倒是无所谓啦，主要怕是被朋友们看作怪人。我们学校的女生大多家里很有钱，浓妆艳抹的。我朴素点的打扮还无所谓，要真的留个男孩子气的发型就可不得了啦。”

“朋友……”朋友，这是白夜不会主动联想到的存在，站在其他人的立场时也不例外，“你，认为那些可能会把你当成异类的人，也算得上朋友吗？”

“嘛、朋友本来就是很脆弱的关系，倒不如说大家也有在相互利用的感觉。班级内的朋友圈——只有拽紧了小团体中其他人的衣袖才不会被所有人孤立，虽然几个女生内部也很难维护出令人产生安全感的友谊……”

勿栖对友谊的个人见解引起不了白夜的半点兴趣。走在后面的她开始偷偷翻动谅璃的背包。

各种各样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有何作用的素材。有植物、矿石、怪物的素材、药剂……还有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只能通过图标判断出大概是某种装备所需的稀有零件的素材。各种道具和素材的名字起得那个花里胡哨，剑与魔法中世纪背景类游戏内常见的那种不说大白话会死、语言完全不通的氛围这不就完全营建起来了。

还是什么“铁矿石”、“煤矿石”、“坚硬的木枝·红树”之类的名称比较亲民易懂。但为什么这些最基础的素材却都是持有数量相对较少的？

“所以这个账号的主人，是谅璃现实里的朋友吗？”偏偏勿栖长篇大论中的这一句话被自己的耳

朵精准地揪了出来。

“对了、我到现在还没来得及说明。我的真实姓名不是黑羽凉璃、……其实我之前跟你说了你就该猜到了吧。我的名字……”自己的名字，自己当然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

但……真的有必要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告知一个才认识不到一小时的同龄女生吗？既然程序允许自己顶着根本不属于自己的名字到处闲逛，是否还要对过路人说明这并非自己真名？

“啊、是的……但因为也不知道叫你什么，所以就直接喊了你的 ID 啦。”

“那么叫我白夜吧。”

白夜的嘴中不由自主窜出了这句答复。该死，明明想好要先藏着自己的真名，怎么就一不小心说出口了……

“白夜桑？很特殊的名字啊。这是你的名对吧？”

“嗯。……确实，或许算是个特殊的名字。”她倒也没怎么在意过自己名字的特殊性。

但……被一个并非要来欺凌自己的非亲非故的外人称呼为“白夜”，这好像还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

不知为何，光是听到身前的这女生直呼她名字，紧绷至今的双臂竟然会稍微有些放松。有这种身体反应，意味着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是期待着会作为“自己本人”而被他人认知、认同吧。

白夜无法理解她自己的逻辑。渴望被认同？为什么，这样的认同就算发生了又有什么意义？作为“自己”？就算是作为凉璃又怎么了，她也没有多优秀，也不是天才。作为谁都无所谓，被不被认同都无所谓，反正都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全名是向濂白夜。”既然成为谁都没有任何意义，那自己在姓名问题上遮遮掩掩也只是浪费精力。

“是很可爱的名字，羡慕了呢。”

……嗨哟，自己怎么这么无聊啊。就因为这种事情就放松警惕？对面可是游玩了 2000 小时的玩家，凭什么如此关候照顾一个和自己同等级，还自称什么都不懂的陌生人？

这种善意绝对不是免费的，绝对是个幌子；那这女生又是想做什么？既然不是纯粹为自己讲述新手注册的流程，那又有什么其他目的？

白夜无法做出猜测，她只坚信这女生动机不纯。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大好人，开什么玩笑，就因为这里是游戏世界吗？她固然把月星当做新世界，当做可能的天堂，但只要是牵扯到自己之外的其他人，她就无法放下警惕去信任对方。

所以，为什么光是听到对方喊自己的本名就大意地放松警惕了？不怕对面是在跟自己套近乎吗？——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想再去想那些了。

我可以信任你吗？这样直接问出来会被当成神经病的吧，而且对方若心怀鬼胎也不会坦言真相。所以只能靠猜想。靠一厢情愿的第六感。

但，既然是游戏世界……做出选择时承担的风险便远不及现实世界的程度，而选择错误所招致的后果更不会造成堪比现实的悔恨与痛苦。

若此刻确为代价与风险这般不足挂齿的场合……

那就，至少让我做出一次我所渴望至今的抉择吧。

我想要试着信任此刻正走在自己身前的这个人。

这个人，这个女生……她的名字是、

……“和歌森勿栖”。这还是白夜第一次在心中默念这女生的名字。Wakamori Nasu。

还真是有趣的名字，不比自己的“向濑白夜”要好讨论多了？要是直接读给她听的话白夜还会以为这姓名对应的汉字是“和歌森茄子”。干脆以这个为话题稍微进行某种程度的答复？刚刚的自己居然完全没想到如此绝妙的应对方式……

“哪有，你的名字不也能写成‘茄子’嘛。”

成功回复了对方一句话：这便是白夜思考数十秒后进行的尝试。虽然语气极其干瘪，虽然已经隔了十几秒，这根本已经算是冷场了。

“啊、噢噢！你是指我名字‘勿栖’对吧？这读音，自我介绍的时候很多人都猜写成茄子呢，哎呀哈哈……真是太太太让我头疼了。”

这样的话……算是成功的答复了吧？白夜心中略为欣喜，却也忐忑不安，不敢再去揣摩勿栖对她这句话的反应究竟算好算坏。

正在因陌生的展开而胆怯的白夜，忽然感知到由天际射入身旁峡谷之中的一束光芒。

不、……这并不单单是一束光芒而已。四周的一切景象正在逐渐亮堂，视界也跟着逐渐开阔。

她默念打开了系统菜单，心中快速读出她们此刻所在的区域。

当前所在区域：佩蒂利亚大陆·艾兹维哲区域·毒沼矿谷·峡谷岩壁·入口·A

现在已经到峡谷的入口高度了。这便意味着……她抬头仰望。自己的头顶上方——那是一抹逐渐清晰的蔚蓝。

拨云见日般，笼罩头顶的黑雾缓缓地散去。金灿灿的阳光自峡谷顶端撒下，悬崖石道原先昏暗阴森的气息现今全无。

“是阳光……”

白夜似乎好久未曾意识到，哪怕是单纯的日光，居然也会成为这般令人心旷神怡的事物。

越来越接近了。瞧见月星世界蓝天白云的那一时刻。

瞧见……这新世界的模样。

不由自主地，白夜加快了脚步，直至已经感受不到上坡的疲倦，感受不到附近魔物的潜在威胁。

峡谷之间，却是轻拂而过的徐徐微风。泥泞湿土的草香味，掠过头顶的鸟雀发出的悦耳鸣叫。脚旁那深不见底的幽黑矿谷已经不再被白夜的注意所青睐。

因为自己的面前便是崭新的世界。

石道的结尾由瞧上去算是坚固的原木阶梯衔接，引导着白夜顺其台阶翩翩上行。日光，灿烂的日光，午后惬意的温度，枝叶的阴影与沼泽野花交错的光影画卷，远处偶尔蹦跳的小蛙、浅水滩之上漂泳的绿颈水鸭。自己已经记不清上一次见到野生的鸭子是何年何月。自己差点就误以

为永远无法再瞧见大自然的真实面貌。

真实面貌啊……

……说的就好像，这里是真实世界一样。

这里怎会是现实呢。

白夜张开双臂，感受着湿润的微风、感受着阳光的温度、感受着涤净心灵的鸟鸣鸭啼。

怎会是现实。

现实永远都不会这般美好。

红树林沼泽地，身旁是深不见底的昏暗矿谷。上方为白云面积占比恰到好处的蓝天，脚踩于这虚拟的大地之上，等待着她前去进一步认知、探索的，是这整个平行世界。

对白夜来说，这番或许对大部分人而言尚不完美的初次游玩体验，从此刻——又或许是从许久前起，便已无价珍贵。

“喂、喂！诶、……白夜，你跑得也太快了啦。”

白夜缓缓转过身去，双手叉腰，得意地冲仍在爬上最后一阶台阶的勿栖笑了笑：“是勿栖的速度太慢了。”

干瘪，甚至在常人看来都不包含情感的笑容。白夜已经尝试做到最好。

再者——与先前的多少次都已截然不同。这次的白夜，并不知自己居然已在无意间展露笑容。

“要那么快干什么啦，下次等等我啊。”

那么……这便代表，自己的这次微笑，是“真实”的吧。

真实，又为何物呢。

“那么、你来追我。”

“哈啊？！”

“来追我。我要先跑了！”

“不是、等一下……让我喘几口、你是完全不知道累的吗！！”

这世界尚未有大量的玩家涉足其内。

但回荡在这片红树林中的，两位少女的打闹嬉笑声，水潭被踩踏而飞溅的水花，野草因她们飞奔而过而微微弯动的摇曳——这些，仅仅这些，若仅是用以证明此世的梦幻，也已彻底足够。

真实。

假如换做现世，人与人却从未获取展现分毫真实的权利与自由；

那允诺人们流露出“真实”心意的虚拟世界，不该才是无可置疑的现实世界吗？

只不过，白夜尚未意识到这层理念。

勿栖与其他的老玩家也未意识到这层理念。

事实上，在《月星-Online-》的世界里，那段极长的岁月中都未曾有人认知到这层理念。

但这永远都不会代表着，她们于月星的世界中抒发而出的心意为虚物。

因为，“世界”从来都只是个载体而已。

人们的“生命”，才是此世真实存在的唯一证明。

『第壹章：这种善意，绝对不是免费的』

优尼什的生产工业街，白夜将背包中的荒原弑人兔素材取出大半，置于面前防具店的窗口柜台。身为 NPC 的老板简单检查了一下白夜呈上的素材，点头予以肯定。

“这些材料……果然正好够做一套我能用的装备。”白夜自言自语道。她方才同这家店的老板询问了各种魔物素材的用途。简单来说，不同的魔物会掉落不同的特殊素材，而使用这些素材锻造装备时则会输出随机范围的结果，但有很大概率会与素材本身的特性相符。

比如说，将大量荒原弑人兔的素材用于锻造装备，输出的多半是可以预见的普通弑人兔系列防具，可能是上衣，也可能是下装……但只要锻造者在脑海中构思出了成品的大致型态，锻造结果就会与此八九不离十。真的是但凡离开了月星世界都无法进行的特殊锻造系统，光是设计起来就会耗费设计者巨大的精力吧。

月星的神明……那个高智能 AI，究竟为创造这一切机制耗费了多少心血呢。但既然是人工智能的话……果然也是不可能拥有人类的感情的吧。

能够理解人类的……人工智能……

……这样的事物，真的会存在吗？真的会存在的吧。

毕竟自己，正是身于此处。毕竟月星所创建的 NPC，就在自己面前，活生生地与自己进行着本是人类才能进行的对话。

“好嘞、看样子是没什么问题了。那么黑羽小姐，明早九点你就可以来俺这儿取货。”老板关照说，一边拾起一片皮革端详，“小姑娘为什么对增加移动速度与闪避率如此执着？我们人类通过神之视野所能瞧见的那所谓‘闪避率’可并不是自行发挥作用的。”

老板的意思也就是，角色数据里的那个“闪避率”并不是由程序自动计算躲避成功率，而是会在角色本人尝试闪避时易化闪避动作，包括增加对闪避成功方式的直感、那一刻自身的反应速度、对身体的紧急控制协调程度之类的辅助能力。

若是自己不打算进行躲闪，纵使是 100%的闪避率，也会百分百被命中。

——所以最后，还是得白夜自己来做出闪避的动作。

她对此并无怨言，仅仅是需要担心的事情多了一件而已。但现在的白夜除此之外几乎无事可操心，这样也只会给予她一项明确的目标：练习自己的闪避能力。

刷成就永久增加闪避率、打造装备叠出额外闪避率、尝试学习被动技能触发闪避率增加的效果……虽然根据老板所说，荒原弑人兔系列装备无法直接增加闪避率，但这是自己如今能打造的最为理想的物理防御起手装备。谅璃背包里现存的其他素材多少会对移动速度或闪避率产生负面影响，那样就会本末倒置。

老板方才推荐自己去隔壁一家专门生产饰品的商铺定制能够增加闪避率与移速的挂件。这些饰品只要额外装备在防具上便可发挥功效，类似于给予其额外的数据。

这样的话，这两天在这附近收集的红树叶与谅璃所拥有的荒原迁徙陆行鸟的素材便可有用武之地。

接下来的短期之内，白夜就要朝着不断收集相关魔物素材，尝试先用装备数值叠高闪避率的方向前行了。

“没事，只不过是执念。”白夜最后简单地回答了老板的疑问。

“俺也只是好奇，黑羽小姐当俺没问便是，抱歉啦！”老板一抬手，豪爽道，“俺要开工了。”

白夜愣了愣神，在老板转过身后才声如蚊吟般嘟囔道：“谢谢老板……”

追求移动速度与闪避率。执念。难不成是什么难以启齿的怪异的缘由？

她当然了解自己究竟在追求什么。并不单纯是对移动速度和闪避率抱有莫大的兴趣或喜好。

白夜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守护住自己最后的心念罢了。

于是，在这异世界祥和的午后，白夜慢行于优尼什的街道，打造了自己的第一套远程武具。艳阳之下，她握紧手中反射着光辉的精良铁弓，陷入了过于长久的沉默。

她已经永远都看不到了吧……我身处这里、活在这里的模样。

没事，谅璃。

我会守护好最后的一切。

端末行动：勿栖与何人的私信

月星-私信邮件 翡翠新历 1 年 5 月 34 日

和歌森 勿栖：今天带那位向濂白夜去逛了优尼什的生产街，她把装备什么的都定下来了。

和歌森 勿栖：花了不少现有的素材。不过听她说她这个账号的原主似乎完全没打算走远程或纯物理，所以系统背包内的很多素材都派不上用处。

和歌森 勿栖：我们打算在 36 号就动身前往竹内町！

???：真的吗，太好了！我等你们等得激动死了，空房间我也已经整理好了，你们拎包入住就可以。

和歌森 勿栖：和伊碳是我的神！感激零涕了。

???：是感激涕零，快好好回去学国语。

和歌森 勿栖：你今天鼓捣竹光石的结果如何？不过听你没有主动汇报进展，我猜多半就是……

???：是啊，毫无进展。感觉浪费了一天。不过我的时间还算充足呢。

???：我今天的课要在下午才开始，算是我一周比较闲的一天。我估计可以玩到 5 月底才下线。

和歌森 勿栖：哈哈，我请了病假在家玩的。

???：勿栖君……你都请了快一周病假了吧，不怕被老师抄家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活泼可爱的和歌森同学彻底病卧在床高烧 41 度快病危了呢。

和歌森 勿栖：别批评我啦，我本来就不是什么优等生，那种谁爱当谁去当啦。

和歌森 勿栖：和伊碳的话……这次回到现世，打算去劝说你爸妈吗？

？？？：懒得管，就算我这次下线发现他们二位死了，我也只会叫好。家人是什么？我没有家人。

和歌森 勿栖：别这样啦，我知道你對自己父母抱有非常巨大的不满，但他们毕竟还是给你提供了一些优良的生活条件……至少在以前是这样。

？？？：你知道和牛肉吗？给牛放养喂最好的草，甚至让牛听歌陶冶下情操，几年后牛被杀了端上餐桌，你想要牛感激之前所受到的一切待遇吗？

？？？：当然我也知道自己给出的比喻根本上就有问题，但你理解我的意思即可。

和歌森 勿栖：有时候还是必须得做出些个人信念上的牺牲的呢。

？？？：我不想再谈论这些事情了。至少今天不要。这破石头除了发光和对冲火元素以外估计就是什么作用都没，我不想研究了。

和歌森 勿栖：至少别把现实世界来的情绪带到 TBO 里来啦！不然就彻底完蛋了！

？？？：晚点再讨论吧，来客人了。

和歌森 勿栖：呜呜，好。

■ ■ ■ ■ ■ ■ ■

宽广结构的三座和风古宅，四方展开，整体围绕着一座正中挺立了一棵高大粉白色樱树的花鸟庭园。

石砖地基之上的樱木屋敷，再以灰蓝色的砖瓦砌成屋顶。顶端三角结构的宅院高墙上端，匍匐姿态的青年正处于无法被旁人所观测到的隐身状态，手握同样因隐身技能而藏匿起来的念写相机。

终于等到了目标女生的出现。身影现身的角度与背景近乎完美无瑕，凝神专注地快速对焦完成。须知事项？非常明了。隐身解除的唯三条件如下，被他熟记于心：

1. 自己被他人所触碰。
2. 自己施放主动攻击或触发类技能。
3. 超过隐身技能本身时限。

久礼夏月紧闭起眼，皱眉数秒才再度睁开。这样自己的目光便可更加敏锐。

只要位居这个场所就绝不会有人突然窜上来摸到自己，而面向其他玩家的隐身技能已被他修至极高等级，可以连续隐藏月星时长半小时而不抵达时长上限。

就算那女生不曾在此期间现身，他也有充足的时间溜之大吉，并在技能冷却结束后再度来到此地。

而自己并非被通缉的危险犯罪玩家，就算在她们的公会建筑附近闲逛也绝不会引发警报。

所以，自己的处境绝对安稳。

只需要照下那女生的一系列画像，他的目标便可达成。解开和服，换上日常服装的身姿……在大街上拍摄的话，按下快门的瞬间便会解除隐身技能效果；而一经显形，自己便多少可能被旁人抓现行。

夏月也知道自己所干的是雷区跳舞的危险行径。在 TBO 内，只是偷拍的话还不至于到游戏内犯罪的程度，但他可不想被贴上可疑人物标签。

所以，不论如何……一定都要小心行事。公会建筑是那女生七天有四天都会出现的场所，而今日则为她必然现身的日子：月星世界的星期四。

对齐画面中心，将那女生框在预览框正中央。按下快门，——接着，便可完成拖延了几周的任务。

隐身状态在手指按入快门键的瞬间解除。近乎是与此同时发生，一道黑与白相间的拖影于自己面前自下而上地飞闪而起。

“什、”

◇ 「游戏截图 1-5-36-3 ×1」

夏月余光留意到自己上空正有一人气势凶煞地朝自己方向俯冲而来，根本来不及看便直接施展出辅助技能，自藏身的墙顶朝着公会建筑外界方向飞跃而出。一发子弹出膛的声响，他心中暗叫这下完了——但单发攻击，自己早已跳开，绝无可能打中自己。

未料到这子弹的移动轨迹于半途戛然而止，眨眼却分裂为四道均匀直线展开的翠蓝色光线，前三发分别射穿两片墙瓦、一发打萎了下方外景的一小片花草，第四发则正巧打在夏月的腿上。他闷哼一声，踉跄屁股着地，转过身爬边起地继续逃窜。

居然是魔法子弹、甚至分裂后依然直接穿透了自己装备的护甲？！开什么玩笑，作为远程这也太作弊了、……

要销毁证据吗？来不及了，已经被盯上了，还谈什么销毁证据！

虽然可以将胶片抛弃并使其自主烧毁，但这么冒险甚至翻车才得来的宝贵收藏，决不可在这种时候丢弃。为此，他甘愿冒险逃跑。

“……”

双手手持一把通体漆黑的火绳枪的弓道服少女并未高呼喝令夏月停住脚步。见这举动不轨的男

性玩家只是慌忙逃窜，她一言不发地从衣袖中抖出水分裂弹，用像为弓弦上箭般的姿势般将其装填进枪口。届时，黑色枪体上端的火绳自主引燃。

事实上，刚刚夏月在起身时刻意留了个心眼，特地花了大约几帧抬眼观察了对方的玩家标签。

蓝色 ID 与倒三角光标，对应水元素真实玩家，姓名“月见花绫栞”。他知道这是谁：公会津风礼社中唯一的远程主 C 玩家，这下自己是直接惹到了职业天克自己的硬茬。

仍在静待最佳攻击区间的绫栞不紧不慢地双手抬稳火绳枪，今时才蓄力冲刺，高速追向了已逃出 50 多步远的久礼夏月。

现在，两人间的距离只相隔 5 步了。

三日前的布雷姆市东城区，被人工河渠所环绕的巨大欧式楼宇，设计成教堂般的外表，其内实则是由玩家团队营业的雇佣兵组织。

身着与周围玩家装束格格不入的农服，行走于边廊的女子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懒洋洋地走进了组织负责人之一的接待室。

“好久不见。但下次至少穿得得体一点吧？现在可是要给你交代新的客户委托。”

“是好久不见。这样，我已经彻底进入养老模式了。”女子毫不客气地将木质椅子拉过来，一屁股坐下，“那段时间你们也太忙了，左手一堆单子右手一堆委托，最后天天让我和其他执行者去追着大陆那头的人干。我来这里可是单纯研究生态环境的。”

“说是生态环境，据中野所描述，你家虽然是在安全区外，附近半公里内居然一只魔物都见不到，这手段可不止残忍了。”

“魔物和玩家还是不一样的。我对和别的玩家打照面这种事情可真的没多大兴致。”

“那做完这单你就再去休假半个月吧。反正直接将对象给杀了就行，也算是对她行为的警告。不需要浪费过多口舌，直接上去干架。”

“你说得还真是容易啊。就算只是见面就不由分说开干，那也何尝不是一种打照面……”女子瞅了一眼负责人从桌面上划来的玩家资料，“但、你叫我去杀这个人？为什么？”

“这对你来说也是报仇吧。”

“对我来说也算报仇，这说法完全没错。但我也没兴趣替中野和今井报仇，俩叠起来都没能打过一个远程玩家，这只能证明他们是真的菜啊。而且，据说他们也是惹事在先。”

他只是轻笑几下：“真的不感兴趣？你作为与组织签约的雇佣兵，不想和竹内町专门接见血活的有名人士比试一场吗？”

“我又不是走输出的，对单挑真没大兴趣。”

“这次任务能圆满完成的话，报酬是能够增加植物合成概率的特殊组合用工作台。”

“你说的真假？”听闻对上自己胃口的稀有设备，女子略微精神了点。

“听说是卡迦玻什的新科技，试验品。还未对普通玩家开放购买渠道，我也是通关系才从一个有幸自 NPC 那儿换来这个工作台的玩家手中买下了它。既然有这种稀有的报酬，你说不定就感兴趣了吧？”

“我正式考虑一下这次委托吧。”女子用食指关节轻轻敲着桌面，“要是我完成任务，你没把你说的这东西送我手上，我可就真的永久辞职了。”

“我有食言过吗？委托的事情，再考虑一下吧。”

女子起身，做出抓起玩家清单的手势；纸张在她手中徒然消失。与此同时，她的眼前弹出了获取道具的提示视窗。

◇「玩家“月见花绫栞”简报 ×1」

想起身旁这位负责人所承诺的特殊工作台，女子咽了口口水。

确实感兴趣，这一单自己接定了。

这可不是为了给那两个蠢货复仇，他们俩怎么死怎么输关她什么事。

“对了，小方。”即将走出接待室前门时，背后的负责人再次开口。

女子转过头：“还有什么关键情报？”

“不、最近不是有那个什么流行感冒吗？我这两天喉咙有点痛。你不是学医的吗，能给我推荐什么比较容易买到的比较有用的润喉糖吗？”

“哦这啊。不想吃药的话你去看看你周围便利店有没有卖龙角散吧。”

“那种蜂蜜柠檬糖没什么用处吗？我看也有减轻嗓子疼痛的药效。”

“那种也就图个乐呵，看功效还得是龙角散。我先走一步了。”

“非常感谢。”

负责人满怀感激地目送了女子离开。

头上悬浮着金色光标的玩家，ID 为“方聆弦”。

他要没记错的话，她的玩家等级已抵达 21 级。说不准她有偷偷练级，现在可能已经是更高的数字了。

不知道，能否成功战胜那位同样已经突破 20 级大关的绫栾。

- 向濂 白夜 -

累死了，过度劳累。这可比去上学还要充实多了，就是打心底感到全身都快累垮掉了。

现实里的自己真不会因此产生肌肉酸痛吗？应该是不会的吧。

白夜最后是在优妮什镇的某家旅店临时过了一周夜，每天早出晚归地探险、刷怪、打素材、赚锡安，如此度过了于月星世界的首周。

现实世界此时已经流逝了多长时间？她甚至未曾考虑过这种因素。她已经不想再考虑有关现实世界的任何事情了。

“不过，我们还是得在现实世界进行真正的进食、排泄行为吧。”

“啊啊、啊？什么？！那毕竟还是吃饭啊，白夜你居然直接统称为进食行为了吗？！”当初的勿栖就像是从白夜嘴中听到了不得了的反现实主义发言。事实也的确如此：要说 TBO 中有一小类反现实玩家的话，白夜必然是其中一员。

月星世界内无需洗漱，而沐浴也仅会提供精神上的享受：只要进入旅馆类型的建筑，战斗时意外受的伤、衣服上沾染的泥渍血迹等便都会烟消云散；生命与魔法值回归最大值，她体内的负担仅会剩下一日奔波也该积攒下来的疲劳。

“就算是月星世界这种不需要基本日常行为的地方，也必须还是得按时睡觉啊。”

“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在游玩的过程中你的大脑在程序辅助下使用了 144 倍的反应速度，而这 144 倍的时长毕竟不是凭空出现的。假如现实只是刚刚过去了一分钟，你的大脑也在这段时长内清醒运转了体感层面的两个多小时。要是你认为自己已经醒了十几小时，不管是什么样的时间流速也肯定会感到疲劳。”

“是的。”白夜无可奈何地应道。

她脱下旅行装，换上睡衣，仰面躺在床上回想着上面这段谈话。

房间里有一面全身镜。

这面全身镜的存在，也终于让她认清了自己所使用的这个玩家账号的真实境况。

自己头上显示的 ID（也就是对外显示的玩家姓名）为“黑羽谅璃”——通过询问其他玩家（并收获怀疑与茫然的目光），这项的真假已经非常明确。

而四处都有出现的反光物件（不光是这面全身镜）都向她说明了有关这个账号的第二重事实。

她，确实是在使用谅璃的外貌。

或者说，她的意识在初次进入游戏后，便被强塞进了谅璃的身体内。

真正的谅璃已经死了。她永远不会再回来使用这个账号。只要不经转手，使用这具身躯的只可能是白夜。

而只要不购买全新的账号，白夜就无法使用其他的身躯（其实这单指她自己的身体），只能待在谅璃的身体内，继续将这款游戏给游玩下去。

“谅璃……”

自己最讨厌的存在。

又或者……是最珍惜的存在？

亦是怀抱着最深重的歉意的存在。

谅璃。她已经永远离开了。

那一刻，就连最后的道歉……都未能成功传达啊。白夜得知实情的时候，谅璃早已离世许久。来不及说上半句临终对话，如此遗憾将永远刻印在白夜心中。

明明在那之前还活生生地在那里欺凌我啊。为什么突然就离开了？为什么就这样死去？

“明明一直都在对我恶言恶语，甚至还动粗打我。到头来就这样消失了，这就是命运本身在玩弄我吧。对我开这么一个长久而痛苦的玩笑，到头来又是为了什么？”

神明大人，至少发生一场奇迹，让谅璃回来吧。

哪怕她是这般讨厌谅璃，希望谅璃永远消失……

但，那也绝不是以死亡的形式。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突然，太过唐突，太过残忍了。为什么偏偏是失去生命？就算那样，白夜也不会好受分毫，她只会更加痛苦，更加绝望。

那最讨厌的人永远消失却又是为何会导致白夜经历如此下场？就算这么问了，白夜也不知道该如何解答啊。

自己早就对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毫无认知了。

总而言之，谅璃与自己的事情……想要划上句号的话，也已经太晚了。上天已经强行将这件事翻篇，不顾白夜的意愿，更不顾谅璃的性命。明明就算不那么早迎来结局也是可以的，明明自己都坚持了那么久，忍受了那么久，经受如此多人的欺凌……结果，结果却……

……

她于床铺上侧过身，蜷缩成一团。闭上眼睛，又是那天黄昏夕阳下，身着校服，摆着高高在上的态度，低头俯视自己的谅璃。那是白夜最后一眼见到谅璃。

不知多么久远的过去就该传达完毕的歉意……吗。就算那样，也没有证据证明谅璃就会仁慈地原谅自己啊。传递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歉意，根本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不会有任何作用。

犯下的错，一旦使自己以外的人受害，便会永远在自己的心中留下痕迹。

哈哈，到现在这种地步了，我居然还在想着伤害别人会如何让我自己痛苦。

白夜闭起沉重的眼皮。感受得到，其内有眼泪打转。她不会准许泪水流淌而出。

无法入睡。

深夜，就算是在这月星世界内，就算已经劳累过度了，却仍旧无法入睡。

辗转翻身，好似瞧见了自已卧室的白漆天花板。再一晃眼，却只是旅店的木质结构。

就算来到月星世界，却还是无法彻底摆脱自己心中的阴霾。

甚至，只要自己仍旧用着谅璃的身体，就会更自责，更愧疚，更遗憾，更悲伤，更痛苦。

时至今日，这具谅璃所留下的，与她本人别无二致的躯体……反倒会成为白夜发自内心想要保护好的，象征谅璃曾经真真切切活过的最珍贵的事物吧。

“我会尽一切可能不让你的身体受伤的。”哪怕她知晓，这类行为也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但……至少让自己这么做。就算没有原因也好，这便是白夜的决心。

呐，我说。

我的灵魂，现在就在你的身体内部对吧？我正用你的身躯活着，好好地活着。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心脏甚至都还在跳动啊。

那么，你……究竟能否听到我的心声？

谅璃。……

- 久礼 夏月 -

距离自己首次郑重其事地举起相机，对准恰好合格的画面，紧张又迫切地按下快门键……

自此后一往无幸。六年长久，生活单调，日常平庸。

——久礼夏月，你的人生毫无起伏，整理成书不超万字。

是因为怀抱了这样的遗憾吧。所以他才会决心去尽可能地发掘那些绝无可能被大部分人所留意的，潜藏在平日自己身旁的那些一草一木、一墙一楼中的冷艳孤独艺术感。

试着回想的话，久礼夏月的脑中也会产生一项他并不会加以深思的疑问：自己真的是自六年前

才开始尝试摄影的吗？

毕竟那时自己使用的相机，记得光是外表都有些年岁了。或许更早的时候，他也时常简单地拍摄了几张照片。那时的相机存储卡中有许多像是漫不经心拍下的画面。都是更小些的时候拍摄的旅游景点。反而觉察不出什么美感，完全是一时兴起随手拍成，在那时的他眼中已难以细心欣赏。

明明每天每日都确实多少做了些与先前几天不一样的事情，为何大脑就无法将其铭记呢？为何自己会忘记自己曾去过相机中这些景点场所呢？

难道真的是因为……“记录”与“签到”本质上是不同的事物吗？

拍摄那些陈旧且毫无观感考量的照片是为了什么？证明自己去过那些地方……不、就算拍摄下了证明，自己的大脑本身将这段记忆删除后，到头来这又能称得上什么证明，倒不如形容为备忘笔记。

甚至，可能只是听讲其他前来旅游之人也会捎带相机。他们在景点也会拍摄画像……

因此，那时的自己才会对旁人的选择进行模仿吧。或许就连他们自己也是模仿了更早时的旅游者。那些人又是为了什么而举起相机？

……人类，是为何选择用相机完成“记录”这一行为？

我不认为所谓摄影只有签到打卡一用。

摄影，原本能做到的远比这些更多。

甚至……终能够捕捉到人类肉眼直观无法体会到的美感。必然如此。

因此我会执着于此、钻研入此，不论是前去自家的周边地区、邻镇、邻城、邻郊，乃至其他区县、其他大岛……

“对夏月来说，摄影完全就是他唯一的爱好吧。”

他的朋友们对夏月评论如上。

但唯独夏月知晓其中某些微妙的误解。

摄影是他仅有的爱好……？

不、这可距事实还差了一段距离。

夏月可正是为了摄影才活着的。摄影不是他的兴趣；摄影是他的生命。

“所以，人为自己的爱好活着……这种说法也可以理解嘛。”

不，这完全是两码事。但夏月不会选择去与他们争论。

毕竟至少也算得上互相间存在友谊。

毕竟自己若能好好地其他人表达自己内心的理想或审美方向……就不会依靠摄影成品去达成绝大多数与外人的交流了。

果不其然，自己是靠着摄影技术才能跻身这群居物种之中，再而勉强生活吗。

有些人能凭口才交际，有些人能依靠笔尖。夏月是视觉设计生物；他依赖的完全是最直观的视觉冲击。

因此，来自不同背景、怀揣不同价值观不同的人必然会对他想要表达的主旨、情感、细节产生观念曲解与理念冲突。

但就算是正常的靠嘴巴说话交流，这些问题归根究底也无法被避免啊。人与人总是会将对方的话语朝向最敌对最恶劣的方向曲解（他对此无从予以理解，明明这对任何人都不会存在半分好处）。社交网站在此中尤其代表性。

除非有什么能够实名制面对面，交流时堪比在现实说真话（这“真”话可不是指诚实的话语），否则人与人哪怕是为了自己颜面友好交流的那一日也终究不可能到来。

无论多久。

那还不如依靠这些至少能够使得绝大多数人和平探讨、极少数厌恶者直接远离或划走的影像作品进行最基础的交流。

这是夏月的理想。

这是夏月在此世活着的方式。

或许任何人读到这里都能大体猜到：夏月的认知辞典被他的独居生活方式与孤僻的性格所影响，对各类正常社会现象的诠释完全是自我编撰而成。

手机响动不是游戏提醒就是社交软件有人跟自己分享摄影作品。一旦有电话打过来必然是骚扰广告。由于习惯在各种同号交流会的作品展示处留下联系方式，想必自己的电话号码早已被广告公司知晓得尤为透彻。

还有警方说几秒前的门铃声等同于快递送达通知。必然是他前几日新买的单反镜头。

这么念叨着：“今天中午也吃外卖”，他继续对着电脑一通操作。快递过个半小时再取吧，反正就在房间门口。

是啊，反正就在门口……几步之遥罢了。

所以……不用急着拿。

现在他的任务很简单：继续已经持续了一整个上午的仿真人风格 AI 绘图。

面对电脑屏幕上的照片分析器窗口与生成模型库整理界面，他再次将鼠标悬在了 Stable Diffusion 的“训练开始”按钮上方。

他瞟了一眼副屏的参数列表。无所谓，不论怎么去设置，这次应该也不会有任何令人眼前一亮的结果。就看自己的显卡训练 50 张图需要花费几分钟了。

缺手指少耳朵，走一步算一步。一画仿现实真人图，半夜可以吓出心脏病。夏月对此到现在还是无法完全适应：人工智能诡异的想象力实在是会在部分场合令他胃部产生生理性不适。

但、为了成功获取那个不该存在的完美的参照对象……

按下“开始”的一瞬间，主显示屏右下角也弹出了邮件提示。

他点开邮件，扫了一遍其中的内容，瞬间倒吸一大口气。

——开玩笑吧……我只是随便填了一下申请，怎么真的选到我了、？

“啊。”所以……

难道说，刚才送到自己家门口的不是什么单反镜头，而是……

- 向濂 白夜 -

一觉睡到了自然醒。精神……算得上半个充沛吧，至少身体已经完全感受不到疲倦了。

不知道在这里睡完再回到现实世界，会不会就不需要在现实世界的晚上睡了。那样的话，自己一天就会多出整整七小时了，去做什么都好啊。

甚至能用来打 42 天 TBO。

整理完随身显示类道具的白夜穿上旅行装，站在全身镜前，打量着谅璃的样貌。

“今天的你也很漂亮啊。”

明明是刚到大好年华的女孩子，却因那种意外离世。所谓命运无常，难不成就是这一回事吗？

她抿起嘴唇，提起置于门旁的长弓，开门走出了客房。姑且确认一下玩家角色状态吧。

生命值已完全恢复。经验条没动（睡了一觉，数值显然不可能改变）。今天的目标是最后刷一波本地的特产素材，不求稀有度过高的材料，只为了离开本地后不需要三天两头特意跑回来摘这里最常见的素材。

“先去找勿栖。”她自言自语道。

话说回来，谅璃曾使用的武器类型是长剑啊。

自己理想的武器是弓。这会需要敏捷方面的数据提升。所幸谅璃先前并没有专注于输出方面的提升，至少还是给敏捷点了 26 点，已经算是五大属性的第二高值了。

加点方向完全脱离基础力量值也不现实（尽管效果不明，力量低于 20 的话肯定也很不妙吧）。一通分析下来，白夜只是觉得那 20 点坚韧和 10 点智慧点得非常浪费。若是她自己的话，必然会只留下 5 的坚韧和 5 的智慧，剩下的 20 点全都分给敏捷，让敏捷成为自己 12 级时第一高值的属性。

但这也只是以假想过去的立场来规划了。现在自己已经来不及更改先前已经分配好的属性点，而她也不想只为了这总数 20 点的重配去制作工序极其复杂的洗点道具。

在数据、背包内容为与装备之外……好友列表里一开始就有很多的乱码好友，白夜只得花半天去删除了那些虽然很感兴趣身份，但已经无法辨识名称的好友。

个人笔记也完全损坏了，成了一大堆天书。同样失去了作用，但这些她却未去花时间删除。

因为……太多了。她不知道谅璃是多喜欢用笔记去记录各种事情，听说有用笔记写日记的，也有用笔记记录 NPC 发布的任务的，还有记录代办事项的……她不清楚谅璃为何会有几千篇笔记，根本不可能一篇篇删光。

所以现在只能将那几千篇乱码搁置在自己的角色数据之内了。

白夜又看了眼自己的角色基础信息。

◇ 当前角色等级：12 级

经验值：1683/1687

「基础数据」

生命：1200+400

魔法：200+0

力量：40

坚韧：20

智慧：10

敏捷：26

凝神：24

自己快要升级了。

搞不好今天就能到达 13 级。这样就能获得 10 个新点数，她已经打算将 8 点分配给敏捷，2 点分配给凝神。在 20 级之前，她可能会保持这套方案。

毕竟由于五大属性的不确定性过高，加上装备系统表面就已经足够压倒性的数值加成，几乎所有玩家都会依靠装备来提升强度。在这方面，白夜不打算做个例外。

她比较心疼的其实是自己的技能库。将惯用武器替换成毫不相干的新流派，这意味着先前谅解习得的一系列剑术战技自己都无法使用，放眼未来恐怕也绝无用武之地。

◇ <选择：技能>

<不支持当前武器>战技「蓄力竖斩」 LV5

<不支持当前武器>战技「雷光二连斩」 LV4

<不支持当前武器>战技「高热聚能」 LV1

<不支持当前武器>战技「准骑剑法·多重疾驰刃」 LV6

<不支持当前武器>战技「准骑剑法·背刃招架术」 LV2

<不支持当前武器>被动技「预测招架」 LV2

被动技「引标舞蹈」 LV3

魔法「雷咒」 LV2

眼前屏幕整一片灰字。

谅解完全没打算修魔法技能的策略倒是很被白夜欣赏。只不过，白夜此刻心中是多么甘愿谅解再学几个魔法。现在自己除了雷咒什么都用不了，而自己对魔法毫无兴趣，不打算打造相关的装备，不打算点更多的智慧，也不打算叠更高的魔法攻击。

至于所谓「雷咒」，只是从自己手掌处横向召唤出一道小型闪电直线劈向正前方，无贯穿无群伤无附加异常状态；除了性质上是魔法攻击以外，伤害近乎与自己蓄力射击持平，还得耗费魔力值，干脆就当是自己没这个技能也罢。

而被动技的「引标舞蹈」允许玩家在普通攻击后更快地恢复全部移动能力（让玩家进攻后感受

到的疲劳与肢体惯性略微减小)，总体而言如果自身毅力够强的话也算是无用技能。

所以，在获得新的与弓有关的战技之前……自己只能凭借自身能力去平 A 怪物了。

好就好在远程武器在击打弱点时会有比近战武器更高的伤害加成，暴击率也会翻倍。这样看来，只要自己足够专注，还是有可能大幅减轻刷怪压力。

（还是说，“压力”反而比先前要更大了呢……要打起十分精神去玩 RPG 游戏什么的，还真是难以想象。有点职业电竞玩家的既视感了。）

◇ <选择：装备>

武器：

- 精良铁弓·3 改
 - 远程物理攻击 + 120
 - 近战物理攻击 + 35
 - 射击成功率 + 85%
 - 装弦效率 + 15%
 - 移动速度 + 5%

衣着：

- 荒原弑人兔皮革衫 // 迁徙陆行鸟羽饰·原种
 - 物理防御 +55 +0
 - 魔法防御 +20 +5
 - 抗穿甲 +5 +0
 - 幸运值·白昼&干燥 +0 +10
 - 移动速度 +0 +2%
 - 近战闪避率 +0 +0.5%
 - 远程闪避率 +0 +0.5%
- 荒原弑人兔皮革裙 // 迁徙陆行鸟羽饰·渴水种
 - 物理防御 +55 +0
 - 魔法防御 +20 +8
 - 抗穿甲 +5 +0
 - 幸运值·白昼&干燥 +0 +12
 - 移动速度 +0 +1.8%
 - 近战闪避率 +0 +0.5%
 - 远程闪避率 +0 +0.5%

饰品：

- 弓兵指环·精良铁制
 - 装弦效率 +3%

- 远程精准度 +10%
- 远程暴击率 +3%
- 远程暴击伤害 +5%

特殊：通过指环进行瞄准时，该装备的远程精准度、远程暴击率、远程暴击伤害数值加成翻倍。

- 迁徙陆行鸟徽章（上衣）·原种
 - 幸运值·白昼&干燥 +15
 - 移动速度 +3%
 - 近战暴击率 +1%
 - 近战闪避率 +1%
 - 远程闪避率 +1%
 - 荧光晶吊坠
 - 物理防御 +5
 - 抗远程物理防御 +10
 - 增益效果时长 +10%
 - 荧光晶耳环 ×2
 - 物理防御 +3 ×2
 - 抗远程物理防御 +8 ×2
 - 增益效果时长 +5% ×2
- 双侧奖励 – 抗远程物理防御 +3
- 双侧奖励 – 魔法防御 +3

主要都是叠了物理伤害，接着换上了手头所有的可以增加移速与闪避的装备。

这个游戏的衣物类装备可以在其上额外增添饰品，进一步增加装备的属性值——这使得丰富自由的装备搭配成为可能，且上手难度极低。

总而言之，只要有素材并到武具店或者点锻造技能，多么意想不到的装备都能打造出来。像渴水种的羽饰，便是并未出现在武具店参考清单里的隐藏物品。可惜渴水种陆行鸟需要前往荒原腹地才能罕见地遇见，凑齐保证锻造成功的素材数量更是要将入手难度翻倍。最近的荒原离优妮什镇不算太远，但也要在月星世界里长途跋涉两天左右才能抵达大型荒原安全区“洳图里城”。虽然这换算成现实世界也只不过 20 分钟不到，但对 TBO 内的玩家而言可是实打实的两天长途之旅，在没有坐骑的当下还是留在艾兹维哲红树林生态区筹备资金比较理想。

打造装备所需的锡安数量高得离谱。换下原先剑士用近战装备，打造了至少是能遮体的一整套远程装备，使得本就不富裕的谅解小金库雪上加霜。

幸好用来作为挂坠与耳环垫脚料的陪衬素材“大地结晶”被曾经显然是去荒原刷了一大群迁徙陆行鸟的谅解顺带捎回了十分可观的数目。若是需要用到大地结晶的场合，白夜短期内还没必要再次前往荒原采矿。

对应荒原的素材名“大地结晶”……白夜忍不住有端联想。

而普通矿石种类的话……贯穿红树林中部的毒沼矿谷内简直求不应供，闭着眼睛地上摸一把都能捡出铜矿，可以说白夜现在是除了家里有矿外一无所有了。

最初两天，白夜并没多光顾 10 级以上的战斗场所。对刚刚才用背包现成素材强行到武器店捏了一把精良铁弓的白夜来说，依靠谁都不知道有什么用的等级数字去刷高等级区域根本不现实。熟悉了操作之后，白夜也能再度进入矿谷刷怪刷矿。

不过就算到了现在，白夜也只是又下去了两次（第一次有勿栖的陪同，第二次则是陪同了一个白夜忘记姓名的比自己水平更菜的男性玩家，甚至没留联系方式），将这精良铁弓换汤不换药地升了两次级。每次攻击力才+10 点，甚至连令人看了摸不着头脑的近战物理攻击也一并一级加了 5 点。白夜对弓兵近战可毫无兴趣。

就现在而言，手上的铁矿、铜矿、煤炭之类的已经每种有了小几百份。怪物方面，白夜也刷了不可胜数的荧光蝙蝠（洞穴下方最常见的身躯附着荧光矿石的洞穴蝙蝠）、洞穴巨蛛（任谁都能想象这些蜘蛛大概会是什么样）、潜行拟态蛇（外观极其类似于普通岩石的节状长条蛇类怪物，静止蜷缩于岩壁石墙旁时像极了一坨碎石）、警示幽目（会在黑暗中露出幽绿色巨眼的半人高古怪结构生物；如果靠它太近，它便会发动光线攻击）、吊垂采收者（这名字听着还以为是什么会钓鱼的精灵，但这实际上是从岩壁上方悄无声息探下细长勾爪进行剧毒突刺偷袭的危险怪物；近战玩家可以通过在头顶挥舞武器以杜绝偷袭风险，但对白夜这样的纯物理远程而言，浪费弹药提前清空前上方区域的对策并不理想）。

各个种类的怪物对应的稀有素材数量虽还尚不充沛，白夜却也对自己可能需要的材料做了一番考据，会用到它们稀有素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而且她也并不是选择摆烂式玩法干脆什么都不刷：她的确试着用巨蛛的感官细胞与幽目的眼组织去制作一些感觉会与闪避率、速度、远程攻击力有关的装备或饰品。成品或多或少确实有相应领域的提升，却并不媲美陆行鸟分支饰品的性能，戴在身上也只是徒增重量，加的一点速度全都给贴回去了。

“那么……到新的区域之后再去看看那里的生物会不会掉更加合适的材料吧。”这是目前可行性较高的计划之一，也是白夜正在遵循的最优先对策。

到新的区域多看看，也相当于进行一回走马观花式的游戏内旅行。顺便刷刷那边的怪，开开生物图鉴和素材图鉴。

所谓下一站地区，那又会是什么地方？

这对白夜来说可是个好问题，但她却没法立即给出个明确的答案。

白夜有和勿栖讨论过下一站的目标。她对大陆东北部地区塞壬的那处天然水库以及周围的远古森林很感兴趣，虽说定居还不至于，但很想去游历一番。

但二人目前的所在处是大陆最西南部的艾兹维泽。这可比去最西部的荒原还要远，远得离谱，光靠走路的话换算成现实都要不止两小时时间。

“所以还是日后再考虑吧。”一月星日前的白夜深思熟虑后讲道。

“哇啊啊太好了……差点以为自己要走爆了。”勿栖那时松了一大口气，“先整到一匹马或是陆行

鸟再说吧。”

“这里都没有呢。”

“红树林地带只有巨量的两栖生物，巨蛙彩龟烈焰鸟之类的倒是挺常见的……”

“彩龟之类的动物能飞吗？”

“乌龟怎么可能可以飞啊，天上要是飞过去一个巨型乌龟那可太离谱了。”

“确实是……”白夜有些失望，“可否直接传送到另一个城市？”

“也是一种办法。但白夜是想徒步走过去，感受一下月星世界的沿途景象吧。”

“那样果然还是太夸张了。”她摇了摇头，“实在不行就只能传送了。我打算先传到竹内町看看。然后再去塞壬。”

“哎呀，我也在这儿待腻了，干脆跟着你一起去吧。”

“嗯……”白夜并未对勿栖的打算发表任何感言。

骑着迁徙鸟的话……应该也会很快乐吧。但在旁人眼中可就太傻了。还是找些更靠谱的途径才对，譬如直接传送。

果然，结果又跟普通的 RPG 游戏一样变为依赖传送点位旅行……

目前大陆上的主要生态区与对应城区，白夜已记下大半。但考虑到 TBO 的世界在被 AI 持续更新，想必过不了多久就会诞生出全新的可活动区域。（嗯……或许是这样？）

西南部：盆地“艾兹维泽”。安全区为优妮什镇，玩家人口为全游第三（目前约 500 人）。主要为红树林、沼泽。地下区域为目前全玩家加起来都没彻底探索完毕的毒沼矿谷，据说其中有一部分蜿蜒下行一路延伸至地热层，普通玩家根本无法继续深入。

正西部：荒原与沙漠地带——“亚穆路陀”。安全区为洳图里城。主要为荒原，据说周边有绿洲，腹地环境极其干燥恶劣。腹地周遭三天两头的大型沙暴使得深入沙漠挑战性极高。最北部海拔稍高的区域有着大片草原。

西北部：高原区域，名字忘了。有安全区，太绕口没记。雪很多，听说有牦牛和各种羚羊岩羊，给人幽静祥和软绵绵的感觉。不知道这里会有什么样的魔物？

正北部：针叶林与冰雪地带，白夜的脑子里记的全是莫斯科和企鹅。具体情况没注意。

东北部：湖泊区域“塞壬”。最大安全区为水上城市布雷姆，玩家人口为全游第一（目前约 1000 人）。大片的湖泊连结成天然水库，在靠东南的地带坐落着大片气候温暖潮湿的原生态丛林‘多多纳雨林’。丛林中心听说有个浮空岛，倒悬着一座玛雅金字塔般的建筑。塞壬是白夜现阶段最想去的地方。

正东部：美妙奇幻的古森林地带——“姆歇戎”。没有大型安全区。较为奇幻的地带，虽称得上是森林，代替普通树类的却是色彩斑斓、形状奇特的大量巨型蘑菇。

东南部：名字太生僻忘了叫啥的山地区域，主要安全区为日式名称的竹内町，玩家人口为全游第二（目前约 800 人）。直上直下的山崖与石柱、地形险峻浓雾弥漫的松林。由于玩家的平均等级都还很低，移动方式单调，明明拥有全游第二高人口城市的这里却有幸成为全游玩家探索度最低的区域。安全区坐落在浓雾区边界，甚至都没坐落在松林内部。

正南部：斑驳陆离的丰沃之地——“叶赖锡安”。安全区为卡迹玻什。拥有大片的花海与临海的火山。据说那附近有不少温泉和其他地热景观。游戏设定上，最初将锡安结晶转换为魔力导体

的技术便是在这里被发明出来（反正和普通玩家无关，只算是 TBO 的背景故事）。虽然白夜对这块地方同样很感兴趣，但听勿栖讲那里几乎全部都是高等级区域；就现在的勿栖与白夜，两人携手都会寸步难行。

大陆中心：很遗憾，没有世界树也没有浮空岛。整个月星世界由西南至东北为温暖气候，由西北至东南为高海拔地形，在那最中间据说是一系列高耸入云却连雪都没多少的山脉，没有特殊的地形与生态群。由于缺乏特色，大家从大陆中心横穿至其他地带甚至都不会背负多少风险。若要不绕路直接前往塞壬，白夜将必须途经此处，翻山越岭。

踏出旅馆大门，正朝着楼梯下行时，白夜忽然被一个女性声音给叫住了。

“那个、请问……”

“嗯？”白夜偷偷白了一眼，转过头去瞧向刚从旅店追出来的那名女性玩家。

与勿栖一样的棕色光标，玩家 ID 上野明依。虽然她的姓名白夜看完之后就忘了。

“十分抱歉打扰了，请问你的那副耳环是怎么打造出来的？真的很好看所以我还是忍不住想问……”

“哦。”她抬手摸了摸挂在自己耳垂上的耳环，“刷矿，首饰店。”

“啊好的、！请问，普通的防具店不行吗？”

“不行。”她干瘪地答道，“你去首饰店看看。这条街上就有一家，我有去看过。”

“十分感谢！请、请问你也是新玩家吗？那、那个就是……因为我只见过绿、红、蓝、棕、金、紫六种颜色的姓名，你的姓名光标是灰色，是没有元素属性的意思吗、？请问、怎么才能做到无属性？！”

唉，没完没了了。

白夜叹了口气，转回头去打断道：“那什么，抱歉，我还在赶时间。我得先走了。”

“呜呃，对不起！打扰您了。”

“没事的。”

勿栖并不和自己住同一家旅店。她这两天一直在往装备锻造屋里丢矿石原料，加工一批得花费个把小时。为了能增加锻造出稀有装备的可能性，她还专门去接了几个锻造 NPC 颁布的任务，增加与 NPC 之间的好感度。

“但你之前都说了，NPC 是智能 AI，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动轨迹，甚至喜好与记忆，并不是系统既定的程序组件。”

“可是好感度系统是真实存在的哟！不过这件事恐怕 NPC 自己是完全不知情的；之前还有玩家闲着没事找了几个 NPC 聊天套话，得出结论是似乎只有玩家才看得见对应 NPC 与自己的好感度数值。”

所以在这之后……白夜也开始尝试前往同一家道具屋，与老板娘多少说两句话，就为了以后说不定就有只针对自己的商品打折。

真是好笑，自己跟真人没有这样的社交习惯，反倒对 NPC 说的话是越来越多了。或许是因为知晓对面只是 AI，反而不用在谈话时强行给自己生造交际压力。

这片世界由四大元素组成，分别为风、地、水、火。

游戏之初，唯一能够自主设定的选项便是与此息息相关的角色元素：在四者中挑选一者，使你的角色元素归为其类。只可惜，注册时没有人知道这些元素都对应了什么特点，完全只能凭借猜想、见解、喜好去决定自己想要获得的元素。

所以，不论是勿栖还是白夜，都不清楚写在白夜玩家信息中的“星”元素代表着什么。

之前勿栖也有说过，每种元素都对应着一种颜色的玩家光标。白夜头顶的灰色光标代表的并非“无元素”，而是……两人压根没从别处听说过的“星”元素。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元素……我还一直以为这个游戏只存在六种元素。”白夜的回忆中，勿栖曾如此边揉着鼻尖边跟自己道。

“六种？可是你之前跟我说的……”

“是的，游戏只会让你从风地水火之间选择一种。但是有极少数的人会被强行转成‘日’元素或者‘月’元素，没人知道是为什么会那样，条件完全不明，而且也无法改回之前自己选择的元素。”

“是……游戏的隐藏特性吧。极少数的玩家获得特殊有限元素属性。”

“我们讨论下来觉得肯定是那样。但白夜你的‘星’元素，我从来都没见过。甚至闻所未闻。虽然日月星确实是一组相关名词，但……我玩了那么久的 TBO，头一次见到你这个元素属性，某种意义上也非常不对劲。你到时候要去问问游戏客服吗？”

“不想去跟游戏客服打交道……”

“那、对了！你可以去问 NPC 啊！很多 NPC 知晓就连玩家都不知情的非公开系统信息，所以跟 NPC 聊聊第七种元素的存在，搞不好会获取有用的情报！”

“是这样呢。”

后来白夜有尝试过寻找武具店老板、杂货店老板、书店老板、魔法师公会接待员，甚至优妮什镇的魔导院接待员（嗯？等等、魔导院？似曾相识的称呼），但都没有结果。她好不容易壮胆问了几个魔法师公会的玩家，却只有一个人说自己确实有听闻过存在第七种元素的传言，但具体信息他也一问三不知。

所以调查有关“星”元素信息的计划……算是落空。

“但是没关系！”勿栖那时拍了拍胸脯，“我要去竹内町找的那位朋友就是元素专家！她是专门研究用魔导物质储存元素能量并在一定时间后释放利用的玩家，接触的元素种类比普通单元素流玩家要全面得多，肯定知道些有关‘星’元素的事情。”

所以，白夜现在也对竹内町有了兴趣。

她忘记要至少问一下对方姓名与元素属性了。不过白夜对别人的姓名打不起兴趣。

“别忘了她叫茶屋和伊哦。”

结果后来勿栖就直接把这一信息强送进了自己的耳朵。

唉。只要见到勿栖的那个朋友，应该就能搞清楚“星”元素到底是不是稀有元素种类了。这样，白夜也至少会对自己应该选择的魔法发展路线有个头绪。虽然，自己对魔法的兴趣不能说是只有一点，只能说是完全没有。

不过，月星世界总共存在七种元素属性啊……

的确，如果是“6”这个数字会相当奇怪。但凡有超过 4 到 5 种元素属性的游戏，多半至少也会有 7 种元素。白夜记忆中并不存在只有 6 种元素的著名游戏。（但很多的 Galgame 中似乎存在 6 种元素的设定背景？警方说，四个基础的加上一组圣暗。不过那种也无法同世面流行的大型

MMORPG 系统相提并论。)

铁匠铺，购买或锻造武器的场所。这就是勿栖昨日跟自己定下的见面地点了——就在自己的旅店斜对面不远，真是方便。晚上睡觉推开窗户大喊一声“勿栖晚安”还能让勿栖尴尬好几小时。

当然，自己怎么可能那样做。

“啊、”

白夜朝此走来的期间，勿栖正抱着一大堆破铜烂铁（低等级无用装备）从斜对面那家旅店旁的铁匠铺艰难出店。

“啊嗷！白夜早、早呜哦哦！”

下台阶的时候一个没走稳，勿栖怀中的垃圾武器落了一小半下去，发出咣当咣当的金属撞击声，不绝于耳，极其噪音。

“对不起我昨晚设置的数量太高了、”仍然不断地有长枪短剑从勿栖的双手中漏出砸下，“我打算把这些都卖给杂货店去补补成本……”最后，就左手右手各一把弯刀，其余的装备陆陆续续全都在路面上归位了。

“你这真的……”

“唉——嘿嘿。”

月星世界无法在玩家系统背包中存储大件的装备。这包括了武器本体（甚至某些消耗型武器的弹药）以及上衣、裤子、鞋子等需要穿戴的装备。这代表除非拎在手上（衣服）或插在剑鞘内、别在腰带上（武器、攻击类道具），玩家就无法带上大量的各式装备与弹药。

所以……最后系统背包成为了只能存储掉落物与药品类、功能类道具的专用场所。要有人打算玩初始装备无伤流的话，可能他直至最后都没必要打开系统背包。

除非他要用水晶或卷轴传送到哪个场所。无伤流不也没规定不允许快捷传送嘛。

“但我、还是刷到了一把稀有的剑！你看这个、”

“嗯……？”

白夜接过勿栖递过来的那把剑，握在手中。刀柄握把舒适，刀身重量可观。只可惜自己欣赏不来除此之外的特性。

“名称是……‘沼陷掠影’，名字里没有带武器类型名称的剑？嗯……但是、——”

◇ 武器：

- 沼陷掠影
 - 近战物理攻击 + 230
 - 近战暴击率 + 3%
 - 近战暴击伤害 + 5%
 - 近战追击速度 + 15%
 - 冲刺时长 + 0.2s
 - 冲刺速度 + 10%

剑气：掠影翠芒

- 该武器挥动时斩出剑气，20%概率造成 6.0s 的毒异常状态（轻）
- 射程 0.5m
- 照明等级 2

“对，完全没错……就炼出一把来，我二刀流得配一对才能发挥最佳效果。只靠 NPC 帮忙锻造的话估计想造出第二把来会够呛。”

“让我仔细读读数据？上 230 的近战物攻，半米的剑波，20%加上 6 秒轻毒。是带异常状态的剑……是好剑。我肯定用不了，我已经打算全身心练弓了。”

“我打算再想办法合成一把至少能对标的剑。实在不行就只能一把好剑一把坏剑拼凑着先用了。”勿栖言下之意，幸好角色装备系统完全不严谨，不论谁拿起什么武器都能直接上手用。就算是一手拿剑、一手拿弓……按道理也是可行的。

伪·螺旋剑那样的吗。白夜朝着别处瞥了一眼，真的会有人无聊到以剑为箭，拿着把弓将剑射出去吗……。那样的弓兵简直都不是近战弓兵了，根本就是邪教弓兵啊。

“那么那么、准备出发去竹内町了嘛？”勿栖兴奋地握拳问道。

白夜将沼陷掠影递回了勿栖手中，点了点头：“嗯。迫不及待了。”

“哎呀呀，白夜的语气和表情可一点都不像迫不及待呢。”

“怎么，这种事你还能靠眼睛看出来啊？”白夜下意识顶道。

勿栖没因白夜的说话习惯而感到不满。此后，她只是冲着白夜咧嘴笑笑，一边拉起白夜的手。

“啊……”

肌肤之亲。

“那么我们就去中心广场吧？用那里的传送台可以直接传到薙峯霞林，不然从艾兹维泽徒步过去简直太吓人了。”

“嗯，走路几天都到不了。”白夜附和。

“主要是如果直线走的话，中间还得横穿那片花海，就算是我都不敢随便到那块高等级区域浪。”

“喂我问你，那里的推荐等级到底是……”

“30 级。”勿栖耸了耸肩，“然后就是，我都跟你说了好多次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啦。你从来都没好好称呼过我。”

“以后吧。时间不早了，我们要不先走吧。”

“唔唔哼。”勿栖老大不满意，但她似乎已经习惯了白夜平常的外冷内热，最终只是哼唧一声，轻轻扯起白夜的手腕，带动她前行起来，“你啊，你可要跟好我了，不然会迷路。”

“呃嗯……我都被你抓着了，想不跟好你也不太现实。”白夜慢吞吞答道，脚下步子不断加快，“而且这个城镇我已经算很熟悉了。通向中心广场的路线要记得更清楚，再怎么也是不会迷路的，毕竟只是直道。”

“还真的是特别认真地回答了我呢。”勿栖歪了歪头，“呐白夜，你到薙峯霞林之后打算去野区逛逛吗？那里的雾松林真的超美，特别有气氛。”

“什么峰林什么霞？”

“薤峯霞林。”这么一说白夜就想起来了，是竹内町所在的东南区域的称呼。

“制作组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名字啊，完全不懂。”

“不感觉很高大上嘛？都是日常不怎么会用到的字，拼在一起表达了‘充满浓雾的像是被剪开的石林’这种地区信息。”

“只感觉在卖弄辞藻。”白夜的脚步不自觉间已经快过了勿栖，近乎成了扯着勿栖往前前行，
“而且明明魔物的名字都很烂大街式毫无特色地普通，地区名称那么花里胡哨会产生设定术语的割裂感。”

“我其实一直想问问的，白夜在这之前玩过的 MMORPG 游戏很多嘛？”

“什么？全沉浸式的话这是第一款。”

“那肯定啦。”勿栖摊了另一只手，“毕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开发出来的全沉浸式 MMORPG。没人在这之前还玩过别的。”

两人已经踏入了中央广场。传送平台近在眼前，只需要多走个……百来步就到了。

看来还不是那么近。

由于到达传送平台时会不可避免地中断那时候在进行的话题，白夜所幸完全不说话了，生拖着勿栖打算强行走完这怕是要一言不发的百来步。

路过时还听到一女一男两名玩家的交谈。他俩自传送平台方向而来，一路甚至是毫无避讳地牵手前行，还正巧与白夜勿栖擦肩而过。

“后来想想还是好可怕，上次那只粉色的史莱姆真的钻进我的内衣了……我花了好大功夫才徒手把它一点点揪出来，滑溜溜的根本握不住，要不是有里美帮忙我就真的 HP 耗尽了。”

“被失控的魔物骚扰时要是真的耗尽 HP 反而就会死亡回城了吧，倒不用太担心。”

“万一被锁血还吃了个控制 debuff 了怎么办啊，没有队友的话我不是永远困死在那里了吗？！那种情况要是一直没人路过救我就真的得硬登出才行了……”

那对男女玩家逐渐走远，对话没法再听清了。白夜皱了皱眉，问道勿栖：“之前你的上衣被兽人给扯飞……”

“那次倒确实不担心啦。虽然修复上衣花了我一些材料……要真的被爆衣的话我可以一把剑挡在胸前，另一把剑用来砍怪。”

“唉，这个游戏为什么要把玩家的私密部位跟那里的那种呃……也还原出来？虽然因为没有直接扫描玩家本人的那些……呃、“部位”，导致和本人的有所差异，但……这也太暴露了，这再怎么玩家的脸长得还是跟现实里一模一样啊。月星 Online 真不是个 R 分级的游戏吗？”

“哎呀，因为是仿真现实的世界……在此基础上还不会被现实法律约束，大家都放开了，就会显得成人限制的内容全无忌讳地被展现出来，这么看着确实会像 R 分级游戏，但……哎呀，地球 Online 不也是个实打实的 R 分级嘛，比月星 R 多了。”

“荒诞现实呢……”白夜并未说完，她发现传送平台这回是真的近在咫尺了，立刻后悔自己方才开口说话。

好不容易似乎诞生了什么话题，这下就要被削停了。又不能莫名违和地都到目的地了还继续聊下去……说到底，会纠结这种问题的自己也真是无可理喻。

“要不要开传送？”

“嗯。”

“就决定第一站是竹内町了哦。”

“嗯。”

“‘嗯’——说点‘嗯’以外的话啦。”

“想不到说什么。”

“拿你没办法啦。记得传送的时候，就像开菜单一样，心中要默念‘竹内町’。”

“好的。”除非强迫症使得自己忍不住去念其他地名……不过就算如此，也能立即靠那里的传送平台回到正确的目的地。

别多想……是时候开传送了。

<竹内町>

没反应。

<竹内町>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难不成游戏是出 Bug 了？这还能出 Bug？一天多少玩家要用这传送台啊，刚刚那俩男女不就是从这里下来的吗。这 Bug 还会单向触发？

<竹内町>

所以……是自己脑子里的自言自语声有口音还是怎么？要不试试加上城镇名字？

什么林……替什么林、霞什么什么……完蛋，这怎么可能想得起来啊，制作组是来报复社会的吗。

哦对，好像是那个呃、什么来着……总之先试试看吧。

<踢疯霞林竹内町>

<踢疯霞林>

<竹内町>

<踢疯霞林>

<竹内町>

<竹内町>

<踢疯霞林竹内町>

<踢疯霞林>

<竹内町>

<竹内町竹内町竹内町竹内町◇ 竹内町町町町町町你个神户牛排>

正方形的传送平台边沿现出一圈浅蓝色的光泽，并在眨眼间向上抬升溢光，逐渐由光墙将平台中央框成一块竖长方体空间。

随着光线减弱、墙面消散，面前的街景已截然不同。

白夜向前踏出步子的同时抬头一望，不同艾兹维泽的蓝天白云，而是灰蒙蒙的乌云压日。

不像之前优妮什镇的空旷，光是广场上就逗留着没法一眼数清有多少名的玩家。赤色砖瓦竹松绿、黑白点缀又有落叶沾染般令人安心的灰棕调街边小摊屋檐。整体古色和风的街道，最高楼宇不过五层砖瓦建筑。城镇上方，黯淡的纯白色阳光勉强打亮了几块云层，成为仅有的微薄自然光。

“我还以为白夜你真的跑错地方了，吓我……”传送台前的几级阶梯下方，满脸担忧的勿栖在见到白夜身影瞬显于此后立刻松了口气。

“嗯……游戏有 Bug。”

“是传送没有正常触发吗？”

“对。也有可能是我有连我都不清楚的方言口音。”

“噗——”勿栖没忍住，喷笑出来。

“你笑个屁。”

眼前……这算是白夜抵达过的第二处月星城镇了。竹内町，问她对竹内町的初印象？

第一感觉，城景的亮度简直像瞬间快进了时间般，暗了一大茬。像极了真实的东亚天气。

第二感觉，飘来的各种小吃的气味确实令对进食并无诉求的白夜都感到胃部空空。

现实世界的自己因为将近乎全部的存款都挪去买船票了，回家自然只得饿了一天多的肚子。期间只勉强吃了点家中的存粮，但平日实在是把那些干粮都吃腻了，就没去多啃。

应该问谅解的母亲要点吃的东西的。算了，搞得自己跟打算去乞讨一样。可惜自己当时只是匆匆地将设备抱回家就开始玩月星，根本没心思想自己该不该先吃个饭。

所以讲，能在月星世界体验到空腹感，更多的会不会是因为现实中的自己的确处于没吃饱的空腹状态……？

但这样的话，就算在月星吃饭并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也不可能缓解真实的饥饿感吧。像是望梅止渴。或者甚至不如望梅止渴……自己知道月星不存在真梅。

“哇啊——我已经有三周没来过这里了！”勿栖激动地就差蹦着往前了，“白夜可就见世面了吧？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到现在都没去过红树林以外的地方。”

“确实我一直都在镇子周围活动。”白夜居然没在这旁人听似只是半句话的回应后接上任何东西。不知道这个什么什么林的魔物会不会拥有和艾兹维泽的魔物截然不同的攻击方式。

白夜在那之后先后完成了“光线追踪失败 II”（闪避光线类攻击 5 次）、“千钧一发 III”（闪避近战物理攻击 50 次）、“千钧*IV”（闪避近战物理攻击 100 次）、“重力与风速全然不在话下 II”（闪避远程物理攻击 5 次）、“重*风*III”（闪避远程物理攻击 50 次）等成就。

加上刚开始的光追 I 和谅解在之前就已经提前完成的千钧 II、III，以及重风 I 等闪避类成就，自己的物理总闪避率在白值的 5%上总共增加了 0.9%。在此之上，远程物理闪避率额外增加 0.6%、近战物理闪避率额外增加 0.8%。

总地来说，还是微不足道的地步。而刷接下来的几个成就全得靠叠成功次数；刷到后面几个 50 次 100 次的成就时，要不是偶尔有闲着没事干的勿栖帮忙站在白夜后方随时准备扔恢复方晶和生命药水给她用，白夜早就已经死回城镇不知多少回了。

“你那表情……该不会是在想怎么刷成就吧。”

“嗯。”

“完全猜对了、不是，你的心思也太好猜了！”勿栖略有些无语，“总之安全最重要，这几天你尽量不要趁我不在单独行动。这里玩家人口基数比优妮什镇高了很多，玩家犯罪行为也普遍好几倍。你在竹内町这种安全区虽然见不着魔物进来袭击住民，但玩家与玩家之间可是能正常造成伤害甚至致死的，可别忘了哦。”

“这种我当然记得。我……我也不会跟人刻意起冲突。”

只要有人刁难自己的话，首先百般顺从就能解决大多数的问题。若对方变本加厉，自己也绝无可能还手。这样看来说不准又会演变为自己单方面受欺负的局面……

但……反正死亡之后也只是满血回到了城镇。虽说白夜自从进了 TBO 后还一次都没死亡过，但真的被人给打死的话也不会是什么大问题。

反正这里被欺凌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

自己只需要打怪练级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自己不需要去理会那些进了游戏还会想着玩家与玩家之间 PVP 打打杀杀的人士。

而且……在 TBO 这种超仿真完全沉浸式游戏内，真的会有人去刻意 PVP 吗？不是什么深仇大恨的话，绝对不会轻易动手吧。

毕竟……好不容易逃离了肮脏的现实世界。这里再怎么也是人类期盼无数年月的一方净土。

就连白夜这样的人都会想到要好好珍惜月星世界的存在，只将美好的回忆留在月星之内。更别说其他比起白夜要心理更为健康的一般玩家，理应会更加珍视玩家社区的和平氛围，真的要出气的话打个人型魔物也和打真人没有多少手感上的区别，任何 TBO 玩家都不该有理由去伤人甚至杀人。

“总之和伊碳也很会照顾新手玩家的。白夜这段时间和我一起借住在和伊家里可要大饱口福了哟。”

和伊啊……

玩家 ID“茶屋和伊”，勿栖在久远的过去结交的玩家朋友，一直保持相互间的联系直到今日——白夜根本无法想象只靠远程交谈，仅会偶尔见面的友谊究竟是如何维持下来的。

恐怕这就是其他人所拥有的，自己无缘享受的“运气”吧。

听勿栖说和伊花了所有游戏内积蓄买下了一块竹内町边沿区域的店铺，将楼上改造为住所，楼下则对外售卖日式点心（甚至还卖热腾腾的鲷鱼烧和冰激凌大福，果然在 TBO 内制作与保存料理会比现实世界要容易太多啊），而和伊本人也是靠卖点心赚了不少的锡安，现在在日常范围

内已经实现经济自由了。

“日常范围？”

“因为某些稀有的情报真的贵得离谱啊……只能靠那些真正身缠万贯的大富豪玩家从 NPC 手里买下并解锁那些情报，再分享给其余玩家了。除此之外，有些稀有的宝石一旦出现在了与原产地无关的地区，价格最后面就会安上一个零甚至两个零……可以说是恐怖至极了。”

“就这么住在别人的家中吗？”

白夜的意思显然是这样听着并不礼貌。人生地不熟……不管是谁，都不会希望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玩家忽然住进自己花重金购下装修的家里吧。

“和伊跟普通的玩家不一样，她最盼着有人能到她家留宿了。放心，我在这几天也一直有跟她聊起关于白夜你的事情，她也很想和你正式见一番面。”

“但果然……还是会很不自在吧。”白夜微微低下头，“啊、我的意思是不管是我还是她。生人，总归还是不方便。”

“哎呀，游戏内嘛，都是无所谓的事情。都进了 MMORPG 了，没多少人会在意那些现实世界的礼仪啦。大不了不爽直接把人赶出家门然后给住宅开个不欢迎非好友玩家的结界就行。”

“所以，茶屋小姐真的不会介意我住过去吗？”

“别想太多了啦。不管你觉得她会不会开心，我都还是会住进她家的。既然你觉得都添了麻烦了，那多添一点也不差啦。”

“好怪异的逻辑。”

“我脑子不好，不知道怎么劝你……嘿嘿。”

“我知道了。总之……我给她带了很多慰问品，是勿栖你告诉我她喜欢各种特产矿石。”

“她可是个实打实的宝石爱好者，要是你捧着矿跑来送她她不可能不高兴的好吧！和伊是超级大宅女，足不出户就每天卖点心，你给她带别的地方的特产这可比锡安要更能获得她的芳心哟。”

天色这么暗，就是不下雨。要是下雨的话这里搞不好会更好看。

进月星世界以来都没见过这里晴天以外的气候。嗯……确实，阴天也算是晴天之外的天气吧。就是为何偏偏是闷着不下雨的阴天呢。

二人就这样顶着昏暗的乌云天，跟随四四方方的纸面街灯沿石砖路走了不知多远的路程，石砖路两侧的房屋整体层数越来越少，路也逐渐变得狭窄，分岔巷的数量逐渐增多。远离了竹内町的中心区域，玩家的数量果然也有减少，但在街上成团结对的这些身披装备背挂武器的人群，怎么看都不是月星原住民 NPC。

果然，这就是第二大城市与第三大城市市内玩家数量的断崖式差距吗……

千步开外之处便是一旁竖插着“和果子茶屋”字样高大木牌的木质结构和式房屋。由于木牌表面正对着路前路后，被 TBO 修复了度数的白夜很远就瞧清了那字样。

白夜刚欲再次开口，某种武器开火的声音令她短暂一愣。

隔了一排建筑的相邻街道，一声沉哑的枪响伴随着屋檐燕雀的逃窜式飞起传了半片街区。

已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久礼夏月正朝着玩家密度更高的区域逃跑，脚点着木箱都能跃上屋檐的他却根本躲不开身后月见花绫栞的追踪子弹。

这女的到底怎么做到的能把单发攻击力和穿甲叠到这种强度？而且在此之上这移动速度也太离谱了，是磕了加速 Buff 吗？！

上子弹的时候是边跑边上？跑那么快，上弹的时候连手都不抖一下这算练了多久？！真的是练习出来的吗？简直强迫症到疯了的程度，这已经不是高玩了这根本就是偏执狂另类吧？！

夏月回身举起相机，调至攻击模式聚焦到屏幕只捕捉到绫栞一名玩家的程度，加紧按下快门。

随着一张胶卷飞弹而出自主燃烧起来，绫栞高速追赶的步伐略一踉跄，却只是令她产生了连跌倒都不至于的短暂减速。她甚至都没有瞥眼去瞧瞧自己的血条。她知道这种疼痛程度绝不可能令自己受到致命伤害。

可 PVP 实战经验接近零的夏月就占尽下风了。有两次他明明都飞身翻到屋檐那一头，绫栞发射的子弹还能穿透屋瓦，甚至绕过屋顶，轻松命中自己身体的随机部位。

虽说自己对这时不时来一发的子弹擦伤已经麻木了，但……自己的血条已经被打没一半多一点了，这下还没等自己躲到安全自闭小角落，命就要先交代给后面那女玩家。

干脆投降吧——不对，就这样停下来绝对会被直接射穿要害的，那样可就不是擦伤问题了。她这种移动和攻击速度怎么可能等得到自己喊投降，这根本就是冲着要杀自己来的啊！

不管三七二十一，夏月上房时踩翻了一片瓦，顺手就朝后掷向了连木箱都不用垫直接就打算跃至半空开火的绫栞。她一瞧是块砖，虽然对准了却也没开火，而是用火绳枪的枪身瞬间使劲挥劈砸碎砖块，接着因失去前冲惯性而落回地面。她单眼微闭，抬手对准屋顶就是一发追弹。

“啊呃、！！”

完全没料到绫栞会省下这发弹药而稍稍减缓攀越速度的夏月被直接击中后背，顺着另一侧屋檐就翻滚下去，砸在了路面上。

“怎、怎么回事？！”

一位身着女仆骑士外观款式铠甲，身材体格却在铠甲对比下尤其娇小的少女被这险些砸在自己头顶上的一具大活人给吓得心脏差点骤停。她下意识地护住了自己的装甲，后退两步。但还没站稳脚步，几发散弹就自上方屋顶处翻越飞来，冰雹似砸下。

“呀啊……!!!”

一发流弹好巧不巧地打中了少女的装甲。虽然因单发分裂而削弱了穿甲能力子弹居然被成功地反弹开来，少女的装备却也自中弹点起显现出几道巨大的裂缝，接着眨眼间碎裂成片、烟消云散，露出了其中常服。

“哎……？我的、……我的装备……啊、啊啊啊、！你，你！你还我装备！！我好不容易才撑到这里的、都是因为你才……！！”

因为耐久彻底耗尽而损坏且无法再次修复的装备。搞不好还是花了不少功夫才到手的——就这样在安全区被莫名其妙地打碎了。

可、可恶……谁让你留这么点耐久才跑回来修，我帮不了你了……！！

“啊、”夏月一时无法应答，只是给少女投了个她肯定没领会的同情目光，转头撒腿便跑，两手扒开了正拦在路径上的勿栖和白夜。

“我靠你干什么啊、”因天降香瓜而看戏看得正起劲的勿栖一被对方波及，立马回头就骂，但还没骂出下一句，又有一道黑白相间的拖影便从二人之间窜过，这回直接将勿栖给撞得摔了出去，白夜还是反应快才躲开了这第二回撞击。

勿栖揉揉屁股对着那俩背影痛骂：“我的妈一个个都赶着去投胎吗那么急的啊、老娘就站在这里说推开就推开？！”

“还我装备、等下！！流氓、混蛋！！站住，还我装备！！！”

头上悬浮着赤红色光标，如今已然只穿着常服的少女玩家眼泪都快急出来了，跌跌撞撞地追向了高速跑走的两人。跑至白夜身旁时，一行写着“神来社词音”的玩家 ID 就这么从眼前飘了过去。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发生啥了？”远处和果子店内，听到一连串不同响动的茶屋和伊好奇心炸棚，直接跨上活板门就想翻出店铺瞧瞧到底出了啥事，这还差点被拌了个狗啃泥，“咦，这不勿栖君吗？！勿栖！”

“啊、和伊……哈哈直接撞见玩家打架了。小事小事。”

白夜呆呆地愣在了原处。她完全没预想初到竹内町的首日就会遭遇这种玩家间的仇恨式 PVP。

她看得十分清楚，不远处的夏月一被换到平地硬拼移速的场合，终于无法再与绫栞拉开距离。她瞧见了绫栞从容不迫的填弹。她甚至看清了那发出膛的子弹。

她也瞧见了那自空中砸下正中并砸碎子弹爆散出火光的，漆黑锁链直连附近某个屋顶正上方的巨大连枷。

绫栞受到这完全处于预料之外的干扰，却也没有愣神，直接快速填上另一发子弹，朝着斜后上方某处立即开火。

连枷的链条急剧缩短，又被不知是谁的原主操控挥动。子弹的边沿顺着链条弯曲轨迹一路擦上，在最后关头被弹飞出去。连枷缩小成普通农具大小，退回至屹立屋顶尖角上方已数秒的那女性玩家的手中。如此武器召回手中，仅仅是立足尖端的那玩家却连身子都没慌一下。

绫栞眉头一紧。这个玩家绝对不是什么简单货色。她为何会盯上自己？为何会选择直接在这种地方干扰自己并发动攻击？难不成她是这男生的同伙吗？

远处，和伊扶起了跌坐在地的勿栖，而白夜则跟在那位神来社词音的娇弱少女身后意图赶来这片混乱的现场。夏月仍旧半摔在地面上，却不是因为没有逃离。他举起相机，随时准备发动下一次攻击——这回圈入的目标对象，是在场其余全部六人。

否则，刚刚自己一次性惹怒了如此多名玩家，不论她们谁向自己起了杀心，他都将死在这条路上不可。

屋顶处，那外貌二十有余的女子声如洪钟地发话：

“月见花绫栞，你迫害塞壬暗杀者公会的成员后还企望全身而退吗？我奉命前来制裁你，友情建议你直接投降受死，省我精力。”

什么？她好像提到了哪所公会的事情。为什么找上自己？自己甚至没能听懂她此行的目的。

“……”

绫栞将火绳枪枪口对向后方举至身侧，略微一鞠躬，接着便两脚踏开，抖出子弹装填入管，抬起枪体瞄准上方女子。

ID“方聆弦”吗？不认识。没必要认识，我会用这把火绳枪击败你。

“烦请赐教。”这般轻语。

“呵。”

未等绫栾扣下扳机，驻足屋顶的方聆弦不再伫立原处，抄起刹那间增长数倍的连枷，伴着自屋瓦缝隙中凭空诞生疯长的无数新生枝条飞跃而下，直冲石砖路面上已蓄势待发的绫栾。

『第貳章：既然并非现世，大家定会友好相处吧』

午后温暖的阳光照入室内的白砖地面，反射出柔雅的光辉。半开的窗户吹入这间病房的徐徐春风。室内干净整洁，甚至寂静得令人有些难以呼吸。唯一发出声响的仪器，几秒前才被人为关闭。

“小方，不要自责了。”

“我没有在自责。她本来便是无论如何都救不回来的。”

身着绿色医装的女性已在床旁伫立许久。气馁？心灰意冷？不、她与面前那具尚且温热的尸体并无多少交集。她曾是负责为此人进行颅内手术的主刀医生，此人曾为她的病人，仅此。两人的缘分这般简单浅薄，那为何自己会去共情？

为何自己会觉得自己在共情？面前的这女生……她可是已经死了。

自己为什么要与死人共情，自己没有救活她。自己一开始就知道没有办法救活她。

却还是自命不凡地接纳了这位病人，扬言就算是医学界成功率低于千分之一的手术，交由她手也必然会圆满结束。

自己究竟是哪里来的脸去那般狂妄？自己只是想看这病人最后死在自己手中吗？

“还是赶快打电话通知家属吧。但这、怎么这么突然？大清早直接进危险状态，根本就来不及紧急执行手术……”

“做多少次手术都没用的。”女性深深地叹了口气。她的目光瞥向一旁仪器已悄然熄灭的屏幕。之前于此上方画着一条毫无起伏的翠绿色横线。那代表着病人的心跳。

——人死了，就回不来了啊。

最后的最后，她自以为已经倾尽所能，已经行了最大的善，到头来又帮助了谁？又挽回了什么？

这已经是极限了。她很久以前就抵达极限了。但这，甚至都不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注定一死。有的人遭受意外，命悬一线，恐怕还能有幸被从黄泉路口拖回来。

有的人，自危在旦夕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会在不久后的将来死亡了。自己当然、当然、当然清楚这么通俗易懂的道理。

有些事情，不论怎么努力，结局就是无法被改变的。——这是她所认知到的，有关现实世界最残酷的真相。

已经……多少次了。多少次无视真相。

多少次尝试去拯救他人，尝试去引发奇迹……

多少次失败。

多少次正如同今日的结局，这般凄凉而令人绝望的场面。

——人死了，就回不来了啊。

“该怎么办？最后放手一搏，死马当活马医吗？”

“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而且，病人确实已经去世了。”她沉缓地摇了摇头，背过身去，“联系护士运送一下病人吧。”

“还是要送去……手术室？”

“送去太平间。”

- 方 聆 弦 -

“那什么……小方，你真的要辞职吗？再考虑考虑吧，你这种水平的主刀手术医生，咱们医院永远不会嫌多。”

辞职申请书已递上朱墨院长的办公桌面。在数秒的沉默后，院长未读申请表格，而是插着手满脸严肃地问上了这句话。

聆弦早已不想再做深呼吸。她瞥了一眼院长身后的窗外，接着飞速转回目光，却无法直视院长深邃的双目。

“我心意已决……抱歉，朱院长。”

“不打算带薪休假吗？时长可以是一周，甚至一个月，由你来决定。”

“真的很感谢朱院长的照顾，我已经好好地考虑过。恐怕以后我也会转行，不再踏上医者之路。”

“既然是如此坚决的意愿，看来我也不好劝留了。”朱院长将后背沉入皮质座椅，“我会批准辞职。但、小方，但凡你在未来的哪天回心转意，仍想操刀救人，电话联系我，我会为你安排职位。如若你不愿再从事手术主刀职位，也可以负责其他科室的大夫。”

“真的很谢谢朱院长。如果我日后恢复过来……会再联系您。”

聆弦起身鞠了一躬，道了声“有缘回见”，便转身离开了院长办公室。

朱墨院长沉默不语，目光长久落在那张打印于 A4 纸的辞职申请。这家医院最有前途的神经外科手术医生，就这样离去了啊。

青年有为，但年轻人考虑的毕竟还是全面，趁着尚未年过 30 这最后的黄金机会，离职转行寻求自己真正向往从事的职业，恐怕才是最适合方聆弦这种人的道路吧。

为何会自愿选择放弃医者一职？

就连方聆弦自己也已经不太清楚了。

是因为……自己在内心亵渎了自身的责任，“质疑了自己的本职”吗？

并不是因为她无力将那些注定将会死去的人亲手救回来。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从事医学数年来，自己见到的并不算多。但那些惨痛的过去，无可弥补的遗憾……历历在目。

“小方，这种问题我觉得虽然听着不太礼貌……”她的同事曾在聚餐时找过这般话题，“你有后悔救过哪位病人吗？”

原本同事的话语是影射那些被医生倾尽所能治好却反告医院操作不当的白眼狼，或许还同时代表了那些病人家属医闹、顽固而三番五次不遵从医嘱而再度访院之人。恐怕聆弦都清楚她知道的是否存在这几类人。

“有啊。”聆弦握着酒杯，叹气。

“我之前也有遇到过那种蛮不讲理的病人，非说医院还能做到更好，都已经大半夜给执行紧急手术了……”同事无奈地笑道，不过还是抱着好奇心追问道，“小方遇到的那位病人是怎样的情

况？”

“啊啊、都是过去式了。就是每当想到还是会不甘，还是会自我怀疑。我也不太想回忆起那几位病人之后的结局。”

“是会这样的啊……”

医者闲暇，且是功成名就，但纵是为社会奉献大量心血，原注定化作悲剧却成功带来的转折不可胜数，事后忆起的却多为遗憾。

数人举酒痛饮。

从此以后，一晃一年。若必得寻得一词概括方聆弦在此期间的每日生活，只能是“无业游民”吧。

但她并不觉得自己是在虚度光阴。多少次争分夺秒地去在某些场合中争取某些结果的生活节奏早已不再是聆弦所追求之物。她已对养花种树颇有心得，在仍操手术刀之际便已试过去培育一些植物，却因医院工作时间毫无规律与各种突如其来的特殊繁忙时段而导致她经常会隔两三天才得以回一次家。栽培的鲜花，往往会在幼苗期间便干渴而死。后来她有尝试在后院安装自动洒水装置，可却导致杂草蔓生，淹没了本该茁壮成长的花苗。

现在的情形可不同往日了。除了外出购物或作为健康顾问走访人家，她几乎可以一直留在家中照料自己亲手从种子形态种下的花草树木。

不管算不算得上适合新人的高存活率选择——她种了许许多多，小到蔷薇杜鹃石榴，大到番茄金桔柠檬……虽说还未结出足够她补充维生素来源数量的果实，每当瞧见水灵灵的小水果悄然诞生，她都会感受到又一丝的暖意。

聆弦一手提着水壶，一手抱着健康报告表格，于自家后院的花圃果架间慢行慢观。眼前这些各种各样的植物们便是自己的孩子了。职责所在……简直是放弃了曾经的伟业，此刻追求的仅为实无意义的一方清净。

“为什么不愿再当医生？”

不仅是周围的亲朋好友。每每在深夜卧床辗转，她也会这般自问。

——因为，自己的职责便是救死扶伤。

而那时的自己，居然会对救人产生后悔的心理。

这可是违背职业道德，违背我本心的情感。我为什么会那么去想？……聆弦永远都无法摸清正确答案。

是因为那位全身 90%面积三级烧伤的伤患，痛苦地边抽泣边求自己让他直接死去，不要再尝试救他的缘故吗？

聆弦本是为了为人带来希望才会去救人。

她无法理解为什么救人可能会给对方带来原本没必要存在的痛苦。

死去……真的一定会是最坏的结局吗？

活着，真的永远都会比离开要美好吗？难道一个活在充斥着肉体痛苦、被病痛恒久折磨的无所期望之世的人，真的没有追求解脱的权利吗？

为什么？明明对方已经求自己让他死去了，为什么还要本着“救人治病”的名义去给他带来那么多额外的、成倍的痛苦？这种违背对方心底意愿的做法，真的不算目空他人的伪善吗？

总是又忆起那位患有高血压与脑溢血的年过悬车的老人，女儿本该远走高飞追寻大好前景，却

因要照顾他而回到这个城市。老人在某天私下询问聆弦，是否可以谎称他已好转，能够回家，好让女儿安下心来，回归事业。

自己救回了一个人后……他真的会因为活了下来而感谢自己吗？

救下他，对他周围的人而言真的算是好事吗？这真的会是他所期望的未来吗？这真的会是聆弦本要一生追求的所谓“奇迹般的另一种结局”吗？

如果不单纯是借助病痛为借口，想要以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解决痛苦的根源呢。如果只是单纯想要逃避，甚至不再为自己留下一丝希望呢？

说不定，救回哪个一心求死的自杀者，会使得他憎恨自己一辈子，直到他再次尝试寻死。

并不是所有人在自杀失败后都会不再自暴自弃，打起精神昂首挺胸重新做人。聆弦反反复复见到过一位大学女生五次，前四次回回都是自杀未遂。第五次初见她是在救护车前。发现的时候已经流光了超过 40% 的血液，还磕了一整瓶止痛药。他们没能给她救回来。

病人在病房内尚且归医生护士所照料。

病人出了医院，不论医院里的谁都再也顾不了他们意图做什么。

说实话，真的要说不难听的实话，前四次救她的时候，明知她还是会自杀的，为何还要去救？为何不顺着她的心意走？

最坏地：把这些用来救她所花费（浪费？）的时间腾出来，去救一些还有意愿活下去的人，不好吗？——她永远都不会原谅曾经如此设想的自己。

违背本心。

离经叛道。

但这又有什么错？有些医生根本已经不清楚自己是否在治病救人了。

救的人太多，被辜负了太多，有的人看破尘世一心向善、无视负面反馈，但也有的人最后沦为了自身指令被设置成“一定要救人，不论结果”的任务执行机器。

方聆弦不认为自己已然归伍后者。她必然更不可能是前者。

那自己……究竟，是怀有何样心境的医生呢？

自己，果然无法忽略那些非她原先所期望的怨念恨意。

正因如此，自己没资格称自己为年轻有为的天才外科医生。

她其实很清楚。传统意义上的施救，本就时常会背离个体真正追求的“拯救”。这便是真理，人尽皆知却不愿被她所承认的真理。

选择背叛医者之道？抑或是选择背叛患者真心的诉求？行医究竟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使患者幸福吗？

聆弦恐怕背叛的不是医道，也不是患者的心意。聆弦或许是背叛了自己最不该背叛的东西。

她背叛的是她自己。

“因为……我后悔了。”聆弦一边用水壶为花朵们洒水，一边抬头望天，“我后悔救下他们了啊。”

天穹苍蓝，淡薄的白云偶遮住那刺眼的艳阳。夏虫连鸣声响，微风带着恰好的温度拂来，随小

巧的蜜蜂与蝴蝶于后院的花草丛间曼妙飞舞。

藤条蔬果缠绕苗圃的木架之上，果实有的是新生的嫩绿，有的已经展现出初黄初赤……若是这种美好的退休般的日子一直持续下去，自己恐怕也会过得太自由轻松了吧。

都快懈怠了啊，不光是医术——是指园艺种植外的一切社会行为。休息得足够了吗？其实这是此刻她该去想通的事物。自己从来都不是那种满足于“懒散慢节奏”的人类。

所以，她给了自己又一次“机会”。极为渺茫，乃至近乎可能性全无的概率，但凡落中，都称得上又一场“奇迹”，却不再是发生于救死扶伤的过程之中。

不过若是“这种事”真有可能成为现实……这将会是她期盼踏入的全新生活方式（或是说，只算其中一种）。

不知为何，命运总是会在聆弦决定转换心情的时候顺从她所做出的选择。

因此……正如同上述时日般的又一祥和清晨，早起的聆弦开启了房屋门前的信箱，随即意识到自己获得了《月星-Online-》的公测资格。

“这位小姐姐——”

途经这每日必会见上两三眼的教堂式建筑正门口，聆弦仅是提着两大袋草药与蔬果自集市朝着城外走去。

话说，这座大型玩家公会建筑本就坐落在布雷姆的东郊。就算是在玩家人均大户的这座水上城市，此类节省锡安的定理（或者说……“游戏攻略”？）也仍旧效用。

一般玩家根本就负担不起城中圈的房租或地皮售价；只要地方稍微偏僻点就可以花一半的钱买到四倍甚至八倍大小的地块，建起更加华丽大气的房屋或是花草繁多、区域划分精妙的庭园，还能避免过多人流间接带来的叨扰，何乐而不为？

总之，聆弦所钟意的居住地点甚至都不在城郊，而是坐落在完全不属于布雷姆城管辖范围的野外地带。于是乎在出城回归自己那间坐落于安全区外小别墅的过程中，她不论怎么绕路都会多少撞见几家公会。聆弦确实也对这些喊口号发传单的招新行径见怪不怪了。

“这位小姐姐、等……请等一下，您有兴趣加入星悬业火公会吗？”

是名负责推广拉新的女性玩家，顶着个中文名“赵伊朦”，光标蓝色。既然是自己国家的人，随口搭几句话应该没啥问题吧。

“中国玩家吗？”方聆弦稍停住脚步，转头问道。她手中还提着那两大袋水果蔬菜，手酸得要死。

“啊、是的……星悬业火是咱们中国玩家建立的公会，目前成员也有 20 余人……”

恰好自己并未加入任何公会，要说聆弦对这些推广内容完全没有兴趣那也是不可能的。再加上自己如今等级还不足以踏入花类圣地叶赖锡安的高危险度区域，若是有个靠山组织提供援助，自己说不准也能有效提高升级效率。因此她打算追问一番。

“多少成员我是无所谓。我一般在游戏里也就种种花研究研究药品合成之类的。你们公会一般成员的主要玩法有什么讲究吗？”

“我们是类似暗杀者组织的公会。”

“你说你们是……暗杀者？杀什么、杀谁，我猜应该不是魔物？该不会是玩家吧。”

“没错，我们会聆听来源于不同区域各路玩家的暗杀请求，并决定接受其中的哪些委托，再由公会成员对委托暗杀的目标进行制裁。”

“是要将对方杀死吗？”

“是这样的。”

“哈哈，你看我像个会杀其他玩家的人吗？”聆弦提了一提手上的蔬果，“你们公会的立意倒是挺别致挺有意思的，不过我没法加入。”

“要考虑先加入公会的聊天系统吗？在一周后做决定也不迟。现在加入公会的话有专门为新人提供的奖赏，50,000 锡安。”

“哇，你们锡安真的是不嫌少对吗。”买一个苹果才花 30 锡安，一袋普通的蔬菜种子在 150 锡安上下。聆弦在野外的那栋别墅因为不在政府管辖地带内就不需要买地皮而节省了一大笔开销，但建材和建筑团队人工费零零散散花了大约四十多万锡安，这都算她玩了那么久游戏几乎全部的进账了。

谨慎买房，小心丢失全部血汗钱。可以说聆弦在这游戏里甚至还没在现实世界中富，每每在想要购买新装备新特殊配方时，她都会发现怎么自己又 TM 身无分文了。在月星买菜的时候也没觉着自己有多穷啊。

现在好了，只要加入一个公会，躺着赚五万。果然，开接受玩家委托的公会就会月入百万是吗……？

聆弦对暗杀玩家结梁子竖仇家一点兴趣都没有。

可她确实需要一笔数额不小的钱去购买全新的连枷。目前缺的是正好五万少一点，要她自己去砍怪刷钱的话怕是要花上个一周多。

“这笔钱是进公会就拿吗？还是说要完成什么新人指标？”

“你会需要接一桩暗杀委托，一般会特意留给新公会成员的低难度委托，对象等级比暗杀者要低上五级左右。”

“差了五级？TBO 现在玩家平均等级多少，才 9 级吧，这差了五级对面是得有三四级这么低了啊，那不纯纯是在欺负新手玩家了吗？你们这种性质的公会真的不会被人团结起来打击报复吗？”

“我们的公会成员很多等级都到 10 级了，20 多人团结在一起也不是什么能轻易击败的公会。再者……我们并不是任何委托都接受。一般公会高层决定暗杀的对象都是在玩家圈内名声较差甚至有过玩家犯罪行为的公敌。毕竟正因如此，才有人会冒着 TBO 实名制游玩被直接无障碍开户的风险去花钱请我们代以制裁对方。”

“道理是有点道理，但我还是不相信在这种人人真名的地方该有任何理由去从事‘代人杀人’这一行当。说是说这里的玩家就算死了也能无限复活，可是死的时候也会有真实死亡的体感，这和真的杀人了只有一个后果恶劣程度的区别。”

“小姐姐可以加入我们的公会先观望一下，我相信你至少也会有部分改观。我们可真不是代做脏活的三流玩家小团体，我们干的都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好事。”

“劫富济贫我姑且信了，除暴安良这种标签就别随便给自己贴了。总之，五万锡安，一分不少？”

“是的，但也一分不多。我们公会就算小姐姐你想的再不济，也是凭借名声和成员素质才如此蒸蒸日上，连欺瞒外人这种事都是从来不做，更别讲还自己踩自己脚，欺负自己家新人。”

“你们公会我会记住的。”思考几秒后，聆弦决定先给她们画个饼，“但我得先回家切菜了。明天我再回来看看。”

这女生听后非常喜悦：“那真是太好了。希望明天能如约见到你，不管怎样，先谢谢你啦！”

聆弦闭着眼笑笑，点几下头，继续拎着菜踏上回家的路程。

招新的女生这才愈发觉得喜出望外。若是这位 ID 叫方聆弦的玩家能够加入她们公会的话……

天哪，我操，简直难以想象她能为公会带来何样的贡献。设想一下吧！如果她圆满完成了高难度的玩家委托、增长了公会的声誉与威望、为全公会成员提高进账数额并因此改善游玩体验……全然不在话下，如果是刚才这位玩家的话绝对没有任何问题。那些暗杀委托对她而言肯定是信手拈来，根本不需要加以怀疑！

因为……她头顶上方那金色的光标、绝对没错。

这位方聆弦是持有“日”元素祝福的玩家。风地水火四大基础元素之外，仅有不到 5% 的玩家拥有日或月元素，而她便是那极少数者中的一员啊。

而且这女生并未告知聆弦自己已经习得了较高等级的“情报看破”魔法。在方才交谈的过程中，她已经查清了这方聆弦的真实等级。

14 级。

要知道，就连星悬业火的公会会长也才恰好 14 级而已。目前全月星等级最高的“四轮之火”赤城咲不过 27 级，而这已经是全 TBO 任何其他玩家都无可企及的天花板了。

而这位名为赵伊朦的招新负责人，她才 7 级，只有刚才这位方聆弦的一半（甚至可能都不多一点）。

14 级，这是什么概念……这已经不是高玩的程度了，这根本就是 TBO 狂热爱好者，除了玩这游戏现实里基本什么都不做了的程度，至少也得是这样。

因此，如果方聆弦能够加入这所公会……

一想到这里，这女生今晚可能做梦都会笑出声了。

- 向濂 白夜 -

“月见花绫栾，你迫害塞壬暗杀者公会的成员后还企望全身而退吗？我奉命前来制裁你，友情建议你直接投降受死，省我精力。”

无言应答的绫栾将火绳枪枪口对向后方举至身侧，略微一鞠躬，接着便两脚踏开，抖出子弹装填入管，抬起枪体瞄准上方女子。

“烦请赐教。”这般轻语。

“呵。”

未等绫栾扣下扳机，驻足屋顶的方聆弦不再伫立原处，抄起刹那间增长数倍的连枷，伴着自屋瓦缝隙中凭空诞生疯长的无数新生枝条飞跃而下，直冲石砖路面上已蓄势待发的绫栾。

……必须提前闪开。毫无压力。好在刚才追猎那手持相机偷拍远城清喜的男玩家时，自己就已热身到大差不离的程度。要是直接进入正式 PVP 状态，不说占了身体早已进入状态的优势，至少也不会立刻落入下风。

聆弦心中冷笑，她料想绫栾必然会误以为自己占了战斗热身的便宜（或者说……她会吗？）；实际上在来之前，聆弦早已喝下好几瓶辅助战斗的药水，且还屠杀了二十只人形远程攻击小怪，打完就飞奔至此，甚至运气好到四肢尚未再次僵硬就遇上了自己送上门的绫栾。这自己还不得满心欢喜地接下人头？

但——可如果是暗杀组织派来的成员，或许不会傻到不热身就来执行制裁。多少也是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准备的玩家，搞不好还借助了药水效果——绫栾没多花两秒就推想到这一层。现在让绫栾去使用战斗类药品也来不及了，更别谈她并不稀罕借助药物 BUFF 效果的属性提升去击败区区一位身份未知、来路不明的暗杀者。

我已料到你做足了准备，现在我将提前进入认真状态。

此刻的聆弦，也已意识到绫栾推算出了双方之间的热身程度。看来，这下她们两人要从同一起点开始打这场战斗了。

自此，三秒转逝。火绳枪管中迸发出又一发穿甲弹，与半空中的方聆弦擦腰而过。

弹道干扰……？这种程度的瞄准难度，绫栾自知绝无可能射偏。那只剩下了这一种可能性。

“看招啊！”

从屋顶俯冲袭来的方聆弦与闪避开火同步进行的绫栾立刻进入近距离交火状态，又在不经意中拉开数米长度，准备趁此间隙自衣袖抖出子弹的绫栾却被身前的聆弦立刻迫近。绫栾身侧被这闪击砸中，强忍住因疼痛而欲冒出的哼声，瞬间挥袖，几发子弹自内扇形飞出，立刻自燃爆裂为水元素飞弹。

聆弦身前地面冲起两米高枝条屏障，恰好抵挡飞弹溅射攻击。她并未懈怠，不管怎样先朝着左侧翻闪，原先自己站立的地方与右侧被两发散弹分别贯穿屏障破空流过。“还是慢了！”聆弦手一招，藤蔓自她背后绕去直缠刚要稳住步子还没法立刻后跃的绫栾右腿。

“……嗯。”

绫栾压下枪口就欲开枪，却未见枪尾有火线——这发还没来得及填弹！她立即左手下举，水花凭空出现绕旋指尖，只见食指一拨，天蓝色魔法弩箭登时破出，切掉了藤蔓中部。又是左手微抬起，单眼一闭，再两根弩箭朝着聆弦弹去。

被两箭直逼面门的聆弦知晓不可能同时避开这精妙计算了轨迹的防御反击，甩来连枷便将一根击断轨迹，朝着不远处观战状态的白夜飞去。

白夜近乎条件反射地侧身闪过，一晃眼聆弦的血条对比前一秒已经掉了约 5%。不过顺利造成伤害后的绫栞却也都来不及以那标准而优雅的一贯姿势将弹填实；明明是刚被击中的聆弦却双手抓紧前端刹那增大数倍的连枷杆身朝绫栞疾驰拍去。在白夜看来，她这也打得太疯狂了：聆弦就像是全然不在意自己被击中后所产生的真实痛感，切切实实地就这么立刻压稳进退节奏反攻了回去。

她、不……两人都彻头彻尾地沉浸于对决之中。这场战斗可能不论是对绫栞还是对聆弦而言，都不单单是一场寻常而可再度重开的游戏对局——在面前那二人的认知中，这便是真实的生死决斗。

顷刻间二人便又过招数回。绫栞心念：就算不用子弹也足以抵挡你的攻势——冷兵器与枪身相撞，刚蹭出刀光。二人周身境况时而有叶片枝条被切散，时而不知自何处飞窜出火箭却遭劈崩碎，旁人根本无法凭借肉眼分辨出谁在前一秒不幸负了伤，又是谁在后一刻占了上风。只有一旁相机开镜的夏月讶异地惊觉到一直都未伤几丝生命的绫栞血条在这电光石火间骤减了数段。

绫栞却仍不紧不慢地边招架边小步后撤，一面挥手大动作填着子弹，一面自白袖中甩出几颗尚未点燃的备用弹药。聆弦见此拼劲收回武器，将飞舞的未燃子弹撞了个四散。眨眼间，上完膛的绫栞枪口已直指她胸前。聆弦暗叫不好，一道光罩于面前展开，半空分散的子弹被绫栞一发散弹皆数点爆，伴着聚爆炸响，黑烟赤火四射吐裂间冲破了聆弦的光罩。所幸聆弦原本便未寄希望于此，早已将连枷以植物生长态横扩数倍宽度，这才在被轰飞出几米远时不至于直接被削去剩下一半的生命值。

没有理由再放任何程度的水了。再不迅速结束战斗，二人将会耗尽精力，沦落到互相刚蹭拼闪避技巧的 PVP 最终阶段。除开盾防御外，方聆弦不知招架招式的方法，一旦进入到那一阶段，速度显然要更胜自己一筹的绫栞将会获得得天独厚的优势。在那之前……必须在那之前由自己孤注一掷，给这场决斗划上休止符。

“接招、十秒内我就置你死地！”聆弦大喝道，骤然闪烁金色的光芒连枷瞬间被枝叶缠满，其上毒花怒绽。

绫栞知晓对方要出杀招，无声回道：“那便失礼了”，将黑身火绳枪挂回腰间，双脚前后蹬地，但仅下一秒身影便化作水浪凭空散去。

她可并未逃离。她出现在了较原先几步之外远的后方（甚至将观战的白夜与前来随时要为白夜挡刀的勿栖夹在了战局中间的位置），手中确然已不是那魔法弩或漆黑火绳枪，而是转为一把枪身更加细长、外表机械感厚重、色泽显着玉钢般亮银色金属质感的看起来贵重数倍的枪支。其内是她提前上好膛且仅有一发的稀有魔法子弹。

这子弹的弹速将似雷光般迅疾，海啸般凶猛。通俗形容，它拥有一发收割几乎全部玩家甚至某些小型头目魔物的超强破甲超高额单次攻击力。但凡直线命中成功，面前不论挡着的是方聆弦还是其他自己的宿敌，被这发击中的身躯不论所剩生命的高低都只会在致命处留下一处巨大的血洞，使之失去维生器官而瞬间殒命——只不过身为玩家的对方将会复活在记录点，而非真实死亡。

绫栞内心可谓有超过十成的把握，但凡扣动扳机，聆弦将必死无疑。

但聆弦的前摇准备时长远较自己更短。就现在自己所剩不到三分之一的生命值，不论聆弦的这单次杀技会分作几段、每段输出程度如何，自己都绝无可能扛住。

只有对面侧的聆弦本人心中知晓，方才连续远程召唤藤蔓攻守绫栞时已耗了自己的大部分魔力储备。这次聆弦所吟唱的技能虽是输出型重攻击，却根本不属于聆弦最强的那批技能，顶多算得上是个战技而已。就算侥幸在魔力匮乏的吟唱减益下赶在绫栞前施放，也不一定能够将根本

不知道有没有点上根性的绫栞一击毙命。

二人都在赌一场自认为胜率低于五成的致命游戏。绫栞现在仅能做到双手依旧不颤半分，心跳却也有些许增快。聆弦咽了口口水，闭起眼，毅然要将决胜的最后筹码全部寄托于此技之上。

就在一秒后，聆弦披光卷芒的身影直朝着对面绫栞手中架着的那柄散发幽蓝色凶光的不知名火枪枪口猛冲而去的那一瞬间——

——一声尖锐的女性惊叫霎时夺走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显然，仅仅是看到有两位玩家在自杀式拼命而大惊失色产生的尖叫根本不足以令打得关乎生死的绫栞与聆弦慢下动作。这尖叫声并不来源于观战女性玩家中的白夜、勿栖、和伊、词音任一者，而是距离更远的安全角落，一家挂着“药水店”字样的店铺内传来的声音。

绫栞收起即将子弹出膛的火枪，而聆弦也在冲刺而出的瞬间刹住了车，朝前跌撞几步，硬生生收回了连枷。二人近乎是在同一时刻意识到，在她们附近发生了一桩不太容许她们继续相互大打出手的坏事。

因为那一声尖叫，就好像发声者遭遇了某种惊悚且危及她性命的场面般。

虽说月星内的正常健康玩家绝无可能在游玩过程中真正死亡，因而根本没必要发出命悬一线时的那种尖叫声——但正因如此，这声音才显得罕见、突兀、刺耳且令白夜像是过去在知晓自己要被欺凌之前那样产生自御性生理反应：腹部一紧、刺骨的冷流席卷了大脑，上半身的后下侧一股像腹泻感般的神经冲击，因感官霎时间变得极为敏锐而浑身痛苦难耐。

循着尖叫声赶去的第一人是距离最近的神来社词音。她一进入那药水店内，尚未来得及询问情况，同样也是一声惊呼。

店内的黑木地板上俨然是一大滩尚未完全干涸的血迹，在那货架间的阴影之中……居然有条贴着地板的手臂，五指无力地摊开，远远瞧去了无生机。

如果是死亡的玩家，尸体并不会留在原地，而是会连人带意识一同被抛向他们上一次进行记录的休息点。那么就是有人受伤了？月星的玩家就算受到了流血攻击也不可能会留下会在地形物件上停留那么久的血迹。这并不是新鲜的血液。

因此，在叫道“有玩家死了！”后，词音几乎是同一刻意识到自己可能撞见了更加恐怖的一幕。

面前倒在血泊中的这个人……这位、似乎是“女性”，她……

“有玩家死了？那怎么可能？！”和伊急急忙忙地闯进店内，随即倒吸一口凉气：“我……我的天、这……你、她……这可不是玩家，这……这是……”

地上那具女尸的身份并不归属于任何一名玩家。

长久负责对面和果子店生意，乃至近乎不会外出的和伊只看一眼那条暴露在屋外透入的光线下的手臂处衣着，便足以辨别这被杀女性的身份。

和伊用颤抖的两指解开并提起了扣在腰包侧带上的高级恢复药剂，但还没完全举起，就将它扣了回去。

没有用处，不论面前的人曾经是谁——她都已经死了，任何恢复生命的手段都不会再起效了。

“怎么、是谁？啊、？！”勿栖、白夜二人随即先后出现在和伊的身后。隐约瞧见内部的场面后，大惊失色的勿栖下意识地抬手遮住了白夜的双眼，“受伤、不……她是……？”

“那个、我……看到了。”白夜轻道，想要扒开勿栖捂在自己眼前的那只手掌。

“这种画面我不想让白夜你看太多，撞见了也得少看几眼。”勿栖顿了一下，“和伊碳，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了？！”

店门外，休战的聆弦、绫栾二人一同到来。夏月悄悄躲在了店门敞开门扇的后方，并不打算进店一探究竟。虽说他们三人已经是最后一批到达案发现场的玩家，却能通过前面几人的谈话内容将所发生的事件判断出个大概了。

映入眼帘的，首先是血泊。再然后，死者那标志性的衣着装束已经变相地指名了她的身份。

“莎娜姐姐……”绫栾失声念道。

勿栖已将白夜安顿在距离命案现场较远处，正边快步走向和伊边询问情况。

“和伊碳你……这个人你认识吗？”

“她……”和伊几乎一顿地答道，“是这里的 NPC 老板娘，我们都叫她莎娜阿姨的，也算是小有人氣的 NPC 角色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她有结仇，但这……好端端的又怎么可能会被杀？是意外吗，意外事件？因为什么？”

和伊完全陷入了茫然状态，手无足措地想要上前检查情况。几秒前大家如此高声谈话，若是人还保持清醒就早该应答了，这样的话……除了死亡、对，也可能是昏迷了，也可能仅仅是失去意识而已……

……怎么可能单单是失去意识。她早就意识到事实有多么残酷。

“不、不行……我得……”词音捂着嘴巴，用前脑勺撞开围观的其他人，奔向门口。

躲在门后的夏月一见有玩家冲出来，瞬间一个激灵地摆出防卫姿势，却见只是那红发的矮个子女孩自店内闯出，两手捂着嘴蹲在了店门口的路面上。

夏月可不敢上前询问她此刻的情况，这女生那件被她当作宝贝一样对待的盔甲某种程度上还是因为他才彻底损坏的。先不说屋内那个月见花绫栾有没有留意到自己还躲在这儿，他可吃不准这个叫神来社词音的玩家会不会咬住自己不放，要求他作出赔偿呢。

于是他肩臂紧贴药水店外墙，继续偷听起里面的动静。屋内的绫栾朝店门口的方向瞥了一眼，面部却未表现出丝毫情绪。

店内，茶屋和伊咽了口口水，鼓起勇气决定上前确认地上那名死者的情况。

和伊刻意将自己的视线自地上大片的血迹处移开，缓缓地、迈着距离极短的步骤，朝前走去——一直到铁证如山，再也无法逃避自己眼前的仅为一具死尸的事实。

最冷血的证据莫过于，这手臂连接的被称为莎娜阿姨的上半身从头部起算……只到腰部就截止了。简单扫视四周角落，和伊甚至没能找到腰部以下的身体部位。

“让我看看。”

发话的并不是白夜一行人中的任意一者，而是站在白夜与勿栖后方，语气平稳冰冷的方聆弦。

“啊、可是……她已经……”勿栖哑着喉咙吞吐道。

聆弦并未予以理睬，只是自顾自用手腕拨开勿栖与白夜朝前走去。瞧见那仅凭一眼便能确认死亡的女性时，她短暂地屏住呼吸。——又一次亲眼瞧见死去之人。

如同曾经的那次一般，就算是在游戏世界内，也未能逃过面对这般悲惨场景的命运。

两次都是因为这种肤浅无聊的理由，两次都是一条鲜活生命的逝去。

单膝跪地，在不碰触尸体的前提下细细端详，沉默数秒。

“已经……”

面前人称“莎娜”的女性已经死去。

回天乏术，无可逆转；这便是一条生命的终结。

但……既然自己已然身处游戏世界，方聆弦不会轻易再让这类悲剧于此终结。尽管不是通过治病救人的方式，她也不会再在面对悲剧性的结局后就此离去。

正因她心念如此——

“你们万万不要接触她的身体。”聆弦严肃地向周围数人吩咐，“玩家碰触到 NPC 的血液与尸体会导致关键线索道具化而被永久破坏。事实摆在眼前，这名 NPC 是被人杀害的。”

白夜的思绪一恍。未曾料到，就算是在这本质实为游戏的月星世界内，也会有人真正地永久死亡。

“那个、你说她是被人杀害、为什么？谁杀的？！是怎么才……”勿栖的满腹疑问使她焦急万分。

和伊连忙点头附和道：“她昨天还在好好地卖药，今天就这样莫名其妙死了……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啊。”

在这种时机下，就算能查出真相也为时过晚。可方聆弦知道，勿栖跟和伊现今的连番询问可不仅是出自失控的好奇心——她们二人语气中掺杂的，显然是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未知情况时的恐慌。

“各位还请保持冷静，请容许我先调查一下案发现场。”

聆弦将右手手掌向前举出，对准地上莎娜阿姨尸体的方位。掌心，金黄色的柔软光晕若隐若现。

这是读取对象身体状态的技能。就算是对象已经死亡，也能推测出生前所遭受的皮肉伤与经受的病痛。以聆弦的性格，她必然会学这种医者该有的技能。

“死者腰部被大型近战武器一刀斩断，根本没有反抗痕迹。能推测凶手只斩了一刀或一斧，或其他武器，但必然范围可观。因为——”

她的目光死盯在死者上方近处那整整一层都被切断的药水货柜。数种药液溢成一滩狼藉的混合物，现仍在自柜架上不断滴落。

若不是如此致命的肢解伤害，搞不好溢到地面上已与血液相互混结的那些恢复类药剂还能救她一命。可惜，究竟是谁会干出这样的行当，丝毫未给她留下半点存活的可能？

“可、为什么会有人要杀 NPC？是谁杀的？！是、是其他的 NPC 吗？”

“不排除这一可能性。但……”聆弦的眼神冰冷，她慢慢起身，转头瞧向右侧结账柜台上老板娘的一袋实体锡安币与摊开的账本，“会不会，是玩家犯案？某位玩家杀死了 NPC，这并不是不可能。”

勿栖极为不解地追问道：“玩……玩家？！我们玩家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一点好处也没有啊？！”

门外静静聆听着一切的夏月眉头一紧，瞳孔缩小。他抓紧挂在胸前的相机，脑内刹那间便闪过了无数怪异的念头。

如果这场杀人案真是玩家所为，既然距离案发时间尚不久远，现今恐怕就是追踪对方痕迹的最后机会。

能够狠下心杀死 NPC，这样的人一定对人类存在的意义有着自己的见解。为何不杀身为真实人类的玩家？为何只杀明明是人工智能的非玩家角色？他对此是怎么想的？

夏月所执意深思的疑问再一次出现了被解答的可能性。来到此月星世界的他自打一开始就是为

了领会到人类为何会身为“人类”，为何与“非人类”的事物相异。既然这个人或许拥有独树一帜的观念，哪怕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他都迫切地想要洗耳恭听。

绫栞立刻便察觉到一直都躲在门外暗处的夏月忽然快速逃离了店门口。可将夏月的小动作收于眼帘的她并不决定上前追赶。正如这个方才还想将自己给杀了的方聆弦所言，凶手不论是 NPC 或玩家，都拥有能使用近战武器一击斩断莎娜阿姨身体的能力。绫栞虽然因为这场战斗对聆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极差的第一印象，却不至于因此愚昧否定这名高等级玩家的见识与经验。

使用大型近战武器，仅瞬间就让莎娜阿姨一命呜呼……那个只会偷拍女生，一碰到事掉头就跑的久礼夏月显然不具有这样的本事。他跑出去不管是要趁乱借机逃走，还是为了什么别的目的，既然与发生在大家面前的这桩杀人案无关，绫栞便不想再去多管。

相比起清喜被这男玩家偷拍……自己所保护的区域有 NPC 被人杀害，一心只愿守护这方净土的绫栞绝不会对此袖手旁观。与此相比较之下，一个单纯行事龌龊的小角色无足轻重。

心思不在店铺内众人身上的聆弦并未留意门口的动静，仍继续调查着屋内的痕迹。月星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同，与普通网游又不同，属于夹在中间灰色地带的拥有许多安全缺陷的地带。这里不存在监控或诸如此类的事物，也并没有玩家出入商店的系统记录。

所以不仅没人能够得知这家店铺的玩家访问历史，就连这场杀人案是否真是玩家所为都无从确定。

“茶屋和伊，你说你一直在这块工作吗？”

“对、对的，我的店铺就在这对面。”她的目光朝店门外望去。此时的和果子店正无人值守，仅剩那几格关东煮还在冒着热气。

话说自己的“和果子茶屋”立牌好像被刚才的流弹射中了两次，现在“果”字上面的“田”已经只剩个葫芦形的窟窿了。和呆子茶屋。

“在你印象里，只考虑 NPC 交际范围，这家店老板娘有什么仇人吗？”

“莎娜阿姨平时除了卖药也不做些什么，偶尔会在私下里做些生意，但我并没深入了解过。”

“生意？是与玩家吗？”

“不是的、好像是进了什么来自卡迦玻什城的货。机械零件，因为我有见她之前在柜台上拆解研究那些机械部件。但我不太清楚这会和她受害有什么关系。”

“私下进货机械零件，光是这点确实没办法总结出有价值的信息。”聆弦朝着结账柜台踱步，眼神不离桌面的各种物件，“目前我没有见到任何机械部件。”

“机械部件？‘连锁核心’？”

一句声如细丝的柔弱话语自房间的角落处传来。“你知道些什么吗？”众人随着闻声抬头的聆弦目光转头瞧去，才见这柔软的轻语来源于向来都一言未发的月见花绫栞。

“之前我打瘸了一整队试图截货的盗贼。”

“盗贼？是抢 NPC 货物的玩家吗？”聆弦询问，她的眼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阴霾。

“不。他们也只是寻常的 NPC。”绫栞小声答道，“‘连锁核心’是泽斐雅公房的最新魔导科技，能够记录远程武器前一发攻击的伤害，根据逻辑进行演算优化，强化下一次同类攻击的伤害。”

听闻关键的情报，聆弦其实已经有了可观程度的眉目。她随即点了点头：“这新闻我确实未曾耳闻，果然我与远程武器的情报毫无缘分。”

也可能是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种了太久的药草吧，最近也根本没去多加关注 TBO 世界的新资讯。

对聆弦的话语，绫栾并无应答，再度陷入沉默。

“你们谁能够远程检查人形实体的背包内容物？茶屋和伊，你能做到吗？”既然是开杂货铺的玩家。

和伊听了忙摆手：“我？我没学过那种，我点的是看破掉落素材和常见素材掉落概率增加。”
爱莫能助。

“那个……其实、我……我学了窥视背包内容物的技能。”

“那真是帮大忙了。”聆弦循着声音看向了在场几人的后方——那名显然此刻连站直都难以做到的红发少女，“你能来帮我搭把手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当然，若不愿同我一起检查尸体的话，我也可以想到别的办法。”

白夜转头仔细一看，将“神来社词音”这个 ID 再度默念了一遍。刚刚跑出店门的女孩……现在，居然还能鼓起勇气回到店内啊。

“没有关系……我、我可以。”

勇气可嘉。但她明显是自己逼迫着自己再度走入这发生了命案的店铺之内。这一折返举动是为了什么？对此，白夜懒得去揣摩。

既然这个词音回到了店内的话，在场的其他玩家又分别是？“月见花绫栾”？“方聆弦”？话说那个叫什么久礼的男生去哪里了？以及……咦？这个人是……

最先发出尖叫引起众人注意的是一位现在早已吓得花容失色，背靠在墙上一言都不敢发的天蓝色长发少女。看上去也和白夜差不多年纪，蓝色光标，ID“玖琳然”。虽然刚才确实没记住所有人的 ID 名称，但唯独这位女生，白夜能够肯定自己从未瞧见过。

怎么自己一直把她忽略掉了，再怎么她也肯定一直在店内吧。拥有这么微薄的存在感，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值得羡慕之事了……。

似乎是注意到白夜正在东看西看，回过身的勿栖也将视线定格于许久都缩在墙角，害怕得一动不动的玖琳然。勿栖知道自己对死者旁那几位高玩正在从事的推理工作一点忙都帮不上，还不如过去照料其他目击凶案现场的玩家。因此她赶紧走到琳然的身边，慰问道：“那个，你没受伤吧？”

“我、我没有受伤。我什么问题都没有。”这蓝发女生的话语声，强作镇定，却多少有些颤音。

“我们先出去吧，这里太乱了。”勿栖扶住她的身子，欲要带她先走出药水店内，“那个、白夜？能跟着我过来照顾一下她吗？”

“……没问题的。”

白夜又向着调查线索中的四人瞧了一眼，此时的词音正在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地上的死者，料想是准备窥探已经死去的莎娜阿姨的素材物品背包。

店外的街道仍有玩家行走，似乎后来者并未意识到这家药水店内发生了命案。白夜扫视四周，不见任何外人注意力于她们三人。勿栖在同时边搀扶着蓝发女生边安慰道：“我可以称呼你玖吗？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类事情，但千万别担心别害怕，首先要知道我们玩家们是不会经历类似的事情的，而且……白夜，你帮我想想该怎么说？”

“你问我的话，我可就更不知道了。”白夜瞧向勿栖与被她捏着肩膀的那位“玖琳然”。

“那个，我应该……不是在做梦，对吧。”琳然的眼神有些恍惚。

“嗯……很遗憾。但值得庆幸的是，至少这里同时也不是现实世界。”

“但尽管不是现实世界，尽管是人工智能——有人被我们这些玩家杀死了，这就是事实吧。”她说到这里，抬头望向阴云的天空，“抱歉，我知道自己不该多想。我从来没遇到过类似的事情，让你们见笑了……”

勿栖抚摸着琳然的后背，暂时没有作声。

“你也看出我刚才很害怕吧。我害怕不是因为我担心自己会遇到类似的事情，而是……这一切太不公平了，就像是系统刻意的设计一样，不合理，但却又作为铁则摆在了那里。”琳然的声音略有些沙哑，“这可、她可是活生生的人类，就算她只是 NPC，那也是切切实实地活在月星世界的人啊，只不过是没办法去现实世界活动，只不过区别在此而已……为什么同样是在月星 Online 这个游戏里，我们玩家能复活，他们身为 NPC 就得永远死去？还是以这么残忍、这么痛苦的方式？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制作方不能将 NPC 设为可以复活的存在？到头来我们玩家对此居然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NPC 被人杀害、死去，明明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玩家导致的，为什么因为系统的这些不合理之处，这些 NPC 就……我是个很奇怪的人吧，我居然为人工智能着想。你可以不用理我，我知道我现在说的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虚话，只是……对不起，我果然还是需要点时间自己想通。我不知道答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都会以这种方式发生再结束。我脑子里一团乱。”

“玖的话……我能够理解玖的想法，也千万别说这只是你胡思乱想出来的无意义话题。但既然有牵扯到这么多方面，这种事情恐怕真的只有游戏策划能回答了……我也确实不太能理解。因为就和玖你说的一样，就算 NPC 和其他的怪物、野生生物本质类似，都是游戏里的数据——但既然程序赋予了这些 NPC 各有千秋、与真正的人类近乎无异的智慧、情感与理性，就不该把他们作为跟怪物一样的存在对待。我认为这完全有道理。”

白夜听到这里，插嘴道：“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这些 NPC 是不是真的并非被程序设计好了行动方式吧。通过数据库深度学习并进行模拟完全有可能实现简单的看似智能生物的行动方式。”

勿栖听罢应答：“但、总之至少我们一直听到的说法就是 NPC 的行为与情感几乎贴近真实人类啦。而且就这么接触下来确实没什么违和感。你想，能自主购买道具装备、学习技能、出去刷怪，甚至跑到别的 NPC 那里接取委托……这根本就和普通玩家无异了，完全就是个能不能复活和有没有系统窗口辅助的区别。本来玩家的武器和防具都只是穿在身上才起效，没有系统背包给无限收纳，甚至很多道具也得安排空间挂在身上啊收在包里什么的，这游戏几乎就在最大程度地削减 NPC 与玩家之间的差异。”

“为什么……一定要用到这样的 NPC？是因为必须要存在拥有足够智慧的人去掌控任务、委托、情报售卖之类的工作吗？”玖琳然知晓自己的这串问题并不会有人能够当场解答，但还是忍不住道出了口，“因为……明明只有一定程度的智能就能完成的工作，制作组却选择利用这种高度接近我们玩家——也就是真实人类——的虚拟存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真的只是好玩吗？真的是出于实验观察的目的吗？明明这一切都可以避免，但……”

“因为，就算只是一个空有其表的低智商机械化行动 NPC，很多玩家也不会去下重手去肆意杀戮吧。”勿栖沉重地答道，“这里是拟真现实，是沉浸式体验的游戏。不论我们面对的是否是虚拟存在，只要是我们操控着自己的身体亲手去做出了什么行为，就一定要有实感体验。就算杀死怪物都有沾血的负罪感，更别提拥有人类外貌的生物。重要的根本不是那些 NPC 的内核，重要的其实是那副形似我们的外表。”

“所以……我们在意的从来都不是对方有没有和真实人类一样的情感。”琳然顿悟了勿栖话语的

涵义，随即目光便黯淡了许多，“我们在意的仅仅是对方看起来像不像我们的同类，内核从来都不重要，我们只是在自我陶醉地行使自认为公平道德的伪善？”

白夜在一旁听到这些（她发誓自己可真的只是不小心的，这谈话声又没法被她拦在耳朵外头），心中不禁认为这也太好笑了。人类归根究底不都是自私的生物？说得冠冕堂皇，又会有谁真心为着她人着想？有人反对人性本恶的言论，白夜必定率先反驳。

不过就算真的是有人提出这样的言论……很大概率，白夜就算是听见了也完全不会去理睬吧。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不会碍着自己苟活，随他们如何口嗨，大放厥词宣扬善举。白夜只会给予一笑，再而充耳不闻。

但听完琳然自怨自艾的话语后，勿栖却摇了摇头讲道：“还不能就此定论，我理解你现在对待这件事的心态，但人类不去选择肆意杀害一个徒有其表的人形物体，这应该正是佐证了人类善的那面；就算是伪善也好，自我感动又怎么了，自我感动不也是一种感动吗？就算是为了让自己好过而去行善，接受我们善意的人只要切实收获了他们所认同的事物，那我们不论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又如何重要了？说到底，为了自我满足甚至为了积德求运而行使善意，本就是人之常情。谁都知道神实际上不存在，谁都会至少去想一想做了好事会有什么好报，做了坏事会有怎样的报应。到最后好人恶报、恶人侥幸……这才是现实，但我们仍会去选择履行那一丝哪怕仅仅是为了自我满足的善意，这岂不是已经证明了我们动机就算不纯，至少也未做任何值得谴责的事吗？”

“抱歉……是我情绪有些失控了。我其实不太懂你所想的这些逻辑，但我觉得自己大概能领会到你的观点。我可能需要些时间自己静一静。”

“需要我继续陪着你吗？我的朋友就在这里开了家小吃店，我带你去吃些甜食吧，不要再多想这件事了。”

“谢谢你，和歌森姐姐。但……我又怎么可能不去多想。在调查出这桩杀人案的真相之前，我会一直关注后续的信息。请你们一定要告知我最后的结果。”琳然的语气中浮现出那少许的刚强，“我想知道，我真的很想知道，做出这种行径的玩家……最后究竟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

“我一定会让你能够跟进的。我们加一下好友吧。”勿栖顺便侧着脑袋询问一旁无所事事瞧着街景过往行人的白夜，“白夜想要加一下好友吗？”

白夜摇了摇头，随即转移了视线。

“没事，玖跟我加一个好友就行。先去转换一下心情吧。”

“勿栖，那个、我先自己去逛一逛。”白夜终于开口，“我也想转换心情。”

“不想跟我们一起来吗？就到和伊的店里吃东西，待会也可以一起去逛街。”

“我刚刚注意到有意思的东西。嗯。”白夜不想告知他人太多自己心中所想之事，便就此掐断了下半句话，“总之……你先陪着这个女的，如果可以的话请容许我自己行动一番。”

“啊、那样当然没问题的，告诉我这些就别用敬语了啦。”勿栖露出半分的微笑，“那晚点你逛累了就回和伊碳的店里？就这边这家店。”

“我知道的。”

“嗯嗯，晚点我一定会在这儿。那么就，到时候我们再见？”

白夜点了点头，将双臂围抱在胸前，深呼吸一口。算不上有多新鲜的空气。命案之类的已经不想管了，他们要调查的话就去调查吧，自己来这里可不是为了给人当杀人案侦探的。

太烦人了，刚来竹内町就遇到这种事。早知道就不绕路，直接前往布雷姆城了。但现在……好

像反悔也太晚了些。看勿栖这副模样，既然牵扯到了她很熟的那个茶屋和伊，那显然她是非留在此处不可了。

“嗯。晚点见。”白夜随意地一句道别，转身迈步。背后，勿栖再度回归了与琳然的对话中，两人缓慢的谈话声随着白夜走远而逐渐淡去。

那么勿栖要是打算留在这里的话，白夜该怎么办？

抛下勿栖，自己一个人前往塞壬区域？那又能做什么，人生地不熟，又是彻底换了个和艾兹维泽毫无相似处的生态区域。就算光是待在那座布雷姆城内，自己对如何找到住处也完全没有头绪。住旅馆吗？住旅馆的话就得先去刷钱了，甚至不知道那里的旅馆价格会不会比优妮什镇的更贵。刷钱的话……不知道这里哪个方向会通往最近的野区。

无妨，先随便走走看看。自己还未曾有机会去逛逛京都呢，碰巧这里看着风格和日本古镇也挺相似的，就当是旅游好了。

游客在这类景区，一般会做什么来着……？毫无经验。就随便看看吗？大概吧。

白夜如此想着，朝着竹内町中心广场的方向折返走去。

- 方 聆 弦 -

两个月前，被阴雨连绵的一日又一日轻柔地遮上了一层感伤氛围的布雷姆。如此午后，却不再有愿意踩着水潭前去接取讨伐委托或居民请求的玩家。能在这种日子出来闲逛的，除去那些仍处于初学热恋期的新手玩家，以及每日必须要喝上一杯冰凉下午茶的东城区居住者，大概也只剩下心中切实怀有重要打算，不得不去付诸行动之人。

但有些人……只是单纯有着需要她们站在屋檐下无所事事大半天的工作而已。

“你们的公会……星悬业火，是否还在招人？”

暗杀组织“星悬业火”的公会建筑大门前，负责宣传的伊藤原本还在听雨声嘀嗒打着瞌睡，一听到这熟悉的话语声瞬间便清醒了数成。

“啊、有……是的是的、你是……那个方聆弦小姐？！你是有意愿加入我们的公会吗！”她大喜过望地两步蹦下五阶台阶，想要将聆弦的双手给托起来疯狂亲吻。嗯？——就在这一刻，她也注意到今天的聆弦并未像往常每天一样拎着大包小包的蔬果。

“不过、请问聆弦小姐是回心转意了吗？之前看您还、是……”她的视野缓缓地自聆弦的双手上移。上移、直到不经意间同聆弦那黯淡而充斥着悔恨的眼神直线相对。就连聆弦那乌黑的长发也已湿透，明明今日降下的只是那种不足挂齿程度的小雨。难以捉摸，怎会有人冒着雨自城外一路走来位于东城区中间地带的此处，还淋成这副狼狈模样。

“让我见一见你们的公会长。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申请程序吗？”

“啊、没……没有的。我这就发条信息告诉宁哥、呃……会长。聆弦小姐请稍等片刻……”赵伊藤埋头对着空气一通乱戳，想必是在书写信件，“会长应该没多久就能回信了。要先进去坐一坐吗？”

“我无所谓。”聆弦淡淡地答道。

或许是因为脑中正被数条疑问所困扰，伊朦笨手笨脚地推开了公会的大门，示意聆弦进入。

“虽然好像有些冒犯，但请问聆弦小姐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曾被我细心医治，后来与我关系尚且算好的一名 NPC，在光天化日下被几个强盗杀害了。没有人阻拦，明明有旁人，他们却全都眼睁睁看着这名 NPC 死在大路上。”

“怎么会……这种事情按理说应该绝对不可能发生才对，NPC 之间再怎么也几乎不可能痛下死手……”伊朦无比讶异地小声说道，“他们是为了什么？是仇杀吗？”

“因为 NPC 也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与追求。他们往往不会售卖所有自己持有的道具，而他们囊中的某些道具可能会对部分玩家的角色数据带来飞跃性的提升。”

“原来如此。不、不对，你你……您说的……那什、聆弦小姐的意思是……”

“你也已经猜到了吧。嗯、没错，杀了那名 NPC 的几个强盗，是玩家。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玩家。”聆弦咬了咬自己的嘴唇，紧闭起双眼，缓缓地讲道，“我深思了数日，但现在终已下定决心。现在，该轮到我将他们杀死了。”

恍惚间，这女生好似瞧见聆弦后方的昏黑街区被瓢泼大雨所倾灌。显然，这并非实景，但她确实是瞥见了那样的景象，不过并非通过视觉。

也仅是半秒后，她意识到天际小雨依旧，雨点嘀嗒清脆，无心聆听时只感到那雨声犹如弦乐演奏般，令屋檐下的她情绪平复却又忧愁，也令这条平日喧闹纷乱的街市宁静了那短暂的一日。

“我们的公会就是因此才成立的。一开始正是为了对屠杀 NPC 的玩家降下制裁，后来才逐渐演变成会接取与玩家和玩家之间的矛盾有关的委托。其实聆弦小姐还真的找对地方了。”

“嗯，那真是太好了。”聆弦的表情涵义未知，却显然不包含欣喜。

伊朦清楚这点，也绝不可能会刻意去点明此事。

因为，面前的这位方聆弦，将会成为这所公会极为重要的骨干成员。至少，她是如此坚信的。

虽说是水上都市，却还是不太喜欢阴雨连绵的时日啊。

什么时候这座城市才能重归晴天呢。

“在你印象里，只考虑 NPC 交际范围，这家店老板娘有什么仇人吗？”

“莎娜阿姨平时除了卖药也不做些什么，偶尔会在私下里做些生意，但我并没深入了解过。”

“生意？是与玩家吗？”

“不是的、好像是进了什么来自卡迹玻什城的货。机械零件，因为我有见她之前在柜台上拆解研究那些机械部件。但我不太清楚这会和她受害有什么关系。”

“私下进货机械零件，光是这点确实没办法总结出有价值的信息。目前我没有见到任何机械部件。”

“机械部件？‘连锁核心’？”

一句声如细丝的柔弱话语自房间的角落处传来。“你知道些什么吗？”众人随着闻声抬头的聆弦目光转头瞧去，才见这柔软的轻语来源于向来都一言未发的月见花绫奈。

“之前我打瘸了一整队试图截货的盗贼。”

“盗贼？是抢 NPC 货物的玩家吗？”

“不。他们也只是寻常的 NPC。‘连锁核心’是泽斐雅公房的最新魔导科技，总共只存在三枚。这零件能够记录远程武器前一发攻击的伤害，根据逻辑进行演算优化，强化下一次同类攻击的伤害。”

“这新闻我确实未曾耳闻，果然我与远程武器的情报毫无缘分。”

对聆弦的话语，绫栞并无应答，再度陷入沉默。

“你们谁能够远程检查人形实体的背包内容物？茶屋和伊，你能做到吗？”

和伊听了忙摆手：“我？我没学过那种，我点的是看破掉落素材和常见素材掉落概率增加。”

“那个……其实、我……我学了窥视背包内容物的技能。”

“那真是帮大忙了。”聆弦循着声音看向了在场几人的后方——那名显然此刻连站直都难以做到的红发少女，“你能来帮我搭把手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当然，若不愿同我一起检查尸体的话，我也可以想到别的办法。”

“没有关系……我、我可以。”

随着词音显然是撞着胆子硬走上前来，聆弦再度关照道：“记得就像我方才讲的，最好不要接触到死者的衣服。”

“明白了。请先让我吟唱魔法……”

词音闭起双眼，冥想般沉默两秒，接着再度睁开双眼。

“那个……她是叫‘沙耶阿姨’吗？”

“莎娜阿姨。”一旁的和伊指正道。聆弦附和着点了点头。

“‘莎娜阿姨’啊……莎娜阿姨的背包内部几乎是空的，只留了几瓶市面常见的便宜药水。都是生命恢复和物理防御强化药剂。”

“明白了。”聆弦的目光落在了桌面角落那支有过使用痕迹的螺丝刀上，“如果有什么办法得知死者生前背包中的内容物就好了。但那显然太难办了。现下，能获得的线索基本就仅这些而已。”

“真凶无从查起。”店铺角落，绫栞语调锋利，“你难道是……有什么打算？”

“没事，我没特殊的打算。不过月见花小姐，你看，我们之间不是已经有个家伙去追查凶手行踪了吗？”聆弦不带任何感情地笑了笑，“他一定会回来的。”

绫栞的视线直勾勾指向正站在柜台后方的聆弦双眼：“你为何这般笃定？你甚至无从知晓他离开的动机。”

“那么想和我赌一场吗？你赌他会回来，你赌赢了我就回去报告说我成功制裁了你。”

“我赌他会回来……？”这个方聆弦可真是太有意思的一个人了，“我为何非要站在你的立场去参与这场赌注？应该是你赌他会回来，我赌相反可能……这样才对吧。”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并不想杀你。”聆弦冷冷地笑道，“所以我把你放在了能够赌赢的那一侧。如果你输了，你大可选择是否与我再续决斗。”

“我对击败你也毫无兴趣。我想做的仅仅是惩罚那些不守规矩、不尊重其他玩家的人。”绫栞扶了扶挂在背后的火绳枪，转身朝向了店铺的大门，“你想要赌的话，我不会阻拦，但也同样不

会奉陪。我有自己查出真相的方式，我现在就要那样去做了。”

“噢，对。这次事情，你想我怎样汇报给我的上头听？”聆弦追问，使得绫栞刚走出几步便再度驻足。

“我不关心。”

“还真是简短的回答啊。你就不怕他们再派来一名没我这么好说话的暗杀者吗？”

“恐怕我这样评价他人十分冒犯，但我……觉得你也不怎么好说话。不论来袭击我的是谁都无妨。”绫栞简单缓慢地活动了一下腰部，再度朝着店门走去，不再回头多看，“你们直接派人吧……我不可能在决斗中落败。”

聆弦笑而不语，目送着绫栞离开店铺。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她的目光落在了仍留在店内陪自己调查线索的和伊与词音身上。

“你们打算下一步怎么走？”

“我虽然真的很关心这件事情……可我得招待一下朋友，或许晚点才能回来帮忙。”和伊思考片刻后，如是答道。

“我……我没有任何事情能做。但……我想要追一下那个穿着弓道服的大姐姐，我的装备……还是被她追杀那个哥哥时发射出的流弹打碎的。”

“明白了。你们快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吧。”于是聆弦道，“我会留在这里检查有没有疏漏的线索，但过几个时辰肯定也会去他处了。以防万一，我们留个联系方式，方便之后再相互联系吧。”

和伊与词音相继点头，三人相互交换了用户 ID。此后再有什么新的进展，至少不会是由谁孤军奋战了——至少，和伊、词音与聆弦是如此企盼着。

至于其他人的动向……除去有很大概率会折返而回的那个名叫久礼夏月的男性玩家，其他几位身上的不确定性都过于复杂，聆弦此刻不想去在意。

这样看来……自己今天得在竹内町过夜了呀。

端末行动：勿栖与和伊的私信·1

月星-私信邮件 翡翠新历 1 年 5 月 36 日

和歌森 勿栖：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稍稍有些没回过神来。

和歌森 勿栖：就虽然说之前竹内町也出过类似性质的犯罪事件，但这回彻彻底底出现在了自我的眼前，而且就在和伊碳的店铺对面，会觉得有些不真实。

茶屋 和伊：自己家门口发生命案，而且还是自己邻居店铺的老板娘受害唉……真有点搞错，我这几天的游戏体验要直接掉到负一百分。

茶屋 和伊：明明不管是玩家还是精英怪都能保留记忆无限复活，为什么游戏不干脆就设置成

NPC 也能无限复活的模式？这样是制作组看着觉得很好玩吗？

和歌森 勿栖：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个都市传说吗……听讲《月星-Online-》的本质就是一个 NPC 发展的观察模拟器，我们玩家也只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进一步观察 NPC 行为的细节与历史的轨迹，并对他们做出一些系统范围内的干预而已。所以实质上，这个游戏最根本的“玩家”其实是“观测者”，而“NPC”才是“玩家”。

茶屋 和伊：魔物本身是系统的工具，而玩家也只是套了魔物的底层框架，再安上了人形。这种说话本身就过于离谱了，但联想到 TBO 本身的性质，又多少有了可信度。

和歌森 勿栖：你认为……有任何办法使得 NPC 能够复活吗？

茶屋 和伊：只有宠物才有手段进行复活吧，而且还是通过使用特殊道具。这游戏里头就压根不存在用于复活的魔法，不管是风、水、火、日都是如此。完全没有途径复活任何人或任何物。玩家死了就直接从重生点复活，NPC 死了就是永恒的死亡，不会留下任何事物。

和歌森 勿栖：既然月星的本质就是程序的话……你觉得，NPC 会经历轮回转生吗？

茶屋 和伊：无法确认，而且去想这种事情也没有意义。虽然可能包括你在内的很多人不爱听，这些 NPC 就是数据，这点永远无法改变。就算他们会轮回转生好了，如果能保留上一世的记忆，那这说法早就被实锤了，根本轮不到我们两个人在这里琢磨。如果是没法保留记忆的转世，就压根算不上转世，对于这种本身就不是生命体的数据结合物加上人工智能，只有存在记忆与情感的延续时才能被定义为独一无二的特定存在，不然就只是格式化了一下数据而已。你当然可以认为格式化后的电脑仍然是同一台属于你的电脑，可对它自己而言它就是一台被装进了旧壳的新电脑。事情就是这么残酷，只要记忆无法延续，NPC 就算能够转世也无法被看做同一人。

和歌森 勿栖：那这可就完蛋了呀……我现在要怎么安慰我身边这位大小姐呢。如果不找到什么非常完美的借口的话，跟她不停聊些有关人工智能与 NPC 与游戏的哲学大道理，感觉除了转移注意力之外也没法治本。虽然这就是我现在想要达到的效果没错啦。

茶屋 和伊：勿栖你不会还陪在那位玖什么的玩家身边吧。你干脆跟她说个我听的谣言，说什么 NPC 会转生，就不过保留不了记忆而已，没什么鸟用——但至少也比不会要强。

和歌森 勿栖：其实她也基本回过神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好像心里装着些什么别的事情，并不只是因为目睹命案现场而恐惧。我讲不出这是种什么情绪，但我也不方便问，人家刚刚从这件事情上转移掉一点注意力，结果又去提醒她这件事什么的……。

茶屋 和伊：你爱跟谁去过二人世界也不是我管得着的，但记得也去找找你的那位顶着假名 ID 的朋友，她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瞎跑呢，万一跑到石林区域那可就只能自杀回城了。

和歌森 勿栖：白夜桑应该也不会那么蠢吧，……她看到有什么大雾太严重了应该就会往回跑了。而且她今天和我分开时也是朝着北边去的。只要别跑到隔壁区域去就行。这么点时间，她也走不出薙峯霞林，总不见得她就不打算回来了。

茶屋 和伊：那个白夜的性格很古怪哦，你可真要小心她徒步走去塞壬。她这个人心中装了很多事，而且并不一定是些好东西，或许会带来难以控制的结果。你以后也对她留个心眼。

和歌森 勿栖：这点我大致也有察觉……白夜之前跟我说的现实生活中被霸凌之类的事情我也都认真听了，也都记在脑子里。但其实我感觉她经历的不止如此。

茶屋 和伊：她经历了什么我不清楚，她具体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没有能力看透。我只能告诉你，她那表情永远就是那幅好像会对什么都不抱情感，不论发生啥事都不会去讶异的样子。她所经历过去可能比我、比你，都要更加严重。

和歌森 勿栖：我会把这些时刻挂在心上的。谢谢你了和伊碳，就算想到了这些也依然能够收留白夜桑。

茶屋 和伊：至少你的白夜不是个会给人带来危险的人物。我说那么多也只是怕她会对自己做出些出格的事情。到时候如果可以的话，你也记得要对她现实中的真实情况多个心眼。

和歌森 勿栖：要在游戏里……做这些啊。

茶屋 和伊：不然我们没有途径了解折磨她的心魔究竟是什么。她这样的人，要是放任不管，回到现实世界后绝对会寻死。你可以先想办法问到她居住在哪个城市，我听她说话口音应该是关东人。

和歌森 勿栖：嗯嗯，到时候我睡前跟她扯皮的时候试试看能不能套出信息来。她不像是很有防备的样子。

茶屋 和伊：没错……更像是单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样子，我认为她完全不会在意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这一点太明显了。

和歌森 勿栖：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好事了吧。

和歌森 勿栖：我先去陪琳然吃个晚饭，今晚回你那儿睡。

茶屋 和伊：你不回我这儿睡我可就将此默认为出了大问题咯，少年。多注意身体，多保护保护其他的女生。

『第叁章：阴郁之穹，交响薄雨终会落尽』

我深知这一切都属于单纯的逃避现实。

而我同样深知自己选择逃避的理由：屡次多番的自我审视后，我知自身何处匮乏，我知自己不胜其任。

这与我手上所掌握的外科技术、神经学知识无关。我所深思自审的，是远比这一切世俗事物要更深层次的东西。在某些人，甚至大部分人的认知中……只是想一想谁都会，但人尽皆知并无任何实质价值的事物。

我开始产生抵触了。我开始厌恶我曾以为属于我的最终归宿。

正因如此，我不愿再踏入那片或许将会迎来奇迹的场所。

毕竟……身为“这类”存在的我，本就不该期盼着奇迹永远都能够发生。

奇迹永远都是奢侈的；奇迹之所以被称之为奇迹，正是因为它在日常生活中近乎无从引发。

奇迹并不是牢牢掌握于我手之物。

它完全随机，毫无机械化逻辑，不遵循任何世间唯物法则。

倘若我仍坚持这条道路，继续负重前行……我将不得已地成为又一台手术机器。

那样对病人而言或许真的是好事。

但对我……那种结局，本就重来都不是我想要的。

因为我所想做的从来都不是尽心尽责地履行使命。

我只是一个天真的，天真到愚蠢的玩着大人游戏的小姑娘，想要看到奇迹因我之手而发生罢了。

我又不是什么神明，我区区一介凡人，何时开始我竟自视甚高。

看清了这一切本质的我，看清了我自身本质的我，同时也认识到曾支撑着我不断扛过一次又一次悲剧的空壳高墙，终究冰消瓦解。

所以，我下定决心……离开医术界。

离开这个……我曾经做了一场空华美梦的臆想之地。

黑夜，月光仍被阴云所遮掩。风拂树丛，叶片打在木质房屋二三楼的窗扇上，时不时向房间内传去骤雨般声响。

但此地依旧不会被真实的落雨所眷顾。如同积压于天穹一般，阴郁而又微凉的又一夜寂静。兴许是因今晚的风比起平时要更为妖异，北町的街道只剩下三两玩家行走四处，或是奔波提交委托，或是找寻着尚在营业期间的小吃铺。

无人值守的药水店，半开大门前的昏暗屋檐下，聆弦双臂抱着胸，背靠在门旁的原木柱上望天出神。这种场合，想必手上摇着杯红酒会较为衬托气氛吧。只可惜，就算是这辈子见血足够大量的她，今日也对任何鲜红色的液体没有任何兴趣。

自屋檐上方（也或许是某处的屋顶吧）跃下一人，稍显狼狈地着了地。聆弦就好似料到这不请之客将会到来般，双眼半睁着打了招呼：“你果然回来了。”

面前的那身披黑色风衣，头戴兜帽的男人略为吃惊，赶忙边拉扯帽檐边转过身来，定睛一看才见是今早碰巧于那弓道服女玩家的虎口之中救下了他的连枷使方聆弦。

那场决斗……最后她俩有继续打下去吗？

“啊啊……我还只是碰碰运气，没想到还真的有今天下午时的人留在这里。”久礼夏月如此道。

- 方 聆弦 & 久礼 夏月 -

阵风刮过，屋檐角挂着的淡绿色风铃叮当作响，好不悦耳。

说起来，那风铃已经失去了它原先的主人。真是太可惜了，明明那个人也本该美美地过着幸福祥静的日子。

“那么，我留在这儿也算是合了你的意？”聆弦后背朝墙施力，顶起身子朝前走去两步，“还是，你不希望有人拦着你做进一步的调查？”

“不、我只是没有料到，直到最后还守在案发现场的居然会是负责了绝大部分第一手调查的玩家。”夏月的眼神左右飘游，最终再度定格于聆弦的胸口，“你是知道我会回来吗？为什么？”

“我只是清楚，你一定会尝试再到此处搜寻对你有利的情报。因为，你有什么动力驱使着你尽可能要找到这场杀人案的真凶。”

“我一开始就觉得你这个人绝对不简单啊……”夏月无奈地耸了耸肩。

聆弦淡淡地假笑，似乎掺杂着几分好奇地质问夏月：“为什么如此执着于寻找这样一名杀人凶手？你应该清楚，对方屠杀的虽然在我们眼中只是 NPC，在这 TBO 中却是实打实的人类。在此杀人，与在现世杀人只有是否会被法律制裁的差异。不……这番话也只是针对大部分玩家有劝服力，但在你身上却不一定适用了。依我看来，你早就预想到了自己这一系列决策背后的涵义。”

夏月未再应答，只是向聆弦身侧的药水店店门小心翼翼地走去。

“不打算从我这里套点信息吗？要知道，相隔了几小时后，就算无人碰触……尸体上也都丢失不知道多少痕迹了。”

夏月听罢止住步子，摇了摇头：“我肯定想从你这里买来情报，但我没有任何能给你的。你可是高玩，我只是个普通的玩家，进 TBO 纯粹就是为了一个目的：拍照。你要说我教你摄影技术还行，其他的我可真的没什么能给你的。”

“我很喜欢你的个性，完全不藏起任何心中所想。但你可是会因此吃亏的——反正我扮演的是恶人角色，你不打算用花言巧语从我这儿先套出些话来才好？”聆弦摊了摊手，“干脆告诉我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才进入月星世界吧。”

“……那种事情，我无可奉告。就算心甘情愿想要告诉你，也无从开口。”

聆弦呵呵一笑：“但你可别太入了自己的戏。既然打算独自调查，回到这里检查死者尸体并不是你的专长吧。”

“我原本是指望着那个憨里憨气的黑长直高中女生会和她的朋友在这里，那样说不准还真能如同你所说的套出些对我有用的情报。”夏月活动了几下头颈，“但如你所知，这儿除了你之外就只剩下我了。我什么都干不了。”

“她们可就住在对面，不去敲个门碰碰运气吗？”

“我对大半夜打扰人家高中女生没什么兴趣。你大概想错了，我也没说自己是要指名道姓找那三位问事。”夏月略有些不耐烦。但他转而想到，自己都被人误解为跟踪狂变态了，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且会如何？“总之，没有免费情报送我的话，就请容……”

“噢、对了对了，虽然你可以当作是我心血来潮——不介意的话，我该怎么称呼你？”

聆弦忽然问此类问题，令大脑回路仍在凶杀案与早先被绫栾追杀一事中打转的夏月短暂一愣。这样的转移话题方式也太唐突了吧，这个女人是打算把对话拉向什么怪异的方向？

他将兜帽甩到头后方，漆黑的短发随着夜风略微颤散：“我？你随便叫我。我 ID 应该就顶在我头上吧。‘久礼夏月’。你叫我久礼、夏月、五零，都无所谓。”

“嗯……五零？这是你在其他游戏的网名？”自己的一位闺蜜经常会在自己的绘画作品里加上五菱宏光。哎唉，为什么聆弦会突然联想到那种事情上去？

“是也不是。那种东西怎样都无所谓了。”

聆弦饶有兴致地注视着夏月头顶那深紫色的光标，默念道：“你确实不属于一般玩家呢。毕竟你体内流动的，可是象征‘虚’的月元素。”

“你不也是吗，象征‘实’的日元素。不过为什么我要学你的方式说话……虽然我是宅男，但我可一点都不中二。”

“厌世系摄影小弟弟，成天宅在家里琢磨人类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也不沉迷于整那些肮脏污秽的小奖励。到这个沉浸式的游戏世界内部来摄影，根本不是为了偷拍漂亮美少女这种肤浅的目的吧。那种怎么想都不可能在你身上成真的指控，再怎么看都是污蔑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警察吗？”

“我可不是警察。我从事的工作与刑侦或读心可谓是半点关系都没。我所处理的事大多只要我埋头聚精会神往死里苦干就够了。偶尔会有些团队交流，可我的同事们还未有我的技术，主要程序必须由我亲手操作。”

“我对你现实里干的是什么都好奇。”夏月将兜帽再度套起，“反正我是无业游民。‘自由职业者’，要我给你拍几套正片确实也可以联系我。”

“哎呀，那种事情不太可能啊……我可不是日本人。”聆弦抬手撑了撑脸颊。

“中国玩家吗。”夏月自长裤侧袋中掏出一试管淡蓝色的药剂。

聆弦答道，视线瞥过他手中的那管药水：“也不算大城市。那是用来显示手印与脚印的情报药剂？这里白天时零零散散进来了多少十几个人，后来那个用火绳枪的什么月见花还联系了竹内町奉行的同心，那么晚才调查脚印难度过高了。”

“至少也比什么都不记录好。”

“你是打算先用摄影机把这些都拍下来吗？说来我也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捏个这么高科技的东西，NPC 就没有对此评论过？”

“问出这种东西的你也清楚是怎么回事吧，任何高科技在他们眼里无异于魔法器械。”

“是呢……”聆弦单手插兜，“早上我赶在那月见花带同心来之前已经将脚印记录了下来，很遗憾的是现场足迹非常凌乱，就算排除我们当时在场几人的足迹也没什么用。不过——你跟我进屋，我给你看个有趣的东西。”

“什么？行。”

二人先后走进漆黑的店铺。聆弦自她那植生衣装的口袋中取出便捷点火器，为店内尚留有半截的火烛点上了光。

“应该早上就点灯的，调查起来会容易不少。”她补充道。

夏月走入店中心，一面戒备着这聆弦会不会做出什么不利于自己的行动，一面观察着屋内对比

今早时都出现了哪些差异。

光线明暗只是一者。那名被杀害的老板娘的尸体想必已经被转送至其他场所，地面上仍有干涸的血迹。如此出血量，之后打扫起来也会费尽功夫。

“那、方小姐，你都有记录下哪些线索？”他主动询问。当下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快速地调查到真凶的行踪。

“像之前告诉你的，手印、足迹……老板娘的私人物品，除此之外有交易账单、库存……哦、对。你猜怎么？杀了老板娘的人在动手时使用的是魔法技能。我捕捉到了那个人留下的魔力残留。”

夏月双眼睁大，不论残留的魔力储存着多少信息，这都是极其有价值的情报。只有使用魔法时才会对应场所留下痕迹；就算如此，魔力残留也会在三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挥发殆尽。又有多少人会在一家并不起眼的药水店内使用魔法？

“那里面藏着多少信息？”

“这就是美中不足之处了。我只能从检测仪的读数上查出对方的元素属性。”聆弦双手朝两侧摊开，“错不了，是水元素。”

“水元素？那个月见花绫栾不也是水元素吗？”夏月如此提出，转念一想方觉完全不对，“不、她的单发远程武器威力如此强大，根本没有必要使用近战武器站在对方面前杀掉对方。”

“你的逻辑是没问题，可切入问题的角度也太奇怪了吧。”聆弦侧着头一脸嫌弃，“那个月见花根本没有理由去做这种事啊，杀个药水店 NPC 对她有什么好处，这和她的游玩理念都完全冲突了好吧。不过你分析出来的也不是完全没用就对，真为了那个连锁核心，也得是轮到其他枪械使去争抢。那个月见花最喜欢单发之内解决所有能够解决的事情，哪用得到什么子弹连续发射辅助零件。”

夏月眉头紧皱。终于等到聆弦说完，他立刻开口反驳道：“虽然确实也有道理，但我并不喜欢通过情理与感性去推断事实。你说的固然没错，可你真的能保证自己看透了对方内心真实所想吗？”

“是啊，人不可貌相固然正确，但有些事情并不会多复杂，你觉得人心险恶，有很多人他们就是简简单单地单纯。而且，我可是在这家店门口原地站了两个小时，果然迎到了你。我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完全只是因为我推断了你的做事理念。”

“我随便你怎么说吧。”知晓自己很快便会理亏，他懒得再同聆弦争论，“那现在怎么办？你要给我看什么？就是元素结果吗？”

“那可不会。要真的只查出来这些，我也算得上才疏意广了。我刚刚有提到我调查了老板娘的私人物品，对吧？”

“那又怎么。”

“呵呵，你肯定没猜着。”聆弦慢慢走向柜台，提起莎娜阿姨的小型记事本，“我从头到尾给这本笔记本翻了一遍。有用的信息堪称不存在，但我也得知那连锁核心根本不是这位老板娘自己打算留着或上手使用的零件。”

夏月瞬间便明白了聆弦的话中之意：“有买家。”

聆弦阴森地微笑了起来：“没错。老板娘的小本本上清楚地写明了这连锁核心买家是谁——而且，她可与我们一样，是一名实打实的玩家。”

记事本末尾几页，赫然便是此小节笔记：“泽斐雅工坊魔导「连锁核心」，售予韵笺才浅公会艾辰小姐，出价 5500 锡安。买家请求私人订制，增加基于水元素的高强度运作温度稳定系统，

中和过剩火元素威力。交易日暂定 5 月 37 日。”

同日，先前一些时辰。

寂静的傍晚，虫鸣悦耳，林中歌吟的仅剩那品种未知的鸟儿。抬首，时不时余光见着飞影掠过竹木之间的缝隙，兴许是到落幕时分，它们也欲归巢。

风儿拂过，竹叶如雨点声响沙沙地潮涨潮落。这或许算得上阴云笼罩的薙峯霞林区域唯独缺失的落雨。只是声响，却无实型。

白夜对此颇有同感，原因不明——不言而明。

- 向濂 白夜 -

拥有只比你头还大的宠物兔会是什么体验？可以在论坛上问一问。

——宠物兔？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兔子，是想在月星世界里养吗？

很可惜，这么可爱的生物居然不是野生生物，而是被定义为了“魔物”，这直接意味着没有玩家能把它们活着带入安全区内。在野外建个家？倒也不失为好主意，但白夜对野炊扎营不感兴趣。

活着不能带进去的话……死的总行了吧。她指的可真不是这些魔物兔的大块儿尸体：这些顶着兔子外壳的大东西一旦暴毙就会与其他魔物一样化散为彩色晶片。唯有名为兔腿的素材是拟真型态，可以被白夜从系统背包里取出来，左右手各一条大摇大摆地进村抡太鼓。……还是快点打消这种怪主意比较好。

在这即将入夜之际，唯有箭矢破空声打破了短暂的宁静。那道灰色纤细横影的飞行速度可远比竹林的鸟儿要高速多倍：伴随着竹林轻跃兔的一声小鼠般的尖吱声，一阵五彩归白的光晕亮起飞散，地面仅剩下两条生兔腿与一小盒暂不知为何物的素材。

将弓收至背后的白夜抬起左手随意地按掉了还尚未完全弹出的“锡安×4”，快步走至方才小兔被射杀的地点，手掌对准地上的兔腿与小方盒一挥，两者也瞬间凭空消失于她掌心之下。

“优良的轻跃兔后腿×2”、“绵软的小团绒毛 纯白×1”。没什么用，鸡腿的话之后交予勿栖就行了，绒毛适合制作御寒类的装备以有效抵抗部分地形与天气 deBuff（如寒冷或冻结），也有魔法流玩家借此合成增加魔攻魔防的饰品或毛衣。这些白夜都用不到。

她闭着眼，抓起弓搭上箭，对准小道不远处尚未听见声响逃跑的白兔，一箭射出。仅是眨眼间，

又一标识锡安收入的窗口弹出，被白夜按灭。

连道具匣子都没掉，又只是几根兔腿。那个“白兔的速跃足筋”爆率可真低，杀了满满一路二十几只兔子，兔腿都有三十更多了，就掉了一根足筋。保险起见，白夜对此素材的目标数量可是5。

“嗯？”自己右侧的低矮灌木中忽然传来了绝非人类行走时会制造的沙沙声，有东西在接近自己。略微绷住神经后，她开始细心听辨那声响传来的准确方位。

她根本没来得及瞧个仔细，斜着眼瞥见一道中型犬大小的身影朝自己的腰部飞扑而来，立刻朝前一个跃步闪躲，单脚点地回旋过身，手中已然是锐箭上弦之弓。

目标是……无法看清晃动的名称。这家伙速度太迅捷了，它的落地转身速度比白夜还快——棕黑色毛发、或者说除脖颈处外全身根本就没几根毛，确实是中型犬体型。自己的箭能射中吗！？

随着破空之风呼啸，脱弦的箭矢高速直射而去，在那不明怪物的奇特行动轨迹影响下与其擦肩而过。白夜早已做好准备，一个猛后翻跟着双脚跳离地面，那生物与白夜的鼻尖可谓距离毫米，却果然未能命中。

仍于半空处落体状态的白夜飞旋转体，箭上弓蓄力之际，整条箭身闪起灰色淡芒。她脚尖先碰地，趁着还未全身碰触地面，横着弓略抬起角度一箭飞出正中那生物的尻上。就那刹那，它喉中传出犬非犬、虎非虎的沙哑低吼，上方血条被削去约四分之一。自它向白夜展开偷袭起，两秒已过。

那可是发蓄力箭，想必这也不是什么能被白夜一击秒杀的低级野怪了。

趁它被射中且背对着白夜需要时间回身，她终于有机会瞧清面前那生物的粗略情报。

◇ 隐竹山猯 - Lv16

“隐竹山猯”……这连毛发都没几根的生物居然是基于猫科？白夜先前还以为是条什么狗。

白夜方才的等级成功升到了 LV13 (8/1795)。顺带一提，她确实遵循了之前计划的加点方式，8点给了敏捷，2点给了凝神。自己的移动速度、攻击速度、闪避率、暴击率等确实都产生了些微变化，但如今的白夜还未领会到任何质地差异。

于是乎，她与这只怪差了整整3级……但这样居然还能被白夜打出重击扣25%血的伤害，这怕是一只16级阶段的水怪。

那么……她深吸一口气，早已在思考期间搭上弓弦的贯通箭已完成二段蓄力。一箭射出，自那转过身的山猯右眼直中刺入，贯穿其全身身长，自它身后撕裂穿出，飞射至后方甚远。

还剩不到30%的血量。再来一招同样的就能收工了。

——就在如此作想之刻，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白夜意识到这样简单的美梦立刻破灭了。

群体意识魔物。这一词汇划过她脑海。

自己的身后，或者说正面朝向方才那只山猯时的身后……不知何时，已经站了另一只山猯，已欲立刻扑上。

两只……？两面夹击？

白夜屏息凝神，不敢有什么太大动静提前激怒这两只不知哪侧会率先发动攻势的猫狗不像生物。

树丛中——俨然一只满血的山猯奋力跃出枝叶繁丛，向着一米五开外白夜的面门直扑而去。

“可恶、……”

白夜也不管这样痛不痛，直接一个前滚翻出身闪躲。虽说闪是闪掉了这第三只山猯的偷袭，却

正中是那残血山猯的下怀。眼见自己要一头撞到这魔物爪上，她抽起腰间备用特效箭矢，甩手就是近战劈砍。随着身体于地面疼痛擦行，箭矢折断在魔物体内，而白夜同时腹部受袭，被划出四道血痕。

“呃、痛……！”

血量的红区瞬间从 90%位拉到了约 80%。这么分析一下，这魔物的攻击力并不离谱，单单一只应付起来其实并无压力。方才白夜在不知这魔物属性的前提下才如此小心翼翼，但她其实没必要要认真躲闪这几个家伙的每一次攻击。

但目前三只一起攻击自己的话……压力陡增。只要吃大约 8 下攻击，她就饮恨西北了。

没事、没事。

一个受身随着惯性艰难起立的白夜由于中途受击，没掌握好平衡，一屁股摔在石板路上。她赶忙翻身，冲着远处阴暗地暴走爬行几尺。随着“滴”的一声，断插那魔物体内的箭矢瞬间炸裂，将残血的那只山猯炸得直接成了几瓣。

白夜一见方才那魔物都裂开了，直接提前预判以最快速度扯飞了面前的锡安获取窗。魔物有掉素材盒子，但她可没余兴去搞清那会是什么——身后那两只新出现的山猯不知何时早已超级加倍，变成了整整四只。除了被爆炸箭矢范围攻击影响到因而扣了大约 3%血量的那两只旧山猯，新来的那俩光是毛色都不太一样，看等级也是 LV18，用头发丝想都清楚是更强的亚种山猯。

白夜的闪避与速度点得还远远不及自己的满意范围，操纵这具身体的熟练程度也尚未将角色属性最大限度发挥出来。就算是魔物，白夜对一挑四这种纯下风局也要退避三舍，更别提她等级差了新来的那俩山猯如此之多。

还保持着一定距离。白夜迅速翻滚起身，摇晃着后退的同时又是两箭射出，接着便转身逃跑。

这条小路的宽度极窄，加上那些生物的属性数值基于猫科动物，自己没几步就会被追上。在这狭窄的空间内，朝侧边躲避一下便是极限，在面对多只无法被一击毙命的魔物时唯有吃亏的份。

白夜对此很清楚。但她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假如是退到树丛里，她无从确认那些本就都是从树丛中冲出的山猯在草丛中有没有额外的行动能力，搞不好还不如在外头纯拼脚速。

伴随着身后传来接连几声嘶吼，她清楚那几只山猯果然来追赶自己了。

那又怎么办？要想活着回去的话……除非是朝着反方向以最快速度冲入竹内町的安全地带。但……正所谓“反方向”，如此狭窄的单行道上，狂奔的白夜正与竹内町的距离越来越远。

只要找到一条环形通道，拐上支路的话，就仍有希望——

面前不远处的那两排高耸细长的竹木间，古旧且被蒙上些许新泥的石砖路面上……赫然便是一只似鸟般的魔物。棕色毛发，尾部则渐变为绿。

只是，这鸟类魔物的大小可远比三只山猯叠起来还要巨大。而且它并非什么和善的野生生物——那大型怪物头上闪着赤红光芒的两个尖括号标明了它精英魔物的身份。

由于那巨鸟几乎只是静静站立在彼方（大约还剩百米远），白夜只消定睛注视便提取了有关这精英魔物的身份。

◇ > 篁绽七羽 - Lv48 <

48 级。

鸟类几乎全部都是速度型的魔物，就白夜这尚未练成的移速闪避流几乎没有希望躲过这些高速生物在认真状态下挥出的利爪或翼刃。

而且这样的等级差距……不需要猜测它的血量与攻击力，只需清楚白夜此刻的防御与未满的生命值在它的面前如同薄翼的飞蚊。

别说硬吃一下这精英鸟的平 A 了。随便蹭一下碰撞盒就能把白夜魂送西天。而白夜不想死，她会尽所有可能不让谅璃的这具身躯承受又一次死亡。这是白夜仅剩的，最后的，唯一的执念。因此……

她减缓了脚步——在两秒内便将脚步减缓到了龟速行走的程度。现在那鸟并没有攻击白夜的意愿，因此，或许还赶得及。

只要不被那种东西给发现的话……

整整差了 5 级……才 5 级而已，差了 5 级的只有两只，另外两只的同类已经被她击败了一匹，以同样的认真程度加上方才获得的实战经验现学现卖——就算再多来几只相同的，我也打败给你看。

既然两边都希望渺茫的话……既然自己的死亡概率只有百分之百与百分之九十九之分的话……

自己，将不会犹豫。她将义无反顾地立刻选择那仅存在百分之一生还希望的道路。

因为那便是自己所面对的未来。

“不会让你们轻易得逞……”只要我仍有一丝气息，只要我仍能瞥见逆风翻盘的可能性。

白夜的双手，死死地握紧了弓臂与箭身。准备永远都不会做足，更别提是在此等危机之中。

……真是的，但凡自己能够突破目前自己所能抵达的身体极限的话，事情就该轻松数千倍了吧。游戏里的自己，思想真的是很奇怪呢。

本来就不需做足准备。

因为自己，无论如何都会战斗下去。不是踏上面前静待着自己的，终叫她心如死灰的送死之途，而是背后，方才自己所逃避的……那依然刺眼的微光。

这便是……所谓的，“可能性”吗？

她深呼出一口气，缓行的脚步于此彻底中止。

◇ 系统提醒

活下来。

战斗到最后一刻。

一定要保护。……这具属于谅璃的身体。

◇ 习得战技

这是白夜的心愿。

并非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并非不愿打破进入月星世界以来一次都未死亡过的时长记录。

自己早就不稀罕所谓死亡的真实体验了。就算是十倍的痛苦，那又如何？

但自己如今所见的，所感受到的：这颗并不属于自己的，仍在跳动的的心脏；这些并不属于自己的，仍在流淌的血液……

为的从来都不是白夜自己。这便是白夜心中的，虚假到不堪入目的“真实”。

深知结局光芒无存，却也拼尽全力去战斗……？

这便是自己的……选择吗。

不、这并非我所期盼的选择，但凡拥有任何或许会更加保全的选择余地，我都会不暇思索地更改我的决心。

可既然这便是仅有的未来，——请容许我获得踏入这条道路的勇气。

因为，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为了那个灵魂残缺的自己而战了。

我将竭尽所有，坚持到最后一刻。

不能让谅璃的身体……再度死亡。这是使我坚信谅璃仍旧活着的虚伪荒谬的证明，因此……

因此……

谅璃，你是否能够……

在此刻，见证我的决意？

缓缓举起长弓的白夜，毅然转身。她不懂得魔法，她未携带辅助道具。因此，唯有这把弓与背后的箭矢陪伴着她。这一定足够了，她必然能存活。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谅璃。

取出三支箭矢……以指缝夹紧，将三箭同刻搭在弓弦之上，拉弦至底。

◇ 习得战技：弧光迁散

同时消耗并射出三支箭矢，每支为原箭矢基础攻击力的 80%，禁用穿透属性；

箭矢飞行时间每增加 0.1 秒（可叠加，最多 2 次），每支箭矢再次一分为三，分裂后的箭矢为原本攻击力的 80%。

身前，那四只山狷已然袭来。距离尚好。虽然双方此般接近，虽转瞬的大意便会负伤——但、这样咫尺之间的距离，不论是射出何样的箭，不论分裂成多少根、散射为多大的角度范围……都必定命中敌人。

那么……就在此刻，万箭出弦吧。

“弧光迁散。”

三支箭矢迸发刺空窜出，转瞬间便分散裂变为 27 道弯曲细长的箭头金属色光线。随着大约 15 次攻击音效与伤害数字同时自那批山狷头顶凭空浮起，前面的两只原种山狷已然接近残血。

趁此硬直，白夜不会给它们留下半分喘息的机会。她右手弓递左掌，转而抽出一箭猛冲上前，挥动斩出。

“谅璃，请让我借用你的战技。”

伴着细影舞动，双道电流近乎同刻划出的瞬间，白夜的身体轻盈地自两只山狷间穿过，脚尖落地。系统可证，武器类型判定通过，战技施放成功。

——「雷光二连斩」。

前半段箭身显现窜动的电光下一瞬便已在拖影的挥舞过程中闪烁于那两只山獠的身体表面，伤害至少可观。

但仅是箭矢充当长剑的基础攻击还不足以一招带走它们。白夜早已做好这样的准备。因此、……

后方亚种山獠直冲白夜的后背而来。她朝着身后一闪，脚尖点地斜身左跃，仅一只爪尖给白夜的皮革衫划出一道飞尘。这回攻击之下白夜滴血未伤。

“看招……！”

趁着电光仍旧附着于箭矢表面，白夜甩出长弓尖末撞开回转过身的其中一只原种，搭箭刹那射出。附着电火的箭矢穿透了两只原种山獠的身躯，它们彻底归为彩色的晶片。

白夜甩手挥开了锡安提示窗——下次一定得找个方法把这弹窗功能给关闭。

那么……就只剩两只亚种山獠了。她定睛瞧见了那两道几乎没有被削减几段的血条，屏息凝神，脑中飞速运转思考对策。

就算只是一打二，面对这对亚种增强魔物的压力也与顺利清除那两只原种前几乎无异。

只要……在冷却结束后立刻再打出一方次的弓战技的话，仍有希望。

现在还剩……14 秒。撑下去。

白夜直接朝着冲她面门扑来的那山獠腹下扑去，一个右翻身使得第二只山獠只是与第一只相互撞在一块。12 秒。哪怕知晓自己会死亡，撑下去。

她并未掉以轻心，连起身都未来得及，先是一箭射出，却并未击中山獠弱点。箭矢打在那山獠尾部的甲片上，弹离了轨道，落入远处草丛。11 秒。她赶忙又是一箭搭弦，两只山獠都已回转身。要直接射出这一箭，必然会狠吃一记重击。她佯装欲射，在那山獠扑来之际直接迅速翻至一旁路面，下半身卡在了树丛的下方。9 秒。8 秒。撑到最后，证明自己的心愿并非虚物。

糟糕……这下完蛋了。7 秒。白夜使劲抽出双腿，手脚并用朝着后方仰面爬行，赶在山獠一掌拍下前蜷起腿部，腹侧却仍旧没躲掉另一只尖爪的穿刺。5 秒。

因为……因为就算会死，就算知晓结局的悲惨……

她，不想就这样放弃啊。

“啊……!!!!”

疼痛。就算仅有真实痛感的四分之一，却也足够钻心。

受击后产生的撕裂性剧痛打断了白夜的思考。纵使她立刻竭力将思绪拖回战斗场景，却也经受了短暂的断片。

接下来该怎么办？！朝着哪边躲闪、反正已经来不及了，不论怎么去躲都没有希望了。4 秒。

3 秒、现在……

好像不是轮到自己进攻的回合呢。

山獠蓄力完毕，又一掌高高抬起，朝着白夜的面门拍去。

现在要躲尚且赶得及。但自己也定会被第二只山獠的冲刺给补刀。白夜瞧向视野左上方自己那已不足 20%的血槽，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要在这里放弃呢。

她将长弓举在胸前，意图挡住这即将致命的一击。也就是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

狂风呼啸而过。白夜只觉得满眼尘土，咳嗽几声，静待两秒却未吃痛，还没等视线恢复便艰难翻身腾起，几步跑远，接着才想起回首一瞧。

“七叶的翠羽”。

白夜首先注意到的是因身前道路的天空尽是飞散叶片而辨别不清的，好像是七簇宽长翠绿的尾羽。……是那只巨鸟，一定没错。

此时那巨大的鸟型魔兽正一爪一只山狍，以恐怖的驾驶刮起足以让路边所有竹叶颤动不堪的刮风，又是飞行半秒后便踩着那对山狍落地，利爪收紧——纯白的光点已显现于那两只山狍的表皮。

魔物……在捕猎魔物？！可是……为什么、不是先冲着已经陷入濒死状态的她？是因为那山狍的站位对它而言要更好抓住吗？

“不是你傻站着干什么，快躲起来啊！！”

“啊、？！”

白夜感受到肩膀上一阵施力，自己被什么人不由分说地拖进了一旁的小树丛中。“快点蹲下！！”她应声蹲伏，期间都未瞧清身后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那绿鸟对路人没有主动攻击欲望，但那也是建立于你不会在它餐点跑出来杵它面前的基础上。黑羽桑，你是新来竹内町的吗？但凡居住在这一块常走这条路的都会在黄昏时绕道而行。”

“你、你是谁，你管我走哪条路干什么。”白夜一想自己为什么要对这连样貌都没被她看清的陌生存在言听计从，直接就扑腾起身，转身瞪着面前与自己装备穿着相差并不显著的女生。她也是用弓，但那弓的两侧并非可以用于近战撞击的尖头，而是末尾弯曲着，中间各卷着一团未被任何结构连接的幽蓝色火苗。魔法弓。

“你怎么还又站起来，你要寻死啊你疯了吗——”

这女生一步上前双手齐按在她肩头，作势猛力一把就要给她扯回地上。

白夜被拉得失去平衡，摔向地面，“啊”的一下嘴中吃进一口枯叶，不知为何浑身立即窜过一阵猛烈而炙热的恶寒，瞬间便条件反射地抬起双手护住了后脑勺：“不要……！！对不起我错了！请不要打我！！！”

那女生原本是想顺势跟着白夜一起倒在地上的，被白夜这语气骤变的模样吓了一跳，半秒后才慌忙俯下身去。

“不是你反应这么大干什么，你听我说我没要打你，只要别被那绿鸟给瞧见就行。拜托拜托，你可别害我也跟你一起送了。”

原来她没要用脚踩自己的头。白夜并未撤下双手，而是偷偷抬脸，瞄了眼那名与自己近乎是同样的匍匐姿势，除了双手并未护头，而是一边握了个手榴弹模样的道具，一边抄着把双刃匕首的女生。“那鸟不会攻击贴着地面且未主动发动进攻的玩家。但你要大摇大摆站着可就是不同性质了。”

她瞧见这名玩家的ID是“竹取月”，ID的色泽是与先前町中街上袭击了那弓道服少女的连枷使女性玩家相同的金色。

记得这样的颜色是对应着……“日元素”。名字是“月”，却是日元素？这是什么奇怪的隐藏自身真实元素属性的幻觉魔法吗？况且、TBO内真的存在这种魔法吗？

她吐掉嘴中残余的叶片，细声问道：“那、你……请问你到底是谁？”或许是仍受到方才应激状态的影响，她的话语声显得颤抖。

“哎呀你 13 级了都看不出来的嘛？我很明显是个自由雇佣兵吧。普通独行玩家会像我这样带满消耗性道具吗？”她放下匕首，指了指自己腰间。白夜顺着地面朝那儿一瞅，果然挂着数多与她左手那手榴弹的外貌相似的椭圆球体。

“这是……破片手雷？”

“一个才发展到蒸汽时代的世界哪那么容易能批发到这么多个手雷。这些都是烟雾弹啦，用来遮蔽怪物视野用的，只要不是魔法生物一般一丢一个准，保管你疯狂润掉保全自身走为上策。你看我等级多少？”

“呃嗯……15 级……”

“所以不管是我是你，还是这游戏目前绝大多数玩家，都不该有硬刚那种纯粹的怪物的心理。碰上像那绿鸟一样的精英怪，管你带了多少手雷还是反坦克地雷，能侥幸逃走就不错了。还好策划把这些怪普遍都设计成主动攻击欲望不高的习性，不然随便走过去个玩家都当场送。”

白夜一边将挂在腰间的恢复药剂往嘴中灌，一边听得用心。待竹取讲解完毕，她立即便要追问。

“那个魔物……什么“七叶”还是“七羽”，至今没有人打赢过吗？”

恢复药剂真难喝，像是薄荷掺了洗碗水。

“肯定有人能稳操胜算，四轮之柱随便挑个人都能暴打它。但那种人来雾霾山这儿做甚。现在玩家平均才多少级，十几级？可能更低噢，你百分百看见那怪有整整 48 级了。”

四轮之柱……？那是什么东西，是公会名吗？白夜听在心中，随即询问道：“……呃，雾霾林？”

“你不觉得薙峯霞林这种名字很恶心吗，我们都管这个区域叫雾霾山。”竹取月拿烟雾弹碰了碰自己脑门，“我就说呢，黑羽你果然不是本地的，你是哪个区域转过来的？”

“我……嗯、”虽然更想先纠正姓名称呼的问题，但她现在并没那心情。那只巨鸟正从她们一旁树丛外的路面处像只公鸡般前后伸着脖子威严路过。

“你这衣服倒是沙漠地区的陆行鸟素材。艾兹维泽？”

“嗯、是艾兹维泽。”竟然一下就猜出是沼泽红树林区域艾兹维泽，而没有猜真正的沙漠地区亚穆路陀？这女生果然熟知有关 TBO 的各种事项，“我们这样说话，真的不会有关系吗……？万一被那只鸟给听见、”

“它肯定听得见啊。但虫子在草丛里叫那还不正常，只要你不闲着没事脑抽去射那玩意一箭，趴着就保证安全了。现在也不用担心大猫，只要有那鸟在巡逻，大猫兔子小蛇猴子全都退避三舍。”

白夜默默地点了点头，但她还是心脏扑通扑通地直跳。方才……虽然自己在那大鸟无心的援助下明明是有希望独自逃走的，可现在却被这个竹取月给拖住，似乎是不得开始一段本不会发生的社交了。

“你还真是胆大啊，新来竹内町居然敢立刻单人跑出来刷野怪。”竹取再次开口，“该说是不是要佩服一下呢……在这里死亡可真的是会有死亡体验的。”

“我会努力不死。”白夜立即给予答复。

竹取顿了一下，不打算询问原因，将话题转移到了别处：“那么，现在你是不是要打算回城了？”

“回竹内町。嗯。”

“不考虑请我护送一下吗？像刚刚那样的危险情况我多有了解，有我在身旁随行的话路途会安

稳很多哦。”

“你不是才高出我两级……呃、回去的路也不远。说实话我自己一个人跑也跑回去了。”

竹取将头探出树丛，望了望南面茂密的翠绿色竹林，又瞧瞧北边隆起的光秃山峦。“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确实也不算远。”

白夜将竹取的行动看在眼里，不禁轻轻问道：“你看了看周围就能计算出距离了吗？”

“那我可没那么神。系统地图上有啦。”竹取连忙摆手，“上面导航说是大约 20 分钟。”

“哦，这样……”略感失望。

“那绿鸟已经走了，要想趁机开溜就趁现在。不过在那之前……”竹取月的语气开始变得神秘兮兮。

白夜的心中浮现出一丝不那么好的预感，试问道：“是……还有什么事吗？”

“对、你知道我其实是名雇佣兵玩家是吧……”竹取看似羞涩，实则满脸老奸巨猾地微低着头，怕是下一秒就要忍不住开始苍蝇搓手，“看在我刚刚从那魔物口中救下了你的份上、不考虑给我打赏点酬劳？”

什、她在说什么？明明是日文，为什么拼在一起白夜就无法理解了？

“我、我刚刚……”自己是要还嘴吗？还嘴的话，会不会被面前的这个玩家报复呢。在拥挤且寸步难行的树丛间如此近距离地进行玩家对战的话，使弓的白夜是不可能有胜算的。

刚刚……白夜方才都想过一遍了，刚刚她明明是能自行逃脱的。是这个人不打一声招呼主动跑过来掺和一脚，加了点细枝末节的收尾小程序，现在居然……居然反过来问自己要钱？这、这种算是敲诈勒索？刚开始其实就是不怀好意的吗？！亏白夜两分钟前还对她产生了一丢丢的信任感。

“啊、不过……其实也不一定是要马内的。”竹取竖起一根手指，凑上仍旧跪坐泥草中的白夜，吓得她往后跌去，“我刚刚看你打的那些兔子腿口水都快流下来了……那个、那些腿你都要拿回去吗？”

“兔、啊……？”白夜愣在原地，“你一直在偷看我打怪吗，你跟了我多久？！”

竹取挠了挠头发，尬笑着回答：“就大、大概是出町北的时候，因为你们那里不是好像出了点小状况嘛，我当时有看到你从那个案发现场离开。”

“你就一直跟着我？！”白夜的眼珠子都要惊瞪出来了，这人难道是什么同性恋痴女吗，居然跟着自己跟了……不对、难不成所有的雇佣兵都会为了情报跑那么远，跟香港记者似的追一路？！

“不不不你误会了、”竹取匆忙解释，“误会大了，我可不是跟着你。我只是说那时候有看到你……然后刚刚我可是来这儿采药菇啊、到时候手工做一些广域恢复雾气弹，”她自豪地笑笑，立即抬起手指高速转动眼珠对着空气一顿猛戳，“你不信的话，我把刚采来的新鲜药菇都实体化来自证给呜喔噢哦……！！”

随着一大堆竹笋凭空出现砸到她手中，几根滚落在地上，白夜彻底蒙圈了。

“嗯……萌蘖的竹笋？”

“选错了，拿手选的老是戳错而且 UI 设计的还不加确认按钮……唉对不起对不起！让你看到我这么狼狈的场面……呃，能、能不能帮我把那几根递过来、”

“好、好的……”

竹取迅速将竹笋都收回系统背包后，长呼一口气：“可累死我了，下次果然还是得用脑声执行

指令。我就是不太喜欢用脑子跟系统对话，感觉心理活动都要被窃听了。我说，你应该没趁机偷我竹笋哦？”

白夜无奈瞪眼：“我要你的竹笋有什么用……我不会烹饪。”

“唔唔好吧。就，给你看看……对，这个。”竹取捧着三朵巨大的白底绿纹蘑菇，水润光滑，看上去Q弹Q弹的，白夜忍不住伸出食指去戳了一下，果然弹性十足，治愈目的这就达成了。

“这种一看就有剧毒啊……”白夜吐槽，“真的是用来做恢复弹吗？不要是什么……猛毒烟雾弹。”

“想法是不错，我要能找到稳定获取毒烟雾弹制作材料的途径，那还不乐开花。这菇要不要送你一点？竹林绿纹菇我有很多的，用不完。”

“这起名……”她也对这游戏高低差巨大的起名审美感到习惯了，“不对、刚才好像是要我给你报酬的，不应该你给我蘑菇……”

“哦、对啊。我每次一聊到道具素材就把正事给激动忘了。老毛病。”竹取道歉。哎呀，白夜心想，自己为什么要多事提醒她忘了向自己收钱？本来自己就没欠她任何东西，刚刚应该直接开溜的。就因为有人愿意跟自己聊天，就愚蠢到这种地步了吗……

白夜默默地打开了系统背包，找到了距离窗口顶端并不远的“优良的轻跃兔后腿×15”，又瞧了瞧隔壁的“轻跃兔的后腿×34”，沉默两秒，最终选中了优良后腿，实体化了6根出来。

“给你凑一对咯。”

“喔噢！是、是兔腿……呃好，总之谢谢你的酬劳了。我会非常珍惜的。”竹取双手接过白夜捧来的六条兔腿，强忍贪婪目光地全数纳入自己背包。

“然后这里是刚才打到的，……山猿之尾尖，两份。”

“嗯？！那么多吗，为什么还要给我这个，你……”竹取的目光从白夜手中提着的两条尾巴渐渐上移到了白夜那飘向一旁的视线。

“看……看啥看，当然是预付酬劳了。”

“预付……酬劳？你是想要我……”竹取大致猜到了白夜的用意，不过她完全没猜到白夜会回心转意，不免还是重复了一遍她的词句以核实自己猜没猜错。

“就、你也知道我第一次来雍峯霞林啊。”白夜支支吾吾地解释道，“我……刚刚遇上了那些山猿，再来一遍相同的怪物组合我还是会死的。虽然刚刚是运气好死里逃生了，但我也还是会害怕的……所、所以你，能不能……”

“哎呀这种事情，直说啦，担心什么！”竹取笑着拍了拍白夜的后背，起身向她伸出了手掌：“知道啦，我送你回町，你就放一百个心吧。毕竟……我可是非常专业的雇佣兵呢。”

回程的旅途比白夜想的要更加短暂。或许是由于竹取月也是弓箭使，两人一侧主修物攻、一侧主修魔攻，站在原地就能把路上拦路的怪物都轻松解决。到达安全区内后的白夜并未自魔物处吃到任何伤害。

傍晚的夕阳已然斜下，云端之上的晚霞投影于阴云所掩出的浑浊粉紫逐渐被再度吞没为灰黑的冷淡配色，只是却要比白昼时要光彩黯淡。恐怕是恒久未能降下哪怕半滴雨的蓬勃厚云在这种程度的光照下失去了原本那压得令人喘不过气的存在感，现在的竹内町垂直空间感反而增高了，空气也因氛围的优化而略感并无变化地更加清新。游戏环境设计，打光技巧万岁。

竹内町，问她对竹内町的第二印象？

第一感觉，城景的亮度简直像瞬间快进了时间般，又暗了一大茬。这里居然真可以阴天大半天不下雨，彻底还原真实横滨气候。它真的，白夜哭死。

第二感觉，飘来的各种小吃的气味让白夜饥肠辘辘……或者说，自己仅仅是嘴馋了吧。

“好香的烤肠味。”

“那是烤肠的味道吗？”白夜问，“闻着更像是什么放了香精的面粉。”

“这可是中国传来的淀粉肠，里面肉越少越好吃。黑羽桑不想买点试一试吗？特便宜了。”

“他们真的可以在月星还原各种现实里的小吃啊……”白夜摆了下手，“算了，没有肉的烤肠感觉是在浪费钱。”

竹取“No、No、No”三声：“你可别忘记，在月星大快朵颐也不会吃胖，简直是吃货的福音了。而且饱食度不保持在需求百分比以上的话就不会自然恢复了。”

她指的是月星的生命自然恢复机制。只要将饱食度保持在一定的程度上，就可以随着时间推移缓慢恢复生命值至上限。与此相对，届时的饱食度也会逐渐减少，直到落出需求百分比。

胡吃海喝的话只会将饱食度升上百分之百而不会造成奇怪的异常状态，更不用担心吃胖……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享乐行为。

但白夜对吃东西一向没有特殊追求，能吃饱就行。既然干面包恢复的饱食度最高，就先囤上几十份再说。虽说首要目标定为探索月星世界的话避不开品尝各地特色美食……但那些既然是基于现实真正存在的小吃，食用优先度就不位于白夜内心的期待榜顶端。

毕竟……在这真实饥饿感与饱腹感只会随着现实世界的身体情况而改变的世界，短时间内吃太多口味各异的食物只会让大脑对味觉的判断逐渐麻木吧。

回町的路上，竹取有询问白夜为何要大批大批屠杀小白兔却不怎么打算保留兔腿，白夜便解释自己正在尝试刷五份稀有素材“白兔的速跃足筋”，不过现在并未达成目标。

那你是在修移速流还是瞬暴流？竹取接着问道。白夜作答：自己想要尽可能在保证行动速度提升的同时增加物理闪避率。

“闪避流啊……”竹取听罢，微抬起头略有感慨地讲道，“以前我也有这么个美好的梦想，直到我发现这 TBO 的闪避率只是增加你尝试闪避之时与系统之间的互相响应速度，以及你的外判定盒面积大小。真的要躲还是完全得靠自己动……然后我就把专注力全都转移到减魔耗和搓箭前摇时长上了。”

“完全不用物理箭矢的话，遇到魔抗怪物会怎么样？”

“我也有带三根可以在使用前展开成原长度的机械弹片爆裂箭，这还应付不了的话一颗烟直接开溜就可以！”

听她如此自豪感爆棚地双臂抱胸道出了“遇到困难逃大跑”这样的摆烂发言，对此只感到无奈的白夜反倒不想再进一步展开吐槽了。

是啊。想要闪避敌人攻击的话……理论上就算不修闪避率，技术到位也是可以花式闪躲的。

将个人点数的一大部分抛到闪避率上，真的是正确的决策吗……白夜陷入沉思。

啊啊、月星的神……快点下雨吧，让我练习一下 STG 闪避技巧。

“就是这里了，很近吧？”

她差点踩到减缓脚步的竹取的鞋跟。

竹取指的是“小岛八百奇货屋”，一处专门交易稀有素材的地方。她告知白夜，若是想要刷速度

系饰品，最好的还是用本地特产的竹音灵木。对比稀有度的话，一根兔子的腿筋便足以换到几乎保底一份提速饰品需求的灵木数量。

“所以是，木质的饰品吗……”白夜以为与树木相关的饰品再怎么也不会与动作速度相关。

“可别小看雾霾山这里各种稀奇古怪的工艺品。跟你讲，如果黑羽桑你要玩弓的话，做个神准木环，竹内町的弓使人手脖子上挂一个，能给竹制箭矢增加诱导性和暴击率，直接普通箭当万能平A用。”

“欢迎光临小岛八百奇货屋啊！”白夜与竹取刚掀开门帘走入拥挤的小店，店主便在二人正对着的柜台后方抬手打招呼，“是竹取酱啊！”

“小岛桑，我带了新顾客过来哦。”竹取身子微向右后方侧去，为小岛介绍道，“这位黑羽凉璃桑也是玩弓的，不过她是主物理远程。”

“哇啊，练习弓箭的团体又增一员啦竹取酱的意思是？”小岛睁大双眼，脸上笑得像是要即刻开花，“你们专程跑来，是不是有准备什么好东西给我呀。”

白夜一言不发，静静地打量着面前ID名为“小岛由亚”，年龄大约十七八岁的少女。ID颜色是……红色？火元素。不过为什么她的ID下方没见到白夜与竹取月两人都有的旋转小三角呢。

记得勿栖之前告诉过自己，没有三角的玩家都是……都是什么来着，想不太起来了。

“不瞒你说，之前你不是满世界找……我想想是啥来着。”竹取眼神上移，“对对对，白兔的速度足筋。”

“白兔的速跃足筋啦。不会吧，终于又有人打出来了？！”小岛吃惊地双手按桌，“简直太玩美了吧，正好我就缺最后一份，等了那么几天都没人打出来，没想到还是竹取酱的人脉最广啊。”

“哼哼，你也不想想我是什么等级的存在。如果方便的话我在想给这位黑羽桑换一份神准木环合不合适呢。”

“改良版的都没问题啊，你们可是我的大救星，这位黑羽姐姐尤其！没想到今晚就可以开始开工啦。除此之外还需要什么嘛？”

竹取先是瞄了一眼白夜，随后便询问：“嗯……我想想、你还能提供什么额外的报价？”

由亚扶着下巴若有所思地“哼嗯……”了一阵，抬指提议：“我想了想，还能附两瓶高速药水或者鹰眼药水哦，或者这位大姐姐愿意的话也能准备两捆竹箭，配套使用嘛！”

“黑羽桑有什么想法吗？”竹取回头咨询起白夜本人的意愿。

“我……我随便的。其实给我些传送水晶就行。”

“这样啊……传送水晶那还不简单，太平常了吧。”竹取耸耸肩。

“迷宫传送水晶一份，可以嘛？”或许是想到马上就要到手足筋，由亚的双眼止不住地放光。

“可、可以的……”迷宫、迷宫传送水晶？真的假的，这个兔子脚筋有那么值钱吗？！白夜咽了口口水，强掩着自己的吃惊。早知道自己不小心打出的这脚筋是稀有到如此夸张地步的素材，她就不告诉竹取了。这么珍贵的素材丢背包里吃灰也好啊，为了个饰品就要给出去什么的……

但、自己又不懂锻造技能，就连勿栖那种天性喜欢抱着一大堆素材去炼的玩家都没兴趣点锻造。要真的让白夜自己去用这份脚筋的话，结局就怕是纯纯浪费了。

既然能够一步登天直接获得一份提前确认有用的饰品（还是这个小岛由亚提出的改造版本），确实也算是一比合理的交易吧。毕竟是自己用不到的东西转交到了真正需要这玩意儿的人手中……

因此……“嗯，我可以接受一份木环和一份迷宫传送水晶。”白夜如此作答。

稀有素材……换来了专业对口的饰品与一件可遇不可多求的传送宝物，也不算是亏吧。

这样其实还不错啊。如果日后打到了用不着的稀有素材，也可以送来这里交换她真正需求的事物。

如此，不论是去刷何样的怪物都会存在锡安与食材之外的收益了，何乐而不为……呢。

白夜微微露出一丝像是对未来产生期待的喜悦笑容。可惜幅度过于微小，甚至未被身前的那两个人察觉到。她深呼吸一下，一边上前一边从背包中实体化了足筋。

◇「白兔的速跃足筋 -1」

“感谢您的慷慨交易!!”由亚高兴得眉毛都快飞出去了，双手捧住白夜拎来去的足筋，盯着看了半天后疯狂点头。

“就是这个对吧。”白夜核实道，余光注意着竹取的动作。

“对的对的完全没错！黑羽小姐请稍等，我这就去准备你的神准木环哦！竹取先等一等我哦。对了、那边架子上有玄米茶，你带这位大姐姐一人喝一杯先嘛。”由亚招呼道，等竹取应答完毕便一蹦一跳地进屋了。

“麻烦你啦！”竹取在柜台前追应。

仍旧站在门口附近的白夜悄悄地左右张望，却未见屋内摆有长凳。这小岛由亚的意思难不成是要她俩站着喝茶吗……恕她完全不明白其中风雅。

不过，至少达成了最开始的目的吧。开了图鉴、赚了些有限的锡安，最后在获得了想要的饰品时还意外收获了一份迷宫水晶什么的。跟勿栖讲一讲她怕是要听得乐起来。

竹取兴致勃勃地跟白夜述说起她曾经在这里的交易历史：“我跟你讲你可别张扬出去，上次我来这用一些我压根用不到的回振晶片换来了两个破片手雷。最搞笑的是小岛她自己不知道那是手雷，还以为是什么装饰金属球。我赚大了。”

“她……居然连手雷都认不出来吗？”白夜略有困惑。

“毕竟 NPC 没有见过我们那边世界的高科技，也是难免的嘛。”竹取答道，接着便滔滔不绝地继续讲了下去。

原来如此——白夜想起来了，ID 下方没有那个倒三角的话，代表这个人并非与她们相同的玩家，而是 NPC。

所以说，这位交易店的店主小岛由亚……居然也是一位 NPC 啊。略有些意料之外，仅凭表面观察她完全都察觉不到这个人的举止言辞与真正的人类有什么区别。

甚至比起之前在优妮什镇遇见的几位 NPC 更加接近真正的人类玩家。是因为年龄尚小吗？才能够学会更多的玩家间的相处与交流方式。确实，若说这个小岛由亚是真正的人类，却也存在一种不知源自何处的违和感。

虽然不直接告诉白夜的话，她恐怕会一直被蒙在鼓里吧。

毕竟……谁会去特意在乎从别人身上察觉出的细小违和感啊，又不是闲着没事做。至少白夜是如此作想。

时间也晚了，在这位由亚将饰品递给白夜后，她也该回去找勿栖和和伊了。不知道她们那里调查现场的工作进行得如何。按理说，也不会那么快就有进展的吧。

不过也说不定真的已经结案了呢？毕竟这里是不符合现世逻辑常理的月星世界。

她们真的会有那么神通广大吗……

白夜对竹取仍在孜孜不倦讲述的过去充耳不闻，独自徘徊于自己的思绪。

◇ 「迷宫传送水晶 ×1」

◇ 「神准木环×1」

◇ 饰品：

- 神准木环 · 小岛八百屋特改！

- 远程物理攻击 + 25

- 远程暴击率 + 5%

- 远程暴击伤害 + 8%

- 幸运值·森林 + 10

- 幸运值·薙峯霞林区域 + 10

特殊：使用竹制箭身的箭矢时，远程暴击率额外+15%、获得 45°的追踪补正（追踪类型：距离优先|起点：装备者）。

■ ■ ■ ■ ■ ■ ■

绫栞从今日负责守卫公会前门的河野这里听闻，有一位留着赤色短发的身材娇小的少女，指名道姓要见她——哪怕不进公会大门，在门口谈一谈也罢。

“有什么人会见我……？”自己在公会外部没什么能称得上“人脉”的关系，应该不会有人单纯闲着一大早七点不到就来登门拜访吧。她对河野的传信内容充满了困惑。

首先她猜测是町奉行的同心要来传递关于莎娜受害案的最新消息，但自己忙活了一个通宵都未

能寻得关键线索，直到半小时前才终于找着空暇，回到公会准备睡个短觉。

现在的绫栞虽说正听着河野的传信，但人还躺在地铺上呢，怕是一时半会儿根本没精力再站起身。

来者若真是捎带了有关真凶的情报，刚才经过町奉行总部的时候，他们应该会直接叫住自己的……所以，怎么可能隔了半小时突然突击到访……

“能拒绝会面吗……我如果太累的话游戏可能会将我卡下线……”所以，她的第一反应是如此回答。

河野无奈地边摊手边道：“对方很坚定地要见你哦。说是昨天傍晚的时候与你打过照面，你误伤了她。”

“误伤……”绫栞使劲地回忆起昨日遭遇的一切。与那位名叫方聆弦的姐姐认真地切磋了一战。在那之前，好像是……对，因为发现有个男人鬼鬼祟祟地窝在墙体上方偷拍公会内的女性玩家，她追杀了那混蛋一路。最后因为中途撞见了命案现场，还是给他趁乱跑了。

误伤的对象……来找自己的这位玩家既然是少女，用脚趾想都不会是那男人。且不谈方聆弦究竟算不算得上少女……她的发色可完全与红色沾不上边。

不过、昨天……确实还有遇见一名红发的少女。后来自己离开那家药水店（命案现场）时，她与方聆弦都还留在店内。

记得叫……神来社，神来社后某某二字。只是因为姓氏过于独特，她还多看了好几眼。

自己有误伤过她吗？绫栞对此毫无自觉，但既然指名道姓来找她，显然对方已经很笃定造成误伤的源头定是绫栞。

是真的被她追杀那个男人时使用的散射流弹所击中？那的确错在绫栞，自己得好好向人家赔礼道歉了。

“我……我去见见她。”因此，绫栞如此道。

“不用我将她带进来吗？”

绫栞摇了摇头，一边从地铺上起身：“不了，……不太安全。”

好累。……

- 月见花 绫栞 & 神来社 词音 -

摇摇晃晃地一路走去，做出近似整个身体倒向前方的体势推开了公会正门门扇，又是两步朝前，刚欲扶住一旁门框之时，还未询问来者所为何事的绫栞便见那红发的女孩主动迎了上来。

眼见这幕的绫栞立刻抬起手指，指尖一道蓝色的泡沫流线瞬间围绕手指旋转为环形：“先请别靠近我。”她的语气比起冷淡，更该描述为有气无力。

“啊、啊……”被直接拿魔法指着的词音吓得一哆嗦，赶忙朝后退了两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叨扰您，只是……先日我的铠甲可能是被您给击中、那个……”

“你的铠甲被我击中？恐怕是在追猎那个男玩家的时候无心击偏的流弹吧。”绫栞闭起双眼，险些站着直接入睡。

“嗯，就是我的那件骑士铠甲……、”

“损坏装甲的话，单纯一发流弹不会减太多耐久。”她插嘴应答，“你将维修所需的费用与素材

告知予我，我会想办法补偿。”

词音面露难色，视线开始左右乱移。

“你……是还有什么请求？”绫栞直接问道。她现在只想尽快摆平这桩事，加紧回房享受精致睡眠。

“就是……昨天、您的流弹击碎了我的盔甲，现在已经被系统移除了……”

“耐久归零了？”绫栞本就疲倦的神色多出一分困惑，“我的穿甲数值虽高，但还不至于一发流弹击碎金属盔甲的。你是带着低耐久度的装备，碰巧被我误击了？”

词音小声地“嗯”了一声，双手轻轻搭在身前，低着头不敢直视绫栞。

“耐久度……多低？”

“好像是只有个位数了……”

“你没有早一点进城修复吗……？”

“对、对不起……因为刷怪的时候太得意忘形了，等发觉的时候就已经只剩十几了，然后一路顶着魔物的进攻撑回安全区的时候……真的非常抱歉，感觉好像是我为您添麻烦了，对不起……打扰了。”

绫栞不解地凝视着好像要直接转身离去的词音，对这女生的一系列行为只能说是摸不着头脑。

“你先等等，方便的话可否告知，你丢失的装备稀有度如何？”

“啊、”词音一愣，“是我花费了很多中级矿石才锻造出来的蔷薇骑士铁铠，防御力的话……怎么说，就是还算可观的程度。”

“大致是……？”

“嗯……是增加 225 的物理防御，但、但也有减少 15%的移动速度和 30%的物理闪避率，属于是重装甲类型的，就那种、舍弃机动性换取防御力的类型。我也不知道在您眼中称不称得上较为优良的装备……”

“两、……百？两百二十五？”

绫栞听了这始料未及的三位数字后未免吃了一惊。她用力眨眨双眼，再瞧了瞧词音头顶标注的“LV11”，这个等级段的玩家普遍主防具防御力在 60 至 80 不等，因此甚至别提什么用速度减益换取物防了，80 和 225 可是将近差了三倍，倒贴出去的 15%移速连提都没必要提到。这位女神来社的小妹妹或许真是下了血本，花了绝对不算少的功夫才超幸运地在低等级阶段锻造出如此强度的装备。

“这是你亲手锻造出的装备吗？”

词音再次点了点头。绫栞瞧了瞧她那串红色的 ID，猜测面前这女生的锻造等级绝对不低。

四大基础元素风、地、水、火，皆有对应的原生强化专精。像是风元素玩家天生便在“融合”类强化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地元素天生专精“附魔”，水元素则在“改造”上具有天资。

而这女孩子头顶的红色 ID，意味着她拥有在“锻造”方面持压倒性优势的火元素。

“是生产系玩家吗？”绫栞未免来了兴趣，愿意修武具锻造被动技能且在此领域颇有心得的玩家可遇不可求（真实人类显然比知识水平仍停留在幕府时代的竹内町 NPC 要更能理解其他玩家脑中正谱画着的设计呢）；有这女孩子的帮助，自己说不定也能趁此机会入手更加精良的火枪类武器。只不过考虑到现在自己是有愧于她……请求她帮忙锻造武器这种事显然尚不合时宜。

“既然对锻造颇有兴趣的话……不妨……”绫栞叹了口气，身体不自觉地一沉，“不行了、我真的好

累……”

“那个、难道说月见花姐姐您昨晚一直都……”

“一分钟没睡。一直在调查杀人犯的线索。”

“原、原来如此。那我确实不该打扰您了，若可行的话或许我能在明天早上再……”

“没有装备的话你也没办法跑去太远的野区吧，一天可就荒废掉了。除非你愿意……嗯、在家窝着锻造一整天、呃——怎么说，好困、……我真的不行了，再不睡的话……系统要把我弹下去了，你……”绫栾转过身去，还没走两步就差点被大门的门槛绊倒，再次面向词音关照道：“过……过四小时再来找我……”

“四个小时吗……？会不会、那时候您还……”

“肯定没睡醒。六个小时吧、六个小时后……你就、找……找方聆弦……”

词音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方……聆弦？为什么是找聆弦小姐？难道说你们两个……”

绫栾猛地摇头：“不不别听我的、唉我这是在说什么东西、不是……我要你找……嗯……河野葵，这个公会的、津风礼社的。就说……我让你把我叫醒……”

她再度回首，一步一晃动地缓缓朝着门内庭园走去，留下词音在公会门口一脸担忧地目送着，直到见她进入了公会大堂建筑内部。

昨晚一直都在调查凶案线索的话——词音心道，想必是片刻未停地四处奔波了一整夜（通宵啊），她都不敢想象这种场合下的运动量会多么恐怖，更别提这位月见花绫栾昨日还先后与两名玩家进行了 PVP，后者还是个势均力敌的对手打算跟她拼死较量……

这么一想，现在就算本着良心也该让绫栾先小睡一会儿了。

不过，关于凶杀案的情报……不知道方聆弦小姐那里有什么新线索。她有请求词音与和伊在发现新线索时尽量转达给她，但词音昨晚都忙着刺练习木桩了，想着要整理一下能用来锻造下一件装备的素材，结果理了一半便昏昏睡去，一觉睡到半个小时前才有精力过来拜访绫栾。

她在津风礼社的正门前驻足许久，翻开系统菜单向聆弦发了一条消息。

“方聆弦小姐，打扰了，我是神来社词音。”

——“噢，早上好啊神来社桑。起得挺早的嘛。”

秒回了……词音还忙着输入下一句信息呢。她删掉打了一半的句子，换成了对此问候的应答。

“嗯嗯，我本来是打算早起到月见花小姐的公会向她询问装备的事情。”

——“她那烂好人的性格绝对会加倍赔偿给你的，不用担心太多。”

——“不过我还没获得任何新情报呢。神来社桑是想问这个没错吧？”

“嗯。好像月见花小姐昨晚也彻夜调查，忙到现在才有机会睡下。”

——“所以你这次白跑了一趟对吧。”

“是这样的……方聆弦小姐果然什么都猜得到。”

——“你有兴趣帮我查一件事吗？”

“有。”词音几乎是条件反射地立刻回道。话了，她才意识到自己尚不知晓聆弦想要她帮忙做些什么。

——“很果断呢。不过还是听一听再做决定吧：你有兴趣帮我去调查一家店铺吗？”

“嗯，是什么样的店铺？是 NPC 经营的吗？”

——“没错，名叫‘琴音绕梁’的东亚乐器店铺，店主有两位，NPC 与玩家合作经营。玩家在匿声季结束上线后发现留守经营店铺的 NPC 已经被杀害了。我严重怀疑这件事与药水店店主莎娜受害的案件有关，但我如今正在与町奉行交涉抽不开身。所以才想知道词音是否有兴趣帮我去调查一下？”

“没有问题的。我现在就去调查看看。”

——“案件的真相现在还未浮出水面，你虽然作为玩家能无限复活，还是记得小心行事。”

“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想的话，也可以去问问茶屋桑有没有兴趣协同你调查。她在本地开店，与许多 NPC 有交情，是个值得依靠的万事通。”

“好的……我明白了。”

词音其实并不会去联系只有过一面之缘的人。她只是如此敷衍罢了，反正自己并没承诺一定会去邀请茶屋和伊小姐加入自己。

——“一切小心，不要抱压力。我这里也没什么值得谈起的进展，大家以玩游戏为主，你也别太大心理压力。”

“嗯，我明白的。……谢谢方聆弦小姐。”

调查同样是身为 NPC 的店主被他人杀害的案件啊——词音一边关闭系统菜单，一边迈步离开了津风礼社的大门口。联想到这两起案件相同的性质，说是巧合反而会牵强，不论怎么都有简单调查一番的意义存在。

最重要的是，自己若能调查到有用的信息，不光能帮助到聆弦小姐，还能引起那位同在专心探案的月见花小姐的兴趣，之后她兴许会更愿意赔偿词音。……反正她无所事事，不妨就先去那里看一看吧。

虽然词音不愿意与人进行不必要的交谈……但这并不代表她迎合他人对话以套取线索的本领就不合格了啊。既然是为了套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跟陌生人说话算得了什么。

不过，方才词音为了表示出同月见花小姐就装备损坏问题进行谈判的诚意，特地没有携带任何武器。遇上危险的话，自己还有办法防身吗……

能无限复活是真，想尽可能别再体验死亡的感觉也是真，她决定找一位保镖沿途保护自己。

所以在远远眺见街对角的面包店门口，玖琳然正抱着一袋法棍与吐司走出店门后，词音便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了。

既然是案发现场的第一目击者……这位琳然姐姐，必定会想搞清案件的真相究竟为何吧。

免费的保镖，这不就手到拈来了吗。

端末行动：词音的调查·1

竹内町-明园北古道 翡翠新历 1 年 5 月 37 日

神来社 词音：（田中烘焙坊的店主确实有听说过 NPC 被杀害的新闻，但似乎是有关昨日药水店老板娘莎娜的那场事件。）

神来社 词音：抱歉，我确实是在竹内町住了很久，但主要都在南街区活动……

玖 琳然：南街区我确实没有好好地逛过，我因为比较喜欢……吃喝玩乐，应该是可以这么说吧。所以我主要是在这一带活动。让你看笑话了，明明是在这附近居住的我，却对最近正在发生的连环杀人事件一无所知……

神来社 词音：第一个撞见了命案现场，我完全可以理解琳然姐姐的。毕竟……我们怎么可能想到会在一个游戏里目睹真正的命案。

玖 琳然：是这样……嗯、昨天我是跟着和歌森桑提前离开了现场，之后我就回旅店了，我……那时状态很差。

神来社 词音：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琳然姐姐千万不要自责。不过我也很在意，聆弦姐姐刚刚跟我说的在与町奉行交涉……是在尝试获取什么样的情报。

玖 琳然：嗯……是那位身材很高挑的女性玩家吗？我有注意到名字，好像和我一样是中国玩家。

神来社 词音：我有听说布雷姆有一个公会专门猎杀试图伤害 NPC 的玩家，那个公会内部就全是中国玩家。不知道聆弦姐姐对此有没有过了解，她好像也是从布雷姆来的……

神来社 词音：（昨天我扫描药水店店主莎娜的背包时也顺便扫描了近在咫尺的方聆弦姐姐，她背包里有许多塞壬地区的特产，基本都是植物相关的素材。很在意聆弦姐姐为何既手持原型为农具的武器，又对植物类素材情有独钟。）

玖 琳然：应该是叫“星悬业火”的公会，在中国的 B 站上大有名气，争议性也很……但有关那些争议围绕的话题，我觉得我不太好做个人评价。我是偏向走与世无争的玩法，玩家 PVP 什么的简直不敢相信在 TBO 这种游戏里也会频繁发生。

神来社 词音：既然怀疑连续杀害 NPC 的嫌疑犯是玩家，那么联系这家公会的话多少会有帮助吧。……不过，既然是发生在竹内町的案件，让竹内町的玩家自己来解决才更理想。

玖 琳然：不过，嫌犯不挑在 NPC 囊中素材丰富的卡迹玻什市下手，而是认准了竹内町——不会是因为卡迹玻什的 NPC 等级太高，他还是她怕打不过呀。

神来社 词音：嗯呢……其实，敢在同一个地区连续杀 NPC 商店店主而毫不在意惹人注目的玩家，可能根本就没考虑过换其他大型区域的主要城市下手吧。

神来社 词音：等等……如果那个玩家真的是为了素材或道具才杀 NPC，而且只杀北街区的人，那他/她会心中其实早有了明确的目标，想要寻找指定的某样事物？当然这只是个无稽猜想，我手上并没有任何旁证。

玖 琳然：你的意思是……他/她杀害 NPC，是为了寻找明确位于某名 NPC 背包中的某样物品、？但他/她并不清楚是哪位 NPC 正持有这件物品，所以只能分散性地杀死他/她所怀疑的目标。

神来社 词音：我不确定聆弦姐姐那里联系町奉行是否正是为了验证此事。如果我刚刚的这一想法是正确的，那聆弦姐姐必定也想到了。她拜托我来调查这家乐器店说不定就是为了让我的询问受害的店主是否丢失了什么特殊的财物。这样的话，我只要询问身为玩家的二店主有关稀有材料或者道具的事情，说不定能获取十分有价值的消息。

玖 琳然：那个，词音妹妹——现在除了我们与那位姓方的姐姐，还有什么其他人能够依靠吗？我想到，如果是使用大型近战武器的嫌犯，只要观察到形迹可疑且手持这类武器的玩家，不说八成，至少有两成值得怀疑的价值。

神来社 词音：是哦，可以从武器方面下手……可以一击斩断正常成年 NPC 腰部的武器，普通的长剑难以做到。等级和近战攻击力足够高的玩家很难想出有什么理由会推动他们对 NPC 下毒手。这样的话……实际上可以被怀疑的行凶武器范围其实比乍一想的要小非常多。

玖 琳然：我这里可以联系一下昨天的和歌森桑，她虽然不是正统近战输出职位，但……既然是喜欢锻造近战武器的人，我觉得她说不定会对行凶武器持有一些我们外行人没有的技巧。不过词音妹妹你用的是什么武器？我好像没见过……

神来社 词音：嗯，出于某种原因，今早出门没带武器。应该是只能在安全区内活动了……我用的是刺剑，但我的锻造技能研究范围都在防具上，武器方面我也只熟知西洋剑类了。

玖 琳然：原来如此。我主使的是法杖，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的。

神来社 词音：是的呢。可以的话你试着问一问你所说的那位和歌森桑关于武器的事情，我先联系一下昨天跟我和聆弦姐姐留到最后的那个茶屋姐姐，她在北街区开店，肯定对周围的 NPC 受害新闻多少有耳闻。

玖 琳然：嗯唔……你说的那家“琴音绕梁”的店铺，好像就是这家？

神来社 词音：已经到了？不应该啊，那块牌子应该在……呃，怎么、……

二人凝视着那块已从店铺大门上端被卸下，此刻正斜立在墙边的“琴音绕梁”的店标木牌，许久未能做声。

“所以……我们好像是，跑了个空？”多少秒的鸦雀无声后，琳然打破了沉寂。

词音未能作答，只是抿着嘴点了点头。

“那家店的店主先前遇害了。”二人的身后，某个声音淡淡传来。

词音未能反应过来有人在与自己对话，还是琳然先转过头去，映入她视野的是一身着灰蓝色调男性汉服，且手持团扇的女生。她的身后，一身穿色彩偏粉白的女性汉服，留着长发的少女正一脸埋怨地转过头去。

“我这位朋友从前总是光顾此店，最近这家店遭受了飞来横祸，现在已经永久休业了。你也觉得遗憾吧？”

“晓风你都走走停停多少次了，快点啦，到底想不想和我去刮竹笙了。”她几步走来，拉着那灰蓝服饰的女生就要离去。

这女生并未被扯动，朝着词音与琳然补充一句：“你们要找店主的话，可以去一个叫咖喱乌冬面的公会，不会白跑。”

“等、等一下，可否先……”

词音半步朝前，试图挽留这女生并留个联系方式，但她却已经被再远几步那衣着笔画着粉白色的少女给拖走了。一眼晃去，最后也只瞧清了那手持团扇的女生头顶翠绿色调的 ID：“司空晓风”。

或许是察觉到对方正在凝望自己的姓名，正被抓着手腕向远处走去的晓风侧着头伸出左手拇指与食指，对着词音比了个心，露出简直像把“看好你们”写在脸上的笑容。只可惜，作为日本人的词音根本就没明白晓风这一手势的任何含义，她的笑容也只令词音心感莫名其妙。

“好活泼的女孩子啊，好羡慕……是我的梦中情女类型了。”同样身为中国人的琳然在词音身侧吐露出这么一句令她摸不着头脑的自言自语，可惜词音这回是彻底被蒙在鼓里了。

『第肆章：星离月会，复返世事之公理』

踏上吱呀作响的老旧木质矮台，身着鲜红和花衣裳，化的是对比行业传统标准要更显清淡的妆容。我为偏僻的日式料理店面表演，我为偶然过度嘈杂的居酒屋表演，我也为私人于他们宅邸内表演。

与正当舞妓不同的是，于最后一处地点……在那之后他们要求我做什么，我多半会从。是的，这就是我的第二职业。

舞蹈表演之事许多人不求稳重，只论优雅，我倒是两者皆会留心。花街立方职位，评定艺术价值也见个人修养，我深知此理。

从事舞妓者，乃此地不可或缺人士。娱乐行业懈怠，不再有如此多人向往古典传统艺术，我所从事细分又无法算作后继有人，偶尔还是会替先一辈感到遗憾与惋惜。

抱歉我无法传承这门文化，我虽有意去做，却从根本上无从踏入门槛。我身肮脏，踏不进日本传统艺术的大雅之堂，虽得以被良好训练，但自知不胜此职。

我会坚持，但也是为了我的爱好，仅此而已。如此作想，我甚至会不再在意他人的目光。任何人对我指手画脚的评论，我都会视若无睹，这便是我。

今日的账单结了。我踏上归途。

我常于深夜的街道上独自归家，已经习惯了那时旧楼小巷间幽静的漆黑。虽说并不支持我所爱之事，家族却无从阻止我的决定。依稀记得，父亲曾执意派人为我提供每日接送，我婉拒了。

确实会有人跟踪我，我见多了。但若只是因为这种缘由谈论保护我人身安全的提议，其实并无意义。

反正那时他们并未尽哪怕十分之一的责任，最终令我落入那种地狱。

反正……嗯，反正我的身体也不干净。

既然我已是集千百肮脏于此身的遍体鳞伤的女性，就早已没有必要忌讳。

他们要求了，但凡提供合理数额的金钱，我就会同意。但我显然不认为与我持相异命运的同类同性该受到如此待遇。

这该是仅属于我的……“专属特权”一样的选择权利吧。

要细说的话，幼时我便是这么走过来的。

不……那时，甚至没有金钱报酬。

但我没有资格去从事更正大光明的职业。这条路便是我自那段黑暗的时期起，可能性仅剩于此的未来。

我不会在其他的事物上懈怠。琴棋书画论不上样样精通，可但凡我能从中体会到“美感”的事物，我都会去接触。

这算是我享受生活的途径。应该不是之一。

我的第二重职业便是其中一者。他们觉得这种事情肮脏且见不得人，毫无美感而龌龊低劣，只是因偏见而忽略其中固然存在的美感。

万物不论贵贱不分高低，皆有其美所存，这乃常理。明明是很浅薄的道理。

除此之外……插花、茶道、神乐舞、弓道，但凡能显现大和女子风采的兴趣爱好我全都尝试过，也全都坚持了下来。

况且我也必然仍是大学生，我唯一饱受争议的便是自己从事的这第二重职业。

但我对此并无嫌恶。

毕竟，这也是日本文化的一环。

毕竟，这也是注定刻印在我生命中的，与我息息相关的事物。

多少的秋风叶落，多少的雪花飘舞。似乎童年时的我，曾为无名之花。

他们见我容貌出众，出身有钱人家，赐了我“月见花”这代名。他们当然清楚我原本的姓名，但既然是在那种地方工作的大人们……怎会有人去关心呢。

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质疑活着的意义。

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放弃作为自己而活下去。

我已经全都忘记了。

究竟是什么时候被警方救出那永不见天日的墨染花园。

究竟是什么时候主动、亲口拒绝做曾经的自己，随家族的夙愿……

究竟……是什么时候……

而今，我终决定为自己这不洁的灵魂求以“绫栞”之名。

因为我，原本是那般美丽的月见之花呢。美丽而楚楚可怜，从未被怜惜对待的本该珍惜之物。

只是……我也开始对此产生质疑了。他们的话语——从前那些大人们的话语——向来并无多少可信度。我明明本是知道的。

我几时曾自愿成为“月见花”了。

那种事绝无可能。

但如今的我获得的是并非自愿的新生。

小鸟居竹月……这个死在了六岁那年的小女孩，与我截然无关。

因为我的姓名……

“我”的姓名。

是“月见花绫栞”。

“……”

刺眼的阳光，仅是穿破纸窗投入的那些许，便使得绫栞睁眼尤其艰难。

“……呃、”揉了揉眼睛，顺带手肘撑着床铺上身半起。为什么越睡越接近昏厥，感觉整张脸都要发肿了——明明月星世界中的玩家睡觉时是不会感到任何不适的，“河野……河野？你在吗？……”

而且也并不会做梦。

方才所想的，实际为她坠入睡眠状态前所逗留脑中的思绪。入眠仅是一瞬间。

苏醒后就会发现，眨眼的功夫，清晨便跃至……什么时辰？

她的视线瞥向眼前画面的右下侧。现实时间是早上 11 点左右……自己还能玩大约一小时不到一些。

嗯……月星时间是下午四点。

绫栞整个人“砰”地从床铺竖直坐起，整了整睡衣的袖口。十五秒内，她便完成了起身、整理床铺、穿衣系带的全套操作。

那位神来社词音……应该是这个姓名。那女孩子，最后没有来找自己啊。

说来，她会不会自己先行出发调查案件了？昨天的最后绫栞离开药水店时，那女孩子同方聆弦与那位开店的玩家一同留在了案发现场吧。

走至衣柜旁，打开纸窗窗扇，外面的徐徐清风……并没能刮进来。恐怕是被围绕公会的墙给挡住了。绫栞实际也对此多少习惯。

第一站是去寻找并不知身处何方的神来社，还是前往町奉行询问最新情报？两者皆不是理想选择。尤其后者，她已经在短短 24 小时内叨扰町奉行同心五六次，接下来再去烦他们感觉也没什么必要了。特别是……就算如此三番五次拜访町奉行所，他们一队同心能查到的线索也不比绫栞自己搜集到的要多。

今日入夜前，就先试着在竹内町中央的传送广场附近捕捉一些流言蜚语吧。希望犯人现在还没有离开竹内町，那样的话可真就得查遍整个佩蒂利亚大陆了。

唔……这可就太过糟糕了啊。

同日，先前一些时辰。

和伊左手端着沏好的茶，右手拖着盛满甜食点心的小瓷碟，正准备进房间好好享受，就见白夜已经将装备穿戴整齐，急匆匆地自二楼下来。

“噢，谅、……白夜碳！门口那个穿斗篷的青蓝色头发的女生……你认识她？是要一起出去练级吗？”她立刻心领神会，那个家伙方才在门对面那无人值守的药水店旁不断徘徊张望和伊的店铺，给和伊吓得，以为自己招惹上什么麻烦要被杀人灭口了。

她甚至把自己在月星一年半内干的所有坏事都给回忆了一遍，冤枉啊！虽然自己好像听上去做了很多既不光明也不正大的事儿，也不至于被杀手公会通缉吧？！

所以从白夜那里获得了“嗯，是昨天认识的玩家”这样肯定的后，和伊不光是松了一口气，心脏跳动频率正常了，步履轻盈了，身体也更健康了，现在爬 20 楼都不会喘一下。

“不吃完早饭再走嘛？”和伊稍抬高手中小瓷碟。她获得了白夜果断的回复：“不用，月星世界的饥饿完全没法和现实比，我没必要每顿都吃。”

“这样啊——”和伊略显失落，“总之如果有什么想吃的，你是勿栖宝贵的客人嘛，随时可以从我的店铺里取些甜品走的。完全不会亏本的哟！”

“就算是茶屋姐姐卖的食物，我也会好好花钱买的。毕竟……这里的钱，只要打败魔物就能获得了，门槛很低。”白夜如此作答，话语声渐轻渐软。

“今天也要傍晚回来对吧，有什么需求的话用邮件联系我就行！”

就像是妈妈同女儿在对话一般。“嗯，知道的。”——白夜也像个叛逆的孩子一般敷衍应答。

“对了……”

“嗯？”刚一只脚直踏上第二阶楼梯的和伊端着早饭回头望去。

“是允许我在这里留宿过夜的事情……。”白夜并未转过头来，只是用但凡四周环境再嘈杂半许就无法辨听内容的音量讲道，“谢谢你，茶屋姐姐。没有你的话……可能我会一直住在各家旅店，很久都想不到还能有一处会等待着自己归家的场所。所以……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程度的好意，明明我们之前根本没见过面，还、……”

“哎呀反正房间空着也是积灰啦。你和勿栖君能光临寒舍借宿几晚，最开心的必须得是我啦。”

白夜驻足原地三秒，像是遮掩羞涩般快步逃出了和伊的店铺。和伊瞧在眼里，仅是笑着摇了摇头，几步上了二楼去。

这女孩子会将和伊眼中的一举小事看作如此善举，平日里遭受的该会是何种不公的对待啊。世界是残酷的，和伊一向明白此理。和伊自认为自己也有权利证实世间之无理与荒谬。

但在这里……她不会尝试去开导或教训白夜。而当白夜正在逐渐适应这种“游戏世界中的正常生活”时，她也不打算去过度干涉白夜的心境转换。

因为，这女孩子现在所需要的仅仅是一段平静的休憩罢了。

不光是同勿栖那类平常人眼中的异类、怪人成为朋友，这女孩甚至还能与从事雇佣兵业的玩家在半天内迅速走到一起。和伊清楚，像白夜这样的女孩子……不论此刻正在追寻的是何种谜底，都一定能够在最后找到答案。

端末行动：聆弦与夏月的调查·1

竹内町-奉行所前通路 翡翠新历 1 年 5 月 37 日

方 聆弦：联系完了。在我看来，那个小姑娘调查起来不会太久。

久礼 夏月：我记得你说过，你昨日在临走时拿了两个人的联系方式。开小吃店的茶屋那边，不打算拜托那个人协助调查吗？

方 聆弦：和伊小妹啊，她在 NPC 云集的街区开店，熟悉周边的风土人情、比普通玩家认识更多 NPC……是因为考虑到这些，你才困惑为什么我不去寻求她的帮助，对吧。

久礼 夏月：毕竟相比之下，我也只是会几种隐身魔法，适合做跟踪与间谍工作。既然是 NPC 受害，我并不理解为何不找个与 NPC 关系更加亲近的人来协同处理这桩案件。

方 聆弦：我一开始确实也是这么想的……但、你有注意到一点吗？

久礼 夏月：注意到什么？她还是名大学生，心智尚不成熟吗？

方 聆弦：哈哈……你也太嫉俗了吧久礼君。我可完全没打算去评判其他人成不成熟。你没发现吗？和伊小妹开的那家和菓子店在“距离”这一要素上是不是很有苗头？

久礼 夏月：确实如此。她店铺就在药水店的斜对面。

久礼 夏月：……我大概能猜到你要说什么了，你是指距离这么近，她与这药水店老板娘的关系一定尤其亲近？

方 聆弦：这只是第一层表象。既然是玩家亲自下场开了店铺，还卖的都是些现实流行的日本小吃……你不觉得，这种性质的铺子定会有常客吗？

久礼 夏月：我不是太明白，有常客能说明什么？就算是恰巧目击了真凶走入药水店杀了老板娘莎娜，如果不提前告诉这人眼前的便是个即将行凶的杀人犯，这人也无法对其产生印象。

方 聆弦：你再仔细思考一番？我们这里可不是普通的 MMORPG 啊，你觉得月星世界的哪些特性现在会对我们有利？

夏月沉思默想，最终视线定格到了聆弦背后的那柄连枷之上。

尔后，他低头瞥了眼挂在自己脖子前方的魔法摄影机，已经大致有了眉目。

方 聆弦：真聪明。

久礼 夏月：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条新的调查途径：寻找带着能够一斩之内杀人灭口的大范围近战武器。长剑、阔剑、长斧、镰刀，以及那些攻击方式近似的自定义武器类型。

方 聆弦：真凶既敢大摇大摆地背着此类武器走进现场，我无法揣摩他/她到底在想些什么，简直像根本不怕被路人怀疑。那样的人，除非嗜杀成性自身数值极高，町奉行来了也能保身逃离之人……就是已经提前踩过点、光顾过店面的常客或回头客，知晓店主并不会戒备自己。

久礼 夏月：但这一点还无法肯定。

方 聆弦：没错。而店铺就在斜对面的和伊小妹，一天基本都站在柜台后，总能瞧见对面几间店铺常有谁来拜访。正因如此，我们过早地请求和伊提供相关情报……只会使得我们的信息源走偏，过早地将目标锁定在个体而不是范围群体上。在这间隙，或许便会错失找到真正的凶手的良机。

久礼 夏月：因此你联系了神来社词音……但她、也能提供什么情报吗？

方 聆弦：别小看那小姑娘的行动能力，昨日你同月见花绫栞在街上大肆作战之时，她也会有胆量在完全破甲的情形之下追赶你俩索赔装备。况且，她那身铠甲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损坏的。我不觉得被她视作如此珍物的自定制铠甲不会被她定期维护。依我看，她昨日根本不是去普通的野区刷怪。她去的，说不定正是飞鸟泉，薙峯霞林最危险的区域。

久礼 夏月：雾霾山的最终迷宫就是在飞鸟泉的东南尽头。不过方小姐从塞壬来，对我们这边区域的难度划分还挺清楚？

方 聆弦：那些并不重要。我将词音引去那家琴音绕梁，是因为她随后便一定会顺藤摸瓜跑去咖喱乌冬面这所公会进行调查。

久礼 夏月：是因为昨天我告诉你的，有关琴音绕梁店主是咖喱乌冬面公会成员这件事？

方 聆弦：没错，而这样的话……信息网络就能成功连结了。

久礼 夏月：在那之后，你还指望那个词音能获得什么我们二人都未掌握的情报？单纯是缩小真凶的特征范围吗？

方 聆弦：既然是在匿声季时 NPC 好友被害，不论他何方神圣，显然也不会有把握掌握嫌疑人的

任何特征。我在咖喱乌冬面认识个曾也在星悬业火当过雇佣兵的旧友叫竹取月，也是中国人，转籍到了日本。昨日我联系她，她跟我说自己交了个新朋友叫黑羽凉璃。

久礼 夏月：黑羽凉璃？对应这个姓名的人昨天应该也在案发现场吧。

方 聆弦：其实不止如此，我昨晚一直都留在药水店附近，亲眼见着这凉璃被竹取送回了和伊小妹的店铺。她可是直到凌晨都没再出来，八成是在那过夜了。今早，竹取还跟我说要带凉璃去咖喱乌冬面的食堂用餐，想必能够成功撞见某人吧。

久礼 夏月：我算看透你打的小算盘了。你想让词音和我们同时展开调查，并且将她那里有关真凶特征的情报先传给凉璃，再通过凉璃传给和伊。在她们将精力置于锁定真凶身份时，我们继续调查有关凶手作案动机与行凶规律的线索，两边平行推进搜查线索，让真凶能够完美脱身的机会大大减少。

方 聆弦：没错，而且我们这里已经注意到了“武器”这一显著的线索，那小姑娘要反应过来这件事也不会花费多久。

久礼 夏月：揣摩词音的想法并利用词音，利用词音去利用凉璃，再利用凉璃去利用茶屋……哪个杀人犯摊上你去调查案件可真是倒够了霉。能想出这种可行性极其值得怀疑的办法，恐怕除你之外也没几人。

方 聆弦：分析得确实不错，看来我找你来当搭档还是有点用处的。

久礼 夏月：你是想干架吧。

方 聆弦：算啦，不扯这些有的没的。今天中午打算吃点什么？我请你好了。

久礼 夏月：不了，AA 吧。我还没有穷到需要其他区域的人请我吃饭的地步。那我是不是该尽一下地主之谊？竹内町有家饭店卖的菜品很古怪，但我想你或许会感兴趣。

要托付给町奉行的任务已经交代完毕。现在的任务就是锁定凶手的身份，并等他自行上钩了。在这玩家无法封禁玩家、被杀的玩家可以无限复活的世界……如何将凶手绳之以法，将会是最大的难题。

但这对归属杀手公会的方聆弦而言，从来都不是需要担心的程序。聆弦与夏月都清楚，此次行动的最大不确定性——已经只剩下凶手的身份。

方 聆弦：（那么……神来社词音，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呢。）

- 向濂 白夜 & 竹取 月 -

短短的一小时内，自己与竹取已经解决了早饭问题（这片街区就近的某家豆腐味噌店）。光是喝汤便能恢复饱食度这种事情简直过于便捷了，白夜现在开始认真考量以后自己是否要做个素食主义者。

开玩笑的，她怎么可能会认真考虑这种对自己来说压根没意义的事情。几年来都担心温饱问题的她，饿极了就算对面是人吃给你看。

……现实世界的自己，因为买下了那张游轮的船票，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吧。

必须得在现实世界的晚饭时间到来前想办法找到食物才行。家中……家中的存粮好像昨天就已经被她清灭了。但自己该上哪里找钱？难道该去偷东西吗？自己被上天安排莫名其妙活了下来，就是为了到时候去偷人家便利店的盒饭？

“所以你们到时候真的帮我注意一下呀！昨天那一步失败绝对是魔法容器的材质问题，只要换成毒沼矿谷的幽烁秘石……说不定真的可以三回之内融合成功！”

“我记得谅璃桑就是从优尼什镇那里来的，不知道谅璃桑有没有下过矿谷。嗯？你一脸严肃在想什么呢。”

“啊、”白夜双手抱着茶杯，自思绪中被拖回身旁那两个家伙的对话。

是啊，自己跟着竹取月再次来到了小岛八百奇货屋。她这家伙不跟由亚闲扯半天就没兴致跑去干正事。“那个、你们是在说……？”白夜事实上也确实没在听她们聊的内容。

“就是谅璃桑你是从艾兹维泽来的话有没有下过矿谷呀。”竹取再次询问。

白夜静默几秒，摇了摇头，却又点了点头：“我不知道我那个算不算下过矿谷。”

“嗯？啊、？这是什么样的情况？”两人讶异地对自己的发言展示了面部表情上的困惑。

白夜叹了口气：“应该下去过很多次，我记不清。但是是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

“小岛桑想要问问看你身上有没有多余的幽烁秘石，是毒沼矿谷的特产矿石之一……”听闻至此，白夜已经展开菜单翻动起了背包，“我觉得既然是其他区域核心地带的特产、小岛桑，你出个不错的报价嘛。”

“嗯……我想想……我现在需要的是三块正常类型的幽烁秘石。”小岛由亚在柜台上的一堆笔记本里挑选半天，挑起一本翻了几页，“琉科希娅瀑布群的岩壁山洞中有特产一种名为‘净琴石’的水元素魔矿，不管是在制造乐器方面还是打造水元素远程武器弹药方面都是绝佳的底材。”

“瀑布群……水库方面的话，我之后会去塞壬地区，可能也有机会采到那些矿石。”白夜回想起之前在野外练级时，她无意间发现自己的被动技能中有 LV2 的采矿、LV3 的金属探测与 LV2 的宝石探测（可能是谅璃留下的技能吧……毕竟在白夜接手账号前，谅璃就是从毒沼矿谷下线的）。要寻找裸露地表的矿藏或许并不会太难，“请问……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虽说是 NPC，语气反而变得更加尊敬了。白夜自己也有意识到这点，可但凡 AI 长着个大活人的模样，她就做不到不用谦卑胆怯的语气去拜托对方做任何事。

“我在想，小岛桑要不要给谅璃桑一瓶那个……叫什么来着？你调配的可以增加远程物理攻击的

药水。”竹取提到，“我是没办法能用上，我这平 A 吃的是魔攻，但如果主修物攻的谅解应该可以饮用。”

“喂喂、我那药水可不是用来喝的，喝下去真会出啥事我都不知道啊！”由亚吓了一跳，赶紧指正道，“那东西叫‘矢刃锐化液’，是拿来融合素材的，和箭矢一起融合可以高概率出远程物攻更高的箭种。”

“那就是……纯纯的更高级箭种。鉴定为强化顶针。”竹取下意识地接道。白夜与由亚完全没能听懂竹取在说些什么，便继续将话题保持于交易报价。

白夜低着头解释道：“我对消耗品其实……倒也无所谓。弹药之类的一下就用完了，我会选择一直存着珍惜起来。甚至，可能都不会真的去用这瓶素材药水。”

“原来是这样……那么，在两瓶‘矢刃锐化液’外额外一枚应急用摔落缓冲伞压缩包。可以防止因为失足跌落悬崖峭壁而死哦！”由亚的语气活泼到简直令白夜联想到这段话中的“死亡”对由亚而言便是真正的离世。

“可以在危急时刻防止摔落死啊，如果是在野外探险的话。……怎么说比较好呢，总之、我接受这个报价。”白夜点了点头，“但是我想要两枚，作为交换我可以提供五块矿石。”

“成交了成交了！！”由亚整个上半身都快从柜台后边扑出来，“你和竹取酱简直是天使，这么照顾我的话我会感动到不知所措的呜呜、！”

“因为小岛桑是我很重要的朋友嘛。虽然……嗯。”竹取顿了一顿，偷瞄了白夜一眼，“我们待会反正就去我的公会那里看一看。谅解桑还没去参访过。”

“哎，竹取酱所在的访世者公会是有许多其他公会没设立的设施。”

“对呀，自设食堂的公会恐怕除了咖喱乌冬面以外……只有另一所公会的那家黑暗料理餐厅了。”竹取的表情欲呕非呕，“不行了……不能去回想……味道是非常不错，提供的 Buff 也、但……呃啊，算了，当我完全没说过。还是我的公会比较合理，小日本小美食。”

白夜对竹取提到的那餐馆居然产生了那么半丝的好奇心。不过，“访世者”这个称呼或许是代指玩家群体吧；或许对 NPC 而言，像玩家们这些从天而降还能无限复活的陌生人类确实看着像上级生物下凡参访。

而且……每当现实世界有要事处理的话（警方说，上学上班），就总要从 TBO 下线。包括白夜现在也必须得在晚饭时间到来前想到一个能解决温饱问题的办法（现在白夜仍旧对此毫无头绪着呢，不去偷东西如何凭空获取食物，啃树皮还是啃纸箱呢）。

是啊。大批玩家因几乎相同的原因而在几乎相同的时刻集体接连下线的话……再次上线会是现实世界的平均 8 小时后。

这对 NPC 而言，是所有的玩家凭空失踪了 1152 小时。整整 48 天。

勿栖曾经教过自己该如何准确地以其他玩家听得懂的方式表达这段几乎所有玩家失踪，只剩下 NPC 留守月星世界的时日：匿声季。

也被称为……“极昼”。

“今天晚上要一起吃饭吗？我真的要好好答谢一下你们，实在是感动过头了！”白夜回头看，由亚此时正抓紧竹取的手，二人兴奋地讨论着晚饭的内容，“带上黑羽小姐，我们三个去吃隔壁的焰火牛排！”

“正合我意，我们俩也好几天没在一起吃过啦。今天要配上萝卜丝配海苔粉年糕一起享用。谅解谅解、你喜欢吃类似铁板烧嘛，他们那家饭店很像铁板烧的形式。”

“听说过但从来都没有吃过，铁板烧是什么样的？”白夜问道，“我只知道好像是在烧热的桌台上煎烤各种食材。”

竹取愣了一下，左思右想一番：“今晚你就会知道了，我感觉这里的酱料与配菜虽然没有现世的花里胡哨博人眼球，但肉类品质可谓完爆现世了，凉璃桑绝对不会失望的。”

“嗯……就选择先信你了，别让我失望。”白夜略有些羞耻地转过了头，“因为是第一次吃铁板烧。”

“好吃的好吃的。但中午先带你去吃汉堡排唐扬鸡乌冬面！那么，我们晚上在餐厅见咯，由亚。”

那神秘的小眼神，奇怪的肢体动作……这两人果真不是什么互相称呼时名字后面还要跟“桑”的关系。她们二人显然远比白夜此前所见的要亲近得多，就连白夜这种人都能明辨此事了。……就连“我”这种人？这种想法应该算是一种自暴自弃吧，白夜想。

人类……与 NPC 啊。人类与 NPC 之间友好相处的情况，就算真实发生了，又会是出于何样的心态呢？

因为 NPC 并不是真正的人类。他们没有灵魂、他们甚至不存在真实的躯体。全部都是……数字拟态而成的感官信息而已。NPC 并不是真人，所有玩家都知晓这一点。

但说到最难听的程度，这简直就像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恋物癖一般。人类能对显然不含情感与灵魂的无机事物表现出拥有灵魂的生物才能展现的情感，自然也会对极度接近真实人类，不存在灵魂与思维却无限接近存在灵魂与思维的 NPC 产生情感。

这一切都是虚假的一厢情愿。是玩家们作为人类的一种居高临下的玩乐般的情绪宣泄方式，甚至可能接近一种“施舍”。甚至都称不上“施舍”如此高级的伪善情感。

白夜作为第三者，能够看清竹取月与小岛由亚之间一系列层层纠缠的潜在问题，甚至也足以推断出“NPC 与人类永远都无法共存，因为本质上人类便已不将 NPC 视作平等人类”的如此冷酷观点。

——那么，自己为何还会被竹取与由亚之间的交流而打动呢？

因为自己也成了戏多的“演出者”吗？出演一位妄图将自己与 NPC 交好的行为称作“跨维度友谊”的纯粹的精神病？

这可是 AI，眼前一切非玩家的事物都是 AI。既然是人工智能，这一切便并非与人相等之事物。

向濂白夜，既然如此，你还如此珍视这崭新的世界吗？

既然都要如此，为何久久不愿离开此处？为何将自己视作月星的住民？

就凭你的厌世吗？还是你不想接受黑羽凉璃在另一个世界（被称之为“真实世界”的梦魇）离去的事实？

你来到月星 Online，来到这片佩蒂利亚大陆，并不是祈望获得新生，而仅仅是为了逃避现实吗？

是啊，既然产生了月星世界为自己崭新生命的想法……

从此刻起，所谓的“NPC”，也已再不代表数字与程式的排列组合。

因为人类所寄托的心愿，原本就能跨越时空万物。

——那你是要承认吗，“小岛由亚”……以及其他的 NPC，都是与玩家同为人类的同等层级的存在。

白夜对此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她想试着朝“认同”的方向走去。至少，当今如此。至少，在短暂的未来中如此。

因为人类……

因为人类与月星世界的 NPC 本质的区别，从来都只有“是否能够在游戏中复活”而已。

因为眼前的竹取与由亚，早已将对方视作自己最为重要的朋友了啊。

这或许……便是月星世界的本质吧。白夜露出浅笑，她自己或许都未曾意识到自己嘴角处所产生的角度变化。

“嗯嗯！到时候你们可要好好等着我，我打理完店铺立刻去！”由亚向竹取关照道，“要提前占一个靠吧台的好位置哦。”

“你又不能喝酒啦。”

由亚嘟起嘴，摇晃手中钢笔：“你管嘛，都只是图个气氛而已啦。”

“知道了知道了。”竹取轻轻摸了摸由亚的脑袋，“我会给你占一个最靠门口的位置。”

“下次再戏弄我就要绝交了哦。”

“不敢了！”

二人短暂而欢快地互换了告别词后，竹取先行领着白夜离开了奇货屋。

■ ■ ■ ■ ■ ■ ■

“那个、打扰了……”

“对不起、我现在没有空。真的很抱歉。”又一位完全没接受词音搭话的玩家。

类似的场景发生了五六次，词音已经直接麻木了。不知道为何琳然还保持着最初的活力。

是因为……她从一开始就节省了力气，没像自己这般拼尽精力调查吧。恐怕这才是较为明智的决定。

- 神来社 词音 & 玖琳然 -

不是所有玩家都会愿意为了一个陌生人花费掉自己玩游戏的时间。现实世界是如此，词音倒确实没料到即使将地点换入 TBO 内，这一事实也并未产生多少的差别。

算换琳然上前搭话也没有什么质地改变。二人能够获取的信息非常有限。

像司空晓风那样爱凑热闹、真的会主动向陌生人提供重要信息的社牛确实是少数。竹内町这条街上至少一路走下来，更多的是像晓风身旁那位粉色调汉服女玩家的类型：看似礼貌，实际上并不会为你驻足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消息。

说实话，住在这里的玩家不见得比住在附近的琳然知道得要多。看来绝大多数玩家还是起早贪黑跑出去刷怪或找素材为主，要么就吃喝玩乐。谁来了 TBO 还会专心研究乐器啊，更别提是像亚洲古乐器这样本就小众的分支了。能吹个笛子拨个古筝就不错了，其他的乐器甚至词音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又怎会有人特别关注……除了那些本就对此有非凡兴趣的玩家。

问题是，这样的人也不见得会向自己提供信息，这点在乐器店遗址前的那段对话中就体现得相当清楚了。

“那个、请问……”

词音的目光首先是注意到眼前那位玩家背后巨大的镰刀。在朝对方小跑而去的同时，她才想到要看清对方的形象。

是位男性玩家。浑身透露着阴沉气息，披着深紫色纹路的大型斗篷，背后是杀意的镰刀，怎么瞧都是“杀人犯”一词的代名人。

“找、找到了!!”词音失声叫道，一个后撤步，手朝腰间一抄，这才想起自己根本没带上任何武器。

所幸身后紧跟着的玖琳然反应迅速，立刻便领会到了词音动作的意图，前举法杖随时准备吟唱魔法。

那男性玩家被吓了一跳，半天愣是没有意识到面前这两家伙打算做些什么，良久才终于开口道：“你们在发什么神经，要打架的话在街上可不是什么好场所。而且让我打你们俩，会被人怀疑在欺负小姑娘的。”

“你、你是不是有杀过人、……”琳然简直没想到自己能问出如此愚蠢的问题。

那男性玩家——词音与琳然趁僵持之际瞥了一眼，写着的是“池谷彻”，象征风元素的青绿色。他听了琳然的质问后，先是傻在原地，随后禁不住笑出声来：“拜托，在这儿的谁没杀过几个人，杀人是获得经验最直接的方式啊。”

“果然是你吗!?”琳然的法杖开始散发幽蓝色的光芒。这个男的……距离太近了，在对峙开始的时候二人完全没与他保持距离。如果战斗开始的话，他的巨镰瞬间就……

但那男人——就算是此刻被琳然的法杖直指，敌视的意味摆在他面前——都未有出手的迹象。他只是抱着双臂，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面前急切而恐惧的两个小女孩。

“你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虽然我今天很闲，但被陌生玩家拦着要打一顿可不是什么会让人多乐的事。”他的眼神阴沉，抖了抖肩——似乎是在稳住将要滑落（但实际并不会滑落）的斗篷，“要有事相求，没有人教过你们要好好说话吗？”

“我们、这……但是、”词音一边质问，一边几步后退，“你是杀人犯吧，杀了……”她虽未携带刺剑，另一侧腰间却也别着闪光弹；必要之刻，或许真的要靠逃跑来应对一切。

况且在此处死亡并不会有“体验”以外的惩罚，只要知晓了对方姓名 ID 的话……没有问题，绝对不会翻车。

可惜……事态的发展却与词音琳然所预料的相差甚远。

“你们真的没有杀过玩家吗？那有什么，游戏规则有写不允许 PVP 吗？”他立刻强横地质疑道。

“PVP……可、……”难道说，这个池谷彻所指的，并不是指杀害 NPC、？

“那你、你难道不是为了 NPC 的道具才……你难道不是要……”

“什么道具啊、不是，你说的是 NPC？”彻皱了皱眉，“搞了半天是为了这种事情。我也听了小道消息了，但很遗憾，杀琴音绕梁店主的玩家可不是我，我对杀一般的 NPC 一点兴趣都没，获得的经验跟杀个玩家也没什么区别，没必要那么大费周章招人恨，对不对。”

“哎？这、这倒也是……”词音支支吾吾地应和着。

“而且我要杀 NPC 为什么要背着这么显眼的镰刀在安全区乱跑啊，专门为了让你们怀疑吗？”彻嗤笑道，“你们去找找那些开店的玩家，他们或许知道的会比我多。但你们要找我的话，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不会做对我没有任何好处的事情。”

“对、对不起……是我们误会了，请问我该怎么赔礼道歉才好？”词音满满的歉意，恨不得找个井盖掀开跳进去。

“不用了，你们先继续去调查吧。查真凶挺重要的，别给我耽误了你们的时间。”彻摊了摊手，绕开二人离去了。

“认、认错人了呢……”琳然整张脸写的都是尴尬，收起法杖哈着腰朝词音走来。

词音不知所措地讲道：“看来、下次……呃、这次我们太不小心了，万一对方真是我们在找的杀人凶手就完蛋了。这是我不好，我完全在想着该如何有效率地查到情报，忘记考虑万一真的直接碰到真凶该怎么办……”

“但是、果然武器是一项很重要的线索呢。”琳然抬起一指，强装微笑安慰道，“如果是真凶的话，显然不可能将‘自己是真凶’这种挑衅性信息写在脸上对吧！只要我们将这点也铭记于心，推理就有了新的进展呀！”

“是……这样的呢。谢谢你，琳然姐姐。”

“我们是同舟共济的伙伴嘛，接下来也一起调查吧。”琳然搭了搭词音的手臂，二人互相投予浅笑，继续朝前行进。

在路上耽搁了许久，但凡是头上带着倒三角标识的基本都被词音拦下来询问了情报，但果然如同先前所述的：收获甚少，成效不足。

甚至在加问了沿途店铺内的 NPC 后，也只得到了除琴音绕梁店主外也有其他 NPC 在近期失踪的讯息。但这种负面新闻对案情的推进可没有任何帮助啊！词音已经逐渐感受到了气馁。

按照琳然的话来说，现在两人才调查了一个早上，几乎不可能瞬间收获什么关键的情报。刚才以为自己意外撞见了真凶……但这果然是毫无根据的想法。

说到底，要真能如此简单地瞧见真凶，那词音可真的会质疑自己至今为止的努力都是为了什么了。

——总之，还是不能放弃调查。因为这是方聆弦姐姐交代给自己的极其重要的任务。

如果早点能结束案件调查的话，说不准月见花小姐也能早些着手于赔偿词音的损失。那样自己就能再次前往野外越级开图鉴了。现在的自己……说到底，被困在安全区内，也只能打打没什么价值的普通周边低等级小怪，让她这样追求新奇玩法与内容的玩家枯燥地刷怪还不如把她直接踢出游戏。

调查……能获得真正进展的话就好了啊。光是自己与琳然的调查，真的可以获取足以帮助到聆弦姐姐那边的情报量吗……？

嗯？前面似乎有一位、一看就是居住此处的玩家。是这样吗？是这样的吧。词音在撞上那名玩

家前，大脑都完全用于案情的推理与自我质疑上，甚至未能察觉到自己的视野中已逐渐闯入此者。

或许是因为路途上的询问举动几近机械化，在面前闪过了那身着巫女服的身影时，词音根本来不及瞧清对方的身份或样貌，身体却已赶着上前，嘴中冒道：“打扰了……”

“打扰我做什么？你叫什么，神来社词音？”

“啊、”不过被对方如此强硬地质疑还是首次。词音愣了一下，几近后退一步。她略带胆怯地抬起头，却见对方表情淡然，仅是继续问道：“你在这附近调查什么呢？为何不前去拜访町奉行与寺社奉行？”

终于才能瞧见那鲜红色的 ID。与自己相同的色泽……赫然书写着“二阶堂才新”。词音虽然辨不出人脸，怎可能不识得此名，吓得连忙鞠躬道歉，“对不起打扰了，我不是故意的！！”

琳然还没搞清楚词音为何一秒低声下气，便被词音一把拖走，一先一后跑进了近在咫尺的某条昏暗巷弄。

“怎么、突然之间？”

“不是你瞎啊没看到那女生的 ID 吗！”词音急迫地为自己解释着，“写的是二阶堂才新！”

“二阶堂……好奇怪的名字，这是真名吗？她……你那么害怕她，她难不成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人物？像慕容思诗小姐那般的？”

“津风礼社的会长，这么说你懂吧！？”词音双手捂脸，“我对二阶堂小姐有种莫名的恐惧，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清楚地解释。就你知道，昨天傍晚不小心打碎我装备的月见花小姐就是津风礼社的成员，所以我有去简单了解过，结果才知道月见花小姐是她们公会的类似处刑人一样的存在，专门负责去杀掉一些冒犯到她们公会成员的玩家。”

“对，这件事我有听说过，毕竟居住在北区很难没听说过绫栞小姐令人闻风丧胆的威名呢……”

“但是其中有很大的盲点，总之我就是觉得月见花小姐能杀那么多玩家却迟迟未被恶行玩家集体针对，那么久居然只是出现一个方聆弦姐姐去奉命讨伐月见花小姐，我觉得真的很蹊跷，可能月见花小姐的背后有某种更为威慑性的存在……但我能想到的，只有二阶堂才新小姐了。”

“公会会长作为成员背后的撑腰……确实是合理的推断。”琳然低声分析道。

“但、但我根本查不到二阶堂才新的任何记录，她就像是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津风礼社一样，目前我没有收集到任何关于她的目击情报，没有任何她留下的购物记录，甚……”

“你你你先等等，你说的这些……你调查月见花小姐是因为昨天傍晚的事故吧，这些难不成全都是你才获得的情报……？”琳然的眼中闪过了一丝难以察觉的恐惧。

词音的表情有些困惑，好似完全没认识到为何琳然会问出这类问题：“是、是啊，昨天回旅店的路上大致就查清楚了……”

“没事，是我多问了。”

“但、你觉得一个公会的公会会长怎么可能没出过公会建筑吧，她练级又该是怎么练的？北区的公会会长，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存在，这是竹内町人尽皆知的定理了……”

“所以就是说……？”

“就是，二阶堂才新小姐，不是很久没有上线……就是一直在野外没回过安全区。”

“那……应该、也不会太过异常吧，毕竟还是有很多的玩家会选择在安全区外定居。”琳然视线瞥向巷弄之外，二阶堂早已离去，“至少，我这里应该就没怎么注意到津风礼社公会有什么不

对劲的点、……倒不如说，应该普通玩家是没办法注意到的。”

词音愣了愣神，又连忙使劲摇头：“不、不对不对，琳然姐姐说的完全正确，我在想些什么？！觉得事情不对、但背后的理由肯定不止如此，我应该是注意到了什么别的东西才会这么激动……对不起，我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觉得事情很蹊跷。或许真的不是因为没人目击到二阶堂小姐的这件事，可能真的是因为别的，我只是不小心立刻找了个借口尝试去解释自己怀疑的事情，你无视我就行。”

“没、没事的。我觉得词音妹妹能注意到的疑点一定真的有问题，就……嗯、……”琳然吞吐了半天，没能说出一句合适的话语将对话给进行下去，只得转移道，“总之……我们先直接去咖喱乌冬面看一看吧，也可以在那里直接解决中饭。”

“是呢，是呢。……中饭啊。”词音嘀咕道，脑中思绪排列汹涌，满脸低沉地跟随着琳然朝着巷弄的另一头钻去。

到底……是因为什么？

如果杀害 NPC 的真凶真的不会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

那么，他或她又是如何博取 NPC 信任的？又是如何知晓哪位 NPC 手中持有他或她渴望的资源？

到底是……其中到底是、怎样的一层逻辑？莎娜阿姨是被人一击之内斩死的，她……她为何会如此简单地被杀死，究竟是……这名真凶，到底为何要盯上莎娜阿姨？

不、所谓的连锁核心既然是造福远程武器玩家的特殊零件……

为何……

为何，拥有能一击将 NPC 斩决实力的近战玩家，会对此零件产生足以使他或她下定决心杀人的兴趣？这零件根本就专业不对口，为什么一名近战玩家会为了一个远程配件如此地……

到底……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不明白……

词音好似显现出一丝光芒的脑海内，全部的线索与信息再次被瞬间碾碎为一团烂泥。

咖喱乌冬面坐落在北街区与中央广场的分界线上，甚至新建的食材储藏室已经造进了中央街区范围内。町奉行所到这儿的距离铆足了劲走也就十多分钟，却硬是被词音与琳然走了将近一小时。

“我感觉这一整个月的社交量已经透支了……”琳然垂着双臂，跟在词音身后无精打采地一起进了咖冬的侧门。

“琳然姐姐终于也不行了嘛……”词音单手撑着墙，已经不急着想走入公会庭园，只是缓缓地抬起头，试着深呼吸了一口，“琳然姐姐觉得我们有收获什么突破性的情报吗？”

琳然走到词音身前一点，摇了摇头，叹气道：“我觉得、很难说……好像顶多也只是巩固或否定了我们的某些猜想，没有任何实质发展。”

“我也知道呢。”词音不再说话。

太累了，一路上的玩家与 NPC 加起来多少已经被词音拦了三十余人；原本是要到咖冬来打听最关键的情报，她现在却只想先囫圇吞一碗面下去。

“那个、琳然姐姐肚子饿了吗？”

“对对！我们先去吃中饭吧！”琳然以另类的形式给予了应答，“都专程跑到咖喱乌冬面来，错过这片地方最美味的玩家餐厅就亏得大发了！”

“这里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我上次点了明太子玉子烧，感觉也就那个样……”

“哎呀，别点那种夜市小吃类的、我跟你讲，她们在烹饪日式传统主食上特有一手！来这里就该吃打工人定食，咖喱饭、乌冬面、咖喱乌冬面……啊啊、好幸福……”词音真想伸手去接住琳然那时刻都要滴落下来的口水。真的如此具有诱惑力吗？果然不管现世游戏、认识一个对“食物”熟门熟路的吃货向导都是一般人品尝到优质菜品的敲门砖啊。

词音瞧见琳然继续朝公会内走，便在墙面上一撑，简单地跟随过去。

“那么我换班了。嗯、夏椰姐午安！”二人来到餐厅窗口前时，一旁通厨房的小门正好吱呃一声，一位身着黄白色短袖礼服、双手戴着白色手套的女子正一边背起斜挎包，一边推门从台阶走下来。

这女生没走几步，瞧见正朝窗口外那几排露天座位走去的琳然，立刻抬手打招呼道：“哎、这不是玖琳然？”

“嗯唉？啊是诗织酱、”琳然加快了脚步，面露笑容回应道，“我又来吃午饭了。”

“真好，这次你还带了朋友啊。冒昧相问，这位是？”诗织朝着琳然背后的词音瞧去。两人互相望向了对方头顶的ID，“神来社词音小姐……啊、我家琳然没给你造成困扰吧，我先给你道个歉啊。我是明石诗织，请多关照。”

“啊、嗯这里也请多关照……”词音赶忙应道。

“你别闹了真的是、”琳然轻轻推搡了一下诗织，飞速地瞧了一眼词音，嘟了个嘴，“诗织的话，是刚下班吗？”

“嗯，下午今天是夏椰姐一个人掌厨，你们运气比较好。”

词音此时的目光仍停留在一位扛着一把巨大（可能笨重）到难以用人类言语表述的金属重锤的少女上。不知吸引住词音的是这女生的超规格武器还是她那再少一点就几乎要暴露出糟糕部位的衣装；节省布料也不会节省到这种地步，这女生这么穿能保证装备提供了足够的防御性能吗？

“能碰巧遇上夏椰大姐头亲自下厨真的太好了呢……只不过品尝不到诗织你的蛋包饭了。”

“好好喝你的生椰西瓜汁去啦。怎么样，需要我陪你们一起吃个午饭？”

词音的目光仍旧紧盯着朝点餐窗口若无其事轻松走去的那女生。换做词音背着如此恐怖的一把金属锤子，恐怕脊椎要当场折断，腿都给压成纸了。这女生居然还……十分轻松气都不带喘一下地在走来走去？她五大属性里究竟朝力量里分配了多少点数？无法理解、这就是……筋肉专修吗、就这样居然还保持着少女的体型……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啦。下午诗织是要老样子去砸木桩嘛？”

“不砸了，太无聊，我估计会去刷一些禽类食材，可能再捡些竹鸡蛋之类的。”诗织提了一提挎包的肩带，“那么、我不能再打扰你们两个了，你去照顾一下你的朋友。”

“好的唉，下次有空的话再一起去收集些松木嘛？我之后造小房间应该会用得到。”

“那就先约好咯。”诗织闭着眼笑了一下，“回见了我的琳然。”

目视着诗织离开（实际上词音的目光仍旧聚焦在出餐口，只不过这回是换成了窗口上侧屋檐下的大片带图片菜单，光是看就快流下口水了），尔后琳然便领着词音到了点餐的窗口。掌厨的兼顾点菜收钱与下厨多重工作，头上顶着个带倒三角的“弓长夏椰”红色ID；玩家公会内由玩家全权经营的餐馆，性质上很合理吧？

但这就造就了奇怪的后果。

“好的好的，牛肉咖喱乌冬面一碗七倍辣、鸡蛋卷天妇罗两份、鸡软骨酱串两根、还有什么，我真的服了，深煎去骨竹雀爪一小盘对吧，真就一片绿的叶子都没有呗。”弓长大厨抱着臂满脸嫌弃地盯着面前身旁置着巨锤的少女道，那腔调完全不像是名给钱就烧菜的普通经营者。

“行啦我忙活了一早上刷那么多怪，现在只想大口啃肉，还跑这儿吃什么菜来啊。”那少女单手撑起腰来，“先做吧，我真的要饿死在这里了。”

大厨小姐冷冷地“哈啊？”了一声：“小鸟游大小姐啊，我没记错你上次吃绿叶菜是什么时候？看在还注意蛋制品的份上就想想给你几次机会，结果四天没动一口食物纤维。”

词音与琳然排在这女生的后面。琳然做出一副这俩人一时半会可能吵不停了的无奈表情，词音心领神会，仔细阅读起菜单。

果然是以乌冬面为主要卖点的和食餐馆，但也有售卖炸鸡、猪排、牛肉甚至香肠、鱿鱼咖喱饭，不论是饭还是面都有辣度与蔬菜量的选择。最辣好像是……

等等，推荐的辣度是在 4，挑战级别是在 12，结果最辣的居然是……36 倍？不论从什么角度去想象这种辣度也太恐怖了吧，这是实证了玩家发掘调味料可能性的行动力吗。

“很遗憾，咱们的菜品都是现做的，目前所有的菜都要几小时才能做完。”夏椰大姐头摊了 0.25 只手。

“好的。啊？几个小时啊、这也太过分了，你昧着你的良心至少也重新说一次。”那女生挥手一砸锤柄（虽说锤身纹丝未动，掌侧倒是震麻了）：“啊嗷好痛、这还经营餐馆呢，我搬个合成炉过来丢地上拿食材往里灌一小时也能出来菜了，一碗乌冬煮几小时你是在用铁锅炼饺子皮吗？”

“不过也有个解决办法，我点了个被动技能可以增加烹饪速度。”夏椰侧过身子，不知从何处掏出杯芝麻淋黄瓜色拉，“你把这碗草吃了，点的菜三分钟就能全都完事。”

女生手背一贴脑门，大声哈哈：“哎呀搞了半天就是为了这事——不不，至于绕这么大个弯吗、……而且老是在 TBO 里追求营养均衡搭配的人是否身体某处有些疑难杂症啊，来来你把头伸过来，我给你上套治疗。”她将手按在了锤柄上的某个部件，贴地的锤身后侧忽地喷射起青蓝色的火焰，被她一把抡起。

“在这打可别顺带把我厨房给拆了。”夏椰将手搭在了有她身板一半宽的黑铁阔剑上，提起，再轻放下。如此欲攻却退，大约有七成原因源于：窗口前那女生锤后的火焰只持续了两秒便“撒啦”地熄了。眼见她被整个重心仍在半空的锤子带得摔向一旁，连人带锤砸落地面，整个公会的庭园感觉都在跟随颤动。

“我……我真的不跟你计较，你快把菜帮忙做一下，我真的要饿到掉线了。”

“那么小鸟游大小姐就先把这碗绿色心情给一口闷了吧。”

“行、行……我吃我吃我吃，我吃吃吃吃吃。”女生揉了揉腰，敲了敲脊骨，自地上爬起接过了那杯黄瓜色拉，“吃那么多叶子，我是山羊吗？”

眼见前面二位终于要结束这段令旁观中的她感到五雷轰顶的纠纷，词音刚想要上前开始点自己早就盯了很久的“炸鱿鱼菠菜咖喱饭”，自己的肩头忽然被一拍。

“嗯？琳然姐姐怎、唉？”

“没有，就是……你看那边两个人，是不是那个黑长直有些眼熟啊？”

自己的视线与正从公会正门那一侧入口朝此走来的白夜撞了个四目相对。两人都是先一愣，觉着自己是不是有见过远处那名玩家，随后便不约而同地缓缓举起手打了招呼。

- 神来社 词音 & 向濂 白夜 -

“黑羽姐姐……你也来咖喱乌冬面吃饭呀。”词音率先开口。

白夜只是因为这意外的相遇而脸色苍白，只是点了点头，视线移向身旁那披着披风、肩头沓着兜帽，背后挎着长弓却不见矢袋的女生。是似乎有过几面之缘却并未进行过交流的陌生玩家。——姓名为竹取月。

琳然装作才看到竹取的惊喜神情：“啊、月今天也来了，好巧！”

“噢？喔啊，琳然也来食乌冬？”竹取喜笑颜开，“我带新朋友来这儿尝尝玩家的顶尖手艺。你身旁这位也是你新认识的？”

“嗯，是神来社词音妹妹，昨天才认识的朋友。然后，你身边这位黑羽谅璃桑昨天也和我见了。黑羽桑好呀。”

“啊、嗯……”白夜是觉得面前这位美少女有几分眼熟，这才回想起昨日傍晚勿栖与琳然在药水店事发现场门口进行的那场有关 NPC 与玩家的交流，“是玖桑，你昨天、嗯……”去戳别人的伤心痛苦的回忆属于非常无耻的行为吧。这么想着，白夜将溜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词音不知该如何加入她们几位的交谈，余光瞥见那位操使重锤的少女正端着一大餐盘食物走去挑选座位了，便提议道：“那个、要不我们可以先点菜，然后一起吃……”

琳然一顿，立马应答：“啊、好的好的，我正好也饿了呀。二位意下如何？”

“一起吃吧一起吃吧，好像都差不多是熟人嘛。”竹取抬起一指，“黑羽桑没什么意见吧？”

白夜简单地摇了摇头。在群体中的交际……虽说从未有过，但显然会比一对一地应付另一个人要简单许多吧。

至少白夜此刻是这么猜想的。希望自己的猜测并没有错误，因为万一三个人的话题都落在了白夜身上的话……

唉……光是要解释清楚自己真实姓名，就要花费好一番功夫了吧。真的是毫无意义的信息交换行为。干脆就不用告诉她们自己真名其实并不叫“黑羽谅璃”吧。反正同样无趣的人际交往活动在隐瞒这一层信息后也不会有什么差别。

虽然非常地对不起谅璃……但自己，甚至都有些习惯别人称呼自己为“黑羽”或者“谅璃”了。某种程度上，这倒令勿栖和伊二人成为了更像是与自己知根知底的家人的存在。

家人，……开什么玩笑。

反正家人到头来也都是些完全没用的东西，毫无所谓。

她们也都陆陆续续点完菜了，轮到自己；其实吃些什么都无所谓，但考虑到自己资金充足，试着点一些不会被人评头论足的看上去比较正常的选择搭配与分量吧。辣度……点甜口的话说不准会被人嘲笑太辣自己又承受不住，该点几分辣好呢。

第一个点完菜买完单的词音将几步远处这位“黑羽谅璃”全程的动作与表情变化都深刻收在了眼底。对方甚至都没有发现自己正如此高强度地近距离凝视着她……刚才谅璃的这一系列表情，是代表着怎样的心情？她在思考着什么？绝对不可能单单是吃什么而已，但却又真切地阅读着菜单。

不……她那飘忽的视线，就像是在眺望着极其遥远的事物一般。词音对那种表情的涵义相当熟

悉，甚至可以一眼注意到这丝旁人无法察觉到的，甚至可谓常常转瞬即逝的异常。绝对不是良性的思绪——这位黑羽凉璃的心中，都装着一些何样的情感，何样的……过去？

没错，她已经大致猜到白夜都经历了一些什么。

因为——这种迹象完全处于词音自身所能感知到的范围之内，甚至她有把握断言问题的谜底十之八九不会偏离她的预测。

没错，词音指的是受霸凌者相互之间的感知。

面前的凉璃，或许是比自己“更加完美的受害者”。

■ ■ ■ ■ ■ ■ ■

火绳枪穿甲弹出膛之声炸响，打破了街道本就短暂的巧合式寂静。

随着面前数十步远处甚至未被绫栞瞧清全名的玩家应声倒地、瞬间死亡并逐渐化散成飞舞的晶片，她也将左手拖起的枪身缓慢举下。若是只看到那微张而毫无情感的双眼与那睡肿到肌肉都有些松弛的脸庞，根本无人能猜到她居然在三秒前才手刃了一条性命。收获？无道具、无锡安。可能有个位数的经验值，但击杀这么低等级的玩家或许真的获取不了多少经验值。

3055/3127，还算勉强可以吧。在杀他之前左边的数字是什么？绫栞脑中不存在相关的记忆。

- 月见花 绫栞 -

“太好对付了。”令她感到发自内心的无趣。不存在战斗体验，甚至连精神都没赶得及集中就已将对方了结。

自己已经让了对方 10 秒。很遗憾，他甚至都未尝试过朝两侧的小巷子里逃窜，此般愚蠢的逃跑方式根本是在侮辱她的 PVP 技术。

事实也确是如此。能被自己一发蓄力弹直接秒杀的玩家，居然也敢在方才顶撞绫栞的质疑。早

些承认盗窃那家面包店食物的便是自己，心情大好的绫栞还能免他一死。

只可惜，现在已经晚过头了。枪起弹出，香消——玉殒。犯人已被处置完毕。

“所以，这种实力根本做不到秒杀 NPC。”绫栞自言自语嘀咕道，从发现那男性犯罪玩家后背上是一把长剑时的惊异转变为了与平常时期无异的情绪全无状态。没有什么失落，仅仅是情报量未能产生变化罢了。

嗯，仍然没有调查到任何新情报。自己的调查方向是不是从根本上就错误了？

自从今天醒来，这已经是绫栞所击杀的第三名玩家。前两者并没脆弱到像这位般足以被她一枪击毙的程度，却也只有幸将同绫栞的战斗延续到十数秒长短。会不会是因为绫栞自身的伤害过高，导致无论挑哪名玩家进行 PVP 都有超过 90% 的概率能迅速结束战斗？

她回想起昨日与方聆弦于药水店附近的那场殊死拼搏。好久没能打得这般尽兴了，那时绫栞能切实感受到身体的每一寸部位都处于高度紧张的集中状态，上次进行这种需要高度专注，灵活掌握身体移动节奏的战斗还是自己单挑薙峯霞林迷宫“薙峯霞城”的一阶段 Boss，也就是砍倒那棵妖樱树之时。但要跟玩家打得不相上下？这对绫栞来说可是求之不得的展开，可惜却未被 15 级后的她遇上几次。换做如今，早已升至 22 级并快要突破等级瓶颈的绫栞在竹内都快不见敌手了。

居然有幸遇上了能与自己五五开的强大玩家吗……之后一定要找到这个聆弦，同她再续这场未尽的决战。这可比与自己的公会长（那个令她感到生理不适的二阶堂才新）战斗要更能令绫栞体验到自己所追求的“PVP 游戏”实感，而不是单纯无意义且满含猜忌的为厮杀而厮杀。

“话说……”

那个方聆弦的话，现在也在为调查 NPC 被害一事四处奔波吧。

绫栞从町奉行那里获取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最近受害的 NPC 远远不止莎娜姐姐一位。主要分布在北町，但中部与南面也多少发生：共有至少 8 名 NPC 被不明人士杀害。

“不明人士”这个用词还仅适用于其中六起。有两起 NPC 受害案的犯罪玩家在尝试杀害第三位 NPC 时被韵笈才浅公会的几位成员抓了现行；那几位当场将此犯罪玩家杀害，导致玩家死亡后复活在未知的复活点，从此销声匿迹。

唯独可以确定的是，这位玩家后来并未现身于竹内町的安全区范围之内，且另外六起杀人案现场所留下的勿栖痕迹与这位玩家所使用的枪类武器截然不同，攻击习惯更是相差甚大，很难令人相信这剩下六起案件也是同一人所为。

而这也为绫栞带来了最大的隐患问题：

只要将真凶杀死，或给了他/她使用传送水晶的间隙，不论是谁想要在 TBO 找到这玩家的所在处都难如登天了。

而除了将真凶杀死之外……绫栞暂时没有想到任何可靠的处罚方案。

甚至就连杀死真凶也无法与他/她犯下的罪孽对等；在 TBO 这个游戏世界中，玩家的犯罪行为本就无法正常管束。

因此，就算玩家杀死的是形似真人的 NPC……也没有办法对他/她降下合适的惩罚。

因为这名玩家——从未真正地杀过人。

不论绫栞与其他人做何种调查、进行何种谴责、展开何种惩罚……都全无法律的支持。这一切都是私刑，一切都是自诩正义的其他普通玩家的一厢情愿罢了。

绫栞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但她的妥协也只是被迫而为。

——要找到，与这名罪犯对等的，却局限于 TBO 系统的处罚方式。

在那之前……绝对不能杀死这名罪犯。

也绝对不能让他/她知晓自己的身份已经在被追查。

这一切……又怎么可能做到了。

这可是游戏世界，这里是现实的法则无法干涉到的游戏世界内部。

因此……她又该做些什么，她们又能做到些什么？

“我该做什么、我接下来该走什么样的路……谁能告诉我答案？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答案啊。”绫奈本就在不断减缓的步伐，终究停滞在了原地。

时间、静止——或者说，在这 144 倍加速的世界中，相对于现实世界……本就临近静止。

但绫奈已经深切地感受到时间正在流逝。自己的时间有限，且在这种情形下——已经不再够用了。

留给她们的调查时间本就不多，所有人从一开始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只不过是能无视这一事实多少的差别罢了。后者毫无实际意义。

无助地抬起头，是阴云笼罩的天空啊。

就像那个时候一样，同样灰暗的天穹，同样阴郁的世界。自己已经不知道未来该向何处前行了，这场案件……

说到底，插手这场发生于另一个世界的连续杀戮事件，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

这本身就属于人类的世界。这是异次元维度，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异维杀戮』。

因此……自一开始，真正的人类就不存在对此进行干涉、约束的权利。哪怕这一切都始于人类的私欲与暴行。

没错，这场悲剧始于人类，却无法归人类所管辖。这便是真正的游戏世界。

真正的游戏世界。

就算是在这月星之中，“游戏”这一词的本质也将永驻，人类无法逃离这些公理所定义的真实。

但……自己，不想就这样放弃啊。

该如何，才能惩罚在游戏世界肆意妄为的人？

该如何，才能惩罚那些毁灭拥有自我意识的事物的人？

该如何，才能……证明上述这两条行为的合理性？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一滴晶莹的雨珠，似是自天际而落，砸碎在她的眼角，自那柔软的脸颊滑落而下，印出一道虚假的泪痕。

绫奈痛苦地低下头，左手死死地扼住了被弓道服所隔起的胸口。自己……自己已经失去方向了。

“河野、加贺美，我究竟该怎么做才好……”

■ ■ ■ ■ ■ ■ ■ ■

夜。

时有落雨，现在也仍在落雨。

却也称不上雨夜。

仅是有雨罢了。

时而声响转大、时而零散宁静。

这便是这场雨的样貌，同其他的雨无异。

说到底，被阴云笼罩此等数日却直至今日才降下的薄雨，已经失去了“雨”本身的一半意义。

大家都已经做足了落雨的准备，做得太多了——以至麻木；以至就算是众人蹀足而待的这场夜雨，也显得理所必然而失去了绝大多数的存在感。

就算是不幸淋到了雨，衣物也会在短时间内干爽如新。真正会改变衣物性质的多少也只有异常状态与耐久值。

单单的雨水改变不了装备的多少性质。因此，雨最终只被当成渲染气氛用的环境事件。

只是，现世延续而来的避雨习惯……却一贯被虚伪的人类照常遵循。

- 向濂 白夜 & 竹取 月 -

白夜同竹取月二人趁着这一阵雨点稀疏而快跑赶来了“竹内烤肉制造所”，占下了围绕铁板桌台的三个座位。

现在倒也称不上饥肠辘辘（要说能在 TBO 内体验到货真价实的饥饿感可真是过度夸大了，这里饿坏肚子可不会得胃病或低血糖），但二人着实累得只想找处地方歇脚，哪怕不点菜吃，光喝几口水也好。

二人今日又走了一遍北部竹林的那片小道，刷了数十只竹内町周边常见的野怪；制作防具的素材全都归白夜所有，可用作烹饪的材料则相对地全部进了竹取的囊中。傍晚时分，二人再度撞见了同一只 48 级的篁绽七羽，好不容易才在未惊动这绿鸟的前提下安全回到了村中。按照竹取的意思，干脆死回来也算一条捷径。白夜自知没有合适的方式同竹取解释自己为何在尽可能避免让这具身躯死亡，因此只得找了借口：反正距离竹内町不远，靠跑的也能赶在那绿鸟反应过来前躲进安全区范围内（这显然也是夸大了，虽说白夜和竹取的移动速度都不算低，可篁绽七羽本就是主要依靠高速移动袭击猎物的精英怪，就现在的二人想跑赢它压根是天方夜谭）。

好在最后……也算是平安回到町内了吧。接着便是竹取带领白夜光顾了她平日里用来练习射击肌肉记忆的移动靶场，但因为这小靶场内的所有练习靶位都恰好被占用了，二人白跑一趟。

“虽然对着木桩和靶子练习获取的经验几乎接近 0，但……还是有很多人甘愿花上几小时在这里进行练习啊。”白夜那时不由得感叹。

“毕竟 TBO 的战技在平时适用性太低了，大家既然依靠系统外技能去打架，肯定也会有人想发掘一下自己觉着舒服的作战方式。”竹取耸耸肩，“虽然我是觉得打移动靶子确实不如去打打小白兔和竹鸡，还能掉些食材。来这儿基本都是因为我实在想不到该做什么了，过来瞧瞧竹内町的弓箭流派玩家都在整些什么新花活。”

二人一边交谈一边离开了爆满的移动靶场，随后便是这场虽迟但到的雨。开始时还是基本不影响她们继续逛街的斜风细雨，结果没过多久风是缓了许多，雨却愈下愈大，直到二人不得不就近躲进了一家地毯铺，趁着方才雨稍小些了，这才赶着奔到了烤肉店的屋檐下。

“脚差点都跑扭了……”竹取一边吐槽道一边翻菜单。白夜没接竹取的这句话，脑中自行思考着这种类型的烤肉店一般会需要点些什么菜。

但她俩还不能直接开饭：小岛由亚现在还未赶到。原先便是说，由亚会先照顾好自己店铺，为今日的生意收尾完毕方会前来赴约。二人本就有些赶早，自然暂时还见不到由亚。

“我和小岛桑来吃的时候一直都会点他们推荐的 B 套餐。有两种基于现实动物的肉类，比 A 套餐的那些游戏里的海鲜菜更贴近现实里铁板烧的口味。谅解桑也可以试试 B 套餐选项里的叶赖锡安产面包，比你能想到的普通面包要好吃一百倍，当然也可以传统点选择配白米饭啦。他们的米饭质量也不错。”竹取滔滔不绝地为白夜介绍起她所推荐的点餐搭配与食物情报，“像是这种香酥陆行鸟肉块就没什么意思了，太模式化了，竹内不管哪家日本料理都有卖，味道也参差不齐。浮菌水母切片生吃还行，煎烤完之后水分全都没了，只能吃个口感，我认为性价比并不高。像一般的牛肉与竹牛肉区别虽然不大，但确实是竹牛肉的那种血腥味要更少一些，多点牛肉本身的独特香味。都包括在同一个套餐里，你也可以吃着对比一下。”

“我其实对海鲜应该不太行，平时从来没吃过，我觉得自己也接受不了游在海里的东西的味道……”

“珊瑚金枪鱼的话确实味道挺腥的，嗯……但水母的话别说，还真的算不上是海鲜。毕竟是飘浮在空中的魔法生物嘛。”竹取笑着讲道，让白夜听得一愣一愣的。会飞的水母？不算海鲜？还有奇怪的金枪鱼品种……

“果然我还是吃牛肉之类的……”白夜于是道，心中装满了无菜可点的忧郁，“嗯……竹取可以帮我点菜，全权决定。”

竹取单手遮嘴，大呼道：“哇啊，谅解桑对吃东西真的好随意！但我喜欢，我还真的就喜欢你这种！你就交给我！只要你人还能吃出味道就行，在饭店点菜这种事如果信不过我就无人可信了，就让谅解开开眼界吧？TBO 的高级美食！”

“我也确实想不到该选什么吃……”白夜一脸痛苦地说道，某种意义上也是无视了竹取一段话中

绝大多数的信息。

“这个蘸酱辣度你可要小心了，三种分别是酸甜味的柚子酱油、咸鲜味的日式烤肉酱和传统味增酱。这个味增酱是可以选辣度的，但和中午的乌冬面差不多，最辣的是简直可以杀玩家的程度。上次小岛桑点了十六倍辣的味增，要不是蘸得少了，我差点得把她抬到附近急救所。”

“竹取你真的非常在意小岛桑啊。我看你一整天一直在不断提到关于她的事情。”白夜忽然如此讲道。

“啊、”竹取略微一顿，“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嗯……好像确实是三两句不离她呢。”

“我一直都很在意的，但因为考虑到某些方面才没有询问。竹取知道小岛桑其实是 NPC，但为什么你却愿意向她……”

竹取听到这里，本是兴奋状态的她释然般放松了双肩：“你在困惑，为什么我会向她流露出真情实感，是吗？”

“嗯……。”

“我当然也知道呀，由亚只是一位 NPC 而已。我曾努力地想要将她当成真正的人类，因为她会像我们一样正常自然地思考、说话、行动啊，因为就算是 NPC 也会使用系统背包、也会传送到其他区域、也会去接委托完成委托、睡觉吃饭娱乐甚至练级……这一切我都有想过。恐怕正是因为就连这样我都无法将由亚是 NPC 这一事实抛在脑后，我才会如此重视由亚吧。”她缓缓地讲述道，脸上露出了浅浅的微笑，“因为我也不清楚啊，由亚……我一直都无法阻止自己将由亚视为一位系统层面的人工智能，那为何我又会真心地想与她交朋友？为何我的内心会产生这种程度的自相矛盾？我太在意这些……我越是在意这些，我越是发现，关于由亚是不是 NPC 这种事情早就已经不再重要了。”

“竹取取你的意思，是……就算知道 NPC 与人类的区别，你也会愿意与身为 NPC 的小岛桑交朋友吗？”

“是啊，到底是谁有规定过人类就不能和 NPC、不能和 AI 交朋友？想要同 NPC 交朋友得先骗过自己将 NPC 视作人类什么的，这算何种自命不凡的高傲心态，为什么与另一种存在交朋友得把它们先视作人类？完全是精神洁癖，我根本就不在乎也没有他们的这种洁癖。由亚在我的心中就是 NPC，是货真价实的 AI，但我知道……我已经将她视作自己最重要的朋友了。”

“竹取是如何认识小岛桑的？是在来竹内町之后……去了她的奇货屋，受到了很多的照顾？”

“我应该从没跟你说过吧。我曾经是归属塞壬区域的玩家。布雷姆的雇佣兵公会，‘星悬业火’——我曾是那里的成员。”

“然后，你做了……自由雇佣兵。你退出了那家业火公会？”

“我意识到，我想帮助自己真正想要帮助的人，而不是谁遇到了各种各样大小烦杂难事都尝试来找我出面处理烂摊子。我原本当一位雇佣兵就是为了在其他人的身后默默地守护着他们，可能再获取应得的报酬……但、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发现自己已经意识不到自己在帮助他人了。对方甚至也鲜有对我抱有感激的、在大家看来，金钱买来了服务、服务对得起开支，这不就已经是完美的交易了吗？可我要的并不是纯粹的金钱收入啊，我想要的是向另一个人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在这样的旅途中获得救赎，不是去接委托杀人赚钱啊。”

“好像……我能大致理解竹取的想法。”

“我后来申请退出公会。我几乎是仓皇逃离塞壬的，那地方被我无端地结下了太多的仇；你想象一下，我原本只是想要去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贡献出我的力量，最后我却反倒成了一堆人眼中的仇敌？被我帮助的人却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都没好好地看过我一眼，不记得向他们伸

出了援手的我是谁？这根本不可能是我想要的结果。我甚至无法理解为什么还会有人留在星悬业火，甚至还有人不断地加入这所公会；我不好对此进行任何批判，我只知道这绝对不是我所期望迎来的结局。

“到了竹内后，我虽然钱财充足，却流浪于街道不愿住进那些旅店。我尝试去帮助一些玩家，组队分担些后援恢复或辅助刷怪的工作，但现在的 TBO 已经不同了：公测期间没有新的玩家持续进入游戏，大家都已经提升到了一定的等级，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作战方式并逐渐体系成熟。我能提供的帮助越来越少了，我甚至连等级都不及我期盼着自己可以帮助到的那些人，我还能怎么去当一位雇佣兵？”

“之后我或许是情绪崩溃了吧。我决定下线，至少是现实里的三五天。由亚是在我按下登出的前一瞬间叫住我的，那一刻的我机缘巧合站在了她的店铺门口——或许，这就算是所谓的‘缘分’？我还清楚地记着，当时的她问我是不是雇佣兵。我给予她答复，她说有事相求于我，要我帮忙护送她前往朶村收集名为‘竹返棱镜’的稀有工具；我近乎是听都没听仔细就瞬间答应了她的请求，甚至不知晓自己接受她的委托的真正原因。但、那次便是我与她的初识。”

“是委托人与雇佣兵之间的关系作为开端啊……”

“对呢……后来啊，因为我本就流离失所，由亚就提到她的屋子还有间空房。她父母在一年前失踪于伦卡由旬区域后那间屋子便一直空着。我说我绝不能叨扰她太久，提出我只求自己能居留三日，而后我将自己寻求容身之地。我找到的是公会的玩家宿舍、……于是我才加入了‘咖喱乌冬面’。

“但我与由亚的缘分并没有就此断连呀，后来在某天清晨经过了由亚的店铺，她正好在门口准备开张；我跟她交谈几句得知她自己有在私下钻研炼金术，之前的棱镜便是炼金用的成果锚定辅助工具，也就是让炼金输出的结果更加稳定——抱歉啦、跑题了。因为对这种特烧素材的工艺感兴趣，她需要些自己无法轻易入手、普通玩家也不太可能愿意出手的特殊魔物素材。好处就是，她开的是奇货交换屋——我作为一名雇佣兵，不可能在她店内找不着我能派得上用场的消耗品。由亚搞的炼金可不止能炼出饰品、我最稳定的高密度烟雾弹供货商可就是由亚了。而且她在炼金失败后总会产出一些她本人无法使用，而且触发条件很苛刻的饰品或零件，许多最终都是送予我随意使用改造。我后来用一部分零件找人融合出了叫‘萤火召闪’的魔导武器，又找町内的工匠于此基础上进行锻造，才造出了现在我使用的这把‘萤火轮返’。”竹取说的显然是她背后那把可以自动召唤并用以射击的魔法箭矢，那幽蓝色的飘飘然法术感，时而黯淡、时而耀眼的无声火焰，确实能让白夜联想到萤火一词。

“你们算是炼金术上的好伙伴了吧。”她不知怎么地就使用了这类老掉牙的词汇，“一直都有合作、你见证了她的成功，也陪伴她不断地失误、失败、重试……直到迎来下一次成功。这算是很珍贵的陪伴了吧。”

“是啊。由亚便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陪伴她一辈子，跟着她游历月星、走遍这佩蒂利亚大陆，同她一起寻找她失踪的父母、带她寻找此世间最为罕见稀少的素材、见证她在炼金术领域的成长……最后，作为一个在 TBO 中不会受到寿命影响的存在，陪伴着她老去。这些，便是我埋藏在心中的情意与愿望。……听着应该很可笑吧？对方可是个货真价实的 AI，是 NPC 啊，我却……去向她表露真情实意，想和她成为她一辈子的挚友。”

“没有，竹取……我真的非常能够理解你的内心。”白夜低下头去，“如果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不论对方是 NPC、人类还是什么别的存在，我都不会介意。我会和你一样，甚至都不在意这种事情。所以、竹取……我能理解，我想要祝福你和小岛桑，你们的友谊是货真价实的情感，我很羡慕你、也羡慕小岛桑……”

“谢谢你，谅解桑……”竹取的声音低沉下去。

两人沉默不语，就这么静坐了些许时长。

“不过、”终于，竹取的语气恢复了些许元气，“这个点由亚应该已经在关店了吧，她有告诉我们先点菜的。”

“小岛桑每天的经营都非常认真的样子。”

“那可不然、但炼金术方面她也从来不懈怠的。一般你看店铺里如果没见她影子，多半就是在仓库里鼓捣融合了。我身上好多装备、倒不如说我现在穿戴的所有饰品都是经她一手改造的，可以说她确实是歪出了很多碰巧能被我用上的装备呢，哈哈哈……”

“那、那个到时候你们也要为我准备一些，如果可以的话。”白夜鼓起勇气提到，“我……会准备对应价值的稀有素材，我会去了解一下炼金术一般都会需要何样的材料。”

“嘿嘿，凉璃桑真的是我见到的为数不多可以理解我与由亚的玩家啦。我都不太敢跟其他人提我对由亚的看法……”

“所以竹取在人前才会用‘小岛桑’来称呼小岛桑吗？我当时就有感觉到，你们两个之间应该不是那么淡薄的关系。我居然没有猜错。”

“让你见笑啦，毕竟是在某些人眼中可能非常奇怪的关系……”竹取用手指敲了两三下桌面，“由亚最近在制造一种新式的远程武器零件，据说可以用来提高连续命中时的暴击率。我俩提前给起了名叫‘复轮之齿’。她说如果这个远程武器零件制造出来了就送给我，说是我一定能派得上用处。如果有这样的部件去改造‘萤火轮返’的话，要是连魔法攻击的平 A 都能增加暴击率，那可就真的成为神器了。魔法暴击率这种可遇不可求，如果是基于连续命中次数的话，魔法可不是一般情况就能闪避得了的。”

“原来如此……”白夜的注意力完全都在魔法闪避与魔法暴击这些术语上。是啊、光是练习近战的闪避率还不够。如果不能闪避魔法的话，但凡遇上什么魔法专精的玩家，自己都该白点那么高的敏捷了。

魔法闪避……仅凭系统层面玩家的闪避率数据所同时给予玩家的大脑反应与身体行动速度加成，能够在不修习特殊闪避类被动技能的时候成功闪避魔法攻击吗？

白夜向竹取提出了这层疑问。她只得到了“魔法一定是能闪避的，但反正我是没有成功闪掉过任何不是单字吟唱的魔法攻击”这种消极的回答。

那么对于专修闪避与速度的白夜而言，她现今可必须多花点时间去摸清楚这方面的游戏机制了。

不过……新式的远程武器零件？昨天茶屋桑在晚上睡前告诉白夜，药水店的老板娘被害也是疑似因她持有一件独一无二的远程武器零件。

偏偏都是远程武器零件啊……不知道昨晚茶屋桑所提到的那个“连锁核心”是原定卖给谁的零件。

随着门帘被掀起，连接着门框的小铃铛发出清脆的声响。

刚把账本收进桌屉，抱着一把箭矢推开柜台后的小门打算走进仓库的小岛由亚瞬间兴奋起来，但瞥了一眼视野右下角的系统时间，只得暗暗地摇头。

“你好，你就是小岛由亚吗？小岛八百奇货屋的店主？”低沉的男声如是缓慢发问。

“啊、欢迎光临小岛八百奇货屋！我是店主哦，但很遗憾，今天本店已经打烊了，您可以明天早上八点再来进行交易。”由亚一手抱着箭矢，另一手挠了挠侧马尾，脸上挂起歉意。

“没事，我想要先看一看。”

“没有问题的，外面展示的这些道具和素材如果有客官您感兴趣的，都可以先记在心中，明天只要拿等值的素材同我交换即可哦。”由亚热心地介绍道。只要不是现在提出交易的话，趁着自己闭店整理的这段时间，这位身披斗篷的男性顾客还能再看个三五分钟。

“对了、……”

“嗯？”那一刻——由亚察觉到这男人语气中那丝极难察觉到的变化。

独自经营奇货屋数年的由亚，当然熟知顾客各种情感上的变动，以及这些情感会怎样影响到他们提问时的口吻。

但这次的情感变化……由亚、未知其为何物。

所以，在那一刻、

那一刻，她转回过身去。

哪怕仅仅是无视这男人的话，继续走进仓库，不去在意这种令她异常心生困惑的古怪的语气情绪……

哪怕仅仅是早些回过头，不自顾自地想着要快点把箭矢放进房间，而是全身心地像往常一样，将一腔热情都灌注于自己最重视的顾客身上……

或许……属于“她”的故事，都会变得不同现在吧。

“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售卖‘复轮之齿’？”男人冷冷地笑道，“还是说……这件是非卖品呢？不管如何，可否让我一睹为快？”

由亚的表情骤然凝固。或者说，她宁可时间也随之凝固。

就像是那忽落的骤雨一般，许久未能降下的来自天穹的泪水，今夜也终于光临了这片阴沉而昏暗的城镇。

而由亚的结局……何尝不是同一境景呢？

随着刀刃挥舞而过，鲜血汹涌地溅满了房间的每一处角落。

柜台长桌、后方的展示墙面，本铺设了地毯的地面转眼间便被刺眼的鲜红所淹没。

由亚头顶处悬浮的红色 ID 只在眨眼间便消失无踪。

而她的身体——

她的身体，下半身仍旧伫立于原地，但上半身……却随着血液于空中的飞舞，随着那四散滑落的箭矢，朝着地面摔落而去。

失重。

失血。

也仅是眨眼的间隙。

男人心满意足地将复轮之齿收入了系统背包，将武器背在背后，平静地离开了这间奇货屋。

“谢谢你愿意跟我述说那么多有关你和由亚的事情……”

点完菜的二人面对尚且空空如也的餐桌，似乎是再续了先前的话题。

竹取笑容满面地说道：“到时候我们三个人也要经常出来聚，由亚肯定也愿意为谅璃你提供超多的帮助，她毕竟总是凑巧歪出远程系玩家可用的饰品嘛。而且她手上资源超多，多到你绝对想象不到。不管是素材、消耗品、弹药还是人脉……”

“嗯嗯，我也很期待能受到小岛桑的照顾。”白夜浅浅地笑着，“到时候，你可不要觉得我在和你争抢小岛桑手上的资源哦。”

“我们一个是主修物理弓，一个是主修魔法弓，很难撞在一起的啦。”竹取轻拍了下白夜的肩膀，“我虽然是从塞壬搬家转到雾霾山的，可我也算是半个竹内町属的老玩家了哦，就让我好好地照顾着谅璃桑吧。以后，我罩着你啦！”

“嗯……谢谢竹取、我真的……很开心。”腼腆地道出了这番对白夜而言已经过重的道谢之言，她

已经开始幻想起未来于 TBO 的日子。

看来，也不一定要前往布雷姆市。住在竹内町，对白夜而言……也足够开心了啊。

“由亚真的是一位超级善良超级暖的可爱女孩子，你不久也会知道她的魅力的！相信我，跟你打赌。”

白夜注视着竹取沉浸在友谊的幸福之中，心中仿佛就快被竹取的好心情感染了一般，不自觉地想要舒心地微笑起来了。

竹取与由亚的友谊啊……

人类与 NPC 的友好相处，有朝一日……必然能够成真吧。

见证了竹取与由亚的故事后，白夜相信，就算是那样的未来，她们也终会成功抵达。

『第伍章：星牖微明，奠基轮转之端末』

夜未深，却也过了饭点。夏月已经对着菜单干瞪了三分钟的眼，仍未决定点哪道菜。反倒是被邀请过来的聆弦早已点完下单，此刻饶有兴致地抱着双臂坐在椅上，观察着夏月抓耳挠腮的模样。

“小弟弟，你多大了？”一瞧周围也没多少旁人，聆弦不禁笑问道。

“不知道。”他即答，将菜单第三四页来回翻了两次。

聆弦“哈啊？”了一声，半遮着嘴讥讽道：“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几岁？这可比我预想得更要更厌世啊。”

雨声逐渐转大，随风肆意飘入餐厅内。负责维护桌椅餐具耐久值的那男生原先只是在店内懒散闲逛，现在不得不前去将三扇大窗给关闭。幸好 TBO 内没什么黄梅天，不然聆弦可要等着看竹内这堆泡在雾里的家具玩意儿会长出什么颜色的霉斑。

“怎么可能不知道几岁，我只是觉得告诉你了也没用。”

“嗯哼？”聆弦对他的话语充满好奇，“倒是有这个既视感。唉我跟你讲，你有点像我以前的一位颅脑损伤患者，大概是头太疼了，不管是谁跟他说什么都要怼个两三句。”

夏月将菜单往桌上一按：“你是说我脑子有问题吗？”

“不敢不敢。”聆弦强忍笑声，“其实敢，但确实没有你说的这种意思。你没发现你被戏弄的时候真的非常可爱吗？”

“这饭是不是没法吃了？”夏月翻了个白眼，“你还想不想和平共处了。”

“你就像那种、大奶狗，凶是凶得要命，实际上人畜无害，我一个平 A 上去你就只剩丝血了呢。估计身子还会打很久的转吧。”

夏月咬牙切齿，却未再为自己辩驳。哎呀……他这家伙，居然真的以为自己说的是游戏对战！聆弦简直想象不出他到底是纯洁到什么地步。

“我跟你讲……”

“别跟我说了，你真的很烦啊。”

聆弦故作吃惊：“哇，大姐姐的心被伤到了哦。”

“我也不比你小半个世纪好吗？要我知道你这么恼人，我当初就不该答应跟你。”

聆弦扶着脸颊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敲了敲桌面：“别忘了现在的夏月君可还是绫奈眼中的偷窥狂偷拍犯哦，我没罩着你，你确定自己不会被她在最近哪天一枪崩死嘛？”

“我本来就不是在偷拍她。”夏月斩钉截铁地立即反驳。

“喔？可是小弟弟你确实有在拍人家呢。”

“别再叫我小弟弟了，我说了我没比你小多少。我的天……”他扶着额头道，“我拍她只是为了炼 AI，炼出带人物的完美的 AI 图，我来月星就是为了做这件事。”

“那么，为什么拍别人照这件事一定要在月星完成呢？你知道月星里的人与现实中样貌相同吧。”

“因为我、……”夏月卡壳。

“你要知道啊，不管你拍人家小姑娘是为了什么，未经过允许的摄影全部都会被归类于偷拍。我知道夏月君不是什么猥琐色狼，但凡跟你相处个四五分钟这种事就明显过头了。但是啊，如果每个变态偷拍狂都对着人拍，被抓到就说自己是为了去玩 NovelAI 或者别的什么用处，那你不得觉得世界上很快就不会有人偷拍被谴责了？”

夏月无言，只是盯着菜单上的某个角落看。

“你可得把姐姐的话给听进去噢。”

“知道了知道了我耳朵没有隔音开关，你说什么我可能听不见吗？”他举手招来服务员，几秒后关照道，“一份回锅肉盖饭。”

待店员应答离去后，聆弦将脸凑向夏月，问：“唉，你纠结那么久最后只是点了个回锅肉？”

“是的，今天被你搞的没有胃口吃融合料理。”

她将手指指在菜单左半边的某堆不可言状之图上：“你真的不尝尝这个套餐？我看价钱很划算啊。”

“审判日套餐谁爱吃谁吃，反正我是个没爱的人。”

“那这个‘通天塔的崩毁’……”

“你真的会想吃一堆碎软骨渣配番茄碎肉末吗，而且它很血腥啊。”夏月质疑道，紧接着又补充，“别再问了，天地放电这种疾电鸟翅蘸史莱姆凝胶的怪东西我也不会吃的。”

“可是它会让你 8 小时内魔法防御力增加 5%哦。”

“我搞不懂，你晚上是不需要睡觉的吗？”

“也对。”聆弦点了点头，“你脑子确实没什么问题。”

“所以在我刚刚说这句话之前，你确实觉得我脑子有问题？”

“没有的，放心。”

“我并不放心。”

拌嘴的二人此刻并没发觉餐厅的主厨已经亲自光临食客区域，直到夏月察觉到有个显然是玩家的女生显然是朝着二人走过来，非常显然是要告知什么与菜品相关的事情。

“二位客人不好意思，你们点的有一道菜食材不足，可能需要二位进行替换。”

聆弦朝这女生看了一眼，倒三角标志……是玩家。ID 为天冬茗。她随即将目光转至夏月身上。

“别想了，肯定我的菠萝鱼脑养生套餐。”

“你要点那么怪异的东西肯定容易缺货啊。”

天冬茗朝着夏月鞠了一躬，道歉说：“实在不好意思客人，我们店其实是猪肉用完了，可能需要您这里将回锅肉换为别的菜品您看可以吗？”

“你……你开玩笑吧。”夏月满满的惊奇，“你们中国料理，没有猪肉？”

“实在是对不起，我们猪肉的供货商来不了竹内町，好像是因为华怀周游道闯进一批本该在飞鸟泉那里的高级魔物，NPC 的供货渠道甚至联系渠道都被暂时切断了。”

“这么严重啊……”夏月无奈道，“能给我换咕咾肉吗？”

“对不起客人，咕咾肉其实也是猪肉……”

夏月无奈至极，直接摆烂：“这样。可乐鸡翅，谢谢。”

“好嘞，谢谢客人谅解，我这就为您做去！”茗向二人比了个 OK 的手势，快速走向了厨房。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夏月说了这句话。

“哈哈，没想到中国料理店猪肉存货也能耗完。这儿看来饭点的时候还是有挺多人？”

他点了点头：“但都走得比较快，不然会被那个叫天冬茗的中国人厨子请去免费品尝新实验料

理，也不好拒绝。那些东西味道好的会成为新的菜品，味道不好的则是被淘汰。”

“至少是会被淘汰呢。”

“但试吃的那个人可是真的把这玩意吃进嘴里了啊，绝对会留一辈子心里阴影。”夏月一脸作呕状，“我跟你讲……我在这儿吃完绝对一秒出逃，我反正是不敢冒这个险。”

“啊呀，哼哼。”聆弦忽然在椅子上抱胸轻笑。一脸意识到了什么关键展开，终于等到这一幕的表情。

“怎么了吗？如果你要去吃的话我可不会拦——”

夏月视线余光中，餐厅大门传来开门声响，紧随着店门口的门帘被一女性直接撞开。那女性张望半瞬，目光落在了正在等餐的聆弦与夏月这里。

“我操。”夏月看清来者正脸，直接双手拍桌倏地起身，转身就欲跑。聆弦只是笑咪咪地坐在原地不动神色，夏月要从这餐厅逃跑，除非撞破店铺落地玻璃窗，怕是只能是从那女性的脸上踩过去。

女性收起原本握在手中的火绳枪，快步上前：“坐回去。我并不是来杀你。”

“月见花小姐终于想起来要找到我们了？”待那女性走近，静静不语的聆弦终于发话。

“方聆弦阁下，……以及你。”绫栞的目光有如火钉般刺在夏月的脸上，“你们两个去町奉行并不是为了询问同心的调查进展。你们究竟是去做什么了？果真是我想到的事吗？”

“既然你已经这么直截了当地来寻找我了，想必月见花小姐也很清楚答案了吧。”聆弦不紧不慢地起身，转身向月见花伸出一只手，“怎么样，加入我们的晚饭饭局，我们聊一聊各自手中有关这场连环针对性杀人案的线索？”

夏月自觉根本插不进两人的礼貌日常对话，退后半步，躲在了椅背的后方，时刻准备溜之大吉。他已经在脑中模拟见了能踢倒撞翻最少桌椅的最短冲刺路线。

“不必了，我在游戏中没有按时用餐的习惯。”绫栞冷冷地回绝道，眼神愈显得坚定而犀利，“方聆弦阁下，你是否还掌握了什么其他的重要线索，方便同我进行交易吗？”

聆弦假装吃惊：“哦？居然是重要线索的交换？呵呵，我其实很乐意免费赠予你我手上掌握的咨询，毕竟我们二人目前的利益相通，都是要尝试杀鸡儆猴，尽可能避免类似的杀人事件在未来大规模发生并失控。不是吗？”

“天下不存在免费的馈赠，我不需要你施舍给我情报。”

“那也要看你手中的情报是否称得上拥有‘同等’价值了。怎么样？我可以暂且接受这笔交易。你先请坐吧。”

“暂且接受。哼。”绫栞对聆弦的用词不屑一顾。一旦情报出口，就算再反悔，交易也已经是板上钉钉地结束了。说什么“暂且”，不就是为了把自己先放到制高点之上，占据主导权吗？“我只消站着即可。阁下请勿见怪。”

可惜绫栞一向对谁掌握大局不感兴趣。她原本就未打算同这两人共同行动，对方一人曾试图因并未牵扯到她本人的事而试图杀了自己，另一人连偷拍偷窥跟踪的嫌疑都尚未洗清；绫栞其实信得过他们，毕竟他们现在确实是在调查。

说白了，绫栞只是心理洁癖而已。与聆弦那一战打得她酣畅淋漓，但她从心底就对夏月抱有一种未名的厌恶。

“我先说罢。”聆弦并未在意绫栞的冷漠，只是自然开口，“绫栞应该还未调查到连锁核心原本的买家身份？”

绫栞答：“町奉行说没有相关的情报，买家本人也并未在今日光临店铺。”

“正是如此，买家恐怕是提前听闻此事，因此选择不再碰运气，未前往莎娜的店铺。”聆弦手背叉腰，“但事实上，我与这位你讨厌的男人调查到了关键的情报。”

“是对方身份的线索吗？”绫栞问道。

聆弦摇了摇头，摊下手，干脆地答道：“是真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完全知道连锁核心原本的买家是谁。”

“居然调查到这种地步吗……二位果真能力出众。”绫栞语气平淡地赞叹道，接着再次毅然与聆弦对视，“阁下是否愿意告知我对方的姓名？”

“连锁核心原本应该归属的玩家是韵笈才浅公会的成员，艾辰。”聆弦刻意压着嗓门说道，“这就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调查的对象。”

“姓名是艾辰……”

绫栞固然是在北区活跃的玩家，却也曾听说过此名。韵笈才浅是 TBO 中规模最大的中国玩家公会，要形容起来的话就是同为中国玩家公会的星悬业火与其完全不在同一量级。

因此，就算是知晓此人属于韵笈才浅，恐怕也得询问属于此公会的玩家才能找寻到她本人。

“如何？”聆弦其实已经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答复。

“我暂时没有头绪。”绫栞如实回答，“但我认识韵笈才浅的人。方聆弦阁下也是吧。”

“想必在 TBO 活跃的玩家多少会有这所公会的游戏好友。”聆弦道。一旁一言不发仅扮演倾听角色的夏月不知为何苦起了脸。

“我明白了。那阁下的意愿……”

“是的，我并不属于薙峯霞林，本区的人际网络还得是归属本区的人来接手，对吧。”聆弦笑着瞥了身旁仍旧苦着脸的夏月一脸，“像月见花小姐这样的人，想必在竹内町也有些话语权吧？”

“不见得，但我总会找到艾辰。”绫栞道。

聆弦闭着眼笑笑：“那我就先礼貌性道一句谢了，月见花小姐。”

“但有关‘韵笈才浅’公会规模一事提醒了我。这确实也和我原先打算告知阁下的情报有关。”绫栞指出一点。

聆弦挑起眉毛：“哦？那么，我确实感兴趣了。”

对话插入了一段仅几秒的沉默，尔后被绫栞发声打断：“方聆弦阁下知道第一次公会战吧。”

“原定公测最后一日进行的全服玩家 PVP 公会大战，这并没什么问题。”聆弦抬了下头，笑道。她并未猜到这件连环杀人案与那场远在数月后的公测最终狂欢有关联；或是说，她原本的猜测方向就不在此，“你是想说，真凶是在为第一次公会战做准备？”

“面对水城公社与韵笺才浅那般的超大型公会，普通的中小型公会几乎毫无胜算。就算是限制小队参与人数的 PVP 竞赛，自那种地方挑出几个能打的从来都不是难题。”绫栞侧过身去，似乎是在眺望远处的某幢建筑，抑或仅仅是店外那棵高大魁梧的古树，“而且，方聆弦阁下，就算是公会长之间的个人竞争，拿星悬业火的宁晦韬会长举例，真的能够击败身为四轮之柱的慕容思诗吗？”

聆弦露出了一副“有点噱头”的神情，饶有兴致地应道：“我并不认为如此。说实话，以我公会长那家伙的实力，想击败你们的会长也并非易事吧。”

绫栞语气短暂地凶狠：“我们的会长绝非同一回事。”她顿了顿，又沉声继续道，“但如果手持性能达标的装备，就可能会减轻等级差异或元素相克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逆转战局。”

“因为公会战成绩看的是一个公会最后幸存的人数数量？所以并不一定要击败对方会长，只要五五开压制就有希望反超，是这个意思吗？”

绫栞点头但不语。聆弦看向了绫栞手中那把能够将水元素魔力转换为子弹的火绳枪。那正是“改造”所带来的成品。

而若要在“改造”装备时保证成品的质量，定然需要消耗极其稀有的针对性零件。

泽斐雅工坊的连锁核心，便是用于“改造”的零件。真凶若是尝试依靠这一点为第一次公会战的逆袭做准备，那便必须要满足两点：

1. 对方拥有较为高级的“改造”被动技能等级，或至少认识一位能够帮助其进行高阶“改造”的玩家。可惜，这一点太过容易满足；
2. 对方必定是物理远程输出流玩家；
3. 鉴于连锁核心的特殊性质，对方一定依靠连射与速率进行输出，而并非爆发性伤害；
4. 对方的公会规模或实力恰好在有希望反超大型公会的临界线上（像绫栞自己所属的津风礼社这类古典艺术性质的公会就根本不会计划进行任何逆袭的尝试）；
5. 暂时未想到。

绫栞将自己整理出来的推断告知了聆弦。

“很不错，非常不错。我也补充几条我手中的线索吧。”聆弦拍手称赞道，“绫栞小姐，你真的不坐吗？”她这么问道，是因为天冬茗正为聆弦与夏月上菜。

夏月瞧着盘中的可乐鸡翅，垂涎欲滴，却不敢坐下吃饭。这导致现场形成了一幅三个人围着饭桌盯着两盘饭菜，却只有一人就席的诡异画面。

聆弦瞧见“美食”上桌，大喇喇地用筷子提起一大块鱼脑送入嘴中，就饭咀嚼：“这也鲜过头了，就是菠萝的口味比较抢戏。”

站立的二人目视着聆弦一人享餐，她却毫不在意地咽下食物，一边招手令夏月也吃，一边开始讲述自己整理出的线索。

5. 现场留下了水元素的攻击痕迹，真凶很可能是水元素玩家；
6. 由于莎娜受害之事已经传遍了竹内町，要不了多久也会传去其他城镇，真凶不会胆大到带连

锁核心去 NPC 的店铺寻求装备改造——他/她一定是会亲手改造或委托熟人（很可能是共犯）帮助；

7. 韵笺才浅公会组织性与团结性极高，且财力充沛，真凶几乎不可能来自韵笺才浅；

8. 对方很高概率不是竹内町本地常驻玩家，更不可能是北区的住户。没有人会胆大到担心身份暴露却还在自己家门口大开杀戒；

9. 鉴于线索 8，对方一定有非常可靠的本地信息来源指明莎娜一定有连锁核心；

10. 若线索 9 准确，真凶很有可能不止一人。

“现在看，如何？”聆弦道完上述信息，继续开始用餐。夏月或许实在是太饿，小心翼翼地绕到椅子前头极度缓慢地坐了下来，蹑手蹑脚地用筷子夹起了一根裹满酱汁的鸡翅。

面对这六条对自己而言暂且陌生的推理，绫栞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会去尝试找到那个艾辰。她是目前最显而易见的突破口。”这便是绫栞最终的结论。

聆弦点头：“我认同你的观点。坐下吧，我请你吃一顿。”

“恕我礼貌地拒绝，现在有重要的任务需要我去完成。”

“找人的话，缓一缓静下心来慢慢找，比急匆匆跑出去无头苍蝇一般撞运气要有效率得多。”聆弦夹起一筷子大白米饭，“来吃吧，如果你拒绝的话我就在这里和你开打了。”

“……”绫栞皱紧眉头，咬着唇绕着四人尺寸的桌子走了半圈，坐在了聆弦一旁。

- 向濂 白夜 -

原先尚且悦耳的雨声，在时间流逝下逐渐失了美感。雨点此起彼伏的交响奏乐在愈渐失控的狂风中化作了纯粹的白噪音，对仍在街道屋檐下躲雨的行人而言震耳欲聋。

在这不规则的阵阵斜风下，屋檐显然也失了职责；好在有些 NPC 为过往玩家敞开了房门，他们才从这天降的淋浴体验中幸免于难。也有些并不嫌浑身湿透感难忍的玩家直接顶着倾盆大雨朝向旅店行去，走出并不远便会被大雨埋没身形，不知是单纯的雨势浩大遮了影像，还是他们终被凶猛的雨吞没在了这喧闹而寂静的黑夜之中。

有些人，他们注定没法安心躲雨。事实上若不是因为这场雨，他们早就能够规避那些本不该降临的飞来横祸。

冒雨前行，虽是横穿几条街道的直线距离，硬生生地被白夜与竹取走了数十分钟。再一次来到小岛八百奇货屋的时间……是接近当晚十点。

店铺的大门始终都在这场骤雨的风暴中保持敞开，阵风将滂沱大雨卷进店内，几乎使得地板完全泡了水。店内纸张四散飘落，浸湿损坏，许多工艺品也都在风中倾倒，或是落入积水，或是摔裂损坏。

虽然是由于过量溢出而至今都不会干涸的血液，在与这雨水混杂后变得更不可能化为干痕。只是，那鲜艳的颜色也在那自天穹落下的透明之水稀释下变得不再刺眼。

屋内所有物品的色泽都是那么黯淡。就好像一切情感都定格于无，不论憎恶、悔恨、悲痛、暴怒、惶恐，全都失去了它们存在的意义，因而没有必要令它们在此刻出场扮演任何角色。

“……骗人的，对吧，一定……”

竹取立足于被狂风高高吹起的门帘前，她的眼前便是店内的全部景象。鲜红？她甚至已经不再清楚鲜红是何样的色彩。颜色？那种事物有任何哪怕象征性的意义吗？

暴雨狂风，身披在雨中凶狠飞舞的黑色斗篷，那身影就似雨中最为孤寂者，此刻正望向那虚假的，明亮的人造光线，却不见任何前途、任何心意、任何自己继续前行的价值。

她踏过那被风吹落而摔在地上裂为数瓣的风铃，玻璃渣发出了刺耳的尖锐粉碎声。

自己的手臂，正在被一股力量朝后扯去。

“竹取、你……你先、你听我的你冷静，你先别过去……”

那是白夜正在尽一切手段尝试阻止竹取继续向店内走，“如果你不小心破坏了现场的话，真凶的线索说不定就一起没了……！”

她狠狠甩飞了白夜的手臂，绕向柜台后方，低着头。尔后她捂紧了自己的嘴，生怕自己爆发出痛苦的悲鸣。

在白夜的眼中，她仿佛已经这么做了。

“由亚，……”

一步朝前。身躯险些因这微小的移动而彻底失去平衡。她因此用手肘撑在了柜台桌面，却仍是如此艰难地恰好稳住自己的身体。

“骗人的、你……我……我们明明约好了、要带你一起去……找你的爸爸妈妈，一起、……经营好这家店铺，交很多……好朋友，明明……明明你都答应我了，为什么，为什么你要……”

她几步后退，一边嘶吼一边用指甲深深掐入自己的脸颊，指尖所点之处霎时鲜血涌出。她的视线虽落在由亚的……那具冰冷的尸体之上，却并未在注视着任何事物。

因为，已经没有这么做的必要了。

没有做任何事的必要了，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

一切已经……

“我们明明约好了，约好了要永远在一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先离我而去，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在这里，由亚、为什么你要……!!! 我不理解、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不理解!!! 老天爷，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过去也是现在也是、为什么要把我最珍惜的人从我身边夺走!!! 始终、始终都是……、!!!!!! 老天爷，我操你妈，我要亲手去做尽所有恶事，所有你最为嫉恨的恶事!! 你不是如此对我吗，你就算是在这游戏里也这么对我，是很有意思对吧?! 对吧?!!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 我、竹取月、不是好惹的，不是你妈逼好惹的!!!! ”

竹取的眼中——前方，就在自己的正前方。那行与血液同样鲜红的“严重警告！玩家的现世躯体正在遭受永久性损伤”深深地刻入了她的视界，周遭的万物（简直像是整个世界，真的是竹取所在的整个世界）都为此同步转向了黑暗。

“这地方的神，我他妈说的就是你!! 月星、!!! 月星你给我听好了!!! 我要用你的系统、我就要用你的系统，去做你最不想见玩家做的事情，我现在就……在此立誓、在此立誓……”

“竹、取……”白夜快要听不见自己的话语声了。兴许是外面的雨实在是太大了吧。

“……。”大概是些许冷静了下来，又可能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时的竹取，终于转过头去，看向了呆呆地站在原地一直未敢动弹的白夜，“凉璃、我……原谅我、但……我绝对要……要替……”

竹取月的身影正不断地徒然转变为长条形的反色调色块，却会在眨眼间再度回归原本的模样；与此同时，五彩的碎片正断断续续地闪烁于她的周围，那斑斓的色彩似要将她的身体彻底吞没似的，不断增多、不断闪动得越来越频繁迅速。

于是，尽管白夜在这一刻立即选择上前去抓紧竹取的手，她却还是在白夜的眼中彻底变形成了一堆乱码般的长方形，仅在半秒之内便彻底消失在了空气之中。

徒留白夜一人，独守这死寂的店铺。

直到不知多久之后，慌张惊恐的白夜才终于回过神来，颤抖着用系统功能向勿栖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

端末行动：勿栖与和伊的私信·2

月星-私信邮件 翡翠新历 1 年 5 月 38 日

茶屋 和伊：我的妈，我的关东煮又被人偷了。一天天的真的让人根本没法省心，搞得我现在茶都不想喝了。

和歌森 勿栖：这可是好事，说明你做的小吃是真的美味，受到大家的热烈赞赏！……不过这次商品损失严重吗？

茶屋 和伊：严不严重是另一回事，这个月已经是第十七八次了，虽然关东煮没什么成本但也不能一整格一整格抓大把地薅啊，直接趁我回头拿一根就跑我都压根不会发现。现在如此猖狂这算什么，这算公然挑衅。岂有此理。

和歌森 勿栖：你应该装监控了，有患无备。

茶屋 和伊：是有备无患啊弟弟，而且装监控，你在文艺复兴科技树下装监控是想玩什么穿越者超现代科技龙傲天流剧情吗。再者，说得好像我不知道这事儿都谁干的一样。其实我跟你提过好几遍的，一大半就是那个 ID 叫折桥吹雪的垃圾女偷的，从我开店以来已经被我逮现行至少七次了，每次都给她逃掉。她那叫什么花鸟鱼虫批发的公会就是一野生无秩序无组织的存在，我连人都捞不到。

和歌森 勿栖：TBO 是这样的呢，但凡一个玩家想要躲起来，多神通广大都基本是找不到对方的。再不济往隔壁姆歌戎一藏，直接销声匿迹，还能独行快乐玩好久。你也小心点，你 PVP 的本事不高，当心被她给偷袭受伤，虽然实际不会怎样，但还是多少会痛的。

和歌森 勿栖：那个，白夜桑她好些了吗？我到现在也啥信息都没问出来。

茶屋 和伊：我还以为她跟你在一起，那我只能给提供一则情报就是她又去咖喱乌冬面公会了。她没明说，但我在她身后跟了一会儿，那方向基本没跑，除非她是要去传送广场。她现在也没理由离开薙峯霞林。

和歌森 勿栖：我是真的不知道她昨晚到底经历了什么，早上也跟你说了她是全身湿透回来的，一句话都不说。

和歌森 勿栖：而且……很奇怪的就是，她昨天下午跟我发私信邮件提了有关那位红头发小女生提供的情报，说是真凶在你店铺这条街道作案，光天化日一定有人目击……虽说这点我们倒是一开始就想到了，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特意提这种事情。现在好了，她又一言不发了，从头到尾也就透露了这一点有意义的信息。难不成是她昨晚撞见真凶了？或者接收到什么很受打击的新情报？可白夜桑不是压根不关心这场杀人案吗？我还是不太理解这些事情背后的联系。

茶屋 和伊：词音的意思就是我在这附近开店肯定有见到真凶，可恶我要真的有见着我还至于在这里 emo 吗，我早就把所有嫌疑人都给拎出来了。你们来之前我去南区采购炼金器具了，压根没有在看店，要说也必须得是这附近其他的人有目击真凶。当天早上莎娜阿姨可是活的大活人。

和歌森 勿栖：我们是不是该问一下附近的其他商户？他们或许会提供什么关键信息。

茶屋 和伊：看情况吧，我得先想办法搞个魔法监控之类的。我得先治治那个什么吹雪。

和歌森 勿栖：对了，她一般都是在什么时候偷你的商品？会不会就是在你没看店的时候？

茶屋 和伊：那时确实是良机啊，我每次锁上店铺前窗也会被撬开。而且不止如此啊，我现在就在店里呢上楼端杯茶，又你妈被偷了。她是不是光盯着我这一家店偷啊，怎么不明抢啊。

和歌森 勿栖：虽然我听得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搞笑……但、我这么提议你别生气。你觉得，会不会那时候这位折桥吹雪在你的店铺附近，目击了真凶？

茶屋 和伊：啊？就算她可能见到真凶了我也不可能去问她的。往最差了说嘛，她看到我就跑了，你觉得我怎么从她嘴里撬出情报来？拷问吗？

和歌森 勿栖：没事，你先去着重于问周围商铺的店主，看看他们能不能提供信息……当然我觉得町奉行也做完类似的调查工作了。你得做好通过这样的程序也无法获得任何有用线索的准备。

和歌森 勿栖：而我呢？你去询问周围店铺店主有关这次案件的线索就会不可避免地人要离店对吧，对，所以我负责在那段时间里逮人。她一直有见到你，你一注意到她她就会逃跑——但她并不一定记得我是谁，我只要叫上泽子和池原一起埋伏着，三边同时夹击，我不信那位靠偷东西吃饭的吹雪女能跑得掉。

茶屋 和伊：你们小心不要扑个空，那吹雪有什么备用手段我完全不清楚。我每次抓她都是被她正面挣脱逃掉的。天哪，我怎么这么丢人啊。

和歌森 勿栖：目前也只有先这么走看看了。那么……你觉得白夜桑那里我们该怎么办？咱们好像也束手无策？

茶屋 和伊：……束手无策。既然你怀疑是与这桩杀人案有关，那显然我们这里有了进展之后，白夜那里也会好受很多吧。现在我们并不清楚她是因为什么才沉默寡言起来，但依我看来不可能与这杀人事件无关。不然的话，我们没法解释她为什么会突然对杀人案有关的事情产生兴趣。总不可能是闲着没事干吧，她每天都和那个雇佣兵约了出去玩，应该能做的事很多。

和歌森 勿栖：那位你说的雇佣兵是之前在早上等着白夜桑出门的玩家吧，我记得你说她也是咖喱乌冬面的成员。对了，今早你有见到那个玩家吗？

茶屋 和伊：今早啊……确实没有。没来接人，我看白夜似乎也是急匆匆的，会不会是那个玩家发现关键情报了啊。

和歌森 勿栖：只要不是当场抓住真凶然后打起来了就好。但如果是那样的话，白夜桑也肯定会叫上我的，所以应该不是。

和歌森 勿栖：可恶可恶，亏我以为自己已经获取白夜桑的信任了，最后出了这种事情之后，我都没办法挖出她心中的任何秘密……又帮不上忙又安慰不了她。我这朋友做的，太失败了、太失败了。这次白夜桑变这样，必定有一份我的责任。

茶屋 和伊：有你个屁的责任啦，我之前跟你说白夜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现在多半也只是因为什么事给激发出来了。具体是什么事，既然白夜她自己没说，我们就不该去多管，只能希望她先姑且冷静下来一些。这回最多也只是你把白夜看得太愿意向别人表述出自己内心的思绪了。她本来就是个极其内向的人。

和歌森 勿栖：我还是陪白夜桑陪得太少，光顾着和倒悬巴别的那堆人鬼混了。既然白夜多少关心这次杀人案的真相的话，我们就只能用行动来获取情报，再用情报去安抚她了。

茶屋 和伊：事不宜迟……今天既然那吹雪已经光顾过了，显然就不会再次接近这条街道了。若是要执行计划的话，估计也得等到明天。

茶屋 和伊：在那之前，你去试试找白夜吧。虽说她现在在经历什么我们也不好过问，但既然我们把她当成朋友，就肯定也是会担心的。我计划一下明天的具体行动方针，你去街道附近转转，问问有没有人见过白夜。

和歌森 勿栖：嗯……那我先出发了。计划有拟定初稿的话记得给我看一眼！

食堂。

但有一说一，这食堂的全名真的就叫食堂吗？自己跟别人介绍的话该怎么称呼这儿？所谓的“咖冬食堂”到底算是怎样一回事的名字，听着都让人不好意思自我介绍。“哎呀，我是咖冬公会的，我们家有咖冬食堂，卖咖冬菜。不是猪排饭，是咖喱乌冬。除了咖喱乌冬其他都不供应——怎么可能。”

所以今天中午，小鸟游清紫也和弓长夏椰大姐头再续了那场永不见天日……好像用错词了吧，应该是地久天长。对、地久天长的……不管哪个词了，总之是有关到底游戏里一顿饭该吃多少绿色食物的纷争。

最后得出结论，绿色的鱼饼不算绿色食物，红色的番茄倒是，简直稀罕事。嗯！搞得好像清紫自己不清楚这背后的缘由一样，她显然只是在跟夏椰强词夺理啦，这么明显的事情还得自己明白讲出来可真的太欺负人了啦。

总而言之，清紫是个绝不会向邪恶管饭营养平衡势力轻易屈服的人。当然这也只限“轻易”屈服，实在是饿极了自己也只能捏着鼻子咬咬牙将菜嚼碎然后混着水果茶给那些绿色不明已逝去植物给一口吞下。无限供应的免费美食，前提是你得吃菜，之后就是看你到底能连吃同一道菜多少口才不会将它的口味给彻底吃腻了。

但今天的清紫是来和夏椰殊死搏斗的，至少她在这顿饭前还积蓄了不少的魔力，为的就是现在的光荣反抗。最后夏椰只是借清紫的喷气巨锤成功锤松了几块事前增加了坚韧程度的肉排。夏椰抄着把大型阔剑，灵活躲开了清紫的一通乱抡，将地上被锤扁的肉排用剑顶挑起，甩进了餐间内的面粉框，裹足了面粉后些微弹起滚落进一旁沸腾的油锅。厨房之中好似什么都未曾发生，世界和平。

夏椰手背撑着腰：“感谢合作，我会算在你的工时上。”

“合作你大爷、……！”咣的一声闷响伴着震天撼地的冲击波，将周围的桌椅都给掀得剧烈晃动起来。幸好夏椰一步后跳就躲开了这记蓄力锤击。

“下面没有肉饼垫着就先别锤地了。我都不知道加连川会长找来的那堆人是怎么修的公会这些房子，成天摇摇欲坠的碰一下就掉块砖，你再这么每天这里敲敲那里砸砸，吃不准哪天咱们就得集体搬迁。”夏椰叹了口气，一剑挡在清紫的重锤正下，被这全力一击给震得虎口开裂。她忍住不耐烦的表情，冷淡地对此进行了言语上的回应：“你该打累了吧，什么时候吃叶子？”

“宁死不屈，少废话，你先死！”

夏椰将巨剑插在一旁地面，剑身深入地面少许。清紫一锤子横着敲过去直接给弹得刹那脑瓜嗡嗡响，而夏椰却并未多看她一眼，径直走回了餐间，捞起炸制完成的肉排准备切段。

只留清紫双手抓着锤柄站在原地气喘吁吁，这下她可没力气再继续闹事了。不对，……她这反抗行为怎么可以单纯一笔带过为闹事呢，这是……这是光荣的起义……

……怎样都无所谓了，妈的，先让我吃饭！绿色食物什么的也好红色食物也罢，快快端上来吧，我都给你一口吃完。真烦！下次自己就花钱出去开荤！

- 小鸟游 清紫 -

“啊小鸟游桑，今天也吃咖喱乌冬？”

“是招牌。”简明扼要地作答后，清紫继续努力干饭。明石诗织一看她这精疲力尽的表情就知道刚才定是发生了场不得了的大战，不知道会不会把非本公会的玩家给吓跑。她在背过身后开始偷笑，虽说这不太符合自己对外展现的人设性格。

但咖喱乌冬公会的成员早就看惯了，清紫本就是会因各种奇怪的理由和公会里的任何成员干起架的性格脾气。实际上她在那些打闹中都会故意减缓四肢速度并略微将攻击打偏以免真的砸中对方，诗织是不信拥有飞出重锤砸碎高速型空中魔物实力的清紫会连续七八次平地上攻击打不中同样使用重武器的夏椰大姐头。所以清紫果然是在挑起事端的同时却还让着大家对吧……真是奇怪脾气的死傲娇。也挺好的，咖喱乌冬面公会就该多加入这类能带动整体气氛的成员。这会不会也是清紫精心营造的一种人设呀，要想她实战时确实是人狠话不多的纯主力型伤害贡献百分比超高型头牌玩家。那这样的话诗织还是挺佩服清紫的，能将这种教科书级死傲娇的性格演得如此传神，淋漓尽致……

反观某咖喱乌冬面的创始人，连登录都不怎么登录了，压根就堵门都堵不着人，名存实亡！本来就没什么集体性的咖喱乌冬面都快彻底失去任何能被称为集体性的特质了，非常感谢你啊加连川梅可会长，都是你的功劳，多亏有你咖喱乌冬公会才能迎来今天这种怪异却又说不出到底哪里怪异的模样！

诗织脑中活跃，余光却瞥见了昨日也前来此处用餐的那位黑羽谅璃。不同的是，身为自家咖喱乌冬成员的竹取月这次却未陪同那谅璃一起买饭。

谅璃现在也完全没在买饭。她好像在急切地寻找着某人的身影（料想也不是在场的任何一个人啦……）。最后，她的目光居然是定格在了诗织自己……不远处的小鸟游清紫身上。

“诗织你来换班了，正好帮我上一下炸猪排到 17 号桌。”夏椰从窗口探头瞧见诗织正朝厨房走来，便开口招呼她给食客送餐。

“啊、好。”诗织赶忙上去，进入了今日份的工作状态。

“那个，……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小、小鸟游桑……”

这是那谅璃朝自己快步走来，站到了桌子另一侧盯了自己半天，却踌躇不决半晌后道出的话语。你倒是直接把想问的问题问出来啊，这里又不是现实社会，整得这么社恐干什么啊，看你长得都不像个社恐，扭扭捏捏的。

于是清紫多嗦了几口面，抬头瞥了眼谅璃，接着低头继续大快朵颐。

“小鸟游桑，……你、那个……你有没有看到……”

连个打扰了对不起都不说，还真是独特的个人风格。为什么那么久还没有问出来？

清紫一抬头，却见谅璃已经绷不住尴尬转身走掉了。她赶忙把筷子朝碗里一插：“黑羽谅璃，先别跑。”

谅璃背着清紫浑身颤了一下，弓着背转过身再次小跑回来，站在桌面另一侧。

“问。”

“小鸟游桑、呃……”

“问不问，好烦。”

谅璃将头低得更低了：“非常对不起！我、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的、真的很对不起！如果觉得

我很讨人厌的话我会立刻离开的！我、我不会再出现在你的眼前……”

这也太严重了吧。怎么，这位是被社会磨平了所有的棱角，已经自卑到这种程度了吗。欺负这种女生应该很有意思个屁啊，我又没什么另类的癖好。……哦，至少这类我没。

所以面对这种人我该怎么整啊，头都大了。直接向对方追问出答案来的话也不失为良策……？别说更好的法子了，都想不到其他可行的途径。哎呀，跟心里不健康者打交道怕是要成为我在TBO不会缺席的生活日常。

“你说事，我有见到谁？”清紫淡淡地追问。

“那个、我在找的是竹取月……昨天应该、有和小鸟游桑打过照面，我和她一起来这里吃午饭来的。”

“朋友怎么了？失踪了？”

“嗯……”

卧槽，还真的是失踪了啊。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哦对，咱们是不是有个好友系统什么的？加了好友应该就可以私信吧。

“有试过私信那位竹取吗？”竹取月一天到晚独来独往，同咖冬中的其它人没什么称得上交情的交情，很难想象公会中会有牢牢掌握她每日行程的存在。如果就连有幸能和她共坐一张餐桌的人都想要试图找着这位前任雇佣兵，想必其它人（包括清紫自己在内）对此是不可能有任何办法的啦。

“她将我的好友删了……”

“这么严重？咋啦，昨晚吵架了？”

“她……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小鸟游桑解释。”

“那就别解释了，等我吃完再解释。”

“嗯……”

清紫沉默片刻——她可不是单单在沉默。就算那个令人极其不省心的竹取月删了眼前这凉璃的好友，清紫本人也是可以通过游戏系统内的公会聊天频道找到竹取并发送私聊信息的。看似发愣的清紫，实际上只是在自己脑内调取公会群聊罢了。

然后清紫就这么找了半天也没找着竹取的姓名。她直接开了搜索，打进了竹取、Taketori、月、Tsuki，没搜出有意思的东西。

有点意思，Tori正好是日文“拿取”的意思，Take又是英文“拿取”的意思。这个竹取月，“这么想要拿到月元素”，最后却变成了顶着“月”字当名的日元素玩家，现实正是如此残忍呢。

“好家伙。”

凉璃对忽然爆感叹词的清紫满脸好奇，却不敢开口问话。

“你不好奇我看到了啥？”

“嗯、因为随意询问他人心中所想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

“这垃圾话谁跟你说的啊。开玩笑，游戏里不能随便交流吗？那你怎么跟别人交换情报啊，靠读心术吗？”

谅解摇了摇头。别跟我说这意味着她从来没有体验过与人交换魔物图鉴或者道具或者地图的快感。太悲哀了吧!! 这可是啥，这可是款 MMORPG 吧再怎么说？

“总之就是竹取退出了咖喱乌冬面公会。”清紫干脆向谅解直白挑明事实，一摊手，接着抄起筷子猛吃几口面，三下干完了一条章鱼天妇罗，“别说我了，就算加连川梅可这老流氓亲自上线也未必找得到她。”

“退出了……公会……”谅解的脸上堆满了惊讶与迷茫。她怎么看现在都完全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为什么，好友退游退网对她的打击这么大吗？啊~难怪，毕竟是社恐，好容易交到一个大概是朋友的不知道什么怕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吧。

“对你打击很大？她早上还在公会里，现在却退了，具体是因为什么我不好说。反正她也不是第一次退出自己所属的公会了。”

谅解再度好奇：“唔嗯？”

清紫咽下嘴中面汤：“噢，就、她以前是星悬业火的，后来退了逃到竹内来当了个自由雇佣兵。有次被布雷姆的仇家追上这里来想要给她干废，一打六被按在墙上暴揍。然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姐头抄着把三米巨剑从公会里飞了出来，三下五除二大概十秒内直接猫了其中四个，跑了俩被我飞过去一锤子直接也干翻了，完事这堆人再也没敢来竹内町。总之大姐头一人包围六人的壮举在附近街道出了名，所以不熟悉竹取的也都能知道公会里有个叫竹取月的家伙是前星悬业火公会的成员，甚至还被人追到自己家门口揍。不过嘛，跨区域本该互不干涉，不知道那六个人是不是脑子抽了敢跑来薙峯霞搞人。就算大姐头不出来帮忙，自家门口发生围殴惨案，那个杀人魔绫栞应该也不会坐视不管。”

“是这样啊……”

“不过谅解，你不叫你的朋友过来吗？”

“啊、你叫我？啊……我、我的朋友好像……”谅解满脸不知道清紫在代指谁的表情。太悲哀了啊，活成这样真的太悲哀了啊。

“昨天跟你们一起吃饭的。不是那个玖琳然？还有个叫神来社词音的。”

“你的记忆力真的好好……”

“怎么，人名有什么难记的吗？”

“我……我原本以为只有必须要记对方姓名，拼命去记的话，才能在没有交流的情况下记住名字……”

清紫无奈：“必须要记，你是在参加记忆力比赛啊。”她再次发愣（实际肯定是在翻系统聊天记录啦），尔后补充道，“看来你们几个也不是朋友嘛。不用担心，我已经亲自把她们俩叫来了。”

“咦？小鸟游桑为什么要……”

“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很危险。在这之前，让我多吃一点。”

待清紫低头干完了最后几口饭，正要起身去购买更多餐品时，谅解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那个、！我们、我们是要去什么地方吗？”

“是的，飞鸟泉。也就是咱们的区域迷宫薙峯霞城的外围地带。”清紫头也不回地答道，“你终于学会主动询问他人了。”

“那个、可……对不起、很感谢但、我以为小鸟游桑并不……”

“你还记得我提过她早上还在公会里吧？你看看我头像……说错了，你看看我 ID 什么颜色。”她停住了脚步，回过身去指了指自己头顶。

凉璃瞧见小鸟游的 ID 是代表风元素的翠绿色。

“明白了吧。我点了个被动，能看见所有好友与公会成员所在大区域的名称。虽然看不到具体位置，‘飞鸟泉’这仨大字我还是识的。好了，现在先让我多点些菜，我待会带你们去飞鸟泉找这位竹取物语月亮高高挂。”

白夜不为了立刻就有人引导自己前往竹取所前往的大致方向寻人而感到激动或兴奋。

她只为接下来即将再度见到两个只打过两次照面的陌生玩家而感到害怕，她不知道该如何去与尚不够熟悉却已经相互认识的人进行交际。

现在她只祈祷小鸟游清紫有能力主导大权。她顺便祈祷竹取此时此刻确实在飞鸟泉。

但是……飞鸟泉真的大过头了，而且严重遮挡视野的浓雾铺天盖地布满了整个区域。听勿栖曾说过，飞鸟泉的腹地能见度压根不足十米，且那厚重的雾气无法被日元素或风元素魔法驱散，直接导致先人（那些早期的 NPC）将竹内町选址定在了整个薙峯霞林的最外围区域，姑且先远离终年不散的雾气。

就算是四人同行……

她无法想象光凭她们四人该如何在这般糟糕的环境中成功找出一个刻意想隐去身形，与其他人断绝联系的雇佣兵玩家。

除非……

直接前往薙峯霞城，也正是位于飞鸟泉东南面的薙峯霞林的迷宫区域。

同时也是整个薙峯霞林区域最为危险的地带，并非现今等级的白夜所能妄图攻略。或许这也正是为何方才小鸟游清紫二话不说地向词音与琳然发送了组队邀请。

就算是看上去极其可靠，实战经验无比丰富的这位玩家，果然也不敢挑战单枪匹马拖着白夜这个累赘前往薙峯霞城这般危险的场所吗……

虽只是毫无根据的第六感（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吗……？），但白夜亲眼目睹了昨夜竹取失控的模样。

若是那样的竹取如今毅然前往飞鸟泉，只可能是为了去往◇那个地方没错。

事实上……唯独这一点，白夜莫名地感到正确无误。

四人在半小时内便集合成功，皆数用餐完毕后便一齐动身前往竹内町的南区。

在竹内的东南方向有个面朝一片山崖峭壁的村口，只需要走过一道狭长的山谷即可踏进浓雾肆虐的薙峯霞中心区域，直接抵达石林地带的北境。若是想前去飞鸟泉，这条路正是最快速的路线。

路途上，神来社词音与玖琳然一同靠近了走在最前面带路的小鸟游，看样子是在问后者一些问题。白夜对她们的任何话题都不感兴趣，顺理成章地走在了四人队伍的最后方。

途径南部的一条商街时，白夜余光注意到绝对是有个什么人在一旁商铺的布篷下方朝自己凝视。她对此有些不自知的困惑，便顺着自己所感受到的目光来源瞧了过去。

那是个临时摆出的日式手工艺品摊位，站在布篷底下的是一身着绿色基调唐朝服装的气质高贵的女生。对方只是静静地站于原地，冷冰冰的目光直射白夜的双眸之中，且在视线对撞之后也不曾移开。

白夜甚至不可置信地纳闷了几秒：是在看自己吗？

看她？向谁白夜？

为什么？难道是自己今天出门时穿错衣服了吗？

她只得将自身的视线回报给这个女生，尝试从对方的身上找到任何值得一提的迹象。失败告终。

那女生的头上是棕色的 ID（象征着地元素），除此之外……上面代表姓名的字眼由于与仍在朝前走去的白夜横跨了大半条街道而没被她看清楚。似乎是四个汉字，没能辨别具体内容。

白夜满怀困惑却也略带胆怯地加快了步伐，试图跟上前方的三人。她在走出不远后悄悄地回头望去，却见正是方才那唐服的女生此刻已踏进路中间，仍旧直勾勾地凝视着已经走得足够远的白夜。

她的内心对此产生了些未名的恐惧。方才这女生与自己隔着街道相望时，那看似黯淡冷漠的目光其中实际充满了某种诧异，甚至更多的是一股刺骨的敌意。白夜对这种饱含负面情绪的目光极其熟悉，她不会认错那样的眼神。

但她并不知道自己如何招惹到了那女生，她甚至都不记得自己与这女生打过任何照面。她只能理解为是自己常受欺凌的羸弱气质又在掉队行走的情景下不经意间体现了出来，吸引了霸凌者的注意。

但白夜对此无法确定。那女生的气场非凡，必定是名门世家的大小姐，就连身处这游戏之内身着古装时都显著地无间断散发着非常强烈的自信与魅力，且举手投足像极那些受到高级教育，根本不会如何正眼打量过路普通人的高贵才女。

这样的人会如此紧盯着白夜看，光是这一现象就让白夜百思不得其解。

因此她决定先将这件事搁在一旁，眼下最重要的是尽一切可能尝试找到竹取月或搜寻到与她行踪相关的线索。除此之外，一切都暂时不再重要。

与白夜本身相关的事……自然也是如此。

但……为什么要那样看着自己？

为什么是那种带着惊异的目光？就像是那种，认为自己不该出现于那条街道，甚至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的眼神。

除去那些现实世界中遇到的施暴者，白夜未在任何入眼中瞧见过这种对一个人纯粹的存在性蕴含此般诧异情绪的目光。

看来短时间内，她无法将那女生甩出自己脑中。

- 7af9.53d6.6708. -

黑暗。纯粹之黑。眼前显现的是那道被灰色所掩罩的模糊光芒，我却仍只是感受到彻底的漆黑。身体剧烈疼痛……方才受重伤之处痛彻心扉。此刻，我已不再像先前那样去抚摸自己的伤口，那里此刻必定安然无恙。

我早已习惯。我默默地望向早先已经耗尽能量，此时已经开始累积充能点的四枚重生锚，此刻的这枚是尚未被利用过的最后一枚。我仍剩下三次重生机会，在这之前，我会成功。

我绝不可能失败。已经死去十二次的我绝不会失败。就算再度失败，先前的重生锚也该充能完毕，我拥有无限的机会。

没错，我拥有无限的机会。

我拥有 144 倍的时间。我拥有比她要多出 143 份的生命。

就算不下线，不离开这个游戏……又如何，在这之前我终会毫无压力地砍倒那棵樱树，打败随之出现的剑圣。

就算是单一玩家近乎毫无胜算又如何，我定会胜出。

因为，我不接受自己的失败。

因此终有一次，我不会失败。

在那之前……

在那之前，一切都无所谓。一切都无所谓。

我会一直留在这里。

直到打倒它，亲手打倒它，获取它的能力……

最终，为她报仇。手刃杀害她的人……一切阻拦我之人，我都将一并杀死。全部，不留一命。

此身本是为她而仍旧存在，她所不在的世界，纵使我犯下无边似海的罪孽，也不会自责。

这世界，无她便是虚物。对此，为了寻见我所期望的结局，我会做出一切。

无法阻止命运的捉弄，我就要利用命运，让一切顺命运而行之人后悔。这就是现在的我心中所怀有的……信念。

眼前的日式城堡被浓雾所笼罩，明明是阳光本该刺眼的正午，此刻却被浓雾所造成的阴影给吞

噬了啊。

究竟什么时候，这城堡本身也会将我一并吞噬呢。

我，会不会被“月星”所吞噬呢。

曾经的竹取月，会不会被现在的竹取月所吞噬呢。

是啊……我又怎会知晓答案。

- 神来社 词音 & 玖琳然 -

……唉。哈欠。

昨晚被各种乱七八糟的无端思绪所冲击，就算是在 TBO 的世界内也失眠了两个多小时。虽说现在算不上有多困，但词音今天确实是不太想去练级刷素材了。

因此，她一觉睡醒后本来计划是想前往隔壁茱村游玩，顺便采购一些新的锻造用金属素材。结果到了马车夫那里，对方就告诉他今天连通竹内与茱村的最近直线路径华怀周游道出现了攻击性极强的精英魔物，不接单。

还没等词音做出直接徒步前往的决定（大路有怪物的话，大不了从马车走不了的小路绕过去），她就莫名收到了玖琳然的私信，说咖喱乌冬面的一个高玩亲自下场要琳然和词音去帮个忙。什么？谁？要词音去做什么？而且，别人难道不行吗？抱着这样的疑问，词音踌躇不决，最后还是决定先来咖冬食堂这儿探探。

到场后，她才发现自己和琳然是被那个昨天在隔壁饭桌享用午饭的小鸟游清紫所唤，要的是她们随行清紫与那位怎么看怎么越来越混脸熟的谅璃一同前往飞鸟泉。

自己前几天才去过那儿，试图攻入迷宫区域薙峯霞城，无果。这回她一听这两人是意图前往飞鸟泉，要知道薙峯霞城可就在那儿，除此之外她可想不到一般玩家为何会想不开前往那个伸手不见手的重度大雾森林。

手边的线索也侧面验证了词音的猜想，毕竟她还未等众人踏上征途就轻而易举地从满脸写着焦急的谅璃那儿试探到她们此行的目的地确实很可能是薙峯霞城。词音立即心想，还有这种天降的好事？那自己就可以跟着大队伍杀入城堡内，估计能白捡到不少没法从笨村那儿轻而易举淘到的迷宫区域特有魔物素材。琳然虽然称自己对特殊素材没有什么需求，但由于是常与自己打照面的小鸟游少见的求助，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应答。

所以在路途中，词音对此进行了更深程度的追问。

“那你也并不是咖喱乌冬面公会的成员啊？”

跟随在开路的小鸟游与和小鸟游隔了几米距离的谅璃，词音与琳然走在了更远的最后方，边走边谈。

“嗯，但因为……我觉得前线玩家既然会请求得到我的帮忙，好像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拒绝。”

她在说谎。词音不知道为何琳然要说谎，但她并未点破。

“因为你今天本来就很闲？”词音随即问。

琳然摇了摇头，却又接着点了点头。

“毕竟这个游戏内……任何看似很重要的事情也都只是游戏的一部分嘛。”她的表情略有些阴沉，“不论看到什么，应该都是这个道理才对。”

词音心领神会：“NPC 去世无法复活的事情，给你的打击很大吗？”

琳然干笑了几声，缓缓地解释道：“不是的，因为……毕竟我也没怎么和非玩家角色好好地相处过。真要说的话，好像是有些玩家非常看重 NPC，甚至会和 NPC 交朋友、恋爱……唉，恋爱呢，之类的。”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会有寿命论的问题吗？”词音道，“只要我们玩一年的 TBO，我们起初进入游戏时所见到的一切 NPC 都会去世。自然老死。可能我们只是休假几周，回来时都会轮换好一大批 NPC，或许届时他们就连记起我们的身份都困难。”

“可能对于那些玩家来说，他们所见的是与我们两个人不同的世界吧。”琳然苦笑，“因为，都能和 NPC 交朋友了，难道是周围的玩家不多吗？TBO 虽然目前也只有两千多人活跃，但想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首先就比在互联网上肆意冲浪瞎撞成功的概率要高得多。是对现实生活与真正的人类要失望、恐惧到什么地步的人，才会依赖于与这些人工智能成为挚友、成为恋人啊。他们难道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珍视的对象只有他们自己 144 分之 1 的寿命吗？他们难道意识不到对方其实只是一堆数据与信号吗？”

“琳然你站在他们的角度所想的真的很多。”词音感慨道，却不是为了夸赞。

琳然微微抬起头，天上的阴云已经开始不再清晰，像是被蒙上了一层模糊效果。这却并非好容

易停歇的落雨再度降下，而是逐渐开始遮罩周围景色的白雾。

“我想的，真的算多吗？我们甚至没法猜到，那些将 NPC 当成自己最重视之人的玩家，他们每天每夜……要想多少？他们会不会决定尽一切可能不退出游戏，就为了能与自己的挚友或恋人厮守更久一些？他们每退出游戏去上一天课，对游戏内的存在而言可是过了七八十天，是月星世界的一个多月啊。我都无法想象……我根本无法想象，像那些玩家，当他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当他们随即意识到自己尚且是正常的人类，尚且是货真价实的生命，尚且有自己真正的生活要过，终有时刻要退出游戏，甚至很快便会与自己珍视之人永别的时候……他们，内心该有多么绝望？”

琳然语毕，迟迟未再发言。词音只是默默地并肩与她同行。她不知道说些什么才能恰到好处地安慰这位有些可谓多愁善感的富家少女，但词音希望就只是这样陪伴着她，默默无言地一同前行，能使此刻的琳然好受那么一些。

“谢谢你，词音妹妹。”琳然的突然发话，“词音知道你的心理年龄非常成熟吗？成熟到不太像是一位初中生。”

“这个问题其实我倒不是很想讨论。”词音近乎自我防御性地答道，“但我确实经常被人说成熟。我不明白为什么成熟与否是一件值得被搬上台面用以评头论足一个人的话题。抱歉，我不是在质疑琳然你的任何话……我有时会说一些让别人听着不舒服的话，请别在意。”

琳然转过头，露出浅浅一笑：“没事的，我周围有很多人因为非常厌烦我的出身背景，经常刻意地背着我说的话发言。我能感觉到词音没有恶意，所以词音说什么都是没事的。”

“我真的没有恶意吗？”我真的没有恶意吗？在心中重复一遍。她不想听到针对这个问题的任何答复，所以她屏蔽了琳然对此做出的回答。

或者说，琳然确实没有回答吗？词音无法确定。

说不定只是自己的自保意识过于强大，真的可以屏蔽自己并不想听见的声音了吧。

某种程度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与这个琳然，虽然可能本质上并不同，但遭受的还是有些相似的。想到这里，词音就觉得有些厌烦，为什么不管那个谅解也好这个琳然也罢，生活中都多少有被集体孤立啊。

既然有这么多被孤立的存在，轮到过现实生活的时候又都跑到哪去了？怎么从小到大，周围被孤立的好像就词音一个？笑死，这月星是把三千个名额都发给了三千个什么怪人，净收一些像词音自己这样的心态不健全社会个体。还是说，自己在月星见到的人依旧太少了？但她可不是来 TBO 里当交际花的。

不管这个琳然是不是，前头那谅解是不是，都和词音完全无关。每个人有每个人玩游戏的方法，这便是真理。词音无权管辖其他用什么风格玩游戏，他们自然也再没理由质疑词音自己的玩法。向来如此，礼尚往来，你不犯我，我就不会在日后于意想不到的时候让你尝尝被恶心到的滋味。

“……嗯。”该死的负面情感，能不能从我的脑子里滚出去。

自己又在玩游戏的过程中陷入有关现世生活的情感了啊。明明自诩平时情绪控制得还不错，基本不会把宝贵的精力花在用这些杂乱无章的思绪自己折腾自己的事情上……

那个家伙，在自己脑中挥之不去。

如果昨天没有去街上乱撞乱问，就不会恰巧遇见“那个女生”了。

她因此后悔自己在调查中冲得太猛。——可、仅仅是因为单一人士给自己造成的影响，就足以动摇自己的行动力啊。

……不想再去想这些事情了。要说也绝对不会是自己的错。自己绝对不会错，调查这一行为本身并无问题。

词音甩了甩头，再度将注意力集中在身旁琳然所说的话语上。

所幸琳然此时未在发言。

- 向濂 白夜 & 小鸟游 清紫 -

锐利的穿甲箭矢接连进射，回到白夜背包中的则为锡安与魔物素材。射击数次后，白夜便将弓举低，方便瞧见周围有没有别的隐竹山猯冲来。自从周围的竹子数量越来越稀疏，参天松树逐渐密集后，山猯和笋猪这类竹林魔物的数量也呈快速下降趋势。现在的周围更多的是一些凭借不良视线打出近战突袭伤害的狡诈魔物。

接下来就进入自己这种直射类远程系玩家的弱势场合了。在这种大雾肆虐的地方，路径固定的物理攻击光有很高的射程也派不上任何作用……

与自己的劣势相对，松林区域确实也难以寻见能够进行远程攻击的魔物，进入大雾地带后更是完全不见远程魔物的踪影，只要白夜的反应够快，就足以躲开依靠肉体某部位进行偷袭的魔物的突然攻击。目前也只是受了四下擦伤，光是自然恢复就足以在受下一次伤害前自愈。

击败了一堆未曾打过照面的魔物，经验值显著增长了 80 点左右，白夜对此较为欣喜。更快的升级则意味着更多的技能点，在此之后便可不依靠换装备就获得更快的移动速度。

不过自己也有必要换一把数值更高的弓了。面对这些和自己等级差距越来越大的魔物，已经不是一次二阶段蓄力射击打中弱点就能带走的难度了。方才面对一只行军蜂时，她甚至抽出箭矢近战挥舞数下才侥幸击中了这家伙，又对着落在地上的巨蜂猛射几下，结果还是吃了对方决死释放的麻痹毒。还得小鸟游回身吟唱了祛除神经毒素的魔法，白夜才得以从地上艰难爬起防身，不至于被趁机冲刺而来的笋猪给几脚踩晕。

打怪打成这种境地，丢人倒是不至于……但面对飞鸟泉边境处的魔物就如此吃力，白夜无法想象飞鸟泉腹地的魔物会多恐怖。

“还应付得过来吗？”小鸟游在前面问候道。

白夜“嗯”了一声，没有多说话。

二人行走了一段持续二十余秒都未再有魔物偷袭的路程。不知道有小鸟游和她在前方开路的前提下，后方那两人是不是行进得十分轻松。

“对，你有听说过吗，薙峯霞林的飞鸟泉拥有三只极度危险的精英怪。”

小鸟游的话真的很多，哪怕白夜完全没有在给予任何应答。一路上看下来，或许但凡这个棕紫色短发的女生进入野外区域，就会开始不断地自言自语。

“所幸它们的攻击性都不高，但凡不招惹它们都不用担心这些事。”她就这样提着一把如此巨大的金属锤子，真的一点都不累吗？白夜瞧她虽然是半拖半举着那锤柄，步伐却如此轻盈，实在是不像被重力所牵制的状态。

在《月星-Online-》内，玩家的加点都会直接影响到系统赋予玩家的基础身体机能。譬如说点了足够的力量便能举起现实中绝无法搬动的物体，足够的坚韧则使得在长跑过后只会有变量数值上的衰弱，但身体所接收到的程序发送的疲惫、眩晕、酸胀感等都会更快地消散（虽说原本游戏内能感受到的各种剧烈活动所带来的痛苦就只有现实世界的四分之一）。

白夜盯着小鸟游并未被衣物布料所遮掩的光滑的后背看，丝毫未留意到面前这位短发少女穿得极端之少的这件事。或许是因为两人之间确实隔了这么几步远，如此浓重的雾气也淡化了二人的身形吗？她回头去看，远处的白雾中依稀能辨出词音与琳然的身影，她们还好好地跟在后面啊。

“薤、峯、霞，三个字分别代表了这三只精英怪之中的成员。据说，居嵯风天峯尊用巨大且坚硬的身体将大山劈碎，留下山体崩裂后的无数巨柱，让此地成为石林。居嵯风云薤尊打通了山体与地下水之间的通道，使得那些石柱的顶端源源不断涌落清泉，形成瀑布飞流而下。居嵯风夜霞尊为了保护这片山林尽头的城堡，制造了遮天蔽日的浓雾隐去山林下半部分的景色，使得危险的外界魔物于内难以行军，对此地望而却步。”

“那个，小鸟游桑是怎么知道这些有关这片区域的传说的？”

“之前书店的老板跟我讲的这些故事。他可能就是找个机会留住我，在同我谈话的时候花更多的时间看我的身子吧。”小鸟游满不在乎地答道。

“小鸟游桑的话……不会觉得这样的人令自己很困扰吗？”

小鸟游朝前继续走着，但锤头的一侧忽然开始窜出火苗：“你先等下。”

白夜面无表情地目睹小鸟游前方的浓雾中似是冲出一只巨大的蜘蛛型魔物。随着锤尾的火苗瞬间爆散为赤红的爆焰，整柄重锤倏地舞起，一道金属反光闪出，“咣”地一响后又紧随“啪”的液体冲撞声，那巨型蜘蛛直接八条腿扭曲着被瞬间从身侧被击碎，高速飞入了小鸟游左前方的雾中，直接冲出一条明路。蜘蛛的尸体被飞行路径上紧随而至的雾气给再度包裹，眨眼便不再可见。

“哦，当然不会很困扰了。”小鸟游手中的重锤不再喷吐焰苗，落回了地上，再而被她甩回自己右后方拖行起来，“你想，光是让对方用视觉去享受一番这种物质上的玩意；我都没有损失任何东西，白嫖这么多的游戏情报，赚都还来不及呢，自然不会觉得有什么亏损。”

白夜听见自己右面的雾中传来风声，连忙拉弓朝雾中盲射三箭。最后一箭出弦一秒，一具被插上箭矢的小型尖嘴鸟类魔物尸体摔在了她面前。

她确认了这只“松林刺鹈”的掉落物，回应小鸟游：“你原来是这样想的啊……”掉了一根刺鹈的黑针喙，看名称不像是这魔物身上最基础的素材。

“毕竟拜托，对方可是实打实的 NPC，再像人也没用，不论如何都没法跑到现实世界里去跟我真人快打吧。比方说啊，如果你玩个电脑游戏，你所操控的 RPG 主角被其他 NPC 给盯着看，你会觉得自己本人很不舒服吗？哦，那种过于逼真的代入性扮演游戏确实可能吧。嗯……月星里而且是真人真貌，那我大概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问。”小鸟游左手挠了挠头发，“但我不会那样去想，我觉得这是血赚不亏的无成本交易。”

白夜算是理解小鸟游的立场，毕竟如果换成白夜自己的话，她绝对会认可这种并不会让自己经受实质性或肉体性痛苦的交换。只是被人用眼睛盯着看就能获得好处，这对白夜而言也算是运气够好才能寻见的机会。

那下次自己要不要也试着在游戏里穿得少一点呢？白夜回想起自己现实中严重瘦弱的身子骨，月星世界最开始读取她的外貌时会直接复刻她营养不良发育不足的体型，那样可看上去就像一个很好欺负的对象。幸好自己如今是在谅璃的身体之内，需要担心的事情少了一件。

但正是因为是使用着谅璃的身体，多少也不能用她的外貌去色诱别人吧。

……白夜因此轻轻地摇了摇头，她只希望至少能好好地保护谅璃残存的这具身躯。虽说，她已经不在了。

获得情报的高效率手段，利用失败。

“更多的要来了。”

“啊……”白夜听闻小鸟游压低嗓门提醒道，“是刚才的那些蜘蛛魔物……”

“不，远比蜘蛛要危险得多，有些种类的魔物是依照组织纪律集体行动的。”小鸟游的右手处显现出风元素魔法的光纹，锤体上的魔法指示机械灯点亮三段，锤尾火苗再度燃起，几度闪出蓝色火芒，“雾隐狼群，这次是由王狼亲自领头。恐怕是因为我们同行人数过多。”

白夜不解，但却也赶忙抬弓装箭：“可我们才只有四人……”

“四人也足够令狼群警戒了。”

小鸟游单掌前探，嘴中无声念道四句咒文。随着探测魔法吟唱完毕，她眉头随之紧皱。

“目标超过十只，见了鬼了。这里能见度可称极其糟糕，我们处于劣势。你去通知后面两人情况，尽快。”

白夜不顾小鸟游正背对自己，点了点头，接着便踮着脚尖迅速冲至后方二人。小鸟游平淡地缓下了步伐，单手举起巨锤，凝视着目前被浓雾所严重遮蔽的视界。

浓雾之间，骤然闪出一双血红的犬类巨瞳。数匹灰白毛发的狼逐渐从雾中踱步显形。狞恶而狡猾，它们打算发起围攻，但……狼群的目标似乎是小鸟游身后那三个人。她明白，这是王狼意图与自己一对一战斗。

小鸟游双眸那绿色的光泽逐渐明亮。通过这道关卡，她们便能深入飞鸟泉腹地。

“又见面了，雾隐之王狼御白獒真神，凡人小鸟游清紫在此。我们之间的战斗再开。”

- 月见花 绫栞 -

茶楼，迈着大步风风火火踏入店内的绫栞让不少客人都惊得赶紧放下茶杯，一瞧这总是穿弓道服的女生这回目标并不是自己，这才安下心来继续品茶。可为什么是此处？难道她这回需要猎杀的目标正在这里饮茶吗？就算这女生的行动再正义，这儿可是被韵笈才浅公会罩着的地盘。那月见花绫栞，再怎么说是津风礼社的人……

所幸在绫栞快步上楼数十秒后，大家的正上方也未传来任何掀桌或枪击声。众人心知不该多管闲事，方才霎时安静下来的茶楼终于再度响起茶碗碰撞声与倒茶声。

但当那位正欲用黑茶过下嘴中点心的丰满女子察觉到这位杀人不眨眼的竹内町处刑者居然是冲着自己而来时，直接吓得茶杯都落在桌上，若不是软木制成的桌面，小杯险些直接就被摔碎。

一楼的气氛归于祥和，二楼的客人可就随之不淡定了。这位身体曲线迷人的女性玩家与并未手持火绳枪的绫栞对视数秒——她随即意识到自己（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

端末行动：绫栞的调查·1

竹内町-北坂灯街-天街茶楼 翡翠新历 1 年 5 月 38 日

???：这样火急火燎地跑来找我，我还以为自己摊上事了呢……呵呵。

???：那么您好啊、月见花绫栞小姐，请问为什么这回是我？您知晓我是韵笺才浅的管理层成员吧。

月见花绫栞：无需恐惧，我并非来此同任何人算账。艾辰小姐，你是否认识莎娜·克雷伊尔文？

艾辰：还真是毫无寒暄的开门见山啊……我也很高兴认识你，月见花小姐。

月见花绫栞：请回答我的问题。莎娜被人所害，我在追查杀害莎娜的凶手。“连锁核心”，我知道你就是这枚零件的原买家。

艾辰：等、哇你……你胆子也真的太大了吧，居然真的敢在这里高声说出这个零件的名称……怎么，你难道是怀疑我杀了莎娜阿姨？我何必那么做？唉、……我真的是。在那之前，先换个地方说话吧。

艾辰端起茶壶，对准壶嘴两口饮完了壶中剩余的黑茶，接着手势示意绫栞跟着自己。

二人来到了茶楼三层的天台。艾辰手中施放了一个机械状的自飞行装置，绫栞见那小小的装置悬浮了几秒，便回到了艾辰的手心，被她收纳而起。

艾辰：现在没有问题了，针对此事我们就敞开直言吧。月见花小姐真的认为我杀了莎娜阿姨？

月见花绫栞：我从未如此怀疑过，但也请谨言慎行，我现在会开始考虑这层可能。

艾辰：你可真的是名副其实地完全不会开玩笑呢……没错，我知道莎娜阿姨被人杀害的事情。我也知道真凶似乎是玩家。我们公会长有在刻意压下这则新闻的热度，但你跑到我公会的地盘，在众目睽睽之下说出这几句信息量满满的话语，该说真的是毫不畏惧周围人可能对此做出的任何反应啊。

月见花绫栞：连锁核心果然是炙手可热的稀有零件。你也并不是唯一的索求者。

艾辰：我可是花费重金才打听到这连锁核心的下落，泽斐雅公房说是只会生产三枚核心。其中一枚被公房自己储藏，一枚据说由一位德高望重的全 NPC 公会会长买走，这最后一枚大多数人只知道是在薤峯霞林区域被原买主转卖，最后据说是被一位险些死在魔物手下，却依靠从莎娜阿姨那儿买来的药剂侥幸活命的机械武器使用者作为礼物赠予了莎娜阿姨。我虽然是极少数有能力打听到这层情报的玩家，却绝不会是唯一的人。我这么说，你能够懂我的意思吧？

月见花绫栞：你是否清楚有谁可能在追寻连锁核心的下落？

艾辰：这你就算直接问我，我也想回答呢。毕竟莎娜阿姨受害，连锁核心被抢走后，我可是直接受害者。但很遗憾，我并不清楚连锁核心可能的下落。

月见花绫栾：有关你找到连锁核心一事，你也没有告诉过其他人？

艾辰：我告知了几个绝对信得过的公会管理层人物。

月见花绫栾：那，他们的身份是？

艾辰：抱歉。有关这一问题，我无可奉告。

月见花绫栾：37 号，你为何没有前往莎娜的店铺赴约？

艾辰：那当然是我已经知道莎娜阿姨死了，我怎么找死人赴约？

绫栾听到这里，猛然间意识到艾辰的话有问题。她眉头紧锁，紧盯着艾辰的双眼。

月见花绫栾：提前知晓……等等、你说什么？莎娜在 36 号傍晚受害，你却在次日就已经了解到此事。但你却从未前往现场，你如何知晓的此事？

艾辰：哎呀……难不成是我说漏嘴了吗。其实我感觉你也被蒙在鼓里了，月见花小姐。

月见花绫栾：此言何意？

艾辰：我知道你还是有最基本的好奇心，所以我也藏不住什么信息。你也知晓你们的公会长二阶堂才新一直有意无意地想来抹黑我们韵笺才浅吧？先前祭典上的暗杀……我们还算闭了只眼，前些日子闹市上的明面杀人可就不是我们能容忍的范围了。虽然我很怀疑自己有没有必要问出类似的问题，但你真的不清楚二阶堂在如何利用你吗？

月见花绫栾：我早已知晓她接触我是为了其他的目的，但我不想去关心那种事。

艾辰：那也真是没办法了呢……但、月见花小姐，你见的世面果真太少了啊。我提前知晓莎娜阿姨被杀害是真，可你忘了？我也提前清楚了真凶是玩家这桩事实。很显然，是有知情者将此事刻意于大众玩家群体间传播了吧？思诗会长的旨意是尽可能让此事风声被控制在最小范围，所以既然不是韵笺才浅的手笔，为何我等又会如此迅速地知晓此事呢？是不是因为，有人清楚这场针对 NPC 的连环杀人案对韵笺才浅不利，想要趁机扳倒韵笺才浅对竹内的绝对控制权？那么由我来反问你，月见花小姐：你应该知道你的公会长都在策划什么吧。你就没有怀疑过吗？为什么津风礼社是只限日本玩家加入的公会？为什么二阶堂会专挑与韵笺才浅相关活动展开的

当日命你来杀人？为什么你将莎娜阿姨受害的事汇报给了二阶堂后，我们就有那么多人知晓了这桩杀人案的内幕？

月见花绫栞：你在刻意针对我的公会长发言。试图推翻慕容思诗统治竹内计划的公会不止津风礼社一家，可你却一口咬定是才新会长主导了这次的传播。

艾辰：没办法，我与你本就是敌对势力，有些话我不好说，另外有些话我说了你也不可能会轻信。但月见花小姐，不要再被多方势力来回利用了。至少，看清谁利用你是为了真正出于善良的目的吧——若你还是想做个一心追求舍己为人的小孩子。

月见花绫栞：我承认，我并不认为我的公会长毫无嫌疑。你的话语我会纳入思考范围。

艾辰：哇，这还真的令我非常吃惊。没想到二阶堂苦心培养的帮她处理脏活的人，到头来却也完全没能信任她呀。这或许便是我们韵笺才浅与一般小公会之间的区别吧。

月见花绫栞：艾辰小姐，你还知晓其他的关键情报吗？

艾辰：很遗憾，我能帮到你的范围至此为止。

月见花绫栞：我会在日后再度找到你确认线索。在那之前，我得找我的公会长谈谈。

绫栞说罢，便准备直接从三楼阳台跃下街道离去。

但就在她抬腿之际，艾辰叫住了她。

艾辰：我觉得你也是可以信赖的对象。虽然我这么干了思诗会长应该会把我活活打死，但我再告诉你一条我所掌握的信息吧。也算不上情报，但我认为能帮得上忙。

月见花绫栞：感谢你的信任。你要告诉我何事？

艾辰：别感谢我的信任了，还是请先感谢我提供情报啊。其实，除我之外也有一位玩家百分之百清楚连锁核心曾在莎娜阿姨手中。

月见花绫栞：那位玩家是韵笺才浅或津风礼社的成员吗？

艾辰：很遗憾，却也很幸运：他都不是。那人名为雾雨红，凶染 Rhyme 公会的会长。想必你也并不认识此人吧？

月见花绫栾：似乎有所耳闻。应该是我前往布雷姆游玩之际……布雷姆城？你是指此人并非薙峯霞林区域的住民。

艾辰：没错。另外，我并不清楚此人是否就是真凶，也无法确定他与这次连环杀人案有什么联系。但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一件事：他与你的公会长，也就是二阶堂才新相识。

雾中松林，自石林顶端泉眼跌落薄瀑，再于谷间汇聚成清澈溪涧。白夜在疾退闪避时一脚踏入了溪水，险些摔倒其中。

没错，被雾隐狼群所包围的白夜四人仍在奋力战斗。

凶恶的狼群已经快被全数击退。手持长弓远程射击的白夜与使刺剑突击的词音各守一侧，在负责治疗的玖琳然支援下撑过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现在战局的优势已经倾向三人之侧。

而小鸟游也正在与王狼全神贯注地决斗。一反白夜在咖喱乌冬面公会墙后瞧见的，每挥一次锤都会气喘吁吁几秒，动作笨重的攻击方式，此刻的小鸟游将那把巨型重锤挥舞得残影破风，每次脚尖点地时，她都会随着锤尾又一次火焰爆燃而再度腾空而起，锤锤直中王狼防备最弱的部位。沉闷呼啸与震耳点火声间，等级高达 35 的王狼血量已被削减过半，一度低于魔力储存就像无穷的小鸟游。

甚至每当白夜成功速射一箭，小鸟游都至少再度平 A 了两回。并且，每当小鸟游施放重击战技砸向王狼脚下的地面时，总会掀起令数十米外的白夜衣沿都随之晃颤的强风冲击波。

这个小鸟游清紫的实力……相当恐怖。白夜无法想象她在进攻弓长夏椰时到底放了多少水，但那时的小鸟游恐怕连 20% 的实力都未曾用上。若是 TBO 存在战斗 BGM 的话，她已经能想象出小鸟游的周身能播放多么激烈劲爆的热血战斗曲。这女生根本就是一个端着重锤，靠风元素魔法减轻武器挥动难度的狂战士……

远处那柄破风的重锤狂暴的轨迹长久停留在白夜眼中，使她几次都失误射偏眼前那群白狼。

不过自己面前的这些狼似乎也拥有着些许的智慧。每当它们之中有个体的血量被削减到低于 50%，就会有更高血量的个体拦在受伤的白狼身前，当个体血量落至 20% 以下时甚至还会直接逃跑。战斗持续了至少十分钟之久，白夜等人虽然防守严密、逐渐占据起优势，但真论输出却连一只白狼都没成功杀死。

这些白狼似乎也并不是存心要来杀了她们。白夜并不清楚它们到底为何要进攻四人，但它们绝对不如自己凶狠的样貌那般残暴。

难道，这群狼只是在享受战斗的过程，却并未尝试拼个你死我活吗？

想到这里……白夜拉满弓弦，箭头瞄准了那只血量仅剩 5%，仍旧在地上翻滚的白狼个体，却并未松指射出箭矢。

她，放弃了这个唯一一次能杀死某匹狼的机会。

“神来社桑，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不该尝试杀了它们。”下一刻，她后退几步，向词音提议道。

“你也发现这一点了吗，凉璃姐姐。”词音背对着自己，手中刺剑闪出锥形粉光，“它们似乎也不会将我们置于死地。我不觉得这群等级不低于 25 的狼有这么弱。”

白夜沉默数秒，击退了一只仍在尝试朝自己扑来的白狼：“它们到底是……难道真的只是在享受战斗的过程吗？”

余下几匹白狼的进攻欲望也逐渐消退，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个体都已经撤退至雾中消失无影。与雾隐狼群的战斗似乎快要告一段落。

“那这便是最后一击了，王狼。”小鸟游闭起双眼，默念数句魔法咒语，随即双手高举重锤跃入半空离地数米处。锤柄上所示的指示机械灯拉满至六格的那刹那，锤尾的火焰凶猛喷燃，“……SPITFIRE，随我一同降下震天撼地的陨星冲击吧！！”

周围的层层大雾仿佛都为此震撼而散。三道使得三人无法站稳脚跟的冲击波自小鸟游所在的方向爆裂传开，卷着无数松针与落叶，伴着碎石一同狂舞飞翔。白夜并不知道自己那时有没有被这全力的猛冲而波及受伤，她只记得那一瞬间的风声使得自己一阵耳鸣。

待雾气再度平稳，周遭隐入狼群到来前那般的寂静后，白夜、词音、琳然三人随即清楚，雾隐狼群离去了。

于是在这片遮天蔽日的昏暗浓雾之中，她们四人得以深入飞鸟泉的核心地带。

“好像……终于，打完了。”琳然气喘吁吁地说道，放下了手中散发着蔚蓝色光泽的法杖。若是施放回复类魔法可以提高武器的温度，这法杖怕是要烧成焦炭了。

“大家都、辛苦了。”词音将刺剑收回腰侧，“它们应该是全都撤退了吧。”

浓雾之间，白夜能依稀瞧见小鸟游一步一停地朝三人走来。她单手拖着那柄笨重的巨锤，其锤尾再无火焰。

“喂、你们还好吗？狼群已经被击退了。”这是小鸟游疲惫却仍充满元气的关候声。词音与琳然对此进行了应答。白夜抬头望向无尽的浓雾，只是沉默不语。

待小鸟游走到三人所在的位置，她将锤子扔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白夜瞧着小鸟游一手扶着朝上竖起的锤柄，一手凭空变出了一盘辣味鱼籽鸡翅：“我没剩下多少魔力了，不过我带了很多吃的。你们，不来一点？”

白夜对吃东西没什么兴趣，因此瞧见自己生命值还勉强够用，她便只是摇了摇头。饱食度抵达 100% 后便会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恢复生命值，但无论是面包片还是牛排都能增加饱食度，用更高品质的食材做出的菜除了能使食用者获得对白夜的流派而言堪比蚊子腿般的数值提升效果外，便只有味觉上的不同。准确而言：白夜对食物在味觉方面体现出的区别没有兴趣。

“你们两人呢？”小鸟游看向词音与琳然。

“没关系的，我其实自己也有带吃的。”词音摆手回答，“我还剩下超过一半生命值，多亏琳然姐姐的治疗魔法。”

琳然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上前半步却又撤了回来：“我……呃、嗯，没事，我也不用。”

此时，白夜皱紧了眉头。

“你们这么拘谨干啥。”小鸟游拖着盘子的手掌一抖，一根鸡翅随即飞入她张开的嘴中，被她连肉带骨直接吞了下去，“获得了能量！确定不要点？这样的我带了十几盘。”

“小鸟游姐姐囤了很多的料理呢。”词音评价道。

小鸟游咧嘴一笑：“毕竟肉类食材派不上什么别的作用嘛。”

白夜只感觉这附近的空气中有种怪诞的，说不上从何而来的气氛。她并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诞生这种想法，她甚至都不知道是否该将自己的感觉告诉众人。

但直觉告诉她，这层诡异的气氛并不来源于她们四人之间所谓的拘谨。因此尽管握紧了手中长弓的弓身，她依然不确定自己该不该提前举弓搭箭。

是什么危险的魔物吗？……不，方才在狼群到来前，白夜也不曾有过这种感受。狼群才刚刚自此离去，她们不该无缝遇见另一批危险的魔物。

唯独小鸟游注意到了白夜的微动作，先是一愣，凝视着白夜攥紧弓身的左手沉默了数秒，尔后假装轻飘飘地问众人道：“那么，我们算是休息好了吗？可以继续前进的程度？”

“啊、是的吧。其实也没什么必要休息。”词音不解为何小鸟游如此急着再次出发，但对此并无异议。

白夜根本没有注意到小鸟游有在说话。

“既然休息好的话就没问题了。”她将盘中剩余的两根鸡翅收入了系统背包，随即右手使劲挥向后方浓雾，击出一道风圈。路径上厚重的白雾被这劲风吹向四边，显露出雾中那矮小的灰黑色人影。

啪、啪。这是自雾中传来的略显清脆的拍手声。

小鸟游缓慢地转过头去，冷冷地注视着雾中正在朝四人走来的那神秘人物。若时机恰当，她会随时准备猛挥一锤。

“那是……？”琳然小跨步跑到了小鸟游的身前，探头朝雾中望去，“玩家……？”

小鸟游“嗯啊”了一声：“是的。玩家，火元素。隔着雾看不清 ID，但想必她会继续朝我们这里走来。真他妈怪事、按理说吧，以我的感知能力不可能没提前注意到咱们周围有人，我怀疑这人的气息遮蔽被动等级绝对不低。”

“小、小鸟游桑也没有注意到她在我们附近吗……？”

“不管如何，警戒。你做好开盾的准备。”

琳然惊道：“什、开、开盾……？她是可能会和我们打起来的吗？！为什么小鸟游桑可能会……”

空气中安静得令人汗毛倒竖。白夜拉满弓弦，箭头对准了雾中的那个黑影，却尚未射出箭矢。词音意识到事情不对，赶紧跑去站到了小鸟游的身侧，却还未做防御姿态。

“有趣，有趣。我还以为既然是大名鼎鼎的小鸟游清紫的话，必然只会与黑羽凉璃结成二人小队前来飞鸟泉。”雾中的那道黑影处传来了这稚嫩却又阴暗的话语声，“没想到，就算是你也会拉来两位跟班呢。”

词音听闻此话语声，先是疑惑片刻，随即瞳孔缩小，双手开始轻微地颤抖。

“她是……”琳然轻道。

“我没听过这声音，不知道。”小鸟游答道，“但不管如何，她肯定是来拦路的。出于某种不知名的目的。”

遮天蔽日的白雾终于无法掩住这位人物的身形。只见浓雾之中走出一位身着红白色巫女服的瘦弱女孩。与那阴森的语调全然不符，她的表情上似乎并未写着任何能被言语概括的情绪。

词音失声惊呼：“她……她是……”

白夜眼瞧着词音试图用激烈颤动的左手抽出刺剑，却连抓数回都手滑失误。最终，词音开始后退、数步后退，直到被土坡绊了一跤，险些一屁股摔在地上。

“……这是谁？你谁？”小鸟游仍旧处在困惑之中，“二阶堂才新，没见过的名字。但好像在哪听说过。”

琳然大悟：“啊、是……津风礼社的会长，那个二阶堂才新。我昨天有和词音妹妹在路上撞见过她。”

小鸟游一头雾水：“津风礼社？我堂堂大咖喱乌冬面公会难道惹她不成了？啊、还是说，难不成你们几时重公会招惹到这位了？”

她听后连忙摇头：“啊、啊？不太可能、我绝对没有吧？！但我们公会其他成员我就不太……”

“没错，你们找对了地方。但很遗憾，现在已经为时过晚，曾经的竹取月已经再也无法回来了。”远方的二阶堂才新语气阴森。白夜听见竹取月的名字从这神秘人物口中道出，立刻瞪大了双眼，只听才新继续说下去，“这场实验很成功。从现在起，你们的一切尝试都将无济于事。”

词音此刻已彻底被惊恐所吞噬。其他三人并不知词音产生如此反应的缘由，但这无非给此时的局面更添压力。

“虽然我不太懂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才来这里做些什么……但、”小鸟游转过身去，左手握住搁在一旁的重锤锤柄，倏地单手将其举起，“既然我们在找的人被你给连名带姓提到了，这就证明你并不是来跟我们好好说话的。我这么理解，没什么问题吧？”

“哼哼，没错。还需要……一点时间。还需要一点时间，我就可以验证并见证那一幕，你们将得以与我一起见证，凡人的灵魂突破此世神明之限制，亲手创造奇迹的那一幕！这位竹取月便是最完美的实验对象，现在的过程很理想……所以，现在还不能为你们放行啊。”

小鸟游听见自己身后传来奔跑声。

那一刻的白夜举弓疾跑数步，对准被薄雾包围的才新便是一套小范围散射。

她只瞧见才新在那时抬起了手。

霎时间，火舌四散，烈焰旋舞。待一阵黑烟散去，位居散射范围正中央却并未挪开一步的才新却毫发无伤。

“哎呀……没想到你是个急性子呢。”才新冰冷地一笑，缓缓地抬起了左掌，指缝间夹住了几张闪着赤光的符札，“但我还没空跟你深刻交流一番呢。在那之前，至少在场的无关人士必须离场。”

场面的温度，仿若在转瞬之间归于零点。

寂静、刺耳。灼热、冰冷。这并不是任何谈判该有的气氛，却存在着一股赤裸裸的杀意，毫无遮掩的最纯粹的恶意。

她们并未对这场与其他玩家的战斗做好任何准备。不、很难说小鸟游是否在询问三人是否继续前进的同时就已经做好了一切反击的准备，但对 PVP 实战经验近乎为零的玖琳而言，她显然自始至终都未能跟上状况。

词音浑身剧震一下，她是第一个意识到才新言语背后意义的人……尽管如此，也太迟了。只听她颤着声回首喊道：“琳、快跑……！！”

因此，琳然的浑身寒毛都因那瞬间的恐惧而竖起。事实上从这一秒起，任何在场者都终于可以明确辨识：此时才新那对毫无生命气息的眼睛正死死地凝视着她。这道刺骨的视线直射入她的瞳中，届时使得琳然近乎无法呼吸，浑身麻木。

“咦、哎？……”

方才因躲闪白夜的冲刺射击而跃至一旁空地的她，此时并未站在小鸟游的身后。她完全暴露在了才新的攻击路径之中。

没错——才新想要攻击琳然。她手中的符札在她甩手的那一瞬间高速飞向了毫无防备的琳然。这般出乎预料、甚至小鸟游紧急张开的风墙都未能成功挡住这利刃般的张张符札。

琳然对这符札即将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毫无预知，但她料想对方必然没打算留自己活口。赶紧抬起法杖施加护盾——不、已经来不及了。自己虽然已经在全力躲闪，却根本于事无补：这些符札居然自带追踪性能，单纯的闪避动作根本无法起效。

“不、不要……”琳然无法判断自己现在应该怎么做。已经在全力举起法杖、已经在尽可能于脑中吟唱咒词——但自己就算照着程序给出的咒语逐词念读也已无力做到。惊慌之下，她的大脑一片空白。

就是在那一瞬间，琳然意识到自己必死无疑。

但……同样就是在那一瞬间，琳然与词音的目光相撞。

词音的眼神，极其古怪。

——抱歉，如果是我留在这里的话，我绝对没有勇气去面对二阶堂才新。

琳然未闻词音开口，但她的眼神中，那丝恐惧、那丝敬畏……那充斥其内的坚毅与决然，清楚地向琳然阐述了这样的讯息。

所以……她从不是什么愿与琳然肝胆相照的存在。

但，比起令自己这种派不上作用的生产系玩家侥幸存活——还是让那位懂得如何用魔法支援队友的大小姐留在此处比较好啊。

下一秒，无数的符札绕过女孩的身躯展开包围网络，连结起数不清的炙热赤线。

在赤线随符札的包围网络缩小而切入女孩的皮肉后……她并未因这浑身四面传来的灼烧之痛而惊叫。

那时的女孩，仅仅是回过头去，神色复杂而黯然地向身后的少女望了一眼。

“接下来……后援就交给你了。”

毕竟，词音是自愿赴死的。

她挡在了琳然的身前，被十数张符札两两拉起的炽炎之网所包裹、切割入皮肉。

琳然瞧见词音那略微过半的血量，转瞬间便被消耗殆尽。

琳然赶不及在两秒内念完恢复魔咒。词音那段红色的血条消逝得实在是太迅速了。

“不可以、词、词音！”

在琳然自知绝无可能赶上，却仍旧试图吟唱恢复魔法的间隙，白夜一个箭步冲上前，手中紧握着一块治疗水晶。

只要碰触到……只要悬在词音身体上方的话……

“词音!!!”

在白夜飞扑至词音身前约半米不足处的那眨眼间——

词音的身体逐渐四分五裂，被赤线所深深嵌入的皮肉开始飘浮起七彩的晶片。

随着在包围网彻底合龙之刻散出的一小阵黑烟，白夜扑倒在了草坪与满地碎石之上。

七彩的晶片，随风飘荡，转瞬即逝。

摔在地面的白夜，双手默默地握紧了治疗水晶，沉默不语。琳然吟唱完毕的恢复光柱，最后仅是在词音原本停留的位置迟落而下，将下方白夜的生命值恢复至了 80%上下。

沉默，掺杂厚重的浓雾，吞噬众人。

“杀错人了呢，真没想到她居然会做出这个决定。我原本还打算同她好好交流一番的，看在我与她都是初中女生的份上。”

这是远处，连嘴角都未在上扬的那本该毫无存在感的小女孩，充满诡谲笑意的感叹。

全程都站于原地的小鸟游轻轻地闭起了双眼。

“但你却道着轻浮的话语，企图对滥杀玩家的行为敷衍了事。”她说罢，叹了口气，“果真如此的话，你便成为了我真正的敌人。”

二阶堂控制不住地狂笑起来——尽管她的面庞仍旧不露出任何表情。

“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哈!! 太天真了、你们简直太纯真了、哈哈，真的没意识到我为你们准备的是何样盛大的好戏吗，你们应当感谢我二阶堂才新! 哈哈、这女孩子的退场可真的是太可惜了，但这样一来时间也已足够。与我同为普通玩家的躯壳内藏有真正灵魂的生命啊，我等终能见证神明的领域被凡人所触及、打破的时刻，这便是如假包换的人造奇迹啊! 不论是谁，此刻都该恭迎新的超越系统极限者诞生!”

小鸟游瞧见白夜怒不可遏地站在了她的身侧，蓄力准备射击的姿态，向她举臂阻拦：“这家伙……已经彻底疯了。你带玖琳然逃，你们两人去飞鸟泉。”

“啊、可是……?! ”

“听我说的做，不然你们两人在这里只会拖我的后腿。我自己去飞鸟泉完全没用，我或者你们俩，至少还得再死一者。”

“不、清紫，我没能救回词音，我不会让你也……”

小鸟游双手青筋暴起，再次提高嗓音怒道，“快跑!! 你没有妥协的余地，向濑白夜!!! ”

白夜的大脑好似被瞬间雷击。

在月星世界之中，这是一名陌生玩家初次直接喊出自己的真名。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她做出了最完美的决定。

“让我们一起歌颂新神降世，目睹这一刻来临吧！！”不可胜数的各色符札自二阶堂才新的衣襟中、衣摆下高速飞出，互相交错着围绕她那幼小的身躯不断加速旋转，舞出了妖艳的红、绿、蓝三色火光，“看看处于最绝望状态下，彻底失去自我的竹取月，可否打破妄想限界，超越神之领域，抵达‘心念’所在的月星最高点！！你们与我……一同见证！！！”

小鸟游双手握锤，砸至身前地面。锤柄的指示灯，闪爆至七盏。

她无需对后方二人产生担忧。

因为如上所言，白夜已经做出了最完美的决定。

她一步大跳，用劲扯住了仍旧逗留在原地手足无措的玖琳然，用现世人类绝无可能抵达的移动速度不顾一切地冲至了面前的浓雾之中。

数秒后。

确认白夜与琳然已经安全逃离，小鸟游冷冷一笑，对面前已经彻底陷入癫狂的才新说道：“你运气是真的差透了，居然遇上的是我啊。”

狂风夹杂热浪席卷至松林的深处。

仍旧处于强烈震惊下的白夜，死死地拉住琳然的右臂，带着她冲向了远处的浓雾之中。

最终，四人组成的小队，仅有两人抵达飞鸟泉腹地。

『第陆章：萤火轮返，昏煌连锁之齿轮』

数学老师在下课铃打响的一瞬间就放下了写到一半的可擦水笔，草草宣布了下课。

起立敬礼后的众学生目睹太田老师又一次在打铃瞬间就收拾背包离去，随机骚动起来。“你快把我的笔还我！”“我偏不还，你上次把我的笔给搞丢了我还没找你算账。”

没几秒就彻底陷入喧闹的教室昭示着初中的孩子们四射的活力。井上几个翻身便坐在了江口前面的座位，趴在江口的课桌桌面上盯着她看。

“下一节美术课要坐在我的旁边吗？我们拼桌一起画点不那么刻板的东西。”

“就算神来社酱经常旷美术课，你也别这么肆无忌惮地占用她的座位呀。快让开，你压着我的笔记本了。”江口对她认为过于小孩子气的井上摇了摇头。

井上回过头去，眼瞧着词音简单地将桌上的书本收入了背包，接着便起身离开了教室。

“她又去做什么？上一次看到她在美术课出席是在两周前唉。”

“又跟高年级的人打游戏去了吧。”江口满不在乎地答道，“我劝过了，也跟她说至少跟同班的同学一起玩，别老是跟那群不务正业的高年级学生鬼混。神来社酱让我不要插手她的选择。”

“哇、这也太尖酸了……什么选择啊，明明上课才是学生的天职吧。”

“你看她不也好好地上完数学课了吗，虽然我都怀疑她没怎么去听。估计地中海老师讲课的时候她脑子里想的又都是什么掌机、手游的内容。前些日子还和我聊什么泰拉，什么灾厄模组，她嘴里讲出来的话题我现在都快完全听不懂了。”江口白了满脸期待的井上一眼，“但这不是你老是让我坐她座位的理由，你也老实点。”

“唔唔……本来武田老师就不点名嘛。”井上一脸憋屈，“坐过来嘛……”

教学楼天台的阴影中，词音与一众高年级学生并排蹲坐。

但词音与她们几个人的距离，却又有些过于遥远了。

“这个神来社怎么还不过来帮忙，我都快给人打死了。”

“我又不是负责奶的。我在旁边帮你们吸引其他怪的注意力。”词音如此应答。

“你别吸引了那几只怪统共都没多少威胁的，你再不来加点输出我们任务时限都要超了。”

词音沉默不语地操控人物转向了被 Boss 独自围攻的其他几人。“多一个我又不会给 Boss 加血量上限，你们下次也多练练操作啊。”

“又不是魂类游戏，本来拉你就是能让打 Boss 更轻松，然后你在那儿光捡垃圾也不来搭把手，我们少人才被 Boss 吊着打。”

“我本身也没多强，就来打杂而已。”词音嘟哝道。

“我们又不需要纯打杂的队友。”

团队作战的体验对大家来说都不算满分，对词音而言更是略微不合格。在玩完这局后，她便找了个理由独自离开了。

而词音也并不是回去认真停课。她最终来到了女厕所，关上隔间门，自顾自地开始了单人游玩的体验。

在多人线上游戏中，她几乎就没有尝试过大众了解的主流玩法。自己的流派总是怪得令周围的人难以理解，在那种自由度过低的 MMORPG 中才能勉强扮演一个生产业的角色，可但凡有些高自由度的游戏就会令她无法控制地去开辟新的游玩方式。

她至今未能找到支持自己开创出机制独特且同时保证角色强度甚至最基本生存能力的角色的在线游戏。单机领域中也十分罕见。

最冷门不过在枪战游戏中追求刀剑近战吧。词音选择的是用枪身格挡，主要依靠弩箭对战热兵器，再用步枪射击爆裂弹药。这已经算是合理的范畴了，因为普通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也做不了太多超脱游戏基本简单框架的操作。因此，她一般将射击游戏视作索然无味的代表类型其一。

“我不知道自己该上哪去比较好了。”她并不清楚何处才是她这种异类的归宿。

因为就算是随同这些被视为“异类”、“旷课者”、“不务正业学生”的高年级女生游戏小帮派一齐尝试那些小众的多人合作游戏，词音依然会被本就足够性情独特的她视为极其特殊的异类。

而且，往往并非褒义。自他人口中道出，有关自己为人处世的评价，几乎从未是夸赞。

……我与其他人不同。

那又如何了——我本来就是我自己。

我选择为我自己而活着。这本身就是我的权利。

我不为任何其他的人而活着。他们活着的方式也自然与我无关。

“找到你了，神来社。”在打开厕所隔间门后，碰巧撞见了方才高年级不良学生中的其中一人，“你蹲这里干啥呢？我去你教室也没找着你，还被你们任课老师骂了一顿。”

“赤山同学？……为什么要找我？”词音这么询问是因为她确实不知晓答案。

“我只是告诉你我们单纯是想要让你更具有团队意识，没说你不能和我们一起玩。”低年级小孩的那点小想法在她们眼里足以被一眼看穿——这女生好似将这一事实写在了脸上。

这只让词音觉得她居高临下。“我和你们玩游戏本身就不开心。不用强行带我。”她如是回答。

“我们从来没打算孤立你。”赤山试图拦住想要立刻离去的词音，“神来社，你这样交友处事的方式如果是到了高中，很难碰上能够容忍你的同学。”

“那就很难碰上好了，就算不交友又如何？大不了打开游戏，上了网络，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玩的再菜她们骂的也只是冠上了一个虚拟姓名被我操控的幻想角色。就算真的是在骂我本人，我也懒得去在意。”

“你真的是个执而不化的家伙……”她无奈地叹气。

“我不需要交朋友。如果交朋友无法带来我所期盼的结果，那说明交朋友这一行为本身就不适合由我去进行。我也有我自己的选择，既然是我做出的选择，那我就不会去惋惜我因此失去的东西。我原本就不需要那些有的没的。”

赤山摇了摇头，放弃阻拦一意孤行的词音：“你什么时候能成熟一点呢，不要再装作大人了。”

“我也并没被孤立。”词音绕过了赤山，径直离去，“我只是把你们所有人都给孤立了而已。”

“能说出这句话来，虽然有考虑你年龄还小……但你真的很差劲啊。”

词音对赤山的评价装聋作哑，沉默着离去。

数周后，月星世界，翡翠新历 1 年 5 月 36 日。

身披骑士铠甲的词音，将闪着银白色光泽的刺剑收回了腰间剑鞘，仰首望向面前那座被浓雾所笼罩的暗色日本城堡。

“现在的我，还没强大到得以踏入那座城池，再活着回来。”

因此，她也始终只是围绕着城堡行动，斩杀魔物、回收素材与钱币。偶尔收割蚊子腿一般的经验值。在这游戏之中想要升级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现在的自己还是以积攒魔物素材与实战经验为主。

只不过，飞鸟泉这一块的魔物……自己也快打腻了，从刚开始靠着恢复道具续命活活刚蹭掉高等级魔物，到现在已经能针对弱点巧妙地快速结束战斗，词音觉得自己对这些魔物过于熟悉也不算什么好事。这样会使自己懈怠的吧。

要不，今天就尝试着进入城堡内部探索吧。

“反正这套铠甲的耐久度……应该还能撑一个来回不耗尽吧。”她检查起自己的装备数据，于内心大致计算了一番，“早知道就在昨天维修一下装备了。只要自己小心一点的话……嗯、不去面对不知特性的，等级相差过高的魔物即可。”

词音关闭系统视窗，再次面向城堡……这回，她的目光逐渐下滑，最终定格在了城堡前方护城河上的索桥。

“必要的时候……就要使出后备手段了。以我此刻的锻造等级，用现有的素材在十分钟内锻造出一把趁手的，可以撑得住一把刺剑重量的……足够了。”

向前平举的词音的掌心，一道弧形的长条轮廓正淡淡地悬浮显现。

“这里……我们到了。”

大致如此。在偶遇两个明显是情侣，单纯来此处刷怪的路人玩家后，她们一路上没有再见到其他的活人。竹取月似乎并不在那座城堡以外的地方。

因此……白夜与琳然此刻的目的地也就相当明确了：薙峯霞林的最终迷宫区域，二人前方远处的那座薙峯霞城。

琳然双手握紧法杖，忐忑不安地问道：“会不会，我们贸然进入了迷宫，最后却发现竹取并不在里面？”

“那也只有真的进去之后才会知道答案了。”白夜这样回答。

“我们……谅解桑，我可以问一下、你的等级是多少吗？”

“13 级。”

白夜边说边打开数据视窗，瞧了瞧上面写着的 LV13（241/1795）。居然在短时间内涨了那么多经验值，这是什么原理？

“我……那个，谅解、我我……只有 9 级……”琳然的话语声已经轻到就算是在这寂静的松林之中也快完全听不见了。

“因为辅助系玩家很难通过杀敌进行升级吧。”白夜对此满不在乎，“我也没有 13 级的能力，照样能击败 16 级的怪物。在月星世界重要的是合适的游玩方式和技能。并不是等级。”

“所、所以谅解不会觉得我拖后腿吗？”

“你本来就没有义务跟着我来这儿的吧。都特地跟着我一起来到这里了，现在还说这些做什么。”这是白夜的心里话。

听闻白夜说辞的琳然似乎是松了一口气，却不再言语。

“我们走吧，如果那个穿红白衣服的女生说的是对的，我们所剩的时间不足以迟疑了。”

“竹取对谅解来说……是这么重要的存在吗？”在白夜刚踏出一步后，琳然终于发问，“能让你……顶着如此大的危险，前来迷宫区域这类地方，哪怕就连她是否真的在这里都无法确定……”

“是啊，应该一点都不重要吧。而且，我不想在月星世界死亡。一次都不要。”白夜望向城堡高耸的天守阁，那儿近乎被浓雾彻底遮蔽。

琳然露出吃惊的神情：“谅解你这么说……难道、至今为止，你一次都没在 TBO 中死亡过吗？”

“嗯，一次都没。以后也不会有。我绝不会死。”白夜淡淡地说道，“但我不会允许自己的朋友就这样从我面前消失。我不会允许有人在欺负她后就这样大摇大摆地离去。我绝对不会。”

琳然知晓白夜的心中有属于自己的执念，不再对此过多追问。

二人一前一后地行过索桥，踏入了薙峯霞城半开的巨大城门。

- 向濂 白夜 & 玖 琳然 -

“那个……我有必要记录一下我们的行走路线吗？”

“我感觉不会有什么用。”

琳然与白夜一边轻声交流，一边蹑手蹑脚地穿行于城堡内错综复杂的和式隔间。

这座城堡果真是一片巨大的迷宫。从起始的大厅与随后的小庭院踏入城内，随之而来的便是无数的木质走廊与纸窗、纸墙、各种和风图案的门帘、形态端庄的武士盔甲、展示用的挂画，虽是古色古香，却好似毫无规律地无尽拼接，在城堡的外框之中错综复杂地延展张铺。

“简直像后室一样……”

“后室？”白夜并未听过类似的名词，“那是什么？”

“啊、那是……很流行的一款恐怖游戏。或者说算是一种恐怖色彩风格吧，那种相同类型的房间无穷无尽相连的……等等、嘘——”琳然提醒道，同时握紧了法杖。白夜随即也意识到前方不远处与她们所在的这条走廊衔接的另一条长廊内，有两名似是无腿的武士状鬼魂正巡逻而过。

“他们……”

“应该又是按照路径巡逻的怪物。”

“这种应该最好避开吧。”

“除非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比如，现在的情况……”琳然望向后方狭长的走廊。幸好那里不会突然冒出什么魔物来，不然她俩可就被夹击了。这条走廊两旁也有不少房间，但最多的也只不过是三个书室相连，全部都是死路。

原本还以为月星世界的迷宫区域怎么都会是个四通八达的场所，没想着现在看来也存在这种能把人困死其中的一本道。

白夜在与勿栖半夜交谈的时候有讨论过迷宫区域的场所特性与魔物类型。

简而言之，复杂铺张开来的结构只算是前菜。迷宫区域不仅能以比外界快出数十倍的速度自我修复魔法所带来的地形破坏，甚至连通过物理手段改变的地形也能一并复原。要知道，野外的无生命物体虽然在被魔法轰飞之后很快就会重新复原，但用物理途径去破坏可就是实打实地对物体造成了永久性更改。

而且……迷宫区域的房间与结构图会不断变化。这也正是白夜为何不建议琳然记下她们的行进路线。

——就算是完全画对了迷宫结构图，沿着原路返回的时候也或许会碰到原本可以打开，往后却像被嵌在墙上似的假门。

对，就像是和空间固定在了一起，纹丝不动。

或者，干脆就是一堵墙。一堵曾经并未立在那里的墙，上面可能还挂着画，前头可能还堵着空书柜。

所以……深入城内后，就连出城都成了问题。说到底，薙峯霞城在月星世界的八个迷宫区域中已经算是不错的那一批了，至少贴着城的框架走能够通过破窗这一方法直接跳到城外，脱离迷宫区域。像是有些在地底或是处于超高硬度墙壁内的迷宫区域，一经进入或许真的得通过死亡才得以脱困。

加上普通的传送水晶压根无法在迷宫区域范围内起效，不知时隔多久终于再次深入迷宫区域的白夜又是出于这种紧急原因才动身，压根没机会去准备迷宫传送水晶。

若是不能顺利找到出城的路径……就算不遇上这些对自己而言强度过分超规模的危险魔物，也得在这里迎来属于自己的第一次死亡了。

嗯……在 TBO 内的第一次死亡。

可以的话，真不想就这样简单地因为找不到回家的路而被迫自杀。白夜想尽一切可能保证自己不会用琼璃的肉体承受死亡。

虽然，她知道自己的这种信念毫无意义。

“……我们最好还是避免和任何魔物战斗。”待琳然汇报那两只魔物已经走远，白夜如此申明，“就算低等级的也得小心行事。我们两个没开这里任何怪物的图鉴，根本不知道它们会不会有什么决死技，也不知道会不会吃什么持久性的 Debuff 或者碰上能呼朋唤友的魔物。”

“我觉得……嗯、有道理。我都听你的。”

琳然也只能听白夜的。要知道凭琳然自己根本就支撑不了多少作战能力，一旦白夜不小心出了

事，琳然单人的输出可以形容为就算贴着城堡最外圈的框架也都休想破坏墙壁跳出去。再怎么也得跟着白夜一起死。

所以琳然知道现在二人组的主动权实际上完全在白夜身上。琳然认为自己现在该做的就是尽可能保住白夜的性命，同时尽更大可能提前预警危险，规避任何真的需要她拼命保住白夜性命的事态。

那个竹取月……此刻是否安好呢。她到底在这巨大城堡的何层何处？她到底在不在这座薙峯霞城之内？白夜与琳然无从知晓。

但现在……只有先硬着头皮找下去了。再怎么，能找到 Boss 所在的房间提前熟悉一下环境，也不算无功而返。

“谅解桑，你觉得这里总共有几层？”

“我光从城堡外面的高度看也看不出来，但多少也有六层吧。”白夜还记得自己瞧见了四座小天守与一座大天守。很难想象这地方的规模比现实中一般的城堡要大出多少。

“六层啊，这地方该有多大呢……”

白夜抬手揉了揉下巴：“按照一般逻辑来说，我认为最终 Boss 可能会在大天守的天守阁？”

“但是……天守阁这么狭窄的地方很难容纳区域最终迷宫的 Boss 战这种规模的场面吧。”琳然提道，“当然……这也只是我的观点。我从来都没参加过任何迷宫 Boss 战的……”

二人减缓了脚步，小心翼翼地自一只扒在天花板上的巨蜘蛛下方经过。那只怪物身上的纹路比外头雾里的蜘蛛还要紫上许多，等级也是直接加了个 10。她们俩可不会贸然惊动对方。

迷宫区域的魔物在除去最终 Boss 以外，主要分为固定路线魔物与自由行动魔物两种。方才的幽灵武士便是只会按照规定路径巡逻，攻击警觉范围内敌人的固定路线魔物；这蜘蛛的分类虽然尚不明朗，但先前的那些鬼薙刀一看就不是什么会安稳老实走特定路线的怪。白夜急中生智才用从竹取这获得的爆破箭矢吸引了那玩意的注意力。

要说……能自己行动的武器一般都不会弱到哪里去，但也更是杂得不能再杂的小兵。“你说，鬼武器在击杀后会不会掉落武器？”她异想天开地问道。

“怪物的掉落物……应该无论如何都不会包含装备的。”

白夜点了点头，不过她从来也没想过去挑战那些强度不明的自行走兵器，倒不如说在这里能被白夜稳定击败的也只有死亡时会自爆的孔明灯外型魔物“不落灯妖”罢了。

随即，她像忽然想起什么般略抬起头（显然只是演技），向琳然道：“对了，琳然。我刚刚在松林里好像打到了一个镶嵌魔法。本来想着就是要送给你的。”

“镶嵌魔法？是……什么样的？送给我吗？”琳然略显吃惊。

“嗯，我想送给你，毕竟我自己根本就用不到这种东西……。这个好像是能学会定位法术，只能对单体生效，而且只会有 5 秒的有效期间。”白夜打开系统视窗，对着技能详情文句念道，“好像……确实是没什么用。”

“应该是会有用的。这种工具类的辅助魔法总会在关键的时候派上用场，就像之前我也学过让烹饪用的厨具不爆炸的魔法，想着我其实也不会做法，没什么用处。结果，我因此成功阻止了竹内一个餐厅的高压锅爆炸……”

“我感觉那个更多的是厨师自己的问题。”白夜评论。

“五秒钟的话……虽然是定位，可这个定位是通过什么方式显示的？技能详情里应该有描述定位形式。常见的有对使用者发光、直接使使用者感知方位、显示在系统地图上等。”琳然询问道。

白夜又看了一回，答道：“好像是显示在系统地图。”

“那确实……类似的魔法我有学过，但是是只对好友生效。能看到最后见到的我列表中好友的坐标……”

“你修了这样的魔法啊。”

“啊、呃……嗯。”琳然略微有些尴尬地低下了头。她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谅璃”居然会指出自己魔法修习方向的可疑之处。

“琳然……就，我这么说真的不是针对你。”白夜略有些卡壳，但还是清了清嗓子，确保周围暂时安全，拉开了又一扇纸门，“这件事情，也就是这一系列的凶杀案……本身是和你一点关系都没的。你能前来帮助我，甚至能随着我一路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哪怕知道自己其实很容易在这里阵亡。我非常、非常感激，我不知道自己除了送你这个镶嵌魔法之外还能有什么途径表达我对你的感谢。但是、但是……这一整个调查的过程，甚至是包括竹取失踪这件事……我的确记得你和竹取确实先前就认识，但你们二人的关系怎么看也只是饭友而已。”

“嗯，谅璃桑是这么看的啊……”琳然的应答声轻了许多。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很不解。那个玫红色短发的初中女生好像是自己就对这件事情充满了莫大的好奇，而小鸟游姐姐能来帮我主要也是因为竹取曾经是咖喱乌冬面的成员，算是小鸟游姐姐自家的人。我一直都看不透，是什么让琳然你……追随我们到这里，一直跟进这场案件，一直走在调查前线的位置。”

“……嗯。”她的声音，几乎快要听不见了。

“我平时……只是不想将我所见的事情说给任何人听。”白夜说罢，停顿了好久，“但我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因为……万一忘记了某个重要的线索或是迹象，我将吃到的会是你们一般正常人想不到的亏。我把你们每个人身上的所有疑点都记在心中。”

“谅璃桑，我……”

“你是……想要解释吗。”白夜淡淡地问。她的语气甚至都不像是在询问琳然的答案。

“不、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解释。我原本以为我快在词音妹妹面前暴露了，但我……我没做好准备，我没想到最后点破这些事情的居然、居然是……”

“最人畜无害的黑羽谅璃，是吧。”白夜直接抢话，“我又不是黑羽谅璃。我本身就不是好人，我罪大恶极。”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哦。你说，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 TBO 新交的朋友最好的闺蜜被人给杀了，结果我最后一点忙都帮不上，连我朋友在哪里都无从知晓。我没有脸面对她，这是我的失误，这是我的错误。”

“可又、又不是你谋杀的……等等、你说竹取的闺蜜？！谅璃你、你是指什么意思？”

“小岛八百奇货屋的店主，小岛由亚，竹取最好的闺蜜。被人杀害了。”

“她……她该不会是，NPC？”

白夜没有说话。琳然心里咯噔。

琳然大悟，深深地叹气：“所以，竹取才会……消失的无影无踪，把我这种纯粹的饭搭子都删好友了吗……”

“但总之，琳然……这么说虽然非常地不礼貌也不友好，但我从来也没打算做一个礼貌友好的人。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私心在跟进这场案件；但我，不信任你。”

琳然深深地低下了头，没有做半句狡辩，就这样默认了白夜所说的一切。

“嗯。”

她果然是无法在任何人面前藏住自己的小心思啊。

“我想要把这个水元素的镶嵌魔法赠予你，并不单单是因为我想要感谢你随同我到如此危险的迷宫城堡里来。”白夜再次平淡地解释道，“我认为你知道为何我会觉得你需要它。”

“……谢谢你，谅解。”

“不要叫我谅解，我的名字不是谅解。”白夜皱紧眉头，“当然，我也不知道你该叫我什么。要不……你就继续叫我谅解吧。”

就在这一刻，二人头顶的木质天花板忽然落下几粒灰尘。白夜听闻某种类似脚步的奇怪响声自头顶传来，浑身瞬间激灵，以最快速度推着琳然扑向了一旁，自己顺势受身翻滚立起。与此同时，原先二人正上方的天花板刹那被劈散至四分五裂，无数木片石块伴随着一团硕大且看着有尖毛的黑影拍落而下，扬起一阵卷积碎屑的灰尘。白夜甩起长弓击飞一道朝自己射来的尖刺，接着又朝墙跑躲过紧随而来的一系列穿刺射击。“跑!!”

琳然听白夜如此喊道，赶紧抬杖先施放出防御罩再说别的。白夜双脚上墙猛踩，整个人仰面飞进了琳然的法罩后方。随着又是几道尖刺将琳然面前的法罩捅出大面积的裂纹，二人就这么面朝前方那从二楼杀下来的未知魔物身边快步倒退，接着由白夜率先转身冲刺清道。

先前挂在天花板上安睡的蜘蛛被猛然惊醒，刚要跃下来袭击白夜便被白夜预判式一根提前准备好的蓄力箭射入躯体，被钉在了天花板上。闪身躲过一道自蜘蛛喷出的紫色毒液的白夜又是赶紧搭箭，向着前方恰巧拦住去路的两只不落灯妖放去弧光迁散。一道拖着白光的箭影霎时分为三股，又裂为九道，数道细线接连穿行飞驰，数次打穿了这两只浮空纸灯笼的外壳，施放出火元素的自爆。

“糟糕……!”

◇「不落油纸×3」

◇「不落灯芯×1」

◇「锡安×18」

虽然是成功干掉了。

刹车不及的白夜直接脸接两坨火球，瞬间沾上了烧伤异常状态，血量倒是只扣了约 18%。琳然此时正聚精会神地边跑边对远处那射刺的黑色魔物施放分析魔法，并未照顾到跑在前头的白夜。白夜一瞧情形，自系统背包中取出芝士面包片囫圇吞下，再拿了瓶疗愈清露，祛掉了烧伤状态。饱食度才到 93%，还得再吃些东西才行。

自后方倒退撤来的琳然与白夜撞了个背对背，将白夜手中的鱼丸串和香菇串（当初和伊一本正经地给自己塞了五根不同口味的关东煮串……）撞得飞出去落在了地上。白夜爬去地上捡起了食物，接着便被琳然使劲扯起，二人跌跌撞撞地躲进了一旁的小房间。

“琳然我记得这里也是死路吧里面就一间房间了。”

“前、前头好像也变成死路了！我记得之前那里是没有雕塑的……呜啊、!”

“它又来了!”

纸门外直射进来几根黑刺，打在琳然提前召唤的反射水珠上，弹射回房间外的走廊。两人不管

三七二十一，直接走另一道门躲进这尽头的房间。里头的房间结构果然未曾变化，仍是死路。

“这东西……”琳然气喘吁吁地讲道，“它甚至都不是精英怪，就是个巨型蜈蚣……！”

“蜈蚣、像那样长成一团？”白夜想到那黑影正是巨型蜈蚣蜷缩成球，寒毛都随之竖起。

“我们怎么办？！”

白夜望向距离自己最近的那面墙，指尖上前触摸。纯木。

随即，她灵机一动：“琳然，你会锻造吗？”

“锻造……？！锻、锻造什么、我的锻造只有2级……”

“随便什么近战武器，多小都没问题！！”

这最后一间房间的纸门也如同……纸门，般被那庞然巨物的头部冲破。

◇ 大百足 - Lv35

但她们二人不会应战。事实上，这条名为大百足的巨型蜈蚣确实不费吹灰之力地就冲进了房内，却一头抵在了琳然事先准备的防护罩上，将法罩撞碎的同时，自己的身躯也跟着回退出去。

琳然就在这短暂的间隙内成功用自己背包中的不明石块锻造出了一把“花岗岩短剑”——原来是花岗岩。白夜见琳然所锻造的武器成型，立即自她手中抢过那把短剑，边转过身用空闲的另一只手将琳然使劲扯来，手中短剑的剑刃也在那刹那对准了面前的墙壁。

“准骑剑法·多重疾驰刃。”

几道灰色的剑影快速接连闪出。白夜与琳然在后方大百足第二次冲撞的千钧一发之际冲破被石剑斩碎的木墙，来到了墙后的空间。

“谅……谅璃！？刚刚你那是、……”

“练过别的武器。”白夜回身，将短剑全力飞掷出去，却是剑脊砸中墙洞后方的大百足。“不好意思，晚点赔给你素材。”

或许是通过某种机制检测到迷宫地形遭受破坏，四面八方那些不起眼的墙角小框被接连顶破，从中钻出统共至少十只长着两对细长尖脚的黑煤球状怪物，一半涌上墙壁的裂口，跃上意图穿过墙洞来到这一侧的大百足开始一通嘶吼，另一半则冲向了距离更近的琳然。

◇ 付丧煤块 - Lv21

“噫……！！”琳然瞧见这些比拳头还大的无脸黑球带着这么多根脚跑了过来，直接汗毛倒竖，整个人冻结在原地。

白夜举起长弓，几箭射出都未能命中，喊了声“往我这跑！”，抢到琳然面前将一只煤球怪一脚踢飞。琳然反应过来，头也不回地转身就逃，那速度可比先前从大百足那儿撤退要快上不少。

大百足几口使用尖牙咬碎两只煤块，散出两团黑烟，这下看来它短时间内是顾不着两人了。连弓都没来得及背上的白夜刚想要跟着琳然一起撤离，余光瞥见煤块朝自己的后背跃来，赶忙朝前面的地面跪去，跟着贴地滚动几圈，而后起身欲跑。但还只是迈出了左腿，右脚后跟就被煤块咬中。“呃呜……！！”钻心的剧痛。这么痛是怎么回事？TBO 不该是只有 1/4 的痛觉才对吗？！

她马上自后背的箭袋拔出一根箭，俯身对着那煤块便插了上去，这小巧漆黑的恶魔却纹丝不动。白夜朝旁横跳躲开另一只煤球的跳跃撕咬，眼见右脚这只仍旧依依不舍地紧抓着她的脚腕，着急地拔出插在它身上的箭矢，再次朝它刺了好几下。这东西的血条……甚至都没能掉下一半。

只能先带着这家伙跑了。

自琳然那边飞来了一道算不上宽粗的水柱，冲跑了白夜后方的一大堆煤块怪物。白夜强忍右腿传来的猛毒般剧痛，带球疾跑向远处等待自己的琳然。跟着琳然法杖附上水元素魔伤对着白夜脚上的煤块猛砸一下，这才将它给彻底击碎成一缕黑烟。

白夜猜到琳然嘴中念叨的是恢复魔法的咒文，立刻制止道：“先跑再治疗！”

“好、！”

白夜与琳然一前一后地在走廊狂奔。虽然在 TBO 中受到的皮肉伤会很快痊愈（角色身体的受伤程度与角色自身的生命值无关），右脚仍旧传来了不小的疼痛感。“那个、琳然，我好像中毒了。”说出这句话的同时，白夜也瞥见了自已视界左上角，位于生命值旁的那个中毒异常状态图标。

“啊、好的。”琳然将这直接视为了需要魔法治疗的请求，双手抓着法杖左右张望几下，将身旁一道翠绿色的拉门半开些许，确认里头安全后便摆手示意白夜过来，自己先行钻入房间内。

两边的长桌与各自桌面上摆着的花瓶中插着许多像是人造物体般艳丽的鲜花。白夜拖着右腿直接挑了左边的桌子一屁股坐下。

琳然朝着白夜举杖，轻念：“嗯……请稍等。”

伴着琳然念出了似乎是有四段的咒文，白夜的右脚跟处被柔和的，好似散发着晶片的青白色光芒所覆盖，不一会儿便没再疼痛。“谢谢你，琳然……帮大忙了。”

“嗯……没事。”对此，琳然只是浅浅地笑了一笑，“那个、怪物可能还会发现我们。要先往远一些的地方转移吗？”

这间房间并不与其他的隔间相连，唯一的出口便是方才的走廊。留在这里对她们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处，除非……

白夜打开了小地图。虽然在迷宫区域中，她只能瞧见自己方才在 5 分钟内走过的路线，但这里……绿色的拉门、宽敞的空间、三面挂着字帖的墙壁……从小地图内，她也确信自己与琳然恰好遇见了“安全房间”。

“没事，我们在安全屋内了。这里绝不会有魔物的。”

“啊、”琳然的视线有那么几秒钟并未聚焦在任何实物上，想必她也是打开了系统小地图，“哦哦，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白夜深呼吸一番，“我该问清楚了吧，琳然。我觉得或许这是最好的时机。”

琳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的脸庞甚至都未闪过些许的疑惑。想必，她和白夜一样……对方才二人之间的那段对话“耿耿于怀”吧。

“我可以听听吗？琳然，有关你究竟为何要帮助我们调查这场案件。”

“真的……非说不可吗？”

琳然的语气，无助中透着悲伤。

不再紧绷，不再惶恐，更多的却是一种好似面对注定的坏结局般的释然。

“嗯，毕竟已经和我走到了这里了吧？”白夜略低下头，“假设我们在这游戏中只能死亡一次，那我们该已是同生共死的莫逆之交了。虽然……我也知道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过路人聊了两句因此碰巧相识了而已。但……至少，我想听听看。”

半晌的沉默。

“不是作为质问……如果琳然你真的不想说，我可以接受。我会不再去问。”反正，好奇心从来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白夜对这条虚假的道理可谓深信不疑。

“没事。我……可以说。”带着些许坚定，琳然的嗓音提高些许。

就算已经猜到自己的说辞说不定能动摇始终不愿开口的琳然，但在她终于决定坦白的那一刻，白夜还是略有些惊讶：“……没有关系吗？”

恐怕，更多的是这种“好奇心居然能够被满足”的落差感。心中存在疑惑——疑惑能够被解开，这种体验白夜没有经历过多少次，自然也不会嫌多。

“是呀……谅解桑。没有关系，本来就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只要你愿意听我的胡言乱语……我愿意告诉你事实。”琳然手中与地面垂直的高大法杖，逐渐朝着前方倾去，被琳然那冷汗所沾湿的右手所紧握，软绵绵地悬在了半空，“你可以答应我吗？不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除了……神来社词音。她好像早就已经发现我另有所图了，也算是我对她舍身救下我的感谢。答应我，谅解桑，至少在这场案件的真相——在我们都无比在意的那个真相水落石出前……别告诉其他人。”

“嗯，我答应你。我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说，甚至包括神来社。”白夜投射于琳然侧颜的视线，事实上也并不炙热。她也只是想要知晓这背后的那条答案而已，“你和神来社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不要找我。”

“……”琳然仍旧用身子的一侧面对正坐在长桌桌面上的白夜，“你应该有猜出来吧，我其实出生在非常富裕的家庭。我……不被家里允许做许多的事情，我的童年几乎也都是在父母的严厉教诲与严格管控下度过的。我从小就看到自己身边的同龄人兴高采烈地谈论流行文化，她们日夜追的新番新居、爱不释手的手机游戏、宁可付天价购买火车飞机票也要去粉的韩国舞团……我都不理解，我完全不理解她们世界。

“我这么说的话，很奇怪吧？我居然从来都没有尝试过对她们而言可称习以为常的每日活动。你是不是甚至都很困惑，那我每天都在做什么？所以……我对此产生了一股极其强烈的执着。我喜欢……我痴迷于，‘窥视’她们所怀抱的内心思绪，我喜欢去猜测她们做那些事情的理由，我近乎癫狂地去观察她们因为享受自己所做的兴趣爱好而展现出的那兴奋、激动、快乐的样子。我……发现，就算我能支配的零花钱比我所在的贵族学校的任何同班同学都要多，名牌衣物、贵重首饰、最好的笔记本与最高质量的水笔、铅笔，我居然……我居然产生了‘羡慕’的情感，我羡慕她们就算不通过挥霍钱财也能收获货真价实的快乐，我……开始嫉妒她们所有人，我想要学习她们所做的一切，我想要竭尽全力地尝试成为这些明明我从来都是认为低我一等的人……”

“注册 TBO 然后获得公测名额这种事根本就是在预料之外的，就算没能获得名额，像 NeuralLinker 这种便宜的设备我甚至可以给我的全班同学人手买一套。但……我学着班中对网络游戏有所追求的男生，跟他们一样注册了《月星-Online-》这个我之前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游戏。你知道为什么我的等级才只有 9 级吗？不光是因为我身为辅助升级很慢……实际上，公测第一天我就得知自己获得了名额。我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去别的 MMORPG 学习各种游玩技巧，我发现自己什么作战方式都无法掌握，所以我开始尝试帮助那些能够作战、比我更强大的玩家。这样……我也好更多地了解他们在游玩时都会做些什么、意图得到些什么。我因此成为了软辅玩家。直到我认为自己有最基础的辅助技巧，能够对团队派上用场后，我才初次进入了 TBO。那已经是公测第三天的深夜了，我在那之前的 72 小时内，为了快速升级到能够参与那些游戏公会副本团战的程度并积累实战经验，连 6 小时都没睡满。没错，在这之前……我几乎是不会玩电子游戏的。

“我……其实也会窥视其他玩家的背包内容物。你知道吗？TBO 内的玩家是可以学习魔法隐藏自己的真实元素属性与等级的；我甚至学习了针对性的魔法，看破对方与此相关的真实信息。我……谅解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做，纯粹是因为过剩的好奇心，纯粹是因为嫉妒她们……”

想要知晓有关她们的一切隐私与秘密，想要试着让自己尽可能成为与她们相似的存在。那天我在药水店瞧见了受伤的 NPC，我的第一反应是立即对她使用了背包窥视魔法。在魔法的光效照亮那片阴影后……我才发现，那个 NPC 已经死了。所以、我才尖叫起来，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被误认为凶手，就在你们进屋之前朝着柜台丢出了窃听魔法。那个窃听魔法能够维持 12 小时……我在那之后，便找理由逃出了房间，并跟着你的闺蜜勿栖离开了现场。

“后来，那位姓方的玩家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我的窃听魔法与背包窥视魔法所留下的痕迹。她用不了多久就会开始怀疑我，因为在场的水元素玩家除了我就只剩下绝对清白的那个月见花绫栾。我很想尽早查明这件案件的真相，因为我无法向她们坦白我学了这么多偷窥隐私用的魔法的事实……就算我说了理由，她们也不会理解我。她们绝对不会。我只有尽快调查出这件杀人案的真相，才能……才能为我自己正名。所以……我才选择帮助你们调查。”

寂静的房间内，二人久久不语。

“抱歉，琳然，我好像听了什么不该听的事情。”白夜撇过头去，不敢看向琳然，“我希望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讨厌我……”

“啊、嗯……没事。我不会。毕竟……我是第一次，跟别人提起我心中的这些秘密。好像……”琳然的嘴角，微微地上扬，“终于将这些都说给另一个人听的感觉，也挺好的呢……”

——我终于不再是那个躲在阴影中偷鸡摸狗，不敢面对自己的懦弱之人了。

“谢谢你能将这些告诉我。你、嗯呃……”

“我知道你不信任我，谅解。但……我信任你。我其实对你们之间的所有人都有警戒心，我认为你们之间的任何人都迟早会怀疑到我的头上……但、我唯独知道谅解你，绝对不会背刺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想，但……”琳然深叹了一口气，“或许我在见证你这样拼命地想要找到竹取时，我就彻底信任你了吧。是不是很没有原则很没有戒备心啊？我这个人。”

“你居然这么信任我。……”想到自己甚至都未能向琳然坦白自己的真实姓名，白夜略感到一丝羞愧。

但……也许琳然只是在演戏吧。虽然不知道她在坦白这些后还有什么必要装模作样，但白夜没有那么容易对另一个人放下戒备心——是的，与这个琳然不一样。

在这之前……自己，还要继续尝试了解对方的“真实”。既然自己已然身处这由妄想所构成的世界，那么解决这种问题的途径也自然明朗。

与初来月星世界那时一样，她再次做出了相同决定。

那便是：去“试着”信任琳然。

“琳然……要、继续探索迷宫吗？”白夜的屁股离开桌面，缓缓朝琳然走去，“我们……我们两个一起。”

“好啊，我们两个一起。”琳然的脸终于转向了身旁的白夜。她那抹微笑的上方，两行眼泪涓涓流淌。

白夜的眼神一晃。活在恶意与悔恨中的她自然难以理解为何琳然会哭泣，但她终究还是被冲破了防线。

“那个，琳然……对就是，我刚刚也有告诉你的。嗯……我的真实姓名，其实——”

她们在简单的整顿后离开了安全屋。

不知是在这半个小时内又兜了多少圈子，潜行了多少条走廊，在惊动又一批魔物后，她们再次挑了个支道拔腿就溜。

逃跑过程中，琳然似乎察觉到面前的空气流动方向有变，随即指了一个方向让白夜同自己朝那儿跑。

尔后，两人顺着前方那似乎有微风吹来的转角飞速跑去，在几个拐弯后冲入了面前那道苍白的薄光。瞬间，凉爽且湿润的新鲜空气涌上白夜的面庞，稍稍化解了在城中不断潜行周转所造成的紧张与压迫。

所以这里是……室外。

但，这里的雾似乎要比进入迷宫前所见的要淡上许多。

琳然在白夜后方踏出这扇敞开的小门，双手撑着膝盖气喘吁吁地问道：“是、是户外，我们难道不小心跑出来了？”

“不，我感觉这儿应该还是迷宫的内部……这里，是城堡的中庭吗？”白夜试探性地朝前走去几步，望向四面的城堡高墙。这边见不到魔物的踪影。

——唯独庭园的中间耸立着一棵巨大且色泽妖艳的樱花树。

在白夜的目光定格在那棵樱树上时，她也在同一刻知晓了那樱树实为何物。

“我们……琳然？”白夜压低了嗓音。

“谅、白夜桑、怎么了么？”

“这是迷宫 Boss，我们不小心跑到 Boss 决战场地来了。”

琳然听后瞬间大惊失色：“啊？！这么轻而易举地就……啊？怎么可能，我们现在已经在 Boss 房间了？”

“似乎是这样没错……”白夜抓住这一机会多深呼吸了几口微凉的空气，摆手道，“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室内比较安全一点。我不知道这东西会不会突然攻击我们，射程又是多远。”她指的显然是那棵诡谲的樱树。

与其对视之时，她瞧见了“伊赋夜妖樱 - LV40”的字样。与其它魔物完全不同，这次的魔物信息直接悬浮固定在了白夜视野的正上方。她料想，既然出现了如此见所未见的名称展示方式，那便预示着面前的大樱花不是什么简单的精英怪而已。

这样的存在，必然会 是迷宫 Boss。

“奇怪，我明明记得薙峯霞林的迷宫最终 Boss 是一个人。”在白夜意图回到门内时，琳然如此小声嘀咕道。

白夜的脚步停滞原地。她也依稀记得勿栖曾告诉自己，镇守这座日本古城堡的是被称作“剑圣”的人形魔物。可惜就连勿栖都没能记住那 Boss 的全名。

——所以，二人身后那樱花树又到底是棵什么东西？

“因为我有听说一则谣言，说是击杀了剑圣就可以掉落什么有关看破其他玩家某种隐私数据的魔法，还恰巧是哪个我尚且没学会的种类。……抱歉，真的、我简直恶心到不可理喻吧。你看，我关注的都是些这种东西……。”

白夜摇了摇头，立即回复琳然道：“我不这么认为，我知道你也有自己的苦衷。我不会觉得拥有这种渴望是什么糟糕的事情，更别说到了恶心的程度。这世界上，没什么人是真正的君子。”

“嗯……谢谢你能这么说，白夜。”琳然咽了口口水，继续讲道，“总之……嗯、我是听到了这样的

情报，所以才会对剑圣这个 Boss 的外貌有些印象。他们特地有在那时提到剑圣是人形魔物，非常人形的人形魔物，就像是 NPC 一样。”

“宛若 NPC 的样貌啊……”她思考数秒，“那怎么想对方也不可能是一棵树了，这东西所以只是个精英怪中的精英怪吗……”

不不，这不是自己应当在意的细节。就算对此拥有那么一丝的好奇心，白夜也知晓自己不该将其付诸行动。因此，在片刻的迟疑后，她又接道：“还是先进去吧，我们本来就不是到这里找什么 Boss 的。”——她嘴中重复着这项提议，率先回到了城堡室内。

琳然则紧随白夜身后。

而正是由于从原路返回时产生了视角方向的转变：顺着来时的反方向远望而去，尽头的墙壁留着一道显然是经由人为破坏造成的痕迹。白夜皱眉，似是迫切地想要确认何物般向那里小跑而去，但墙体上的那数道裂缝却在她抵达前便自我修复成了完好如初的模样。

“白夜桑是发现什么了吗？”

“嗯。”随着琳然跟来，白夜指向前方整洁的木墙说道，“刚刚这里有被破坏的痕迹。绝对是人为的，我怀疑是玩家。”

“那这意思就是……”

白夜询问：“琳然知道这座迷宫被破坏的墙体要多久才会自我修复完毕吗？”

琳然摇了摇头：“这个是我的知识盲区了……但应该会在 10 分钟左右吧。”

“总之不会超过半小时吧。”白夜猜测到，一边自顾自地朝着来时的方向迈步走去，“事实上，要验证这种问题也有个更简单的途径……”

“嗯嗯？”

琳然跟随着白夜前行，两人在拐过数个转角后，便来到了一处两边展示着挂画的房间。而在房间的中央，俨然是一个只有白夜半身高的小洞。

“看来迷宫区域的地形……自我修复速度确实很快。”白夜轻轻地闭起眼，向琳然说道，“我觉得我们正在找的人……会自己出现。所以只要等在这里就好了。”

无窗的卧室，四面木墙上挂着大小各异的卷轴。房间另一侧孤单的长桌桌面如同被洗涤一空般整洁，仅摆着一盆略有些枯萎的插花。

并非薤峯霞城的隔间。伴随着久久回荡于脑内的震荡感，二阶堂才新自地铺半坐起身。

“啊……真痛。这个人，出手完全不留情面呢。”

没错，自己在与小鸟游清紫的对战中耗尽生命死亡，并于最后记录的重生点复活了。这里是公会“津风礼社”的内厅侧房，才新自己的卧室。

同时也是公会三合院中最神秘的，罕有成员试图踏入的房间。

敲门声恰好在此刻响起。四下急促的清脆敲击，跟着两记缓慢的叩声。

“进来吧，绫栞。”这是才新告知绫栞的敲门暗号——虽然说，这种音量的暗号也很容易被其他人听见，但才新料想其他的公会成员也不会试图挑战自己的权威。

随着原木所制的门扇被绫栞缓缓拉开，才新也从床铺上起身，在那张空空的长桌旁席地正坐。

- 月见花 绫栞 -

“是有什么事要汇报吗？”

“我基本已经确认了嫌疑最大的玩家。”绫栞说罢，并未急着继续说下去，仅是慢慢走到了长桌的另一侧，就那样直立着，低头凝视起始终未曾抬头的才新，这才再次开口，“会长，我已经敲了三十五次门，你全都保持沉默。这是第三十六次。”

“嗯，我方才在冥想，最近需要我照顾到的事务比较多。”才新面不改色地撒谎道。

“我调查到有一所名为凶染 Rhyme 的塞壬区域公会意图窃取连锁核心，他们的嫌疑很重。而且，我得知他们在竹内町有内应。”

才新的表情并无波动。她表现出消化新情报时该有的模样。

“会长，对此你真的什么都不知情吗？”

“那是自然。所以我才会派你进行调查，这件事情一直在被韵笈才浅压下热度，我有充足的理由怀疑是他们的人做出的行当。而且你也清楚，连锁核心原本的买家便是韵笈才浅的管理层人员。你难道就肯定东西不在他们手上吗？”

“……”

“不过你提到的那个什么凶染公会也很有意思，你是说……有其他区域的势力瞅上了属于我们区域的蛋糕？那确实也存在不小的可能性，但目前绫栞你掌握了多少讯息？这条情报可信度高吗？”

“会长，我从来都没告诉过你连锁核心的原买家是韵笈才浅的人。”

“哦，因为这非常显然吧。”才新直接解释道，“有能力搜寻到有关连锁核心下落的情报，甚至支付金钱进行购买的人，十有八九来自韵笈才浅。”

“这太牵强了，会长。”绫栞摇了摇头，“那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怀疑一大票玩家。”

“所以我们才需要尽可能收集更多指明真凶的情报，你要知道如果真的是韵笈才浅的人杀了那药水店的老板娘，然后又试图制止这桩杀人案的传播，这会对她们的威望造成何种程度的冲击。”

“会长，我对你计划对那群中国人做的事没兴趣。我只想知道，华怀周游道被精英魔物闯入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去询问了在那里被袭击的玩家，那所谓的精英魔物来自飞鸟泉。最令我震惊的是，那魔物的身上还存在被符札切割所留下的段痕。我所认识的使用符札进行战斗，且有能力驱赶精英魔物的玩家，只有会长你一人。”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绫栞。我也不是第一个使用符札战斗的玩家，你很清楚这一点吧？而且我这两天根本就没有去过华怀周游道，更没有能力定向驱赶任何精英魔物。我并没有丰富的PVE作战经验。”

绫栞深深低下头，双拳紧攥。她的身体开始剧烈地颤抖。

她的认知被动摇了。

她的良知被动摇了。

她，无法面对眼前明摆的真相。

“……不、不可能，我不接受。我从来都、甚至……不想朝那种方向去思考。但是你、你平时从来都不会向我解释那么多的。到底、你到底瞒着我什么，会长？”

明明才新至今对绫栞所言的皆是些虚伪至极的言论，甚至是生怕绫栞看不出她在撒谎。

这根本就是情绪勒索，才新一直都在试图让绫栞接受自己在被深度利用的境况。这……明明自己从来都能猜到她的究竟意图做些什么，但……自己、自己为什么会被她利用至今？

绫栞皱紧眉头，追问道：“会长，你告诉我实话吧。你方才到底在哪里？你并不在房内吧。你是通过复活回到这里的吗？”

才新并未回复，淡淡地说道：“我自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这些本来就不在你该关心的范围之内。绫栞，你只要做好我吩咐给你的任务即可。目前你都做得很好。”

“是的，我真的很需要你的鼓励，尊敬的会长。”绫栞冷言冷语地回应。

“那么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绫栞你该离开我的卧室了。”

绫栞的表情似乎是因那些微的讶异而颤动了一瞬。随即，她假笑着点了下头，一向都不存在光泽的目光又有些许涣散。

“我没有什么事了。遵命，二阶堂才新。”

才新终于抬起了头，但就算如此——她们二人的目光也再未碰撞。

“感谢你至今为止对我的照顾与赏识，与您的合作非常愉快。”绫栞义无反顾地转过身，朝着卧室门口的方向走去。在离开房门的那一瞬，她驻足原地，平淡地告知才新：“我会退出津风礼社。”

“你真的要退出吗？”才新几乎是立即问道，“你知道你这样冲动的决定意味着什么吗？我不会生气，但我希望你仔细思考一下自己是在试图做什么。”

绫栞迟疑了。仅此，她便迟疑了。

但……紧闭起眼的那一刹那，莎娜的尸体再度闪现于她的脑海。

她，绝对不会忘记是谁协助制造了这一系列的悲剧。

自己为的是不被任何人所利用。

就算自己注定会被人利用……

至少，要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

现在的自己，并未走向任何程度的正义。

因此……她再度明确了自己前进的道路。

“我比谁都更清楚我自己在想什么。我的意志任何人都无法掌控，就算是你也一样。”

“哪怕，我能帮助你找到正确的道路？绫栞，就算是换做其他人，他们最终也只会利用你，但只有我知晓仅属于你的优势，你可以为我所利用，我会让你成为竹内町秩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可笑至极，你还能将我引领至正确的道路？正确的道路是什么道路？”绫栞愤怒地转身反驳道：

“我实话告诉你，你给不了我想要的，我从来都没想要掺和任何玩家政治。不要自诩善人了，不管是你也好、韵笺才浅的管理层也好，你们这群人让我感到恶心。”

“所以……你确定自己要离开津风礼社。”

“我不想重复我已经说过的话。”绫栾的目光，此刻并无温度。

“真是没办法呢……”才新叹了一口气，缓慢地站起身，面向绫栾，“可我不会允许你离开我。你是我至关重要的棋子，我希望你能明白这点。我无法接受你的离开，我需要你，而且我只需要你一人。我希望你明白这对我、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我当然知道。……”

绫栾紧咬自己的下唇，直到鲜血自牙缝中涌出，直到自己的牙齿深深嵌入自己的嘴唇，将唇肉整块咬下。随即，自己的肉体在程序的帮助下恢复至完好无缺的状态。

剧烈的刺痛，能让她的神志无比清醒。她甚至希望自己对疼痛的感知能够更加清晰，更加高效。

“……但对不起，我宁可自己什么都不曾知晓。我不会追究你在这场杀人案中所背负的责任，但我也不会原谅你。我选择切断与你之间的关系。才新，再见。”

“那这是我最后的尝试了。或者说——月见花绫栾，如果你试图离开津风礼社……”才新淡淡地微笑着，面向绫栾敞开了双臂，“亲手击败我。然后，我会许可你离开这所公会。”

那一刻，绫栾的视线凶猛颤动，起初不敢直视才新的目光……最终还是定格于才新的胸口。

简直像是她要试图拥抱自己一般。

简直像是……自己略有一丝的犹豫，都会放弃心中的正义，心甘情愿地重新扑至她的怀中。

像曾经一样，被她继续利用下去——成为才新的棋子，成为才新手中的王牌。

随即，她抬起了手中那柄通体漆黑的火绳枪，上膛、点火，干净利落地一枪射穿了二阶堂才新的心脏。

“我干什么需要你的许可？这枪只是为了让你明白一件残酷的事实：没有了我，你什么都不是。”

绫栾将手中的火绳枪随手抛向了房间内，转身离去。

在这月星世界，她从未感到如此轻松。

- 7af9.53d6.6708. -

黑暗。纯粹之黑。眼前显现的是那道被灰色所掩罩的模糊光芒，我却仍只是感受到彻底的漆黑。

身体剧烈疼痛……方才受重伤之处痛彻心扉。此刻，我已不再像先前那样去抚摸自己的伤口，那里此刻必定安然无恙。

我早已习惯。我默默地望向早先耗尽能量，此时已经累积起充能点的五枚重生锚。若是锚点无法自然充能……我便算是在这次用完了所有的重生机会。

我绝不可能失败。已经死去十四次的我绝不会失败——明明，是这么认为的。

已经战斗了 15 回，死去了 15 回。再这样下去……无论再重复多少次都是没用的，无论如何都是赶不上的。

那个著名传闻……只要击败“剑圣”御天真正伊赋夜守，即可获取能够觉醒“看破血罪”镶嵌魔法的特殊掉落物……

只要利用这个魔法，我就能窥见任何玩家此生杀死过的全部人类，这包括其他玩家与所有的 NPC。

我朝前再次行进。就算知晓毫无胜算，我依然前行，朝着“剑圣”所在的方位前行。

迷宫中的魔物阻止不了我。

迷宫的地形限制阻止不了我。

在亲手杀死“剑圣”后，我便有机会……验证、那则谣言的真假。

只要……获得这个掉落物……

……但是，我快来不及了。

这样下去的话，真凶会在我成功击败剑圣之前逃之夭夭。

我没有时间。我有无限次的重生机会，但我为由亚报仇的时间……快要消耗殆尽了。

我继续朝前走着。一步、一步。

真是可笑，明明拥有了一百四十四倍的生命，我却仍被时间的流逝所毁灭。

这便是我的命运吧。

我继续朝前走着。一步、一步。

始终……活在时间的漩涡之中，被黑暗所吞噬殆尽。

我无法改变由亚的命运。我甚至无法改变我自己的命运。

我继续朝前走着。一步、一步。

前进的意义……

又为何？

我……终于感受到了绝望。

就算谣言是真的，我觉醒了“血罪看破”，那又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吗？

由亚已经死了。她无法复生。

我明明是知道的。

我从来都是知道的。

我继续朝前走着。一步、一步。

木已成舟。我所做的一切……就算是现在尝试要做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行为。

是啊……毫无意义。

由亚的生命，失去了全部的意义。

因此，我的生命也失去了全部的意义。

我继续朝前走着。一步、一步。

毫无意义。

……谁都帮不了我了吧。

但我不会因此怨恨任何人。

因为我，从来都没能帮上他们。从来都没能做到。

“竹取月。”

我的脚步，停驻于此。

抬头，面前——那熟悉的存在，正严肃而担忧地注视着我。

“竹取，你……还好吧。终于又见到你了，我以为……我真的以为你再也不会出现了，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是……黑羽凉璃。

站在她身后，面容少了一丝担忧、多了一些焦急的，则是先前有在公会的食堂与我打过数次照面的玖琳然。

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出现？

为什么干脆不要出现？

为什么……你们不早点出现？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已经快彻底来不及了啊。

我……已经，走不了任何的回头路了。

“你们……”

“竹取，这里太危险了，迷宫区域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神色忧虑的凉璃，向我缓缓地走来，
“你听我一次，我们先回去，跟我们一起回竹内町……好吗？”

我不想听任何的安慰与劝诫。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凉璃，……”因此，我摇头拒绝，“不，我并不属于那里。我……不属于任何场所，任何城镇。
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让我过去，我要去杀了它，杀了剑圣。”

实际上……我承认，我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你在开玩笑……你明明没有半点胜算，你知道迷宫 Boss 是什么样的存在吧——你不要把视线转移开，你好好听我说啊竹取！”白夜心急如焚地想要上前搭住我的双肩。我向后退去，与她保持了距离。

“我……已经快要打败了。”我向她们撒了谎，“只要击败剑圣……亲手杀了剑圣，我便可以看破任何玩家的杀戮之罪。我便……”

“原来如此，原来你是为了那种东西。看见玩家曾杀的其他玩家与 NPC 的信息——竹取、你……是认真的吗？”琳然质问我道，“我也听说了‘看破血罪’的事情，但那甚至只是个谣言，根本没有人证实过它的真实性，你就如此拼了命地去挑战这个就算我们几个合力都无法击败的头目？我问你，假如你花费了那么那么多的时间，最后这个镶嵌魔法根本就没有出现，又或者说它的掉落物掉率非常低，低到就算击败了剑圣三次五次都没能出现，那你要怎么办？这不是比通过正常手段调查真凶身份更加不靠谱吗？！”

我不想听她说的话。

我知道她的意思是什么。我听信的是一则纯粹的谣言，那万一谣言纯粹是被编造出来的怎么办？万一谣言是保真的，可那个镶嵌魔法掉率并非百分百怎么办？无非就是在议论这些吧。

“因为我……已经无计可施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什么都做不到，我从来都改变不了任何事。”

我无法帮助她们调查什么杀人案。

我已经失去了我唯一想要珍惜的人，这便是冰冷的事实。

为此……再也没有必要去走寻常的道路。

反正，无论怎么走都一样。

我什么都做不到。

“凉璃，请……让我过去。如果你们不愿意帮助我……至少让我过去。”我最后一次请求道，“我一

个人去杀死剑圣。”

“竹取，虽然我自己并没有体会过……但、每一次在 TBO 中的死亡，都会是真实的死亡体验吧。你其实……已经痛苦到无法承受了吧。”

唯独这句话——唯独凉璃所说的这句话，清晰可辨。

抑或是说……在这无尽的麻木之下，仅有一次又一次真实的死亡感，才能不断证实自己依然像个拥有肉体的幽灵般活着吧。

我活着。

在那现实世界之中。

同样在这月星世界之中，我活着。

我无法承受死亡的痛苦，固然为实。

但我却……已经死了多少次？10 次？12 次？

我居然……连这都记不清了。

而且无论怎么死亡，我都会活下去。可无论怎么活下去，我都会再度迎来死亡。

此即我在这世界的生命轮回。所有玩家都会经历这些……只不过，我选择了最快捷的死亡方式。

我正试图走向的仅仅是一条自杀式的，必死无疑的道路。我无数次被推回原点，为什么我还要无数次再度出发？

……无论怎么死亡，我都会轮回转生啊。

我这样的废物，居然……能够重生啊。

为什么，由亚明明是如此完美的女孩，她的灵魂是那样纯净，是那样善良……

为什么偏偏由亚无法重生？

为什么……重生的永远都是我？

我永远都不想再重生了。

我……不想再继续苟延残喘了。我不想再度轮回。

因为这屎一样的现实永远都会循环归返。

为此，我只有逃避现实——了吗。我已无数次再度出发。我已经……

我已经……

死亡，对我而言……也不算是太糟糕的选项啊。

但那也是在我替由亚报仇雪恨之后。

——为此，我会杀死所有阻拦在我前进路线上的存在。

还是其他的 NPC。

[illegible]

我会杀死所有阻拦在我前进路线上的存在。

还是其他的 NPC。

意识到白夜吃伤的琳然仰躺在地上直接吟唱了恢复魔法。可惜白夜并没空去在意自己的生命值

是如何变动的：竹取的下一波攻势已然袭来，无数细小的短矢自烟雾中狂涌而出。她知晓这下自己根本没有躲闪的余地，与其加大受伤面积还不如杵在原地，便直接冒着箭雨向烟雾中盲射几箭。她并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命中竹取。

她最好自己没有命中竹取。

哪怕……现在的竹取似乎不会收手了。细箭击中白夜的一瞬间并未带来多少疼痛感，但她却在自己的状态栏中读出了“魔法防御降低：-15%”这条不详的信息。

“竹取，！我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在听，我不想以任何程度伤害你！”短暂的博弈后，她冲着烟雾的那头喊道。

短暂的沉默。

就在琳然第二次吟唱完恢复术的同一刻，烟雾中冲出一道黑影，未等白夜反应便持匕首连挥数刀。白夜只感到抬起遮挡的手臂刺痛数次，被这突然的近身攻击逼得连连后退。她在勉强稳住摇晃的步伐后抽出爆裂箭矢便朝面前目光凶狠的竹取插去，挥舞的手腕却被竹取凌空抓住。随后，竹取将另一只手的匕首飞掷向琳然，直接精准地将刀尖扎入了琳然的左眼。琳然只瞧见了似乎来源于自己的鲜血瞬间喷射状飞溅，伴着席卷左半边视野那片纯粹漆黑一同来临的则是洪水般的剧痛。

方才还准备起身的琳然立即双膝跪地，丢掉法杖，双手抬起——掌心接触到的是那依然留在她眼窝中的，表面流淌着滚烫液体的匕首。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白夜意识到琳然受创，却没有间隙去确认她何处负伤。只不过，竹取的这一次进攻也彻底跨过了她的忍耐界线。

“竹取，你疯了吗？！”

竹取未发一言，只是冷眼瞪了白夜一眼，而后便将白夜右手抓死的爆裂箭矢使劲抽出，插入了白夜的腹部。

“呃……！”白夜一下重心不稳，倒下的那刹那一记飞腿将竹取踢翻在地，自己却也倒在地面。爆裂箭矢受到冲击，在白夜的腹中炸散，全部的破片都刺进了白夜的五脏六腑。

“呜嗯……啊啊啊啊啊、!!!啊啊、!!!”痛不欲生。凶残的疼痛差点就让白夜失去了神智。就算是四分之一的痛楚，这也足以使她彻底大脑如老旧电视失去信号的雪花般杂乱而空白。

生命值、不好了，这下子自己的生命值……

白夜躺卧在地，疼痛使她近乎无法动弹。但她还是使劲全身力气——只为将眼球转向左上方的视界，瞧一瞧自己的生命值条。

红色的血条仍在不断缩减。

自己的生命值仅剩 5%。现在不论竹取发动什么样的攻击，自己都会因此命丧黄泉。

……自己，要死了？最后自己居然要死在……竹取的手里？

“不、不要……”

她无法想象自己是在与多么猛烈的痛楚抗争。

但她顶着腹部近乎被轰烂时该有的疼痛，翻身躲过了竹取射来的两箭。

“不要杀我，为什么、连我都……”

……果然，就算是在游戏中，大家也不会友好相处吧。

白夜在悔恨与绝望中闭上了双眼，感受冰冷的泪水自眼眶中不受控制地涌出。

对不起，谅解……

我还是失败了。

竹取缓缓地取出了一枚锥形的飞刀，用手指轻抚着乌黑的刀面。

“那么，结束了。我会当你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生命中，黑羽谅解。”

飞刀被她全力掷出，直冲白夜的胸口而去。

……但就是在那千钧一发之际，白夜的血条被什么事物给强行扯至了 30%，而下一秒的自己便被飞刀直接命中。她没有死。

意识到这一点的她，拔出胸口的飞刀，直接按原路径掷回，插在了竹取的左臂上。她可能是完全没料到这一下居然带不走白夜，双眼瞪大地后退半步，但立刻便调整心态，抽出萤火射出四支毒箭，分别飞向了尚未完全站起的白夜与后方吟唱这次中级治疗法术的琳然。

“琳然……!! ”

“好!!! ”

疼痛感已在系统的帮助下几近消散。白夜抵着残余的疼痛，自地面飞跳而起躲过两支毒箭，用血肉之躯挡在了琳然与另外两支毒箭的中间，被箭矢直接穿刺。

自己的生命值仅剩下了红条。按照削减速度，自己会在一秒后直接死去。

但她在赌。她在赌琳然赶得上。这一刻的她，为了避免注定的坏结局，将自己的生命第一次交在了另一个存在的手中。

琳然甩去了左手大片新鲜的血液，右手举杖，吟唱了比恢复魔法的发动要快上一倍的止血法术。白夜红色血条仅剩的部分被立刻转为绿色。

最后，血条的绿色部分保持在了约 15%的位置。

竹取横过弓身，对准白夜便是三箭齐飞。白夜也不甘示弱，抬手便是一道弧光迁散；三道纯白的光箭尚未分裂完全便与竹取的三支箭相互冲撞抵消，释放出三阵魔爆。

白夜意识到这轮攻击的余波仍能直接将丝血的自己轰死，赶忙朝后猛退。箭矢对冲造成的魔爆最后弹在了琳然的局部魔法罩上，保住了白夜的性命。

“快用。”

“这……是？”白夜接过了琳然推来的不明药剂，一愣神。

“强回复药，我来不及了!! ”

白夜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将药剂灌入了嘴中。生命值绿色的部分朝着 70%左右的位置迅速延展，而她也随即左腿朝后飞踢，用小腿扫开了琳然，自己则顺势摔在地面。几道剧毒箭矢与二人擦肩飞过。

“竹取她还有 87%的生命值!! ”

“怎……? ! ”

白夜对竹取剩余的生命值量感到无比的诧异，刚才那番进攻至少也该削去她 20%的生命值吧，

白夜以为自己的推断已经很悲观了？！

竹取淡淡地讲道：“这便是实力差距，谅解。你在玩家对玩家作战中，赢不了我。”

随即，她便抽出了腰间第二把，也是最后一把匕首，疾驰袭向白夜。这次的白夜吃了教训，直接抬起弓身用力砸在了竹取的手背，刀刃从对准脖颈变为了刺入自己的右肩。她则直接用脑门狠狠撞竹取的额头，将竹取撞得懵了半秒。随即，白夜便拔出自己右肩的匕首，施放了一招准骑剑法·多重疾驰刃，身体在系统的援助下开始向竹取冲刺挥剑。可惜自己对谅解的战技严重缺乏练习，连挥六次却只有两刀命中竹取。战技施放完毕，她跟着平挥匕首，划入竹取胸前，布料与血液随风飘去。

自己……在做什么。

她一次又一次地挥动匕首，一刀又一刀地命中竹取的前半身。竹取掏出炸弹想将自己同白夜炸得两败俱伤。反应过来的白夜近乎立刻夺去了竹取手中的炸弹，掷向了走廊的远处。

明明自己是来拯救竹取的。

炸弹伴着震耳欲聋的轰声卷着火舌爆炸，气浪夺取了争执中的二人的平衡。白夜趁机将竹取扯倒在地，丢掉匕首，抽出弓向竹取的背后射了数箭。

结果，却变成了这样。

竹取忍着剧痛扫腿踢在白夜的脚侧，将她掀翻在地，自己则直接在手心召唤魔法箭，翻身将箭矢插在了白夜的腿部；正欲继续召唤魔法箭的她被白夜甩来的弓身砸在腰侧，身体扭曲的刹那被白夜一脚踢远。二人近乎同时起身，双双朝对方扑去。冷兵器已经赶不上动作，她们用拳脚厮打在一起，而白夜很快便被竹取按在墙面。

“竹取，求求你，我无论如何都不想伤害你……”

“但我无所谓。”竹取攥紧右手，挥拳砸来。

她甩头躲开竹取的拳头，一膝盖踢在竹取的双腿之间，又对着竹取猛挥一拳，将她打得身子一晃。但自己尚未来得及举弓，竹取就用手肘作势撞来，直接撞飞了白夜手中的长弓，在地面弹摔数回后落在了远处。白夜抓住竹取双手，却反被竹取直接使劲拖向一旁，撞翻了走廊边的矮桌。

“求求你了，竹取……、”

竹取一拳击在白夜的肚子上。若不是游戏系统已经修复了白夜之前被炸伤的腹部，这一下简直无法想象会有多痛。

“别拦着我，我会放过你。”

“不、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再去——”

竹取闭起眼，她的身边几支魔法箭开始显形，对准白夜。

但竹取却被突如其来的一道水柱击打在身体侧面，直接被冲得飞入半空，摔在了十数米远的地方。

琳然举低了法杖，气喘吁吁地问道：“白夜，我们、我们要逃走吗？”她的左眼并未被系统治愈，此时仍旧是瘆人的黑色空洞。

“绝对不要逃走。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白夜一面回答，一面跑去拾起了落在几步之远的长弓。

“可、可我们再继续的话……竹取就、……要被我们杀死了。”

白夜愣在原地：“什……啊？、为什么？！她不是刚才血量几乎没怎么掉吗？！”

“就、我也不太清楚，可刚才竹取的血量就开始阶段性地大幅度降低……好像是、每次想要施放魔法箭的时候，她的生命值就会被转换为魔力——但这只是我的猜测，总之她现在……她现在、只……只要被我们碰几下就该死了！！”

可是，白夜不想杀死竹取。

白夜甚至都不想伤害竹取。但现在……自己难道，只有亲手杀了竹取才能拯救自己吗？

“竹取……”她极度缓慢地转过头去，眼见竹取手抄不知从哪里捡回的飞刀朝自己冲来，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

没有任何的反抗。

——竹取的飞刀被她手握着插入了白夜的胸腔。

“竹取，我……我不想杀你、——”

竹取一拳将白夜击翻在地，死死地将她踩在了地上。

此时的白夜其实可以轻易挣脱开这种程度的拘束。……但她，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若她不杀死竹取，死去的就会是自己。

自己绝对不想要死去。

但自己也绝对不会亲手杀死自己的朋友。

哪怕这个所谓的“朋友”意图对自己刀剑相向。

——也不是未曾有过啊。

自己最珍视的人用拳脚甚至锐器伤害自己的经历。

白夜只是不想要死而已。

哪怕假设白夜现在使用的仅仅是自己的身体，都可以叹一口气，毅然受死。

但坚持到了现在的她，从来都只是为了不让琼璃的身躯再度死亡。

这算是什么无聊的执念吗……？

……这种儿戏般的一厢情愿，也该放弃了吧。

“竹取，我……求你……”

琳然向后退至安全距离，不断向白夜吟唱恢复魔法。但她也未再进攻哪怕只是被最基础的攻击魔法击中三四回都会立刻被她们击败的竹取。

但……在竹取这样无情的攻击下彻底放弃了抵抗的白夜，那薄薄的生命值根本撑不住如此攻势，几乎要与琳然的恢复速度持平，甚至减少的速度都要快上一筹。

不行，这样下去竹取也绝对不会停手。就算白夜在自己的连续恢复下撑住没死，自己的魔力也已经快要见底了。

她们三人的结局清晰可见。

白夜与琳然，已经彻底无计可施。

在潮水般涌来的无尽的无助中，她们同时放弃了。

哪怕到最后一刻，也无法对竹取月下手——琳然将这视为自己无能的体现，而白夜接受了自己的懦弱不堪。

或许……这也都是事实吧。

但也就是在那本被她们当成结局的时刻……

一阵细微的尖锐声响，自靠着城沿的走廊左侧隔墙传来。

“那是……？”琳然轻声念道。

……随后，发出这轻微声响的原型徒然闪现于琳然的视野。

它在疾速飞行。温度无法估量。琳然无法看清这长条形的物体是什么，但它正在拖出无尽的赤红闪光。

尖锐的高音在眨眼之际升格为了聚爆般的暴烈隆声，拖着强大的音爆刹那便将墙壁如同鹅毛枕头般撕碎燃尽，击穿了竹取的身躯，尔后又拖着一道红光打入了另一面墙壁，不费吹灰之力地击穿了其路径上全部的薙峯霞城的墙壁，自城堡彼端的另一侧狂暴冲出。

红线随即化为了刺眼夺目的闪光，强大的热浪姗姗来迟地将远处的琳然猛吹而出，直接撞在墙壁上，背后被抵着摩擦了数米距离。这不知诞生何处，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神秘射线攻击直接将一直没来得及给自己治疗的琳然轰成了残血，但她却还是对此诧异万分：如此破坏力惊惧的攻击，居然没能直接秒杀与其近在咫尺的她，要知道她方才就只剩了不足 20% 的生命值啊。

夹杂着火焰的赤苍烈光逐渐消逝，墙壁的撕口破洞处留下焦灼的痕迹与尚未散去的闪光。

在这堆残破的木片之中，尘雾内站起一个颤颤巍巍的身影。那是距离攻击路径更近，却同样幸存的白夜。

“白、白夜！！”

琳然激动地冲过去，一把抱紧了浑身是血的白夜，“我们……我们居然活着……”

“刚才的攻击、到底是怎么回事……”白夜按住了被震荡冲击至方向感全失的脑袋，摇了摇头，“竹取……竹取呢？”

“竹取刚才，被那道攻击直接穿透了。她现在，肯定已经……”

“这样啊。……”

二人紧紧相拥，卷积着尘埃的空气被彻底的静默所吞噬。

但是，尽管如此。

再次抬起头的白夜，目光落在了正在逐渐复原的墙壁的深处——不知是城堡多么里侧的一个身影。

她近乎立刻断定，那是竹取月。

但死去的玩家，会在四秒之内化散为七彩的晶片——自己明明已经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了。

为什么，竹取月保留了尸体？怎么会这样……？

……

……不、她搞错了。

她与琳然都搞错了。

那并不是竹取的尸体。但那确实是竹取没错。

她并没有死。

“怎、么……可能？”

竹取的身影在灰尘中摇曳，几秒后忽然高速地朝仍旧贴在一起的白夜与琳然冲来。白夜大喊“危险”，一把推开了琳然，自己被竹取直接扑中，顺着另一头墙壁通向城堡外的破洞同竹取一齐朝着城外摔去。

所幸这里的层数很低。白夜跟着竹取在地上翻滚数圈，挣扎着起身，却被几道金色的箭矢击中了胸膛。——毫无痛感，却在瞬间吃掉了她大量的生命值……与魔法值。

“竹取月……？”

城堡外的浓雾很快便隐去了竹取的身形。

但白夜瞧见了竹取脸上的“那个东西”。

白夜瞧见了熊熊燃烧的火焰。金色的火焰，在竹取的左眼燃烧，宛若鬼魅且不合时宜的昼光，无声地燃烧着。

“白夜、！！”琳然自城堡的破洞处一跃而下，落在石砖路面上，跌跌撞撞地跑到了白夜的身边，同时则向竹取吟唱了生命值看破的魔法。

但也就是在那之后，琳然的瞳孔迅速缩小。她感到一阵恶寒侵袭了自己的全身，她无法理解自己瞧见了什么。她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是事实。

“白、白白、白……白夜、……”

“琳然、你是在看竹取的生命值？”

“没错但、这……绝对、这不可能，不可能，我绝对是看错了，我再吟唱一遍……啊、！”

在二人疑虑的片刻，竹取已经单手平举。一张神似萤火，却只有金色轮廓的长弓浮现于她的手心，无数箭矢被瞬间生成，射向站在原地当靶子的二人。

琳然嘴中快速念词，硬是在比物理箭矢飞行速度略慢的魔法箭来临前张开了魔法护罩，但护罩却被在瞬间击碎，箭雨像横飞的雨点般落在两人的身上，击中她们身躯的瞬间便会消散为金黄色晶片般的碎光，不留血迹；这些箭矢单体并不构成多少威胁，叠加在一起的总体伤害却高得难以形容。琳然冒着魔法箭组成的狂风拼了命地吟唱恢复法术，这才勉强保住了她们两人的性命。

但情形不容乐观。白夜与琳然连头都没点半下便默契地兵分二路朝着箭雨的攻击范围外一心逃跑。待这波攻势彻底结束，白夜举弓搭箭，却未立刻开始射击。她在等待琳然告知自己有关竹取的具体情况。

“白夜！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琳然在远处被雾隐去一半，白夜只能清晰地听见她惊慌的呼喊，“但是我确实又吟唱了一遍、除……除非我现在已经疯了或者看到了幻觉，不然竹取现在的生命值，就真的是……负 17%!!! ”

“负……-17%?! ”

竹取的视线与白夜惊讶的目光相撞。白夜登时屏住呼吸。

“琳然!! 这个游戏，只要生命值降到 0%，就会有真实死亡体验，对吧?!! ”

“是、是这样的!! 应该、应该是这样! ……但我、我从来没想过会有到 0%以下这种情况……!! ”

白夜倒吸一口凉气。

这便意味着……此刻的竹取……

竹取的左眼——金色的火焰熊熊燃烧。

“她的血量掉到负 21%了，白夜!! ”

这便意味着，此刻的竹取一直维持在真实死亡体验之中啊。

“竹取，……”

这一刻的竹取……可恶，白夜想到，她似乎并没有张口说话的能力。

不知为何，白夜甚至猜测竹取此时根本不持有任何程度的理智，甚至说是神智。

“她……的生命值，仍旧在不断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近乎无穷无尽的魔力。在目睹这铺天盖地，如暴雨般朝自己飞来的金色魔法箭矢后，她更对此深信不疑。

白夜想做最后一次尝试。

既然现在的竹取……已经失去了神智，那想要绕开她的攻击，轻而易举。

想要闪避这些看似众多，却毫无章序的箭矢……只要空隙允许，便——轻而易举。

她想尝试。

她愿意尝试。

并且，她将付诸行动。

远处的琳然只见白夜就像持着猫科猛兽般的势头扎进了箭雨之中，那矫健灵活的身影，绝非半日可成的熟练闪避过程……在这无数金光之下，白夜不断横穿于箭矢与箭矢之间的窄缝：金色的光芒擦过自己的胸前，金色的光芒落在自己的脚旁，金色的光芒在自己的眼前贴脸划过。她皆数躲过、她全数躲过。

只要自己愿意，只要条件允许……她就能躲开任何如此慢速的远程攻击。

更别说，射箭之人并无理智，仅仅是在一通乱射。

若是能在这种情形下失误被击中，白夜从何谈起保护琉璃残存的肉体？又如何证实自己潜心修炼闪避技术的成果？

月星世界的闪避率只会在玩家本人决定闪避时指明正确的闪避方式，加强玩家本人对身体的操控效率，并同时加快玩家本人的反应能力。

最终的闪避，需要玩家自己达成。

那又如何。我就将它全数躲开给你看，竹取月。

闪烁的黄金海潮之中，那道苍白的身影如同黑夜的流星般向前跃进、折线闪身、高速侧移、旋舞前行。琳然从未在月星世界中瞧见任何玩家施展如此高技巧的闪避，但她此刻终于对这样的事实深信不疑：对白夜而言，不论多么密集、多么大范围的攻击，只有真正飞向她的那一部分才会构成最基础的威胁。但凡拥有能够容纳白夜身躯宽度的空间，她——能够毫发无伤地冲破看似无解的攻势。

于箭雨中冲刺的白夜，接连获取了三个有关闪避的成就。而每当获取成就的时刻，自己的体感时间又会进一步减慢，增加自己擦弹躲闪的容错率。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白夜居然成功觉醒了自己的第一个常驻被动技能。

◇ 习得被动技能：高集中度闪避

常时发动。物理近战/远程闪避率各+5%。魔法闪避率+3%。

关闭视窗、斜身向着地面铲去的白夜，顺着草坪滑行一米有余，最终完全脱离了竹取的魔法箭矢攻击范围。

总算成功走到这里了。

竹取，又一次近在眼前。

白夜侧过身子，躲过了竹取向自己射来的又一支箭矢，快速冲到她的身边，将她撂倒在了地上。

“竹取，你如果再继续这样，由亚会恨死你吧。”

“……”

竹取手中，由魔法构成的金色匕首正逐渐成型。但她手心的光芒却被一道水线冲散——琳然正慢慢从远处走来，她的目的不是为了伤害竹取，只是想要剥夺竹取的进攻能力。

“你现在……正在无间断地承受死亡的痛苦吧。”白夜的眼中，似是泪光晶莹。她的手掌，轻柔地捂在了竹取左眼那金色的、朝着正上方的天空死寂燃烧的火焰。轻微的灼痛感，除此之外便只有一股冰寒之中的，难以觉察到的温暖。

“你很相信谣言吧。我最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叫和伊，她曾告诉过我另外一则谣言：玩家与魔物会轮回转生，这固然没错。”白夜淡淡地苦笑道，“但 NPC 也只是明面上死去了而已。死去的 NPC……灵魂会降临在新生的 NPC 身上，又或者是野生动物，又或者是魔物……但、他们的灵魂不会就此消散。他们会永远存在下去，永远……都会在这月星世界之中，通过其他方式，活下去。”

竹取的视线，猛烈动颤。汹涌的泪水自她眼中夺眶而出。

“而且……竹取，不论你对我做什么，我都会愿意永远陪着你。我会等着你……等到你回心转意的那一天。在那之前，我会一直心甘情愿地等着你，不论你是否对我做出了任何事。”白夜浅浅地冲着被泪模糊了双眼的竹取一笑，“因为，我们是朋友啊。就算你不再这么认为了，我也不会就此背叛你。我不会后悔自己当初信任了你，我也不会后悔自己与你成为好朋友。”

竹取失控地哭泣，那哭声中蕴含的情感，是如此地悲痛、如此地委屈、如此地自责，无法想象地触动人心。

就这样，白夜将竹取自地上抱起，搂在怀中，久久不放。

“白……白夜闪开啊!!!”

直到琳然尖叫一声，猛冲过来扑开了白夜，随即被一道从天而降的金色光柱从头至脚贯穿全身。白夜愣在了原地，静静地目睹着琳然抬起自己的双手，难以置信地眼睁睁看着自己化散为七彩的晶片。

“白夜？……我、我是不是要死了？”

“琳、……”

随即，琳然的身躯……化散为七色的碎屑，消失在了空气之中。

而竹取则发狂般地自地上一跃而起，用那情感无比复杂，无法用言语描述的目光回首望了震惊之余的白夜一眼——随后，她不顾一切地以最快速度冲入了浓雾，销声匿迹。

空荡荡的飞鸟泉，万籁俱寂。就连那些危险的魔物都未再现身。

直到小鸟游清紫终于找到了仍旧跌坐在地，保持着相同姿势始终未变的白夜，她都孤身一人待在这里。

有那么几刻，她错误地以为自己便是这世界上的最后一人。

那时……她的面前，好似只能望见无尽的孤独。

——谅璃，我在这场旅途……最后都做了些什么？

我做的这些，到头来又是为了什么？

『第柒章：飞鸟落花鸣，萧风残月无返』

又是落雨的日子。雨点打在油伞上，弹奏着不规则的打击乐；时而吹拂的带着一丝凉意的轻风，或许是因冲散了薄雾而捎带着过剩的湿度，令绫栾微皱起眉。

她行走至那标着“花火小径”招牌的酒馆门口，刻意地向前又走数步，这才不紧不慢地装作无意间回过头去，不见任何可疑人物。

确认安全后，她收起纸伞，顺着六阶朝下的石阶走下半层。这里是两幢建筑物间幽暗的小巷，只闻清脆的雨声点落屋檐，混合着远方传来的声声蛙鸣，天空的阴暗衬托了墙旁那盏小油灯所散发的昏橙；酒馆敞开的大门正前，聆弦双手抱胸眯眼偷瞄来者，随即看似思考何事想通般地放下手、抬头长吐出一口气，回身掀起门帘走入了酒馆内。

绫栾与聆弦一言不发地从同样未曾言语，正擦拭啤酒柱的店长面前经过，一前一后地进入了房间里侧那扇破旧木门后的地下室入口。

一步步顺着嘎吱作响的木台阶走下，最终来到地下室楼梯的转角处，绫栾终于忍不住念叨：“我都不知道月星世界也会有霉味这么重的地方。”

“游戏真实性不错嘛。”聆弦打趣道，不回头地继续领路。

不久，二人来到了一扇石门前。聆弦自怀中取出连枷，用铁链拴着的尖头以三短二长二短的间隙在石门的表面晃敲。随后，石门便徐徐朝着一边开启。

“你还得感谢夏月，要不是他我都不知道竹内町有什么保证不会有窃听者的场所。”一边走入房间一边讲到的聆弦摆手指示着夏月所在的方位。他正坐在方桌前摆弄手中的相机。屋内视线极暗，仅有桌上的幽蓝色灯火摇曳，以至于绫栾最初都无法确认那些黑暗的房间角落是否存在其他的玩家。

虽然对此做了准备，但绫栾还是立刻神情绷紧，锐利的目光直指桌前因有人到场而抬头望了一眼的夏月。他用鼻子轻哼一声，赶紧扭开了视线。

“咳咳嗯、那现在有四人到场。”夏月清了清嗓子，“黑羽凉璃和神来社词音估计要迟到了。”

“反正也不缺这么几分钟。”聆弦走过去，使劲拍了拍夏月的后背。

“你要把我打死吗。”

“哎呀呀，那也得把你的重生锚设在这房间里，慢慢地把你打死很多次才行。”聆弦坐到夏月旁边的位置上，轻轻用两指捏住了他的两颊，“你什么表情，我显然是开玩笑的。”

夏月苦着脸，压低声音责骂道：“你这想什么？你是不是故意要在绫栾面前表现得和我很亲密啊。你和她的恩怨别把我牵扯进去。”

“明明我一开始就是要杀了你吧。”后方，绫栾冷漠地插话道，“如果你们是来戏弄我的，我很忙。”

聆弦抬起双手，打着哈哈：“哎呀绫栾小姐别见怪，这不是为了和我的好搭档维护一下友谊吗。看来绫栾小姐和我一样很想尽快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所以我们这就开始聊作战方针吧。夏月，你负责去把琳然小姐传呼过来？”

“为什么是我啊，你自己不能去？”夏月翻着白眼。

“因为这里就你事情最少嘛。”聆弦故意道，“帮帮忙？晚点给你请我吃饭的机会。”

“我靠……你这女人能不能快点死啊。”夏月手掌拍了几下桌子，将相机置于桌面，抬腿去找琳然了。

目送夏月离开这间昏暗的临时会议室，以及快速走向夏月留下的相机的绫栾，“那么绫栾，我今天看你公会变成‘无’了，这是怎么回事？”——如此，聆弦直截了当地询问。

“这不关你的事吧。”绫栾嗤笑道，“能不能不要视奸你的好友列表？第一时间发现我退出公会了，怎么，你很自豪吗？”

聆弦单手撑起腰：“谁知道呢，或许我只是很关心同自己合作的人有没有牵涉到复杂的利益纠纷吧。”

绫栾拾起夏月放在桌上的相机，将相册打开，翻起相片。

“你就这么动别人的东西啊。”

“呵呵，我为什么动这垃圾的东西，你难道不清楚原因？”

“别老是反问句啊。”聆弦摊手。

绫栾快速翻动着储存在相机内的相片，最终停在了其中一张。

果然，这人有成功拍到远城清喜。虽说现在津风礼社与自己已经没什么关系了，但绫栾还是果断地操作一番，删除了这张照片。她接着便将相机随意地朝桌上一丢，目光转向聆弦。

“我有没有牵涉到利益纠纷我自己最清楚。我退出津风礼社就是为了彻底让我成为个体。”绫栾没好气地回应。

“哪怕……你现在又成为了韵笺才浅的走狗？”

“你是来和我合作的还是来跟我争论的？”绫栾左手一抬，其内水纹涌动，正对聆弦。

“我如果和你在这里打起来，遭殃的怕是这家酒馆的店主啊。”

绫栾选择以怒目相对：“别以为我不知道这里是那个下头男找到的地方，能跟他扯上关系的人没有一个会是好东西。你，也一样。”

“唉。”聆弦拔出了固定在背后的连枷，在半空比划了几下，接着便走去将连枷放在了桌上，“我来找你真不是为了打架。你明明清楚我到底为什么要同你说这些。”

“……我与艾辰的谈话，难道你全都听见了？”

“是啊，我再怎么也是中国玩家，碰巧在那间茶楼里吃饭很奇怪吗？”聆弦笑道，“韵笺才浅的会长慕容思诗为了压下这次凶杀案不惜贿赂町奉行的高层，为的就是在进一步掌控竹内的实质统治权前不出现任何对玩家个人利益造成负面影响的风浪。从塞壬区域跑来的野人居然在竹内町里撒野，最后甚至连抓都没被抓到，你觉得他们会怎么看闹出此类笑话还试图罩整个薙峯霞林区域的慕容思诗？她们现在只是在借你之手与我这个在暗处调查且与竹内町并无名义关系的雇佣兵，去除掉那位连续杀害 NPC 的真凶。我不清楚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我有在跟进这场案件，但既然町奉行已经近乎落入了慕容的手中，我跟夏月与町奉行的交涉想必也定有人将其走漏给韵笺才浅的眼线。”

“他们想要借我手更快地处理掉幕后黑手，这又怎么？这岂非我们现在计划要做的事？”

“所以说你还是太年轻，太嫩了。”聆弦装装样子地叹着气，“你这不是把自己个人的正义感与行动力全都无偿贡献给了慕容的宏图大业吗？你可是在亲手推动她们公会扩张权利的企划啊。”

“哼、我知道我在做些什么。再说了，我要做的事情和韵笺才浅无关，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聆弦轻笑几声，走至绫栾的面前，郑重地与她四目相对：“真相固然永远是真相，但听信了美言的外人可不一定知道究竟谁才在阐述真相啊。你认为，在这场案件结束后……又有多少人能接触到有关这场凶杀案背后真正的事实？我们，又一定能摸清事实吗？绫栾，我们：不管是我还是你，我们已经被存在于竹内町的政治暗流给利用了。而且更坏的现状是，我们还得继续朝着这条路走下去，别无选择。我只期望自己至少能够在结局瞧清这场案件背后真正的元凶，此人……绝对不会是下场杀人的那个玩家。”

“所以呢？”绫栾耸肩，“所以，你打算怎么做？”

“无计可施。至少就现状而言，我们在这游戏中的地位还不足以我们接触到真相。”聆弦歪了歪头，“琳然她们怎么还不来，我都快忍不住说出来了。”

“你要说什么？我劝你快点说出来，别吊我胃口。”

“哦、其实，我也打算退出星悬业火。我在想啊，我们俩，找点人，一起建个公会？”

“你铺垫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跟我说这种没用的事情吗。”绫栾背过身去，“如果是你当会长，我就绝对不会同意。”

“哎呀，所以你看，你也不是完全不愿意嘛。那么假如我们找个其他人当会长呢？”

临时会议室的石门，此刻正缓缓开启。琳然与夏月一前一后地从外面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

“该聊作战计划了。”绫栾冷言相对，规避了聆弦的问题。

雨下得略有些大了。虽说在抵达屋内后衣物很快便会被系统晾干，但没人会喜欢被雨直接淋得满身都是的感觉。

白夜穿梭于街市的屋檐与车篷之下，直到自己终于来到一处没有遮挡物的街口。为什么偏偏是今天的这个时候下雨啊。

就在白夜做完一番深呼吸，准备直接冒着大雨冲到位于十字路口另一侧的铁匠铺内时，她无意间瞥见了街道的另一侧……

正有人死死地盯着自己。

“啊呃、”白夜不知该不该装作没注意到那个存在，但那个女生抢先向自己打了招呼。

事实上，那句慰问语几近被大雨打在车篷上的嘈杂声响完全遮挡，白夜压根就没能听清那人喊的是什麼，只知道她一定是在和自己说话。

白夜甚至在这一秒产生了先直接逃了，别的事情以后再说的奇怪想法。

但她、未能做到。在这短暂的迟疑之中，那位玩家不顾雨水，自街道中央横穿而来，最终站到了白夜的身旁。相距一米多远。

“你好，黑羽谅解小姐。”

“啊、……”果然是找自己吗。

白夜终于做足非必要社交的心理准备，不情不愿地转过头去。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那身绿色的唐朝裙装——似曾相识。

对了，白夜想起来了。她……是昨天在与小鸟游清紫前往飞鸟泉之前，在竹内町南部街区遇见的那位盯着自己看个不停的女生……

“那个……是你？昨天、……”她本来想问的是为什么她昨天要那么凶神恶煞地看自己。

没有像这样问出来的原因仅有一半是出于懦弱与胆怯。

事实上……在白夜尝试渐渐将目光从这女生的裙摆抬高至她的正脸后，这女生头顶那棕色的四个汉字瞬间便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她近乎也是立即就瞄了一眼那玩家 ID 书写的究竟为何字。但也就是这突发的好奇心，使得她

被空气呛得剧烈咳嗽。

白夜看清了这个名字。她甚至对这一偷瞥感到后悔。

她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名字。

竹内町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

那女生将白夜的所有微表情都收入眼中，此刻只是坦然地叉起腰：“这样……你果然不认识我啊，黑羽小姐。”

白夜差点被这句话吓破了胆。

“不、那个……我当然认识你了、”白夜的声音颤抖得十分严重，“慕容思诗小姐。……”

没错。此刻站在白夜跟前的便是那位广为流传的四轮之柱的其中一员。

慕容思诗。全《月星-Online-》最强的地元素玩家。

“是的，你认识我。但你并不认识我。”

白夜躲闪的目光，终于辨别出隐藏在思诗双眸中的，那端庄与从容之外的孤独。

“那么是时候告诉我了吧，占据了黑羽琉璃身躯的人。”

“唉、……哎？”

大雨依旧。似乎街道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似乎白夜与思诗便是这条路上仅剩的玩家。

又似乎，此刻的思诗也仅是孤身一人。

在这阴云笼罩的天穹之下，思诗微微地笑着，对白夜质问道：“你，到底是谁？”

思诗的背后，倾盆大雨。

- 方聆弦 & 月见花 绫栾 -

“现在开始详细讲述此次行动的分工。我们所有人没有第二次机会，这次行动一旦失败我们便全盘皆输。我希望这场案件的真凶能够被我等顺利缉拿，我将全部信任都寄予你们。”

“我不需要你的信任，而且我也不信任你。”绫栾风轻云淡地拆了聆弦的台，“说吧，我们该做些什么？”

“那还真是感谢你的评价。”聆弦干笑，接着讲道，“我们现在已经近乎可以肯定真凶来自于塞壬区域的公会‘凶染 Rhyme’，但根据夏月昨天下午的调查，仅能确认对方公会有三人来到了竹内町，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人是元凶。好消息是，方才茶屋和伊已经向我汇报，她们有很大概率能够在 30 分钟内锁定目标元凶的具体身份。在那之前，我们必须要做好十足的准备。这不仅仅是战斗的准备：正如大家所知，玩家一旦在 TBO 内死亡便会立刻回归重生点，而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人的重生点会在何处，所以我们要尽可能避免杀死对方，且一定要保证对方无法进行自杀行为。”

夏月举起手问道：“那如果他或她成功自杀了怎么办？”

——原本词音也想这么问，但现在已经被他抢了。

“这个之后会讲道。本次行动的前锋队伍将包括我、绫栞、琳然三人，我会在最初便尝试用草魔法束缚对方，但我并不清楚自己是否会是对方的对手。所以我们需要词音躲在暗处伺机行动，一旦对方突破了我的束缚尝试进攻我们，由词音保护琳然和绫栞，我可以自保。对方为了躲避我们的追捕，必定会尝试自杀，可是我们并不会阻止他自杀：只有在确认了他的重生点具体位置后，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才能顺利进行。

“因此，在他自杀的前一刻，由绫栞和琳然自两个不同方向同时向对方施放短期追踪魔法，对方近乎没有可能同时抵挡两个追踪印记。在印记成功刻下后，就算对方不自杀，我也能同词音一起用战技牵制对方，再由绫栞蓄力将其必杀。事先告知二位，绫栞的火绳枪留在了津风礼社，所以她本次行动使用的是并不称手的和弓，我们需要尽量配合她的攻击方式，相较昨天我在短信上发的做出适当调整。”

“另外，我还需要补充一下风险……”夏月插话补充道，“根据月见花大人提供的信息，我们本次行动与津风礼社公会的计划水火不容，因此他们很可能会派人前来干涉，但希望借我们手除掉这个杀人玩家的韵笈才浅公会同样有可能在暗处协助我们。若二阶堂才新真的前来搅局，但愿他们的人能够将她拦住。同样，我们也并不清楚真凶究竟是几人，但如果是凶染 Rhyme 公会的三人一齐行动，我们就必须得寻求外援。依靠町奉行的同心无法保证成功率，所以我们随时与咖喱乌冬面公会的小鸟游清紫保持联系。但是：她隶属没有领导者的完全中立公会，极其不想趟这潭牵涉到竹内町政治的浑水，所以我们需要尽可能自己解决突发情况。”

“以及我个人推断此次我们的对手只会是一人。设想一下，他们既然有能力调查到连锁核心位于竹内，还能从布雷姆杀到这里来，不可能傻到派数个成员去行凶，不然不止是会增加目击率，还有可能导致案件水落石出后他们整个公会都被其他玩家声讨。如果是单人行凶，若是不幸或者说幸运地落网了，凶染的会长雾雨红也可以及时切割自己与真凶的联系，说这是此人的个人行为，与他无关。但具体的情况我们无法确定，得留个心眼，只是不需要太过担心对手不止一人的情况。”

聆弦停顿片刻，清了清嗓子，继续诉说起来。

“本次夏月负责与町奉行对接，同时与我们保持联系。当我们成功限制了真凶的行动后，夏月将率领同心前来拘留真凶。如同昨夜所述，我们在与町奉行的交涉中获得了一条关键信息：在町奉行牢狱中服刑的玩家，重生点可以被强行设置于牢内，在所有的装备与传送水晶都被暂扣的前提下几乎没有可能越狱。这当然是件天大的好事，但万事大吉前得先由我们控制住真凶，不然对方说不定并非町奉行的那群 NPC 所能对付，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伤亡。一定要记住，本次事件我们是作为可以无限重生的玩家去帮助那些仅有一次生命的 NPC，我们死了没有关系，但 NPC 若是死亡，他们的这辈子就到此为止了。我希望各位能够全力以赴，争取华丽地赢得战斗，杀鸡儆猴。”

“那个……”站在距离众人最远处的琳然迟疑地抬起头，轻声问道，“我是与绫栞小姐负责施放追

踪魔法对吧。就是、我想询问一下……若是我和绫栞小姐两个人都意外失败了，会怎么样？”

“如果真凶在那时自杀的话，那么很遗憾。”聆弦无奈地答道，“我们的作战就失败了。”

由于过度紧张，听闻此话的琳然匆忙低下了头。词音用余光注意着琳然的表情。

“有什么办法在每个旅馆都安插眼线吗？”绫栞提到。

夏月摇了摇头，却并未接话。聆弦于是帮他答道：“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你应该比我更清楚竹内町的玩家分布有多混乱。除非依靠韵笈才浅的人力，这条路就行不通。可惜，韵笈才浅现在正在装作对此事毫无关注，借以减轻任何可能发生的恐慌。若是一下派出那么多人去竹内各处的旅店，明眼人一下都会以为是出大事了，本末倒置地造成比 NPC 连环凶杀案本身还要更大的负面影响。她们因此绝不会和我们如此合作。”

“说到底，现在我们可是位于正常调查最关键的时期，要是我们抓人抓失败，之前所有的调查都等同于白整了。我和聆弦就如何擒住真凶这件事已经商讨了整整两天，所有貌似可行的方案最后都被推断为不可靠。”夏月单手抬着脸，手臂懒散地撑在桌面，“这次行动是我与聆弦能想到的风险最小、可行性最高的方案。除此之外别说韵笈才浅会如何跟我们合作了，他们甚至都不会承认与我们有或有过任何程度的合作。我们几个人甚至都不是同一所公会的，和他们建交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更别提月见花大人还经常招惹韵笈才浅呢。”

绫栞震怒，喝道：“我和韵笈才浅之间的私事你也要管吗？”

“哦噢，小的可不敢质疑您的行动意图。只不过谁知道您与韵笈才浅公会的恩怨是不是她们不愿意派人前来协助我们的根本理由呢。”

“我听明白了。”绫栞点了点头，单手平举，五道水流以漩涡状凝聚至其正中央的淡蓝色光球，“久礼夏月，你是活腻了吧。我现在就满足你。”

“啊、大家别吵了……”琳然意识到众人要真的干起架来可能会使计划泡汤，赶忙鼓起勇气走上前去，摆手期望她们停手。

“呵呵……绫栞，你要和我与夏月干架的话之后什么时候都不迟。”聆弦抬指搭在下巴上，笑道，“但现在大家可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先把事情给解决吧，然后我给你俩约个时间让你慢慢暴揍他。”

“仗着计划是你定的，就把自己当和事佬了？也行。”绫栞再度收手，“我这次隐忍是看在词音……还有玖琳然的面子上。”

一直在观察琳然微动作的词音视线一晃，与绫栞投过来的目光短暂地相撞。但仅是瞬间，绫栞就将视线转移了回去。

……她在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的。她是先提到我再提到琳然的吧，那为啥不看琳然？怪。

对喔，这个月见花绫栞还欠自己一套精良的骑士铠甲呢。这次的行动结束后自己可千万别把这一茬给忘记了。

“所以……”夏月闭起眼睛，停了几秒后问道，“那个黑羽凉璃，她该做什么？”

“实话实说，我认为那个凉璃身上的不确定性太大了，所以我有让她别同我们一起参与正式行动。”聆弦摊手道，“但她现在不知道在哪，我邮件也联系不到她。看来不确定性确实是有些高。你们怎么看……嗯，夏月，你怎么看？”

“之前有说过的，是在真凶尝试自杀并成功后……”

“没错，按照原计划走。”聆弦点头，并向众人解释了凉璃的任务。

- 和歌森 勿栖 -

和伊可真的是踩了狗屎运了。她一出门去隔壁店主那里问情报，天上就开始下小雨。刚开始还说就这种程度的雨强行淋着到处跑也不成问题，结果不一会儿就下起瓢泼暴雨，这下连街上行人的影子都快瞧不清楚了。

躲在莎娜药水店隔壁再隔壁那栋面包房二楼阳台的勿栖懒散地趴在栏杆上，注视着斜前方无人值守的和果子关东煮铺。

下这么大的雨，那个折桥吹雪真的会跑出来偷东西吗？是我的话就算我快要饿死了也绝对不会在这种天气出来零元购——勿栖确实这样想。

但她无法理解一般行窃惯犯的思维逻辑，万一她就喜欢挑这种时机行动呢？……怎么可能啊，下这么大的雨，连和伊在不在那间铺子里都看不清。唉还好这里是游戏世界，不然这么雨水溅来溅去，那堆摆得这么矮的关东煮铁锭没法吃了。嗯，铁定没法吃了。

“所以……你说的那个小偷女，她真的会来吗？”

“没事没事，因为很快就干了，还是可以正常食用的。”勿栖都没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

“啊……？什么意思，你这是要吃人？连我们都不会吃人呢。”

勿栖身体一抖，这才从神游中归来：“不好意思，我在想事情。不不、你刚刚说什么？真的没听清，抱歉……！”

在勿栖右侧挺直身板抱胸站立的池原抿了抿嘴唇，一字不落地重复道：“所以你说的那个小偷女她真的会来吗？”

“啊、我也不太清楚，说到底下这么大雨我真的有些怀疑了。”

“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勿栖的左侧，夜樱泽子用手指敲了敲阳台的木栏杆，“我要淋感冒了。”

“应该、应该不会感冒的吧……”勿栖从自己粉色的短发上抹飞一大把雨水。没错，她们三个所处的阳台连个屋檐都没有，她们现在是实打实站在雨里无死角被拼了命淋着。

池原的头已经快被冲成了景观瀑布。她无可奈何地在大雨中保持直立，骂着勿栖听不懂的韩语。

“要不……你们二位先回去？我改日请你们吃顶级烧鸟作为赔礼道歉……”

“那你还打算在这里站着？”池原问。

“嗯嗯，毕竟是要帮和伊忙……顺便说不定还能帮到那群在查那桩案子的几个人。哎呀，其实也就是不好放弃获取关键线索的良机嘛，虽然我也不清楚会不会如愿以偿地拿到个靠谱的结果……”

“所以连确定都没确定下来，你还愿意站在雨里守株待兔啊。”池原叹了口气，“顺便，你是不是要说的是‘如愿以偿’？”

“啊好像是哦……嘿嘿。”

“别嘿了。”她抬手捂着自己完全湿润的额头，“就允许你为朋友做到这种地步？我们不也是朋友啊，我跟你一起在这儿等那小偷女。夜樱，你的话……怎么说？”

“拜托哦，都淋了那么久了，你要突然跟我说中途让我回去，我可得跟你闹。”泽子十指交叉，神色焦虑，看上去像是蹲人蹲得比勿栖还急。

“这……实在是太麻烦你们俩了。我是真的没想到会下雨，而且是这么大的雨。因为前天晚上明

明下过了……”

“没事。”“噢嚯呜——”勿栖的右肩膀传来裂痛，那是池原将手搭了上去，“好事多磨。”

勿栖无力地垂下了双臂，将脸搁在了栏杆面上：“怎么看这也太难变成好事了吧！”

“还有，坏事成双。”

“你这还是在安慰人吗……！”

“我在讲道理。”

“呜呜，谁要听你讲道理啊！”勿栖的双臂大幅度地左右摆动。

闹别扭真可爱。泽子一边在原地偷笑，一边继续着急地张望是否有衣着可疑或留着白色短发娃娃头的玩家送上门来。这么一瞧……好像、还真的有？

“唉你们别聊天了！看看后面那个从巷子里出来的女生，像不像勿栖你描述的那位？”

勿栖还经历了两秒的反射弧，然后才一个激灵，顺着泽子眼神望过去：“嗯？我靠她不会真的来了吧，2032 年最敬业盗贼啊。哪儿？让我瞅一眼——”

“她居然冒着这么大的雨还来偷东西……我再次提个醒，我这次带的可不是趁手武器，可能我就帮你们堵她了，如果真的要打架的话我就只能辅助。”泽子对二人道。

“明白。我先过去尝试一个人擒住她，你们从两边随时做好准备。”勿栖关照完毕，借着一阵雨势的遮掩翻下了护栏，差点摔了个正脸着地。

- 神来社 词音 -

雨势逐渐转小，自屋檐飞淌而下的雨水却仍在石砖地面上砸出接连不断的淅索噪声。词音从来都不会在 TBO 中撑伞，所以这回她也只是毫无顾虑地径直走进了雨中，在这恶劣天候下也畅通无阻地来到了自己的埋伏地点。

此处虽是北街区，隔着两条街便是平日的闹市，但这条路上正午却见不到多少行人。街道的南部尽头是个丁字路口，从大门正对这条路的那座旅馆横穿而过便能到达竹内町的中心广场，而向北方跑个几步就能到咖喱乌冬面公会的庭园范围。

茶屋和伊的和果子店距离这里可谓较远，但那里并不是词音等人重点监守的区域。兔子不吃窝边草——就算那真凶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入店杀人，也几乎没有可能会将暂住地点定在杀人现场的周围。而且假如对方真的现身或复活于那附近，和歌森勿栖与茶屋和伊也能够将其牵制，直到聆弦她们的增援抵达。

“小妹，你也等人？”

兴许是自己在思考时略有驻足（倒不如说……本来就是已经差不多到了自己该埋伏的地方），词音吸引了某人的好奇心。待那男声的主人靠近自己，直到站在了自己的身旁，她才反应过来方才那声音是在尝试与自己对话。

“……嗯？”她礼貌性地发出了疑问般的应答，实际上压根不想去理任何人。这几天过量的交流使得她内耗过于严重——特别是在粗略了解了有关那个二阶堂才新的事情后，词音已经感觉累到不行了。陌生人的搭讪之类，路人的询问之类……全都不怎么想去管。

但她还是瞥了一眼这个人的 ID……与他那较为高大的身板。

“哦，不是陌生人。”

这个身披黑色风衣，ID 为池谷彻的男人侧过头，饶有兴致地问：“你在说什么吗？”

“没说话。”词音淡淡地回答，“现在也没说话，你在幻听。”

他是之前词音在街上调查凶杀案线索时询问的其中一者。由于自己与琳然一开始将他误认为是凶杀案的幕后黑手，还险些闹出了笑话。

再加上词音在那之后很快就与才新打了照面……

词音咽了口口水，听着池谷彻装作随口问了一句“你还在调查 NPC 连环杀人案？”，却也没想搭理，自顾自翻着系统邮件。

此时还没有任何新讯息。这说明真凶身份尚不明朗——也在情理之中。

她那默默盯着邮件页面的模样，像极了在凝视着那场空虚而轻薄的时雨。

“是毫无进展吗？”彻接着试探道。

“不关你事吧。”实在是嫌烦的词音直截了当地评价道，“我先好心提醒一下，我还在上初中，你要继续骚扰我的话我会在现实世界报警。”

“哎呀也别这样啦。”彻摆了摆手，“我只是看小妹你孤身一人在雨中乱走，担心你是不是有遇上什么烦心事，这才想来关心一下你。就算不会感冒，淋上这种大雨的感觉也不怎么舒服吧？”

“是吗？我觉得还好。”真的太烦了，这个男的到底什么时候能停止发言啊。词音朝着身旁无人的那一侧跨出半步。要不是碍于自己有责任缠身，她真的会直接翻墙走人。

“听说又有新的受害者了，也是 NPC。”

“你了解得很清楚啊，明明消息都被韵笺才浅压下去了。”

“竹内还是有那么两三个公会日夜盼着镇内出点什么事，我要知道情报也还不算难。”

词音的眉头一皱。他说的话有问题。

“你要知道……？为什么特意强调你自己？”

“噢，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合群的玩家，我想表达的就是，就连我都清楚这些新闻，显然其他的玩家也很可能知道这一连串的命案。”

“你合群不合群不关我事。”词音下意识应道。但随即，她又感觉到这男人的话语实在是藏着些怪异的矛盾，“你认为自己不合群，很特殊，是吧。”

“小妹是觉得玩 TBO 的玩家都很合群吗，可惜了，我不是那种社交型玩家。”

“不、我的意思是……你认为不合群的人只要知晓这种新闻就不正常，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噢噢，你误会了，我没什么别的意思。我只是说，我平时因为和其他玩家打交道得少，接触到的讯息本来就是有限的。”

词音嗤笑一声，追击道：“哦，所以你是说知晓这件事就不同寻常的并不是那些合群的人。如果就不合群的非社交型玩家听闻这类消息的可能性都不低，韵笺才浅为何还要大费周章打压这件事的热度？越打压才越可疑吧。慕容思诗有那么弱智吗？”

“我、……你也别这么敏感嘛。我不太会说话。我只是想跟你表明，我也听说了这些事情，因此说不定能和你共情。”

这男人不值得自己信任。

“谁要我和你共情？”词音心觉莫名其妙，“你还有什么别的事吗？你至少给我提供些情报，有关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想听。”

“情报啊……是啊，你说真凶会不会是来自其他的区域玩家？不过这样的话就无从寻觅了吧。月星世界还是很大的。”

“为什么说真凶是其他区域的玩家？”词音闭起眼，“我们已经经过了非常紧密的推理，真凶一定是竹内町本地的玩家。”

既然如此，就打发掉他。

“是吗？那你们的推理还挺有意思的。”彻点头道，“可我道听途说，真凶是来自塞壬区域的人？”

道听途说。你从哪里道听途说的？“这样啊。但既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还不引人注目，想必也只能是原本就经常在命案现场活动的人吧。”

“听上去也不无道理，但你想啊，本地的玩家应该也不会杀死可能会给自己提供战斗补给品的 NPC 吧，除非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很难想象他们会对身边的 NPC 下手。”

你也只是把 NPC 当成提供必需品的工具人啊。说来，有太多玩家都是这般想当然吧。

“就只是因为这种理由就断言真凶不是本地人吗？”词音的后背靠在房屋的外墙上，“你的推理真的小儿科。”

彻将双手搭在后脑勺，笑了笑：“哈哈，想必你们也调查了很久吧，那我这个不太清楚事情具体情况的家伙，暂且也只能信你的话咯。”

“真是没原则啊。”词音摊手，“那么你能走了吗？”

“我在等人，晚点你就不会再见到我了。”

“谁吃的准呢。”她没好气地说。

所以……杀死莎娜·克蕾伊尔文的人究竟是谁？词音的意思是，真的有可能是这个池谷彻吗？

他有什么理由直接站到自己面前，强行试图拆穿自己胡说八道的有关真凶是竹内本地人的推理？他不该为此乐开花，将错就错才对吗？

词音留意到他背后那柄巨大的镰刀。他就更没必要背着凶器跑过来了，生怕自己不怀疑他啊。

她用余光注视着彻那翠绿色的 ID 色彩。真凶留下的痕迹是水元素，而这个男人是风元素玩家。不是他。

那他又为何要来自己这里跳脸？居然真的是要搭讪自己吗？无可理喻。

词音就这样沉默，一声收到新邮件的提示音将她的视线扯回了邮件界面。方聆弦……转发的茶屋和伊转发的和歌森勿栖的邮件？她无声地阅读了其中内容，其中只有短短一句话。

她在心中将其念读，接着心里一个咯噔。大雨依旧，她却并未对自己得冒着雨奔赴抓捕现场而感到焦虑。

“对了，你对我有兴趣？”她将双手背在了身后，冲着身旁看似观察雨势的池谷彻甜甜一笑。太好了，自己的表情有被他的余光捕捉。

“嗯？抱歉小妹，我没有要搭讪你的意思。我真的只是单纯……”

“比起那些，我们加个好友嘛！就、就当你不是在搭讪我。”词音歪着头，满脸可怜兮兮地恳求道，“因为可能之后我也要请教你一些情报。我觉得如果是大哥哥你的话，说不定能站在大型近战武器使用者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些线索。好不好嘛。”

“哦哦？”听到“大哥哥”这三个字的池谷彻略有些心花怒放的意味。他随即点头答道，“当然没问题啊，我跟小妹你加个好友。请问我该如何称呼你？我喊你神来社小妹可以吗？”

两人加上了好友。虽一直依靠意念开关系统界面的词音故意用手指在空中一划，卖弄地沉下腰，一边右手叉腰，抬起脸冲着彻满脸笑意：“随便你呀，只要是你喊着舒服的，都没问题。”

她并没在看着彻。尽管任何旁人都会认为她正兴致勃勃地注视着她。

但……她并没那样做。

随后，收件人为方聆弦的邮件……发送成功。

- 和歌森 勿栖 -

在从锅里徒手撩起两串鱼蛋关东煮后，折桥吹雪就已经意识到有人在朝着这里过来。她条件反射地朝那儿瞥了一眼，却被一阵掺了雨水的风直接吹进眼中，视野一片模糊。

她确定来着不可能是茶屋和伊（这家关东煮店的店主），但她也不想招麻烦，万一来者是个什么喜欢出警偷窃行为的正义玩家怎么办？吹雪将手中的鱼蛋几口啃完，又赶紧伸手在展示柜台上摸了一把，将七八个大福收入了自己的系统背包，抓起一串鹌鹑蛋和一串海带结便哈着腰快速朝着街道另一侧小跑而去。

就这么冒着雨前行，正要与前方一个躲雨的穿着大一号衣服的女生擦肩而过时，她忽然发现近在几步外的对方好似在偷偷盯着自己。吹雪的直觉告诉她，这场面不太对劲……这些不可能是町奉行的人，那又是谁要来围堵她这个小角色？难不成并非冲着自己而来？

“那个，我问一下……请问你知道这附近有一家果子专卖店在哪里吗？”只不过，那女生转头瞧了一眼吹雪，就冲她招了招手，半无表情地迎面来问路。

吹雪警觉地护住了手中两串关东煮，满怀敌意地瞥了这女生一眼。夜樱泽子，不认识的名字。

“对不起真的打扰你了，我在这里转了大半天了，就是……”

她迫切想要摆脱这个泽子的纠缠，便转头朝后一指：“这店就在这里啊？你看我背后……”

“对对，我也想让你先看下背后的……”泽子侧着身，一边挠了挠手腕上的绷带。

“呜哼……！？”

吹雪刚转过头去，就瞧见身后雨中疾跑来一人，双手持短剑直冲自己——果然是那个茶屋和伊的闺蜜想要来抓自己现行！吹雪倒吸一口气，看准时机立即朝一旁翻躲，侥幸避开了勿栖这波出其不意的背后袭击。但还没站稳身子，她就被埋伏在巷中的池原一记飞踢踹翻在地。

她在雨水潭中翻滚几圈，但却毫无征兆地忽然点地飞跃起身，顺着左手一挥，几根冰针飞射向站在原地的几人。泽子下意识地就想要开盾防御，这才发现手中拿的只是把弯刀，立马慌神飞扑向了池原身后。池原飞出长鞭击飞两根冰针，腿部却被第三根直接命中，瞬间右腿冻结住一大片。

“我动不了，你们快上。”

未等池原讲完，泽子直接双手笔划成圆，一团风炮轰到正欲从这栋单层矮房翻墙逃跑的吹雪后背，将她直接拍在了房檐上，身子还撞碎了两块瓦片。

吹雪本要抓住上方其他瓦片加紧逃走，结果瓦片松动，她抓着瓦片就向地面滑落而去，而泽子举着弯刀就等在下方。

“泽子你小心她袖口！！”

“啊？我、……”泽子瞧见吹雪手中那短暂的闪光，立刻朝后躲闪，一面挥刀招架。吹雪手中袖

剑展开，与泽子的弯刀撞在一起，银光四散地发出就算在这雨中也响亮可辨的一声“当”。

泽子被震得直接弯刀险些脱手，她没想到这个偷盗成瘾的女生居然点了如此之高的力量。想要赶紧稳住步子追击的她，却发现被追击的成了自己。短暂一秒内，吹雪给袖剑附上冰霜，冲刺上前对准泽子便是几划，泽子在第二刀才来得及提刀防御，根本没法输出。

一旁的池原抽出长鞭，直接击在吹雪的腰间，她又是一声悲鸣，不再恋战，瞅准距离这三人最远的空隙撒腿就跑。

勿栖直接将手中双剑的其中一把掷向吹雪的后背。她轻而易举地便将其躲开，未曾想勿栖的目标本就不是正在逃窜的吹雪，而是她脚边的地面。

随着发出棕色光芒的短剑剑体砸中地面，瞬间发出一声低沉的音爆，伴着水花四溅，扬起的冲击波直接将吹雪撂翻在地。未等她起身，一把铁伞直接从天而降，伞尖向下，穿透了她的手掌。

“啊啊啊啊、……!!!!”剧烈的疼痛海浪般席卷而来。她翻过身想要拔走这把不速之伞，但伞柄却被一个天降的黑影落在上方踩住。伴着又一声惨痛的尖叫，神秘的来者也无奈何地摇了摇头。

“啊、会长你怎么……”泽子率先小跑上前，想要接应这一神秘来客。

“给你送伞。请问这位女生是做了些什么吗？我看你们在追她，就顺便帮了忙。”被称为会长的女生平淡地问道，瞧了一眼表情扭曲，拼了命想要将伞尖从右手手背拔走的吹雪。

“啊、她知道这次凶杀案的关键线索，但不是很配合。”池原不紧不慢地走来，“但既然黑泽你帮忙拿下了她，我们也能试着从她嘴中撬一撬情报了。”

黑泽一奈似懂非懂地点头同意，自伞柄上跃下，一脚踩在水潭里，溅了泽子一身雨水。

“啊啊黑泽会长，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你要来，没迎接你——”勿栖朝着这儿跑来，一边拾起了刚才掀起冲击波后被弹飞的短剑，“我们这抓小偷呢，还是黑泽会长你帮了大忙啊。”

“哦哦这样……举手之劳而已。”一奈眨巴了几下眼睛，“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赶回去了。对了，泽子、池原，你们待会也趁早回来。有关我们倒悬巴别是否参加第一次公会战的事情……呃、我已经和天冬茗争论到现在了，想着你们也得到场，不然真的讨论不出结果。”

“啊、？呃好，没有问题。”池原先是愣了一下，尔后比了个OK的手势，“谢了会长，我和泽子过会儿就回倒悬。”

“那你们加油了。我……先不淋雨了。”一奈向众人摆了摆手，疲惫地走向远处。

勿栖拼了命地朝一奈挥手表示拜拜，但一奈始终都没回头，她挥累了也就放弃了，转而低头俯视起被泽子的金属伞死死钉在地上的吹雪。

“那么折桥小姐，你回答我们几个问题吧。”

“把……把这个……拔、嗯呜呜……!!”吹雪痛得满头是汗，或许如此吧。在被雨水这般无情拍打之下，就算谁在出汗、谁在痛得直流眼泪，也都无从证明了。

勿栖拍拍自己脑袋：“噢噢真的不好意思、我忘记这游戏还是有四分之一的痛感在的。这样这样，你早点说完我们早点拔掉，还会给你送二十串关东煮。你随便挑种类。”

吹雪因尖锐的剧痛而眯起的双眼立刻睁大些许。

“二……二十串就想要从我嘴中……”

“我自费再给你买10份味噌年糕。”勿栖直接插道。

吹雪几乎都感受不到疼痛了。

- 方 聆弦 -

聆弦一脸严肃地读完了茶屋和伊转发给自己的邮件，招呼一旁的琳然与绫栾到自己这儿来，解释了邮件中的内容。

“好，我们已经知道对方可能是凶染 Rhyme 的成员，可能来自塞壬区域对吧，但这目前并未被核实。可以确认的是，我们几个弄错了一件事。”她郑重地说道，“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在案发现场发现魔法痕迹，但真凶并非水元素，而是实打实的风元素玩家。”

一听到这里，琳然整个人都彻底释然了。放下心中沉重负担的她几近直接昏厥过去。绫栾不清楚琳然的身体为什么一晃，但还是下意识地抬起手臂搂住了琳然。

“然后，他——注意，是‘他’，携带一把巨大的镰刀，身披黑色风衣。那天，有人瞧见具有这些特征的一名玩家走进了莎娜的店铺。当时茶屋和伊去买炼金设备，这才未能瞧见真凶样貌。”

“要赶紧转发给词音和凉璃吧。”绫栾催促道，“还有那男的。”

“男的？哦你说夏月。”聆弦停顿几秒，“好了，已经转发过去了。不知道她们有没有在街上见过类似的人物。”

“等、等一下……等一下！！”琳然回忆着方才聆弦描述的真凶样貌，忽然大惊失色地挣脱了绫栾的手臂，“我知道他是谁，我和词音都有见过他，他……他居然、居然真的、？！”

“你是说你有见过他？”聆弦的神经立刻收紧。但也正是这一刻，她听见了收到新邮件的提示音，“你们先等等，有人回我了。——是词音。”

“词、词音她……有说什么吗？”琳然忐忑地问道。她不想听到自己所预料到的那条答案。

“她说真凶名为池谷彻。现在她就在他旁边，半米都不到。”

好消息是，这并非琳然所预料到的答案。但她宁可自己刚刚猜的是正确的。

因为这条讯息，无非只是让她心中的胆怯再被蒙上了一层真切的恐惧。

“对了，你对我有兴趣？”

“嗯？抱歉小妹，我没有要搭讪你的意思。我真的只是单纯……”

“比起那些，我们加个好友嘛！就、就当你不是在搭讪我。因为可能之后我也要请教你一些情报。我觉得如果是大哥哥你的话，说不定能站在大型近战武器使用者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些线索。好不好嘛。”

“哦哦？当然没问题啊，我跟小妹你加个好友。请问我该如何称呼你？我喊你神来社小妹可以吗？”

“随便你呀，只要是你喊着舒服的，都没问题。……不过，留了联系方式之后，我可能就得先走了。”

“嗯？是因为你的朋友还没到吗？我这儿在等的那两个人也还没到。”池谷彻左右张望，“奇怪了，他们去哪里了，不会放我鸽子吧。”

词音撇开视线，话语中装出迟疑：“那个，我先行告退了。大哥哥，再见。”

“好的，词音小妹。我们下次再见。”

不过确实是有些奇怪啊，池谷彻在原地逗留，心中想到。原本约好的时间早就过了，为什么会长还没来接走自己？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那接下来就该由他独自回到布雷姆了吧。他再度瞧了一眼系统时间，摇了摇头。

“极昼”也快到来了。在那之前……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完成会长交付的任务，安心下线。

词音与彻辞别，一溜小跑到不远处两栋房之间的小巷中，接着三两下翻过了堆积如山的木箱，躲在了这一整排住房后方的那条街旁。

现在自己的任务并不是与这个池谷彻直接纠缠。她身上有更重要的任务——若是现在聆弦她们的行动被第三方搅了浑水，她们就全盘皆输了。

所以，此刻的词音只有……

“啊、我见过你。是……词音桑，对吧？”熟悉的声音，隔着雨声……轰然作响。

她刹那间震惊在原地。

若来者真的是津风礼社的会长二阶堂才新，那词音显然算是倒了大霉，碰上了自己绝对无法战胜的对手。

在才新来袭的这种最坏情景中，光是为聆弦她们拖住时间就已经足够困难，更别提现在她们压根就没来得及赶过来。如果不在开战之前引开才新，天知道她会如何帮助真凶脱困。

但……万一，词音曾经也是想，万一来的人并不是二阶堂才新该怎么办？

这场案件，以及竹内町现存所有有关杀害 NPC 的行为……绝不止韵笈才浅管理层与津风礼社两家关注。她早已想到这一点。

她完全忘记了韵笈才浅是一家规模多么巨大的公会。

她完全忘记了如果韵笈才浅有意压下这一系列 NPC 凶杀案的热度，那其中的公会成员也仍旧知晓此事。

词音的眼神中充斥着畏惧，但她正在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无比使劲地使得自己的眼神看似平静如常。

她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远处这位注意到自己的，有过一面之缘的玩家。

她清楚这位玩家曾为自己带来了最有价值的线索之一。

她相信……不、是她宁可相信，这件事情与正在一步步朝自己走来的这名玩家无关。

这个人只是碰巧经过，没错……只是因为巧合，因为微不足道的概率才……

“果然是你，下这么大的雨你居然会在这里闲逛呢。如何，是在无所事事吗？”

“啊、哦……哪有的事情。我只是在……”

没错，我只是在阻止你这样的存在靠近池谷彻。

我不想与你为敌，但我也绝不能让你干扰到这场决战。

“天气挺糟糕的，不过我这种打风元素控制也算是如鱼得水啦。可惜今天没法耽搁太多时间，我先走一步！”

这女生潇洒地一摆手，冒着滂沱大雨，就这样绕过词音向远处的街道赶去。

不行。……

必须要阻止她。无论她曾为自己提供了怎样的帮助。

词音本就该想到韵笺才浅可能会出内鬼。

“等、等一等。”因此，她目光毅然，右手攥紧了挂在左侧腰间的刺剑剑柄。她祈祷自己不需要拔出武器。

“嗯嗯？何事何事？”

闻见词音叫停自己，司空晓风止住了前进的步子，面带微笑地转过身去，羽制的团扇遮住她半边面庞。

天穹苍灰，风雨未歇。

“虽然很想继续告诫你一些事情……但、好像一切都要结束了呢。”

大雨肆虐的竹内，无人的街市，慕容思诗神秘地低下头，那丝笑容令白夜脊背发寒。

“还是说……对你们而言，这算是一场‘开始’？”

“慕容小姐，那个……”神情恐慌的白夜支支吾吾地好似想要说出些什么，即将出口的话语却全部都卡在了声带之中。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职责。但是，向濂白夜……你、想清楚了吗？”

“我……”白夜的右手死死地攥住了自己上衣的胸口，“慕容小姐、你说的……你刚才说的，真的有根据吗？我……我可以相信你？”

思诗只是简单地一笑，回应：“白夜，你认为我慕容思诗……有必要欺骗你吗？”

“我、我必须得花点时间好好想一想，这件事情有些……”

“是啊，花点时间好好想一想。只可惜呀，时间不太允许了。”思诗说罢，缓缓地转过身去，白夜无法再瞧见她的表情，“你还有自己的职责要做吧。快点出发吧，替我好好地惩罚杀害那些非玩家角色的罪犯。”

白夜一言不发。她踌躇不决，她并未踏出离开的那一步。

“快要来不及了，白夜。去完成你当下的使命……人死不能复生。谅璃已经死了，但你还活着。我会在这里等着你——直到你想清楚这一切，重新回来找到我。”

“慕容小姐，我……”

“快去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白夜焦急地一步上前，一股无形的力量却死死地拖住了她的身躯。她知道自己因何事而担惊受怕。

她知道现在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但她从未做对过任何事情。一路走来，她始终不幸如此。

……所以，我要一错再错吗？

月星世界，原本该是自己重获新生的舞台。

纵使这一切妄想之中始终混杂着纠缠不休的纷争，她却仍想抓住那一丝仅存的微光。

这才是自己一心期盼，一心祈求能够进入月星世界，行走在这佩蒂利亚大陆上的，最初的心念

啊。

我已经想通了。

既然这是你想让我替代你完成的使命。既然这是你为我留存的希望。

谅解，我会做出你想让我做的事。

“我之后会来找你。”

正是因此，她不可辜负当下对自己怀抱期望之人的心念。

打从一开始，就是自己亲自做出了决定，尝试去发自内心地信任那些人。

我绝不会让她们对我的期望付诸一炬。

我绝不会让谅解对我的期望付诸一炬。

这从来都不是为了证明什么。

这从来都只是她的赎罪。

感知到黑夜的离开，慕容思诗点了点头，平淡地向着上方偷听至此的某人问道：“所以，这次你不打算阻拦了？平时不是非常拼命地要和我对着干吗？”

街摊雨棚之上的屋檐，身材娇小的二阶堂才新坐在深青色的房瓦之上，双腿在空中自在地摇晃：“你居然能发现我在这里。”

“没有和其他玩家一般达到你的期望，很抱歉。”

“哪有哪有，我原谅你了。”才新兴味索然地双手搭在膝上，“我的得力助手有她自己的想法，这次念在我对她的旧情上，勉为其难就不来拆你的台了。”

“好的，我代表韵笺才浅公会感谢你的配合。”思诗心无波澜地走远。

才新嘟着嘴，朝地面使劲晃了晃手臂：“喂——就这么走了？你就不关心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跑到这里来吗？我公会离这里可很远唉？”

“嗯。那你要汇报什么？”思诗并未减缓步伐，甚至连说话声都未提高。才新几近听不见她的话语内容。

“你就不会心存怀疑吗，你那么大个公会一个跟你想法相悖的人都没有？我知道你们公会有哪些泄露情报的人……哎哎，好好听完再走嘛。”

思诗没有再给予应答，径直离去。

池谷彻之所以能意识到聆弦等人的到来，还是因为他脚下的地面早已被两条手臂粗的藤蔓破石而出，螺旋缠绕上了他的双腿。

他并没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傻子也知道自己是被人袭击了。“是谁？！”

来者并未给予任何应答。随着无数雨点一同自上方落地的正是手持连枷的聆弦。

“你是哪个？”他握住身后巨镰的镰柄，在聆弦将连枷前部甩来的同时朝前用力挥舞镰刀。两方金属剧烈碰撞，火星飞溅。

连枷头部被弹飞，聆弦本人却并未失去任何平衡。她对准彻紧握镰柄的手臂就是一片光锥，旋转加速钻去。彻看出这光锥带有追踪属性，直接左手接替右手握镰，右臂自上朝下一甩，形成一道气墙。未等被气墙减缓飞行的光锥成功突破控制区域，彻便忍痛直接挥镰贴着自己的小腿

切下，解放了右腿。聆弦抽回连枷，斜着朝彻的腰部甩去，试图通过缠绕限制他的上半身行动。彻直接以左腿为重心，一个猛烈转身，跟着镰刀顺势朝聆弦斩去，被聆弦一个后撤步躲闪而过。未曾想镰刀处闪过一道青光，一片与此镰刀同款外形的半透明黑影直线飞出，横切聆弦胸口，斩得她捂住胸口连退数步。

彻刚要斩断左腿的藤蔓，而藤蔓之上意想不到地爆出了数根棕色的尖刺，其中一些直扎入他的小腿，使他痛得倒吸一口气。他忍着疼痛继续切藤，紧要关头之际躲开了聆弦掷来的麻痹花瓣。他瞥向自己视界左上的2级毒标识，向着积水的水潭吐了口唾沫。

“妈的、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我跟你何怨何愁？！”

“少、废话。”聆弦稳住步子。彻察觉到她的体表正闪过一层闪烁的白光，立即断定还有个治疗魔法使用者藏在暗处，当即甩镰之时一个突进，进一步逼退了聆弦。而后他大喝一声，镰刀砸地，一道翠绿色的圆形风浪卷着空中的雨滴向四面卷去。

“你们有三个人啊。”他淡淡一笑，“我知道你们是来做什么的了。你们已经发现了吧。”

远处被雨帘所遮蔽的街景陡然化为一片白色。从中逐渐显出一人影，正是借着漫天水元素力隐藏在雨中，手中持一把重藤弓的绫栞。

“哦噢、我认得你。”彻轻浮地说道，“有人警告过我，来竹内就别惹上月见花大美女。这可是你自己找上我了，不关我事啊。”

绫栞步步逼近，边走边搭箭对准彻的左手臂。彻看透了她的瞄准的身体部位，不屑地翻了个白眼。

“知道我的身份还省了我不少事。乖乖地停止抵抗，饶你一条性命。”

“是吗？”彻侧过头去，露出奸诈的笑容，“照我看，你们根本不敢杀了我吧。”

他左臂朝左伸直，平举镰刀，刀刃转向。随后，他只是轻蔑地瞪了方聆弦一眼。

聆弦大喝道：“他准备自杀！！”

绫栞立即一箭射出。与此同时，两道藤蔓从彻的两边地面凶猛破出，直冲他的双臂而去。彻本就未想直接自我了断，一镰刀切段其中一根藤蔓，再朝后疾闪避过第二根。他嘴中默念两道词条，直接将绫栞那支箭矢的飞行轨迹下压，尔后自他臂下破空而过。

“小姐姐们，该怎么才能跟你们说明这些都是没用的？那么，再见了。”

忽然，他的背后传来一声“嘭”响。原来绫栞的那支箭矢并未飞远，而是半空解体，其中飞出六道扭曲的水线，直冲彻的后背而去。

“什、”池谷被水线直冲后背，直接被打得镰刀险些脱手。聆弦立即甩连枷击向他的镰刀柄。在这刹那，一直躲在房顶上的琳然终于也瞅准时机飞跃而出，念完了短期追踪魔法的最后一句词条。

池谷轻笑，直接顺其自然地借力朝着地面摔去，跟着镰刀转向下方一砸，一片半圆型的风阻轻而易举地抵消了琳然的追踪魔法。他直接在地面卷着积水翻滚，向着自己身体上方一镰刀重切而过。随着噼啦的清脆一记，聆弦的连枷锁链应声而断，连枷头直接摆脱限制飞向远处，击破建筑的木墙飞入了屋内。

聆弦也没打算惯着地上这破坏了自己武器的男人，直接抓着连枷的棒身附上了一圈麻痹荆棘，冲着地面就一个飞身跃进，狠砸而去。远处绫栞早已放下弓，将自己这份追踪魔法吟唱完毕，对准彻发射而出。而落地的琳然在打了几个滚后便再次尝试吟唱追踪魔法。两颗魔法弹同时击出，料想彻在聆弦的进攻下也不再有机会展开空气罩，这回必定成功。

“司空晓风桑……对不起，我只是、我问你一个问题……”

词音不知道该如何组织语言。一旦直接道破了晓风的目的，她俩的交情（虽说本就不深，但正因是本就不深）说不定便会截止至此。

自己……明明根本不在意跟不跟人交朋友。但她觉得通过这种莫名其妙的方式结下梁子毫无必要。晓风与自己本该是利益共同体，现在又怎么会陷入这般利益冲突的情势？

“词音桑是想问些什么吗？要不你之后私信找我，我现在确实是赶时间啊。”晓风做原地跑步动作，脸上并未遮掩全部的焦急。

“我……”词音咽下了不知多少口口水。她用手背抹去脸上混着雨水的冷汗，最终还是选择直截了当地质问，“你……为什么要帮助二阶堂才新？”

“哦，你说这事。……”晓风的跑步动作停滞于原地，迎来的是几秒的沉默，“哦哦没错，有关 NPC 凶杀案的事情……我这不正是要去找他们算账吗。”

词音的心中一沉。

“你居然……真的是韵笺才浅的内鬼……”

“唉？词音桑你不是中国玩家吧。怎么会突然担心起我们公会的事务来了？我其实不太方便跟你说这些，因为我……”

“你知道吗，你无意之间促成了什么样的后果。”词音的语气，似乎又有些过度平淡了，“你为什么要杀 NPC？你怎么下得去手？他们是只有一次生命的存在啊。”

——不是，我是被迫这么做的。

又或者换一种可能性吧。

——不是，我是无意间不小心间接杀害了 NPC。

就算是这样也好。就算是这样，也足以令本就自诩冷酷无情的词音对晓风产生足够的谅解。

“因为，如果我要变强的话需要解锁一些特定的技能，获取一些特殊的素材去打造装备对不对？假如我要练成我理想中的流派，必须要杀那几个 NPC 的话，我也没什么选择啦。”

……却为何，偏偏获得的是这样的答案。

词音叹了一口气。

“所以……司空晓风，你果然有杀 NPC。”犯罪者，往往都会回到犯罪现场，欣赏自己所留下的杰作，“琴音绕梁的店长，是你杀的，对吗？”

“哦？你觉得我杀了他有什么好处？那个 NPC 手中没什么太好的资源，你知道吧。”

“因为……”词音恍然大悟，皱紧了眉头，“因为，你最好的朋友，那个之前和你一起行动的女生，她很喜欢各类古风乐器。对吧？”

晓风一脸兴致地抱起了胸，手中团扇上下缓缓晃动：“是这样没错。你的推理还有点意思。”

“她花在那些乐器上的时间太多了，几乎经常去各种乐器店泡着不走，也不想和你一起去野外刷怪练级，而她待得最久的便是琴音绕梁这家店铺。你为了她能够同你一起游玩，于是就趁着‘极昼’的时候上线，亲手杀了琴音绕梁的店长。这下，她便无法再在这上面耗费大量时长，甚至会因此产生心理阴影。你的目的就会达成，对吗？司空晓风。”

晓风面带笑容地点了点头：“太对了，太对了，你还有什么想法？”

词音微微地低下头去，将腰间的刺剑缓缓拔出：“果真如此。你居然会因为这种无聊的理由去犯下恶行，你真是让我感到耻辱。……杀了琴音绕梁的店长后，你收获了店长的遗物，发现还有这种途径能获得珍贵道具和素材，因此才会决定与二阶堂才新合作，为的就是在她们杀 NPC 时，你能坐享一部分利益。仅需提供情报，不需要你来亲自动手，你是间接的杀人犯。”

“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 NPC 他们确实就是纯粹的恶人，他们本就该死？你也清楚吧，月星世界存在的可不仅仅是你眼见的那些小店店主小装备铺工匠，月星世界也是有 NPC 劫匪、NPC 黑帮，甚至 NPC 互相残杀的案例也比比皆是。他们犯下的罪孽不输那些现世的违法犯罪之人，为何我不能将他们杀死？”

“那种 NPC 确实该死，罪不容诛，死有余辜。”词音闭起双眼，轻声说道，“但琴音绕梁的店主做错了什么？那个药水店的莎娜又犯了什么错？为什么你要间接害死他们？你居然将行恶视为如此随意的行为，岂有此理，我会让你品尝随手犯下杀人之罪的代价。”

她的两眼瞬间睁开，刺剑直指晓风而去。晓风对此早有预备，直接团扇一扫，将词音吹定在原地，毫无前进可能。词音立即用手臂带起火焰，试图用其冲破晓风刮起的范围风，没想到晓风又是蓄力一扇，词音手臂一旁刚刚初生的火焰便不再受到控制，肆意朝着四面飞射而去，并未命中晓风。

词音的进攻方式，恰巧被晓风的流派压制了。

她不甘示弱，立即向着横方向一个跃进闪身，又在晓风朝这一新方向猛扇之时闪回原先的方位，趁着晓风预备下一波攻击之时直接冲至了她的跟前，细剑直指她的胸口。

“好了我不跟你闹了。”

晓风左手持扇，本该是空无一物的右手却不知何时握起了一把数尺长，闪着青光的影剑。——糟糕，是什么时候换成这把……

词音的全部惯性都用于前冲，根本没有半途止步的余地。晓风轻笑，直接用刀背一下将冲至面前的词音手中那把刺剑击飞，借着一个恰到好处的闪身，接住了飞扑而来的词音，将她半搂在了怀中。

“哎、……？你、”

“我的宝，你先听我说。那乐器店的店主给觅萱卖了把用了五次就折断的笛子，但这压根不至于让我杀了他。我杀的一些罪大恶极的家伙，从未干过好人，哪怕是小偷这种级别的。”晓风将词音扶稳，紧接着便被词音挣脱而开。

“你什么意思，所以……所以他并不是你杀的？”

“我跟觅萱本来就是大学同学啊，有什么必要担心她在游戏里被电子人给迷到了。我压根不知道那个店主是怎么回事，我和觅萱一上线他就暴毙了，我俩连他个尸体都没见着。”

“这样……啊。”词音整了一整自己的外衣，蹲下拾起了耐久被砍到只剩三分之二的刺剑，“所以……你刚刚只是在……”

“对呀我看你的推理还挺有意思的，我都差点信你了。可惜你说的是我本人，而我本人并没做那些事。”晓风无奈地叉着腰，“本来我还打算点破，没想到你直接就跑过来要刺我，给我吓得……”

词音脸上一热。“那你……为什么下那么大雨跑来这里？你赶时间又指的是……”

“就是你所说的那个什么莎娜的事情啊。韵笈才浅的管理层不知道发什么疯非要压这件事情的热度，背后的意思不就是禁止玩家杀害任何 NPC 吗，不知道是会动摇民心还是怎么的，我也不

敢说懂。但不杀任何 NPC 和不杀好 NPC 这可区别大了去了。完全禁止杀 NPC，这可是断我发展路线啊。”晓风满脸的无奈，“然后那个二阶堂派来的几个人一天到晚来我们的领地打探情报，我就想着如果她们能帮忙搅乱管理层的计划，那搞不好我还能再走一段时间老路，给等级练上去了再说。”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就是你泄露给了才新有关韵笺才浅管理层的行动方针……”

“哎，但是，可不止我一个人。我显然也是看到有其他公会成员这么做了我也才放心这样干的。”晓风停顿几秒，若有所思，“但是那几个人偏偏对我有意思，让我帮忙去调查什么特殊零件的情报。我记得叫……叫什么来着？”

词音提醒道：“连锁核心？”

“什么是连锁核心？噢噢哦，可不是！那种玩意要是我能知道在哪的话，早就翻天了吧，人人都要去抢了。”她忙摆手道，“我就一公会的中层玩家，我哪有那么神通广大啊。我记得她们要我找的东西好像叫……什么齿轮？对，好像叫什么复试齿轮。”

“这个零件我确实也没听说过。”词音摇了摇头，“反正既然不是连锁核心，那说明莎娜被杀和你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吧。”

“哎呀那可不能……但之后他们跟着我的情报过去，据说是把这个复试什么齿轮的持有者叫什么小岛由亚，也是个 NPC，给杀了。所以我就特别恼火，他们可没跟我说会下死手啊，我这正找他们算账。但我昨天找那个二阶堂也不在公会里，今天又去了一趟，二阶堂跟我来说杀人的不是她，要我来这个地方找什么人。”

“池谷彻。这人杀了莎娜。”词音立刻回应，“但你现在不能找他，找了就没法抓他归案了。”

“哈哈抓他归案，你们抓杀人犯啊？等等……你说是池谷彻？不对不对，我要找的那人名字也是三个字，但不是池谷彻。那人叫雾雨红，是凶染 Rhyme 的会长。二阶堂跟我说这人今天要来这个地方，他就是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

词音听闻晓风讲述的情报，不禁陷入深思。

“二阶堂……给了你情报？为什么？她有那么多好心？”

“这就不在我的理解范围内啦，我也觉得事情比较蹊跷，但我还是过来了，干脆直接找那雾雨红当面对峙。”

“但我觉得。”词音无可奈何地摊手，“这人怕是不会来了。这回我猜的很有可能正确，这个所谓的会长估计抛弃了自己手中作为棋子的池谷。他现在怕是已经在布雷姆了吧。”

“这样、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有，我的同伴估计还是会想抓池谷彻到町奉行。所以，你和我在这里好好待着别靠近他们。同时，如果你能帮我阻止其他人靠近战斗现场，也会帮我的大忙。”

“这个大忙帮起来好像还挺顺手的。反正我现在目标没了——我可以信你吧，词音桑？”

“我要骗你的话就不会是这几套说辞了。更不会对你拔剑。”词音冷淡地回答。

晓风又一次点头：“很有道理，这回我又被你说服了。”

宽广而无人的街市，由雨点扬起的水雾，不知是否来源于那片幽深的山林。

独自在雨中奔行的白夜，目的地并非聆弦等人所在之处——而是竹内町的传送广场。

“既然真凶并非竹内本地玩家，做好了随时逃跑准备的概率很高。既然如此，他或她极有可能居住在竹内町中心广场的附近。”久礼夏月曾在邮件中分析道，“考虑到发生命案的坐标规律，真凶很可能暂居在距离命案地点密集的竹内北街区的相反侧，同时又靠近竹内的中心地带……也就是说，他十有八九会在竹内的南街区北部。”

白夜的任务是负责在众人一番苦战失败后，以最快时间前往真凶的复活点并试图拖住真凶。没错，她并非追捕真凶的主力，而是确保这场行动能够圆满成功的保险丝。

雨势渐小。月星的 PVP 总是会在两分钟之内结束……难道聆弦她们真的对上了难缠的死敌，与其战斗至今尚未分出结果？可是她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要杀死真凶，而是夺走真凶的行动能力，并尽力阻止其自杀。

……既然如此的话，能打上这么久，说明她们已经对真凶无计可施了吧。若是能够将其控制住的话，行动早就该成功了。

如此作想，白夜忽然被收到新邮件的提示音吓得险些朝前跌去。她颤颤巍巍地点开了邮件页面，只瞧上面书写的几个大字。

——“作战计划 A 失败。作战计划 B 失败。”

雨，停了。

词音随行晓风，二人巡逻于街道，小雨逐渐不再。自屋檐流落的雨水跌向地面。四周古色古香的和风建筑被这些微型瀑布所点缀，布置得宛若人造的水乡。

除此之外的声响却是未剩下几种。包括那声无法被词音排除出列的邮件提示音。

她默默地将这封信件的短短几字阅读了数回，关闭了邮件视窗。

“怎么了词音妹，是你刚才说的那几个合作伙伴吗？收到信了？”

“作战失败。”词音有些过于冷静地将事实告诉晓风，跟着约十五秒的沉默，期间也只是呆滞地望向远方未被建筑所遮挡的，那片空无一物的阴云，“嗯……之后也没有我的什么事了。晓风桑，你能告诉我你所知道的有关那个凶染 Rhyme 公会的一切吗？”

晓风似是因为词音突然对缉拿真凶一事失去动力而略为吃惊。但随即，她爽快地一笑：“你是想要我把两边都得罪啊。正好，我原本便是这么打算的，干完这一票我就转去几时重。”

聆弦愣愣地侧躺在地，缓慢地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自己受了致命伤。那个池谷彻方才用镰刀的刀刃将自己拍在地面，接着便用镰刀刺在自己身上空翻，躲开了绫来的追踪弹。

而琳然的追踪弹？琳然发出的那一枚确实成功命中了。

但是，命中的是聆弦。

她撑在地面上，想拼尽全力地起身去阻止退到墙边的彻自尽。与此同时，绫来也一发水流束缚弹自手中弹射而出，可惜飞行速度并未赶上。

彻冷酷的笑容很快便转为得意的大笑。他立即将镰刀翻转，连续斩入自己的胸口。

伴随着那无数的七彩晶片，他死在了她们的前面。

“我们……”

琳然三步并作两步快速奔来，为聆弦吟唱了恢复魔法。聆弦抬起手，沉着嗓门问道：“我们……成功追踪到他了吗？”

她只瞧见琳然摇了摇头，而绫栞也只是躲闪了她的视线。

“……这样啊。”

聆弦深深地叹了口气，而后缓缓地打开邮件系统，先后向夏月、词音、凉璃三人发送了书写着“作战计划 A 失败。作战计划 B 失败。”的邮件。

“已经结束了吗，那个、……”

“是的，看来已经结束了。”聆弦简直感到一丝的释然。她面无表情地自地面起身，用手背捋掉了后背上的水，随意地朝前走了两步，“我们还是把这种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很遗憾，我们应该是输给那个家伙了。”

琳然满心急切：“没、没有任何办法补救吗？现在立刻搜遍所有的旅馆的话……”

“没用的。真凶都有机会从我们三人的合作下成功逃跑，再从旅馆逃走，逃到塞壬区域去……甚至逃往其他的区域，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究竟会选择传送到何地。没用的，从此之后，可能在这 TBO 中我们都再也见不到任何叫‘池谷彻’的玩家了。”

聆弦无意间又听到了收取新邮件的提示音。料想是方才收信的三人中有谁就此事发表了疑问或看法吧。

“怎么会这样，我真的以为无论如何都……要是我第一发追踪魔法没有失手的话，要是我一直藏到最后才出手的话……”

“你不要过分自责了，两个计划都失败本身就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全责。”聆弦将琳然搂入怀中，“从此之后，我们还是得走向正轨，好好地该怎么玩这个游戏就怎么玩，不再管这些本就不在我们普通玩家职责范围内的麻烦事了。我们……为这城市，为这游戏操心过多，又何尝不是一种从内心而发的自负呢。琳然，抱歉——还有绫栞小姐。”

她回过头去。绫栞已然背过身去，掏出一张花布，细心地擦拭着手中的重藤弓。

“抱歉，把你们卷进了这么麻烦的事情里，结果没想到……最后还是失败了。”

“我没能守护竹内町，我甚至没能为自己的失误负责。”绫栞的语气黯然神伤，“这本来就不是你的问题，方聆弦，你是从外面来的玩家。我不一样，我自一开始就决定定居竹内，将自己视为竹内的一份子，甚至……将自己视为维持正义的人。这里已经被我当成了第二个现实，第二个家。我没能守护好自己的家，我觉得我已经失去了自命不凡的资本。”

“我们的敌对势力非常复杂，这场事件打从一开始我们就面对了不止一两个敌人。事情走到这一步，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事。”聆弦略低下了头。她想起刚才收到的那封新邮件，还是打算打开瞧一眼。

“就算如此，计划已经失败就只是失败。已成事实的事实，我没必要逃避。”

“但……”聆弦默默地读取了信件的内容，神色中满是诧异与震惊，“我……我们、或许还能再最后试一试。”

“什么意思？”

聆弦未对绫栞的提问进行回答，只是以平稳的语调念出了信件中的内容。

“池谷彻所在处：竹内町南部，地满一丁目，中地满街与七条通交界口以北，千木旅馆。”

“这是……？”

“稍等，我把它转发给黑羽凉璃。”

词音双手搭在身前，与领路的晓风一前一后地朝着韵笈才浅的茶楼前行。

这样悠然自若地与前头那家伙交流一会儿也不会被责骂吧。

反正，词音的任务已经超量完成了。

池谷彻于旅馆苏醒，此时的他正坐在床边，手边俨然是平置整洁床单之上的巨镰。

他并不着急起身，只是举起并摊开左掌，其中浮动着一团散发着翠绿色光泽，却有漆黑之光流窜的元素球体。

“……”短暂的沉静后，他试图向光球之中喊话，“会长？请回话，这里是池谷彻。”

“——你周围安全吗？”

“原来你真的会关心我周围安不安全啊？！为什么要放我鸽子……咳、”彻清了清嗓子，试图压下心中怨气，“非常安全，我将那三个追杀我的家伙甩开了。现在我在千木旅馆自己的房间里。”

光球之中的话语声透露着几分愠怒：“蠢货，虽然我不清楚对面具体人数，但试图捉到你的可不止三个人。在成功脱身之前，不要再联系我。”

“你就这么把我丢在竹内了吗？！喂，雾雨红我告诉你，我可是替你……”

“直接拿传送水晶传到传送广场，然后立刻到布雷姆来。”

元素球体表面，漆黑弱光不再。

彻咬牙切齿地掐灭了光球，从床边跃起，走到空无一物的杂物柜前——更准确地说，其上仅有两瓶恢复用的药剂与三枚普通的传送水晶。

要和这个该死的地方说再见了。几个月内他绝对不会再踏入竹内町半步，跟着那垃圾会长的屁股后面给他擦屁股准没好事。

他咽了口口水，抓起了其中的一枚传送水晶。

——传送至：竹内，中心广场。

随着清脆的玻璃碎裂声，一根细长的箭矢破空贯入，在水晶正闪出微弱射线的同时将其击得粉碎。

手中的救命水晶忽然被射爆，才反应过来的彻吓得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赶忙回过身去面对已被那支无名箭矢击穿一个小孔的客房大窗，顺手往后又抓取了一枚传送水晶。

也就在这时，他的身后，那根箭矢插入的木制墙体内传来悦耳的一声“滴”。

“我去……”在目睹窗外那漆黑的身影飞身一脚踹入房间内的同时，彻只觉察到后背一暖，囤放杂物的柜子骤然起爆，将彻直接轰飞，推向窗前的床铺。他的手掌也因这预想不到的爆炸而脱力，水晶自手中摔落地面，滚下床底。

- 向濂 白夜 -

破窗而入的白夜直接一脚招呼在了飞来的彻的腹部中央。他被踹得喷出口水，却也顺势伸手将这不明人士给一同扯到了地上。趁着白夜仍在地面翻滚，他赶忙倒着爬到床旁，右手朝上探出，试图抓到镰刀的长柄。

翻滚之余，此人脚跟点地，借力飞跃而起，空中一箭射入了彻的右手。他痛吼一声，边起身边拔掉了手背的箭矢，顺着大手一挥，借着风元素将箭矢快速地原路投掷回去，被那使弓的玩家一个侧身轻松躲闪。

“你……又是什么人？！”彻沉着嗓音质问。

白夜并未回答，只是在彻抬起镰刀的间隙蓄力完毕，又是一箭凶猛出弦。破甲箭击打在彻即时举向身前的镰刀刀刃上，发出“铛”的响声，刀刃未破分毫。

池谷彻镰刀后挥，一阵暴风反向冲开，将白夜径直吸去。她下意识右手拔出箭矢就是一记挥斩，被彻一镰如切割纸卷般轻易斩断。手腕溅出鲜血的同时，她空中换力顺着镰刀刀刃斩去的方向转身，甩出一道环形的鲜红血花，保住了自己的右手。

“你想得太简单了。”彻冷笑着。白夜心中暗叫巨大失误，在被彻一个扫堂腿踹向窗外的时刻眼睁睁地瞧着他又一次自杀成功。

白夜的后脑勺砸在窗框上，直接将木框连带撞断，但她也随之举臂反手试图抓住上窗沿，却仍旧失去平衡飞向外侧。她头朝下摔在一层的房檐上，将木板都给撞裂，却终于将右手死死地抠在了檐边上。腰部随着惯性一甩，将两瓶恢复药剂别在腰间的腰带也瞬间脱扣，药水向着下方落去。她管不着这些，紧抓着房檐的手臂继续施力；霎时，方才的伤口鲜血流淌，随重力落下，滴入她的右眼。

她晃动身躯，左手同样搭上房檐，再度使劲跃上二层窗口，正见才复活几秒的彻尝试第三次自杀。

重生锚能够在短时间内复活注册此锚的玩家三回。若是复活完成，锚的充能便会减少一格。

在此之后……若是该玩家再次死亡，重生锚将会自动取消该玩家的绑定状态，将他或她送至最近的传送广场。

恢复一格充能的所需时间是月星内的一个小时。所以……只要让彻在一小时内成功自杀四次，他们就功亏一篑了。

眼下……白夜无助地目睹彻再度将镰刀送入他自己的身体，却毫无阻止的能力。

攻击他？……那也只是加快他自杀的效率罢了。为什么他们要让自己这种又没控制技能，又没治疗技能的废物来拖住这么危险的玩家？！为什么、就这么看得起自己吗？！但凡是词音、但凡是绫栞在这里的话，事情都不会走到如今的地步。

白夜扑上彻的身体，拼尽全力地空手抬住他正欲送入自己腹中的刀刃，另一只手使足了劲想要推开他的身躯。无济于事，自己的力量太弱小了，在这种主修伤害的玩家面前，又是如此狭小的房间，白夜毫无胜算。

完全被碾压……这样子要怎么拖住他？！这样子根本不可能等得到聆弦他们到来，究竟他们为何要如此信任自己？白夜宁可她们不信任自己、信任自己的后果就是如此，彻底输掉……计划彻底失败，就算知道了这个池谷彻的复活地点又如何，最后终究还是彻底失败，他们要全盘皆

输!!

都是……因为自己、因为自己!!!

“不可以、休想自杀……不可以再让你……!!!”

“想得太美了吧，小姑娘。”彻再次加强了手上的力道，一边吟唱着超近距离风弹轰击白夜的身躯。

“呜、……!!! 呜哼、!! 不能让……不能让你……”白夜全身紧绷。她从未如此拼尽一切地想要阻止一件坏事的发生，“我，求求你了……”就算在那时、就算在曾经的……

白夜猛地甩了甩头，咬紧牙关，最后一次尝试用整具身体的力势去推开彻的镰刀。刀刃已经深深刻入白夜的左手手心，现在的白夜是在用手部的骨头去强行抵住刀刃。

视界左上角的血条、充盈的绿色部分阶段性地快速被赤红所吞噬。红色的血条不断收紧、绿色的部分逐渐减少……80%、70%……马上就要到 60%了，自己只是在干耗自己的血量而已，这样下去绝对不会是办法……

可自己、可自己又能做什么?! 她连一个控制技能都没用，眼下也绝无可能再去掏出能附加异常状态的道具或妨害性药物。因此，因此……

用脆弱的肉身去强行抵挡。这是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钻心的疼痛，潮水般的剧痛……咬死牙关，强撑……用全部的信念去强撑。

“不要、……不会让你再、自杀!!! 啊啊、!!”白夜闭起一只眼，额头与手背青筋暴起。她已经快撑不住了。她仍然在撑下去。仍然如此。

绝对，不能失败。

那么多的同伴，都将信任寄托在自己身上。

自己……绝对不能失败。

不然自己会永远都无法面对他们的。

不然这错误就完全是白夜一个人的责任，他们会怪罪自己一辈子。他们有权利这么做。

自己……明明、已经费劲千辛万苦找到的，新的伙伴……

……绝对、不能再……再失去……

但是、好痛。

真的好痛。

救救我，不管是谁都好，自己真的已经彻底坚持不住了。无论再怎么努力，自己的力量实在是太微薄了，我做不到、我改变不了未来……

我帮助不了任何人，拯救不了任何人。我无法阻止最坏的结局发生，我甚至是眼睁睁地瞧着它发生。

我真是……彻头彻尾的垃圾。我果然还是……做不到啊。

谁来帮帮我，不管是谁……请来帮帮我，我……我想要放弃，可是我不能放弃，在他们的希望全部汇聚于我的手中之时，我不能放弃。

我没有放弃的选择，我没有放弃的余地，我没有放弃的资格。我不能放弃，绝对不能……再……勿、勿栖……琳然……

“别费劲了，我也算为你好。”

镰刀的刀刃闪出一道黑色的光泽。“咿呀呃呃啊啊啊……!!!!”随着一声惊惧的惨叫，刀刃顺着白夜的左手手掌如切碎无骨的肉块般轻松划入，直接沿着白夜因施尽全力而近乎伸直的左臂一路切来，直到左肩为止。“啊啊啊啊、好痛啊啊啊……!!! 啊啊啊、!!!”

巨量的血液汹涌爆出。白夜绝望地瞥向了自己视界左上角那仅剩一丝的绿色。

……不行、绝对不能再……不能再继续、自己的……自己只要死去，就……!!

如果慕容思诗方才告诉自己的都是实话，自己……!!!

白夜使出了最后的一丝力量。

不、她并未再去制止彻。拼尽这最后一丝力气她……朝后跳开。

她不能放弃。

她也不能不放弃。

所以……她，躲开了。

摔倒在木质的地面。她亲眼看着彻逐渐再次、再次化散为七彩的晶片，冰冷的泪珠自她颤抖的眼眶中孤独地滚落。

她紧紧捂着自己已经被纵向切成两半，完全失去行动能力的左臂。血液仍在流淌，受了这样的重伤已经无法被系统修复了。她……只是会在这里，孤身一人而已。

若是彻并未尝试自杀……而是哪怕有一丝真正的进攻欲望的话，白夜现在都已经死去了。

白夜捂紧了如同两根肉条般垂荡着的左臂，艰难地向着前方的彻——不、是朝着那半空中散发着梦幻的彩色光芒的晶片，漫天飞舞的艳丽碎屑……一点、一点地挪动身躯。

见证彻的第三次复活。下一次的复活，彻将出现在传送广场。

届时，这场调查便会彻底结束。以最坏的方式。最坏……的方式。

她不能直接用血肉之躯去阻挡彻。

否则，她会死在这里的。

绝对……不要死亡。

不论思诗告诉自己的究竟是否为实，但凡“那种论点”存在……她就必信无疑。

因为她，无法接受任何“或许为假”的赌注。任意存在的概率，只要与她在这月星世界的死亡相关……对她而言，可信度便是百分之百。

她不能死。因为某种未知的理由，她不能死。

绝对……不能死。

但绝对，不能放跑彻，不能让大家跟着自己一起失败。

因此，她陷入深邃的踌躇。

但自己……真的做不了事了啊。我已经尝试了所有，我已经竭尽全力……对不起，我还是无法改变未来。我和从前的自己一样，无法改变未来。

我从来都只是从前的自己。

我……从来都只是那个畏缩胆小，懦弱无能，自我中心的废物。

还谈什么后悔没有拯救黑羽谅璃。

我从来就没有能力拯救黑羽谅璃。

我甚至只能勉强救我自己。勉强让我不死，就这样苟且偷生地……活下去。

谅璃将这第二段生命赠予我，只是为了让我从一个看淡生死的垃圾转变成了贪生怕死的杂碎啊。已经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

但对我而言，这最后的机会也无限接近于原先就不存在啊。

我……已经阻止不了他了。

我仍会尽全力……用这最后一丝的血量，去拖住他。

但，我一定会死。

我不想死……我已经不想死了，所以……不要、不要将谅璃最后留给我的事物夺走，不能……

不能死、但我……必死无疑，我将决然赴死，我不想死……我不可以死，但我必须死，我必须……

我必须……死在这里，我将要死在这里……

和伊、聆弦……小鸟游姐姐，救我……救救我，我快要……我快……

我彻底……已经、坚持不住了……

琳然、勿栖，救救我，请来帮一帮我，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那么……”池谷彻自床边悠闲地起身，举着镰刀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接着将目光居高临下地投向了地上虚弱无比的白夜，“小姑娘，我对杀你没兴趣，你要抓我很正常，但我要逃自然也是意料之中，对吧。恐怕我们要说再见了。”

已经……决定放弃了。

白夜只能依稀辨认出彻那把巨大镰刀的刀刃。此刻，他已将刀刃深深刺入自己的腹部。

这也证明，事态已经、或者说是终于……走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她无法清晰地瞧见这一整幅画面——泪水已经彻底模糊了她的视线。

但也……不用再看清了吧。

因为已经无法再阻止他了。

已经无法再……。

“救救我……”

“竹取……”

白夜当时并未留意到在自己面前横穿而过的紫色直线。

但在这直线逐渐扭曲成一种近似于柔软的闪电分岔的形状后，她立刻用右手手背擦去了泪水，只瞧见自己的前方……

那个全身大半被深紫色披风所遮罩的身影，急刹于自己的面前不远处。白夜默默地抬起头，披风的兜帽因这疾冲而被甩开，深蓝的齐肩短发在惯性下于空中飘荡。

白夜对这背影……总有几分的熟悉。身前的女生单抬起一只手，其掌心的光芒以过分温热的暴戾旋舞击穿了只剩下不足半血的池谷彻的身体。

“杂种，你的肆意妄行到此为止。”

“我……嗯？！”彻猛然回过神，发现在自己的不断自残下，他的血条不减反增，“你……好啊，恢复魔法。你居然会用这种方式阻止我……”

彻沉吼一声，将镰刀从自己腹中抽出，口中念着不明的咒文，刀刃上随即浮现出紫色烈光。他作势斩去：“可别怪我了，给我受死!!!”

少女完全没有去躲闪这全力挥斩而来的镰刀，甚至在被随后到来的扇形黑色雷电贯穿上半身后也未吭一声。她难道一点都不痛吗？

不、她一定很痛吧。

白夜颤动的视线，转向了同样因剧烈的疼痛而不断颤动的，面前那少女的双腿。

“你、你要……不行、你也会死的……”

“白夜。”

“唉……？”白夜的身体剧烈一颤。

“不像你啊，你居然在最后关头还是放弃了。是为什么呢？”

白夜的目光呆滞，静静地抬起头。面前的少女缓缓地回首后，那双黯淡无光的眼眸使得白夜心头剧痛。

“竹取……？”

“我会代替你成为最后的保险丝。所以，现在……看好了。”

三枚风元素轰击弹径直冲向竹取月的胸口。她眼瞧魔弹飞来，咬紧牙关，硬生生地用自己的身躯扛下了全部三发。

在这期间，竹取也并未停止吟唱回复术。她至少已经吟唱完毕四次回复术，她未曾停顿片刻。

“你可真是疯了啊……。”彻啧啧称奇，又是一镰刀斩去。刀刃切入竹取的身体，鲜血随着切割的路径以环形喷涌，但她却仍在……仍在吟唱回复术。

作用对象，仍是正欲第三次向她发起攻击的池谷彻。

“呵呵、强行对我使用回复术。但就算如此，你又能改变什么呢？你的魔力值恢复速度，也快跟不上了吧。”彻摊了摊手，再次斩去。

随着赤红的血液浸染了房间大片的地板……竹取，终于单膝跪在了地面之上。

即便如此。

即便如此……

她再度摇晃着尝试起身。

实话说，若是现在的竹取……哪怕只是再次站起来，恐怕都要花费过量的体力吧。

但她……成功地再度起身。

彻苦着脸，轻哼一声：“喂傻子，你已经快死了，我不想让你感受真实的死亡体验，你走吧。”

“现在却会装好人了吗？”竹取放下右手，一步步地向彻紧逼而去，“我曾经设想过无数种亲手杀死你的方法。我真希望能在睡梦中也杀了你。现在，终于让我找到你了，我当然可以亲手杀了你，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她从自己的披风内取出了萤火，却将弓抛向一旁的床上，“但我不能这么做。我要你以最痛苦的方式体会到你所犯下的罪孽。我不会让你那般轻易地解放，我要让你自此以后失去在 TBO 中生存资格，杂种。”

彻的眼中，短暂地显现出一丝动摇。

“你到底要怎么我？我现在随便攻击一下你就会死，你清楚这一点吧！？别怪我没警告过你……喂、我告诉你，你再靠近一步我就……”

“你就怎么？杀了我？”竹取哈哈大笑起来，“我没听错吧？！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大善人了，你杀了由亚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善心大发？！你不是就要杀了我吗，来啊、你怎么还不来？我就站在你面前，你挥一下镰刀我立马就会死，我又不会爆炸，我也不是什么有地位有权势的高等人类，你怎么还不杀了我，你以为我还真的会信你是个什么天杀的绝世好人吗？！”

彻被她一点一点地逼着后退。他的小腿，已经撞在了床头柜之上，险些使得他一屁股坐下去。

“快啊，杀了我啊？有这么难吗，我甚至是可以复活的，我既然可以复活你还担心什么？你连不能复活的人都能杀，现在面对我你却胆小如鼠畏畏缩缩了？！你在想什么啊，杀了我啊！！废物、不就是个被其他人利用的工具，就凭你也配夺走由亚的生命……”

彻的镰刀，自竹取的腰部……横切而过。

竹取的话语声，戛然而止。

“别怪我……没警告过你。”

竹取的红色血条最终全部被黑色所吞噬。她的生命值……归至百分之零。

“不、不要……竹取，竹取！！”白夜像大梦初醒般意识到一切，冲上前去想要为竹取使用恢复药剂。摸向腰间……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恢复药剂早已在刚才被踢出窗外后随着木片一同滚落到了外面的街道。

结果，白夜……什么都做不到了……？

不，就算白夜现在真的有恢复用的药剂，也已经赶不上。红色的血条消减速度极快，在生生接下了这么多次攻击后，竹取生命值的绿色部分本就所剩无几。在这时吃到任何致命伤害都相当于会在毫秒间立刻不可逆转地死亡。

因此白夜只能愣愣地注视着竹取的身体自腰部开始，向着上下两方扩散延伸，一点一点地被转换为碎小的七色晶片，仿佛某种晚春的繁花因时光的流逝而逐渐破败凋零，花瓣脱落——就那样扩散至空中。

不被风所吹拂、不被重力所牵引……就那样，缓慢地、优雅地飞舞着，随风逝去……

随风……逝去？

七彩的晶片并未消失。它们停滞在了原地，不再飘动。

彻并未察觉到这堆破碎的结晶正在经历什么。所以当他趁白夜失去行动能力，竹取又濒临死亡之际，干脆不折磨自己，而是向着客房的角落走去。方才杂物柜爆炸的时候，其上的最后一枚传送水晶滚落到了这里。

果然，还是直接用水晶传送到中心广场，接着再立刻离开吧。不用大费周章搞什么自杀了。

也就是在他做出这短暂举动的同时……那些折射着不明来历的光线，闪烁着彩色光芒的结晶体原路倒退回了竹取的身体，再度化为了肉身的型态。

“……”

竹取并没有死。

和在薙峯霞城吃下了那不明来历的毁灭性攻击后一样，竹取并没有死。

意识到自己成功保住了性命，竹取平淡地向着彻转身，举起右手——这次，并非回复术；一道金色的光线直冲而去，击碎了彻手中的传送水晶。

“什么、你居然……!!”

池谷彻飞快地转过身去，面露诧异地注视着仍旧存活的竹取月。

她的左眼，金色的炽焰无声地燃烧着。

彻思考片刻，咬着牙直接一镰刀挥去。随着不带一丝血液的刀刃自竹取的腰部切过，彻的视线震颤不休。

此刻的生命值……是-16%。

“你到底、你是怎么……”

“我不会给你逃走的机会。”竹取冷漠地说道。

“别开玩笑！你……你没死但你的生命值在 0……以下了吧？！”彻抬手抹了抹下巴，“别搞笑啊，系统只要在玩家血量等于 0%时就会给予真实的死亡体验……你现在、你现在是……”

彻并没有将这句话语给说完整。他高举镰刀，向着竹取的头部竖劈下去——刀光闪过，黑雷飞窜。竹取的生命值，降到了-35%。他并未说完自己方才的那句话。

但是，白夜心中无比清楚被他藏起的最后几个字……是什么。

竹取月，现在……此时此刻，此分此秒，都在经受着真实的死亡体验。

她正无间断地保持着真实的死亡体验。

而在这痛苦只有现实 1/4 的月星世界……唯独死亡的体验绝不会被缩减。无限痛苦无论分成多少份，每一份都必然仍是无限的痛苦。

无限的痛苦……永久保持在无限的痛苦？月星的死亡几乎没有成本，唯独存在的这真实死亡体验却也阻止了那么多的玩家依靠自杀达成目的。

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竹取……居然、承受了……无间断的，依旧在持续的……死亡痛苦。

“你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死？！不可能、不可能……别开玩笑啊啊!!”

彻已经不知道斩去了多少次，竹取却仍安然无恙……“安然无恙”？地站在原地，平淡地注视着逐渐陷入疯狂的彻。

最终，他放弃了进攻。

——转而，将刀锋再次对准了他自己。

朝着自己的腹部，一刀斩去。随着视界左上角，那绿色血条的缩减……与回弹，彻的眼中闪过了货真价实的恐惧。

他的视线，此刻定格在自己身前无端出现的……那金色的螺旋。

过分温柔的，却如同冰天雪地般寒冷刺骨的金色光芒，在空中旋转扭曲，形成了晃眼的螺旋。

“回复术……？”彻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抬起头来，随即怒吼一声，再度将镰刀斩入自己的身体。再度……再度斩入。

无数次斩入自己的身躯。

但自己的血条……不论如何都掉不下百分之五十。竹取月正在连续不断地吟唱回复术。不论如何……不论是多么高级的大魔法师，在这样高频率吟唱回复术的过程中，也早该耗尽魔力了。

但竹取……竹取的左眼，那金色的火焰仍在熊熊燃烧。无声无息地摇曳着、吞噬着她的眼球。

也就是在这样的境地下……竹取的魔力，堪比无穷无尽。白夜无法找到任何比这更加合适的形容词——她没有办法证明竹取此刻拥有无限的魔力。但她更没有任何底气提出相反的观点。

无穷的……魔力……

在这样的游戏世界中，这种力量……突破了系统的限制。白夜的脑中，二阶堂才新曾在飞鸟泉道出的神秘话语猝然再现。

……与我同为普通玩家的躯壳内藏有真正灵魂的生命啊，我等终能见证神明的领域被凡人所触及、打破的时刻，这便是如假包换的人造奇迹啊！不论是谁，此刻都该恭迎新的超越系统极限者诞生……

神明的……领域？

触及、打破？

人造奇迹……超越系统极限之人？

终于意识到才新一连串哑谜背后真正意义的白夜，头脑空白。

……看看处于最绝望状态下，彻底失去自我的竹取月，可否打破妄想限界，超越神之领域，抵达‘心念’所在的月星最高点……

心……念？

“你给我玩够了啊啊啊啊、别再给我治疗了、!! 你这个疯子、疯女人……!! 我、我……到底为什么会栽在你这种人手里啊啊、!! ”

彻重重地抛下镰刀，张开双手就向着默默吟唱恢复魔法的竹取扑去，两手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子。

但也就是在这一瞬间，他脚下的旅馆地面被无数生长着麻痹毒刺的藤蔓所贯穿。在这突如其来的束缚攻击升起之刻，几道宛若软绳般的水流悄无声息地缠绕上了他的四肢。伴着一声痛苦的闷哼，他被一股强大的拉力扯向了地面，后背直接碾碎了木质的楼层层面，摔向了下方一楼的客房。

竹取并未瞧向地面那残留着藤蔓与池谷彻身躯轮廓的破洞，也没有理会下方嘈杂的一片人声。她只是慢慢地转过了身，将最后那一丝魔力化作治疗魔法，赠予只剩下最后一些生命值的白夜。在那温暖的金色光芒之下，竹取左眼的火焰轻柔地熄灭。

“竹取，……不要走，不要离开我……”

竹取略微低下了头。随即，她一边抓着自己的头发，一边露出了一丝微笑：“对不起，白夜。但是……哈哈，抱歉，我或许早就已经没法面对你们任何人了吧。”

白夜瞧见竹取脸颊上，那如同钻石般晶莹的泪滴。

“不是、不是那样的，我从来就没讨厌过你，我还想跟你做朋友，竹取……竹取不要离开我，求求你，我们还能继续做……”

“哎呀……”竹取缓缓地仰起头，注视着并无任何事物的天花板，“你这样，我会很苦恼的呀……”

“听我的，我们一起回去……你那个、你如果还是会死亡的话，我去你住的地方找你，然后我们再……”

“白夜。”

“……”

“捎带上我的祝福，好好地活下去吧。”竹取的身体，逐渐开始透明，“你拥有比我更光明的未来，所以……不要拘泥于过去。不要变成下一个我。”

她的身影，逐渐朝着水平方向闪出七彩的直线光芒。在眨眼间，她便已化作飘逸的金色丝线，消散于满是尘埃的空气之中。

白夜在地面，保持着与方才相同的姿势，许久，许久。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才颤颤巍巍地自地面起身，没走两步却又感到腿软，摔向了一旁破碎得只剩下边框的窗户。

结束了吗……

终于结束了啊。

没想到，抓捕真凶的行动，最后……成功了。

旅店楼下的街道，久礼夏月与一众町奉行的同心正押送着被魔法绳索紧紧捆绑的池谷彻，朝着町奉行坐落的方向行去。

在那后方，紧跟着的是绫栞与聆弦……以及，啊、是琳然。琳然回过身，抬头望见趴在床边的白夜，挥着手呼唤她的名字。

白夜很想去给予应答，甚至想要立刻翻出窗户，跃下街道，与琳然紧紧拥抱在一起。

她确实是打算这么做的。

可她……就连琳然究竟在喊些什么都听不到。为什么听不到？那白夜又是怎么知道琳然正在呼喊自己的名字？

白夜当然知道，因为……除此之外，琳然还能喊些什么？

她默默地趴在窗框上。似乎，自己的手心正在死死地拽着什么东西。有些硌手，是什么多边形的硬物，就像是……

就像是……她抬起了颤抖不已的左手，张开手心。

这手感与轮廓，就像是枚齿轮零件一般。

接着，迟到的泪水终于如同雨点一般打下。白夜泣不成声。

终于……结束了。终于结束了。

这场发生在月星世界的异维杀戮……终于结束了。

她死死地攥住了手中那多边形的金属物件，疲惫不堪地向着街道抬起头。

大雨已停，阴云中流出一道缺口。午后耀眼的苍白色阳光自云端以丁达尔现象的方式投落，将那至今未见的，原始而纯净的光芒倾洒至了整个竹内町。

白夜沐浴在这惨白的，炙热的阳光之中，静静地闭上了双眼。

竹取……

我们成功了。

『第捌章：异维杀戮之新罪，轮始残缺之煌月』

半日之前。

在那阴云笼罩的天穹之下，思诗微微地笑着。她始终保持着这样的微笑。

“改称呼你为向濂白夜吧。向濂小姐，由我来告知你有关《月星-Online-》的一条系统机制吧。”

“慕容小姐您是指……”

“是‘外貌刷新机制’哦。”思诗略抬起视线，直视着白夜那躲闪的目光，“你知道吗，月星的系统会刷新玩家的外貌。这使得玩家在现实中经历了拥有重要意义的外貌变化，或者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身体骨骼结构的时候……产生的改动也能正常地反应在游戏之中。可是，我们的这款游戏啊……它似乎只是将我们的灵魂给强行塞入了一个躯壳之中。期间，对躯壳的外表做出任何覆盖都会导致我们的灵魂无法正确绑定至原先的对象。虽然月星原本可以通过优化思维与实体的绑定来解决，但……对啊！月星可能是这么想的吧，玩家哪有不死的时候，对吧？死亡，说白了也只是将现存的躯壳给摧毁，并在重生点造出一个新的躯壳，将我们玩家的灵魂给转移过去——也就是重新绑定罢了。只要在玩家死亡的时候达成躯体的刷新，大功告成，不需要优化底层逻辑了！是吧？那么，月星可能是这么想啊，既然拥有这种合情合理的肉体外貌刷新实现方式，就不需要去考虑中途更改玩家的外貌了，对吧。”

白夜的眼中，充溢着无可言喻的恐惧。

“嗯，抱歉，我讲得有些太复杂了对吧？那么，请容我总结一下我这段话的含义：月星只会在玩家死亡后刷新玩家的外貌。向濂小姐，你刚才跟我说过，你在进入 TBO 后……一次都没有死亡过，对吧？”

“这……这种事情，绝对……”白夜的瞳孔急剧缩小，一阵猛烈的头晕使得她近乎无法站直，“你在开玩笑……慕容思诗小姐，你绝对是在……骗我，对吧？……对吧？！”

思诗的语气平静如水：“很遗憾……我可以说你素不相识了，对吧。你也知道，我骗你对我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不是吗？”

天旋地转。就好似周围的雨滴停滞半空——逐渐倒流。就好似身旁所有的雨丝都不再是直线，而是剧烈歪曲，不成形状的乱线。

“所以……向濂小姐，这只是一则善意的提醒。”思诗略有些无奈地笑着，用那缓慢而低沉的语调继续说道，“你很早之前就该死了。我指的当然是在游戏中……在你摔落悬崖的时候你侥幸生还，但在那巡逻石像的轰击下……你原本是该死在那里的。这样，你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曾拥有过黑羽琼璃的外貌，你也因此永远不会再有心理负担。很遗憾，白夜，你选了会令你最为艰辛，也是最为痛苦的道路。”

白夜焦急地冲向思诗，紧紧抓起了她的双手：“慕容小姐……！！请问、请问我到底该怎么办、我明明……我明明只是！……”

“你这么着急也没什么用，事实上……我也只是个普通的玩家而已，你没有意识到吗？这些系统上的事情，我无法解决。”思诗耸了耸肩，“向濂小姐，你最后还得是把月星看作一款电子游戏啊。毕竟……月星本来就是这种东西，对不对？”

“不、在我……进入这个全新的世界后，我就……已经和现实世界撇开关系了，我……我只能在这里活下去，这里对我而言就是……”

“就是什么？第二次人生吗？你其实知道把电子游戏里的世界当真是一件很卑鄙、很懦弱，甚至很低智商的行为吧。”思诗的眼光中透露出鄙夷的色彩，“你到现在还在做着重获新生的白日梦啊。在月星，没有人能真正地获得任何形式的拯救。这里，只会讲我们的痛苦无限放大。这是我们作为玩家的……无法逃避的必然结局，你懂我意思？白夜，记住我说的这些话——以后当你终于领会了我苦口婆心劝你的这些话语，别说我劝得太晚。……但你也确实是，撑得太久了。太久了，久过头了。你早就该死亡过了，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做到的在这游戏世界中一次都未曾死亡过……但你这个选择并非正确的选项，对不对？从个人角度出发，我甚至认为你选择的是最荒唐、最错误的道路。但，我猜你也一定没法回头了吧，是吗？”

“我……”

白夜松开了双手。她的两臂无力地耷拉在腰前。

“我……无法回头了。我……我无论如何都要保护琼璃的身体、不……这……这是琼璃曾经活着的最后的证据了。我……我要将她的身体，守护到最后，守护到最后……”

“那你可要做好准备了，你清楚你自己面对的是一条多么不可能抵达终点的路途吧。你会把这游戏活成真正的人生，你在这里的第一次死亡也将标志着你灵魂真正的死亡。你清楚你自己做了多么不值当的决定吧。”

白夜默不作声。

“总之，要想留住你现在正在使用的这具黑羽琼璃的身体，你不能在月星世界死亡。一次都不行。只要死亡一次，系统就会将你的躯壳外貌刷新，你就再也无法见到你心爱的琼璃的身体了。”

宽广而无人的街市，由雨点扬起的水雾，不知是否来源于那片幽深的山林。

独自在雨中奔行的白夜，目的地并非聆弦等人所在之处——而是竹内町的传送广场。

白夜的任务是负责在众人一番苦战失败后，以最快时间前往真凶的复活点并试图拖住真凶。没错，她并非追捕真凶的主力，而是确保这场行动能够圆满成功的保险丝。

雨势渐小。

……能打上这么久，说明她们已经对真凶无计可施了吧。若是能够将其控制住的话，行动早就该成功了。

如此作想，白夜忽然被收到新邮件的提示音吓得险些朝前跌去。她颤颤巍巍地点开了邮件页面，只瞧上面书写的几个大字。

——“作战计划 A 失败。作战计划 B 失败。”

也就是几秒后，在白夜的讶异之余，她再次收到了一封新邮件。

“池谷彻所在处：竹内町南部，地满一丁目，中地满街与七条通交界口以北，千木旅馆。”

那么，就轮到白夜上场的时机了吧。

她孤单地将自己紧紧抱住，死死地抓着腋下的皮肉，向着南面的旅店奔行。

脚尖点过街道路面的积水潭，那圆环状的水纹荡漾其上，始终不散。

她不能在月星世界死亡。

只要她在月星世界死亡一次，谅璃的身体便会被系统删除。

这当然不是什么百分百必然发生的情况。

但对白夜而言……任何可能的概率，一旦牵扯上谅璃，就等同于百分之百。

她心晓自己面前的是一条多么令人畏惧的，多么艰苦的道路。

但自己……别无选择了。

自己能够获得这第二次生命，都完全是因为谅璃。

所以……自己……

绝对会，守护住你的这具身躯。

我绝对会，守护好你在这世上仅剩的事物。

我绝对会做到。

异维杀戮篇 完

清晨那柔和的阳光，正照耀在并未完全苏醒的宁静街道之上。路旁的野草滴落下晶莹的露珠，汇聚在石砖路面那快要消逝的雨水潭中，将它的生命续上了短暂的一瞬。

门帘上的图画正被光芒所照耀，反射着令人舒心的暖光。一阵轻风刮过，本该有风铃作响，此刻却只剩下寂静。

寂静……以及马车驶来，逐渐在小点的门口停驻的声响。

“谢谢您……这是这次的报酬。”

“没事，下次进货记得再找我。这条算得上顺路。”

“有劳您了。”

竹取月将手中的锡安递给马车夫，抱着两箱叠在一起的杂货小心翼翼地跳下了马车后方的货箱。伴着脚边另外三箱物资……似乎有一箱是水果？她目送着马车夫驾车远去，随之深呼吸一口气，搬着手中的杂货用头抵着门帘走进了小店内部。

“‘欢迎光临鄙店’……不、感觉有点老套。”竹取的口中，似乎碎碎念着什么奇怪的话语，“‘来看看我这里的各种有趣小物件吧！’感觉像个疯子。‘欢迎惠顾，本店应有尽有哦！’……唉，这像是由亚会说出的话术吧，不太符合我的风格。要是由亚还在的话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学着她的样子一起对顾客这么喊了吧。唉，真是的。”

留意到有人进店的由亚，一瞧来者是竹取，立刻兴奋地从椅子上拔起身子：“啊啊竹取，你终于来了害我一通好等！我等你等得都快抑郁了哦。跟你讲，我昨晚瞎鼓捣的时候有个新发现！你听我描述一下当时我锅子里的情况……”

竹取恍惚间抬起头，努力地环视，却只能瞧见这间空无一人的，略显冷清的店铺。

“真是的……你又不知道抑郁是什么意思。”她淡淡地苦笑着，“老是学我说那些我从现实世界带来的话，到头来……”

到头来，我甚至没来得及跟你解释那些词汇的含义。

她回首望出小店的正门。微风略捎起了门帘。外面，那平静祥和的竹内街道是如此令人心生向往。

像是异世界一样。

而在这异世界中……她则经营着这家“小岛竹取八百奇货屋”，虽然也只是开张了两天而已。

将货物全部搬进了店铺后方的仓库后，竹取才想起擦掉额头上的汗水。手背一抹，她这才意识到汗液早已被系统所带走，自己的动作其实失去了意义。

一切也都基本安顿下来了。她买下了这家店铺，继承了由亚生前的职业，经营这家奇货交易屋。

NPC 连环凶杀案已经结案。最近几次事件的真凶池谷彻对自己杀害 NPC 的事实供认不讳。在他的交代下，月见花绫栾与方聆弦携手抓住了情报网落的一脚，将数名杀害过平民 NPC 的玩家缉拿归案，全数关进了竹内町奉行暗无天日的大牢之内。

自此之后，这些杀人犯每每登录游戏，也只能在牢内享受极端有限的游戏快乐。他们就算再买一台设备也没法躲掉这牢狱之灾，系统本就能读取每名玩家的灵魂，并进行针对性的存档。光是换设备就想逃脱制裁还是想得太容易了。

整场事件唯一的疑点，是杀害琴音绕梁那位 NPC 店主津野什么什么的凶手始终没有浮出水面。这也成为了这一系列凶杀事件中仅存的悬案。虽然考虑过从那些杀人凶手口中强行逼问出答案，但他们确实并无一人知晓此案背后的真相。町奉行很快便放弃了进一步询问，将此案件暂时封存。

但不管真相究竟如何……竹取也不会再关心了。现在的她面对那些吵闹的打打杀杀只会淡然处之，没有了由亚的这个世界对她而言……怎样都无所谓。

总之到头来……只是一群能够风轻云淡地无限轮回转生的人，风轻云淡地杀死了一群只拥有一次生命的人。

在此之后，又有一群人风轻云淡地试图将最开始的这群杀人犯绳之以法，而成功惩罚他们的方式……居然是风轻云淡地让这群能够无限轮回转生的人活着失去反抗能力。

生与死、死或生，太复杂了。竹取已经开始不想去管这些过于繁复的事情。

不论是现世还是月星世界，死亡与重生的相关话题往往无论如何都太过沉重，就算是对那些能

够复活的人而言也无异。这一切都让竹取疲惫不堪。

“我是会转生的存在。她是现世的我。我们始终都未真正地相遇。我们在真正地相遇之前，便已经迎来了永别。”

这便是，风轻云淡的事实。

上午，在招待了礼貌光顾小店的小鸟游清紫和明石诗织后，许久都未再出现客人。就在我打着瞌睡，近乎要单肘撑在桌上睡着的时候，门口似乎闪过了一团小巧的影子。

“……嗯？”她撑着疲惫的眼皮，盯着那朝着店铺内部轻巧走来的小家伙看得目不转睛，“什么，猫啊。”

是一只毛色分布透露出一种随机美的标准三花猫，头上没有项圈。是无主的野生动物？竹取还真的没怎么在竹内町见过野生的猫狗自己跑来跑去，咖喱乌冬面公会附近那堵野猫扎堆的墙根除外。

“嗯咪咪，你来我这干什么呀？想来换小鱼干吗？”她饶有兴致地用手指在柜台桌面上敲了一敲。似乎成功地引起了这只肥瘦相间，肉质鲜美的猫咪的注意力。只见她冲着竹取响亮地“喵哇”了一声，优雅地几步走来，一跃就跃上了桌面。

立马与猫咪的正脸来了个超近距离对视的竹取吓得往后一仰，差点带着椅子翻过去。她再次仔细打量了一下这只漂亮可爱但一点都不温文尔雅的小三色猫，试探性地伸过手去，想要薅一把她脖颈四周雪白的毛发。

小猫灵巧地……躲掉了她的抚摸，向着长桌的另一侧走去。

“啊等等、那个不行，那是由亚、那是我好朋友的密码盒，我摆在那里镇店用的你可别碰掉下去……”

在竹取的视线之下，那只小猫向着拥有四个不同元素图案的密码盒抬起了前爪。然而，她的爪子却在空中悬住，久久未能下落。

“喂，咪咪，那个连我都不知道密码哦，你别乱按。”

话音未落，小猫的爪子便对准画着风元素标记的按钮按下。清脆的一声响。“你怎么一点都不听话啦！我跟你……”

在竹取赶忙上前要抓住小猫的同时，只见小猫已经飞速地接连接按下了水、地、风三个按钮。伴随着又三下清脆的啪嗒声，密码盒的盒盖应声而开。

“……说，弄坏了，我就，……”

竹取的姿势，完全定格在原地。

从中，小猫咪叼出了一个拥有墨绿色边框的对称棱镜。

“竹返棱镜……？我找了好久，居然被……居然被由亚藏在这里？等等、你……你到底……”

奇货屋内，寂寥无声。

NPC 也只是明面上死去了而已。死去的 NPC……灵魂会降临在新生的 NPC 身上，又或者是野生动物，又或者是魔物……但、他们的灵魂不会就此消散。

他们会永远存在下去，永远……都会在这月星世界之中，通过其他方式，活下去。

竹取月凝视着趴在桌面上开始酣睡的这只小小的三花猫，潜然泪下。

“我……等你很久了，太久了。”她擦去脸上的眼泪，上前将小小的猫咪温柔地抱在怀中，“由亚……欢迎回家。”

小猫的体温，是像清晨柔和的阳光那样温暖啊。